武俠世界
$2.00
749

·特別介紹·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客串兇手** 馬 雲·著

電影明星有客串的，但想不到殺人兇手也有客串的。「鐵拐俠盜故事」一貫過去作風，相繼「玩命的人」之後，介紹一篇緊張刺激的新故事「客串兇手」，內容另創一格，結局非至最後無法忖測。請參閱本刊第3頁。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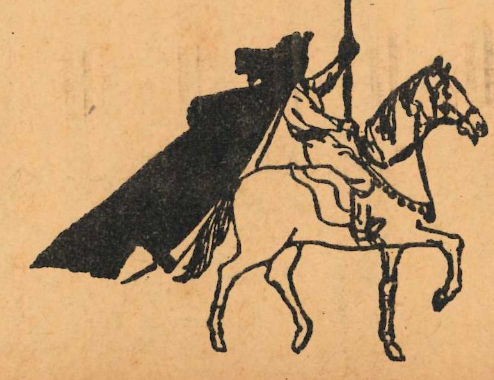
港澳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一○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74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　雲·文
培　新·圖

客串兇手













職業殺手　爲錢服務

深秋時節，北風虎虎，在街道上走過的人大都匆匆忙忙的。

晚上十點左右，暗淡的街燈底下，站立了二名男子，一個身裁矮小的，衣衫襤褸，滿臉于思，看來也有五六十歲的年紀，另一個中等身裁，衣着較爲光鮮，穿了一件乾濕褸，戴茶色眼鏡，八字鬚，頭上頂着一頂毡帽，白色的頸巾，一派紳士作風，此人年紀在四五十歲之間。

這兩個人站在一間酒吧對面的路燈底下已經好一會兒了。前者不歇地口講指劃，後者傾耳細聽。看來並沒有人去理會他們，因爲在這偏僻的地方，車少人稀，甚至段警也難以找到一個。

紳士型的中年男子戴了手套，咬住烟斗，視綫不斷留意對面酒吧的門口。他們顯然若有所待。

矮小的老年人這時候又說：「據我所知，旱天雷很少失手的，爲人十分講道義，只要他親口答應過你，這件事保證可辦妥。」

「他是多大年紀？」紳士型的男子問道。

矮小老年人說：「三十歲多一點，身手十分靈活，槍法更加一流，殺人從來不用上第二枚子彈。」

「他姓什麼？」

「姓雷，由於性格暴躁，人家都習慣了稱他『旱天雷』，很少叫他的名字。」

「性格暴躁，可能有危險！」

「你放心好了，他並非不講道理那一類人，相反，只要交收清楚，保證安全妥當。他是我所知道這一行業中唯一最靠得住的人。」

紳士型的男子半開玩笑地說：「看來他一定有不少回佣給你。」

「不！我只是收介紹費，從來無法從他那兒得到一點回佣，信不信由你！」

紳士型的男子吸了一下烟斗，掏出銀包來，取了五張十元面額的鈔票，塞進老者手心：「這是你的介紹費。」

老者瞥了一眼，嘻嘻地笑道：「似乎太少一點吧？先生，你也知道這種事情須要高度保密，而且也決不可能還有下一次的。」

紳士型的男子於是又再加倍給了一些鈔票給老者，老者剛說了一句「多謝」，酒吧的門就給人推開了，裏面走出一個彪形大漢來！

老者推一下他那副老花眼鏡，全神貫注地看了幾眼，才非常審慎地說：「是這個了，他就是旱天雷。」

紳士型的男子畧爲猶疑，然後拍拍老者的肩膊：「謝謝你的指點！」

說完，他就橫過馬路，朝那彪形大漢所走的行人道追過去！

但是，那大漢步履輕盈，走得好快，轉眼間便由一條橫巷拐了進去。中年人也迅速轉了彎，企圖追及那彪形大漢，可是，橫巷裏一片漆黑，由大街折射了過來的燈光根本無法令人看清楚這巷子裏面的環境。

突然間幾下急促步聲，中年人感到被人從後面勒着頸項，假如他不立即採取行動，便會氣絕身亡。但是，那條手臂像鋼鈎一樣，令他無法動彈，更別說反抗了。

中年人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趁住對方將手臂收緊之前，說幾句話！

但是他還未及開口，對方已先問道：

「你到底是什麼人？爲什麼要跟踪我？」

「你是旱天雷嗎？」中年人說，「請先把我放開，我姓麥，我是來找你談生意的。」

「談生意？」旱天雷半信半疑地將手放開。但從他的舉動可以看得出，此人老於經驗，他幾個動作完全是爲了搜索清楚那中年人是否帶有武器的。

中年人毫不反抗，讓他搜清楚，以免他生疑。

他甚至把雙手舉高，自我介紹說：「我姓麥，麥加倫。」

「誰介紹你來找我？」旱天雷猶疑地問。

「一個綽號老貓的老頭兒。」麥加倫說，「我們在酒吧對面等了你很久。」

「原來是酒鬼老貓。爲什麼你不進酒吧去找我？」

「那兒談話不方便。」

「你想我怎樣爲你服務？」

「我有個仇人非殺不可。」

旱天雷問：「他是幹什麼的？」

「一個商人。」

「老貓有沒有告訴你，我的酬金和其他細節？」

麥加倫說：「三萬元，先付二萬，事後再付一萬，要現金，不收支票，也沒有收據。我有沒有說漏了一些什麼呢？」

「沒有。」旱天雷道，「不過有件事他不清楚。」

「什麼事？」

「三萬元是舊價，新價是五萬元。」

麥加倫怔了一怔：「五萬元，豈不是漲價一倍麼？」

「還不足一倍，只百份之七十吧！」

「多不多一點？」

「一點也不算多，現在百物都在漲價。我也要生活的，豈能例外？」

「那麼，你先收若干？」

「三萬元，訂金照例過半，事成後十足付欵，不拖不欠，否則下一個便輪到你了！」

麥加倫畧一猶疑，便取出一張照片和一大叠鈔票來：「照片背後有那人的姓名，住址以及辦公地點等等……」

「慢着！」旱天雷說，「我的工作程序並非如此，你應該先給我那人的一切資料，再約下次見面的時間地點，到時我才能決定是否接受你的委託。如果我拒絕了，三萬元當然還給你，一文不取！」

「何必這樣麻煩？」麥加倫說，「我絕對相信你，甚至可以一次過付足五萬元酬金給你。」

旱天雷驕傲地笑了笑：「我的顧客每一個都信任我，否則你也不會找着我了。不過，我的工作程序如此，決難爲你而改變！」

麥加倫無可奈何，道：「好吧，那麼，你要多少時間才可以答覆我？」

「由明晚起，每晚九時半，你在九十九號酒吧等我消息。」

「每晚要我來一次，豈不是太麻煩了嗎？」

旱天雷說：「事前麻煩一點怕什麼？其他行家會令你在事後更加麻煩，就是由於他們事前的準備工作太馬虎之故。」

「為什麼不約實我明晚或後晚呢？」

「可能明晚我已調查清楚，那又何必等後晚？萬一明晚未有消息，你過了十點之後，就不用等我，喝一杯酒花不了許多錢的。」

麥加倫想起這一種生意不易找個妥當的人選，也就只好屈服下來！

付給一個陌生人三萬元，還要改天再到酒吧等候回音，這的確是一種冒險。不過，麥加倫也不是個傻瓜，事前他已經查得相當清楚，知道旱天雷是當地職業兇手之中最可靠的人。

於是他把三萬元鈔票給了旱天雷。旱天雷在巷口附近極度昏暗的光綫底下，不但看不清楚對方的樣貌，也無法看清楚那疊大鈔是否足够三萬元這數目。

旱天雷將鈔票納入口袋中，說道：「我懶得浪費時間去核算，如果短少了，下次你要補足！」

這眞是一宗罕見的奇怪交易，雙方絕不認識，過去固然未接觸過，而所牽涉的數目也不算少了。但是雙方都那麼爽快！前後不過幾分鐘而已，他們又匆匆地分手了。

旱天雷由橫巷繼續往前走，同時又命令麥加倫朝相反的方向退出那條橫巷。意思是不許暗中跟踪他！麥加倫一切都依了旱天雷的吩咐去做。

旱天雷的眞姓名是雷彪，他的家人都不在這裏，而在另一個地方。

他的家人之中包括了父親兄弟姊妹，甚至還有個七十多歲的祖母，一大羣人都須要依靠他按月寄生活費到鄉間去。

鄉間的家人當然不知道他在這裏幹的是殺人勾當，只以為他有一份入息豐厚的正當職業。他父親半身不遂，因此他還要經常郵寄一些藥物返鄉。毫無疑問，雷彪是個既孝順，而又十分有責任心的青年。

當晚他走出了那條橫巷之後，就匆匆繞道返回家裏去。這是他的習慣，他從來不依循同一時間同一路綫返家，以免為人所乘。

他的警惕性極高，即使返抵家門，仍然藉故回頭張望，以免被人暗裏跟踪。沒有辦法的，誰叫他選的是這一門可怕的職業？

還差一步就踏入家門了，他仍然要作出種種萬一的準備，例如屋內會不會有警探恭候？黑道中的仇家可能正用手槍的槍嘴對準門口，等待他開門進去的一刹那間，出其不意地將他殺掉！

他獨自居住在一幢三層舊樓的二樓，只有兩房一廳，面積四百方呎左右。一個人居住這許多地方，似乎太過奢侈了。但是，他的職業限制，令到他不能與別人同居，否則就可能有危險。

兩間房之中，有一間是他的臥室，另外一間是他的工作室。

工作室裏面有着隱藏起來的槍械庫，也有練靶的木板，可以供他練飛刀，也可以供他練習長短槍之用。當然，槍彈都是不發出聲响的假彈。不知道這是他本人的愛好還是他的工作態度認眞，總之你如果有機會進入他的工作室參觀的話，就會同意他實在是個專門人才！

不過，除了他自己之外，從來沒有別人進入他的工作室一步。偶然朋友問及，他會扯謊說那是租給別人居住的房間。

在寸金尺土的地方，朋友們當然毫無保留地相信他的解釋。甚至包括他的情婦伊蓮娜在內，一直以為雷彪是與別人合租這層住宅單位的。

雷彪一邊摸出鎖匙，一邊拾級而上，停留在門前，還要仰望登三樓的梯間，又再回頭望望下面有沒有人窺伺，這才開啓門戶。

豈料就當他打算將大門開啓的刹那間，他整個兒呆了一陣。

梯間有燈光，所以門脚下面有燈光由門縫透出，也不易察覺，但是，當那燈光突然熄滅時，雷彪就非常敏感地感到事不尋常。

他非常機警地，將門匙由匙孔悄悄退了出來，然後放輕脚步，登上了天台去！

他在這幢舊樓內居住的日子不淺，對一切前後左右，上上下下的環境 自然非常清楚。只見他沿住水渠，踏着屋簷和窗緣，像猴子那麼靈活，轉眼之間已落到二樓洗手間的窗外。

這種樓宇雖然說是舊樓，其實也是戰後興建的半新不舊那一類，因此窗門都是封上了鐵枝的，小偷要偷進去，相信絕不容易，但是身為主人的雷彪，他早已想及一切可能發生的事。因此這裏也有個小巧的機關，就是通風窗上面一條鐵枝，在必要時可以悄悄移開，讓他有足够的空位攢進去！

當然，那條鐵枝的小巧機關不容易被人發覺，他在外面只要伸手入來，悄悄開一個小按掣，鐵枝就可以移開。加上他的身手敏捷輕靈，轉眼間已經翻身而入，屋內人似乎一無所覺。

他由洗手間轉出走廊，再望向客廳。客廳裏一片漆黑，似乎沒有人，不過肯定自己剛才不會看錯，屋內的燈光突然熄滅，正是表示已有人潛入，只因為聽到門鎖聲而急急將燈光熄滅而已！

果然，黑暗中有一點火光，那是一支香烟正在燃燒着，那點火光突然光亮起來，表示那人又抽吸了一下那支香烟。

雷彪拔出腰間的手槍，瞄準那一點火光的地方——那兒應該是對方的頭部。然後他出其不意地，將燈光按亮，他是這裏的主人，當然沒有人比他更清楚那些燈掣的位置。

燈光突然把客廳照得非常明亮，坐在沙發上面的人顯得無比的驚奇！尤其是當她發覺雷彪手上握了一管手槍的時候，她更加嚇呆了！

但是，雷彪這時候却有點啼笑皆非地，把手槍挿回腰間。一邊由走廊那邊走過來，一邊問道：「你什麼時候進來的？」

「剛來了才不久。」她吸了一口烟，

埋怨地：「你為什麼會由那兒出來？我進來時你明明不在家的，為什麼這樣鬼鬼祟祟？」

雷彪瞪她一眼：「你還怪着我來了，我還沒有埋怨你呢！為什麼你會靜悄悄的坐在這裏，又不亮燈？我還以為有小偷偷了進來！」

那嬌媚的女人並非別人，正是他的情婦伊蓮娜。

伊蓮娜睨了他一眼，半開玩笑地說：「你不會以為我是小偷，可能以為我是警探，對付一個小偷，又何必用到手槍？」

雷彪心裏一凜：「為什麼你竟會這樣說？」

「你自己心裏一定明白，何必問我？」伊蓮娜站了起來，走向工作室的門前，伸手就想將房門推開。

雷彪一向把那間房的房門鎖牢，照計伊蓮娜是不輕易將門推開的。但是，雷彪想起房間裏可能有些東西還沒有收拾好，因此他便情不自禁地叫住她！

「怎麼？」伊蓮娜一隻手仍然握住門環，另一隻手夾住那枝令她增加無限性感的香烟，回頭嫣然一笑道：「我不可以進去嗎？」

「你當然不可以進去的，蓮娜，那是人家的地方，這不合規矩！」雷彪說着，已走到了她的面前。

伊蓮娜含蓄地一笑，問道：「人家的地方？誰的？」

「三房客的。」

「你分租給誰？」

「一個單身男子。」

「姓什麼？」

「姓陳。」

伊蓮娜笑了笑：「姓陳，這是最普通的姓氏，像姓李的一樣多。他叫陳什麼？陳大文嗎？哈哈……」

雷彪心裏已經感到不妙，他從來未見過伊蓮娜這種態度。

他忍不住問：「蓮娜，你到底在想什麼？」

「我想得太多了！」伊蓮娜幽幽地嘆了一口氣，「我一直以為你非常愛我，對我十分坦白，想不到原來你對我一點也不忠實。」

雷彪担心她已經將工作室的房門打開，然則對於她剛才那一番說話一點也不奇怪！她大概看見了工作室裏一些事物，因而感到驚奇不已！

雷彪把門環一扭，門已應手而開，他記得每一次出門時都把這房門鎖好的，為什麼會這樣？

「是你把它弄開的？」雷彪問蓮娜。

「我那有這種本事？」伊蓮娜又吸了一口烟，「不過我剛才已進去看過了，你的工作到底是什麼？為什麼要欺騙我？」

雷彪呆了一陣！

他現在所担心的，不再屬於二人之間的事，而是第三者有沒有入過來。

因此他沒有回答她的問題，便蹲了下來，小心檢查門鎖。

門鎖有被人撬過的痕跡，大概與他的記性無關係，他一直對自己的事業萬二分謹愼，不會忘記鎖上這度門的，可能眞的有人入過來了。否則，就是伊蓮娜對他說謊。

雷彪站了起來，質問着伊蓮娜：「告訴我，你到底為什麼要把門弄開？」

伊蓮娜「哼」一聲：「你還沒有答我，竟然用這態度質問我？」

「蓮娜，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告訴我，這房門是不是你弄開的？」

「不！我進來時覺得奇怪，因為房門是半掩的，所以順手推開看看。」

「你怎麼進來的？」

伊蓮娜道：「就是你給我的門匙。」

「你的意思是：大門鎖上了？」

「是的，我用鎖匙開啓大門入來。你既然不在臥室，這房門又半掩，我以為你會在裏面，豈料亮燈推門入內觀看，我才覺得你欺騙我。」

「這麼看來，在你未進來之前，已經有人入過來了。」雷彪像夢囈似的，喃喃自語道。

他木然把工作室的門完全推開，亮了燈，發覺一些暗格也被人撬開了。

那些暗格之內，是放置一些殺人武器的，例如餵毒的飛刀和飛鏢，有瞄準器的來福槍等等，此外還有毒藥注射器和山埃，都是他殺人時採用的工具和原料。

伊蓮娜剛才所以生氣地提出質問，大概與此有關。

雷彪細心地檢查每個暗格，發覺裏面的東西並沒有缺少到。但是，這些從來只有他一個人見到的殺人東西，現在最少也有另一個人見過，假如伊蓮娜不說謊，可能有兩個人以上見過這一批見不得光的東西。

這兩個人其中一個當然是伊蓮娜，另一個便是動手撬開這些暗格的人。這個人到底是誰？動機又何在？這都是雷彪非常關心，而又急於要獲得的答案。

他細心分析：如果對方是一名警探，現在他不可能還這麼自由，大概已成了階下囚。

看情形可能是小偷，這裏經常擺下空城計，給小偷偷了進來，並非一件奇事！

此外便是伊蓮娜了。

雷彪覺得如果是伊蓮娜，問題還容易解決，向她坦白說出一切，也許會獲得她的諒解。如果她要錢，他是可以滿足她的。但是，如果是小偷做的，這件事就麻煩了。那小偷很可能會出賣他！

無論如何，目前他一定要弄清楚這件事。於是他由工作室回到客廳裏去，想向伊蓮娜問一些問題，但是她不在客廳裏。

如果在平常的日子裏，雷彪會想到她可能進了房間，也可能進了廚房或洗手間去。因為他們像一對夫妻，許多時會湊在一起。否則雷彪也不會給她一條鎖匙，讓她隨時可以入來為他執拾一下地方。

如果雷彪留在家中，或者正在工作室內準備一些殺人工具時，他會將大門門栓落下，那樣即使伊蓮娜用門匙在外面亦無法開啓。

雷彪現在為了要澄清一些問題，必須進一步向伊蓮娜提出質問，因此他跑到臥室去，但伊蓮娜並不在臥室裏。他又跑到廚房和洗手間，同樣見不到她的芳踪！

這住宅單位並不大，也沒有後門，看來伊蓮娜已經靜悄悄地由前門逃跑了！

雷彪又驚慌又憤怒，他一方面担心伊蓮娜會出賣自己，另一方面又後悔自己剛才對她未免太過信任！

他無暇再思索，三步拼作兩步的衝出大門外，伊蓮娜的步聲隱約在街上傳來，她似乎在急急奔走，又好像有汽車聲！

雷彪在吃驚中衝落街上，左張右望，他很快便發覺伊蓮娜已經登上了一輛街車之上。

街車的門剛好關上，暗淡的燈光之下，伊蓮娜似乎還回頭張望，但是雷彪沒有追上去，因爲街車很快就開走了，而附近又沒有另一輛街車經過。

雷彪知道一切都完了，目前他必須想辦法保護自己，說不定就在不久之後，警方便將這裏包圍，那時只怕他想逃也來不及！

於是他匆忙返回家中，執拾一切，準備撤離這裏再作打算。

事情實在來得太過突然，要怪也只好怪他自己不好，如果他不把情婦伊蓮娜帶返家中，如果他的防盜工作做得周到一些，今晚的事情就可能永遠不會發生。

現在一切都似乎太遲了，就是千萬別再走得太遲。他匆匆忙忙地把一些必須用品和簡單的行李，搬到樓下去。他至今仍然不知道自己應該往那裏去，只知道必須毀滅一些殺人工具和化學毒藥。

他當然不能把一些槍械拋棄，因爲他須要自衞，也不能拋棄殺人這門職業。

他不知道伊蓮娜是否會出賣他，但無論如何，他對這種歡場女性不能過份信任。首先她如果諒解他的話，就不會悄悄逃走；她既然不聽他的解釋，這件事的危險性就大了。

何況除了伊蓮娜之外，還有另一個可能，就是那個小偷。

伊蓮娜照計不可能有本領將工作室的門鎖弄開，更不會將那些隱蔽起來的暗格找到，看來她的說話是可以相信的。那麼，也就是說：在伊蓮娜之前，已經有人來過了，他極有可能是個小偷。

小偷沒有搜索下去，大概是因爲他發覺了這屋主人的身份太過危險，如果主人闖回來，他就會性命不保。所以他在發覺了殺人工具之後便匆忙逃去！

即使如此，雷彪仍然不能保証對方不報警。所以他覺得最安全的辦法，還是暫時離開這裏再說。

附近很少街車經過，剛才伊蓮娜截到的一輛可能是有人剛剛在附近下車。

雷彪本來也購置了一輛陳舊的自用車，但一則停得老遠，二則在這個時候他決不能讓警方輕易將他找到，因此他決定偸一輛！

在這個地方偸車是最容易的事，人們不但健忘，生活也緊張，至於防盜鎖之類更加罕見。因此，十輛汽車之中大約有八輛可以「隨意開走」！

雷彪是個職業殺手，對於這些邪門的技藝自然不會不懂。因此，不及一分鐘，他已輕易把一輛中型房車開到門前。

他把那些行李和一個黑色的箱子，放到汽車後面的行李箱去，然後才若無其事地開車離開那條街道。

他肯定沒有人發覺自己的行動，現在應該十分安全了。但是，不知道是心理作祟還是什麼，在望後鏡內他發覺一輛警車亦步亦趨地跟着他！

雷彪心裏一凜，照理在這麼短促的時間裏，車主不可能報失的。那一帶是僻靜的住宅區，車主通常在千辛萬苦中找到一個停車位，非到翌日早上上班時不會把汽車開走。所以，除非他份外倒霉，否則車主不會這麼快便發覺自己的車子失去而報警。

警車一直在他後面，雷彪担心它終會示意自己停車接受檢查。他腰間有一支短槍，後面行李箱的黑色箱子裏也有一支可以拆開的長程來福槍，但是，面對着數名武裝警員，無論如何總是吃虧的。

他在盤算着，萬一後面警車越過他，迫使他停車，那時怎辦？

他當然不能束手就擒，否則他的罪名可能多到連他自己也無法了解。

於是他試行拐了彎，如果後面那警車不跟來，危機就成爲過去！但是，後面一輛警車竟然跟着他拐了彎。

雷彪眞想踏盡油門，開足馬力逃走；但是，他畢竟是個職業殺手，頭腦還算冷靜。他覺得，如果警車的目標是他，爲什麼還不響號爬頭？

這是市區的通衢大道，這可能是偶然而已。於是他把車子開過一旁，讓路給警車先行。他事前也作好了心理準備，只要警員有任何不利於他的行動，他只好拔槍先發制人！

他固然不能束手就擒，也不能讓警方檢查，否則後果實在難以想像。

於是他故意把車子在路旁停下來，看看警車的反應。

警車在他的身邊掠過，這是一輛巡邏車，車上儎有數名武裝警員。不知是否他作賊心虛，他覺得車上的警員似乎注視着他！

警車在他身旁掠過只是一刹那間的事，但在他的感覺上却比一年更長！

警車終於開走了！

雷彪立刻又再把車子開走。他由一條橫街轉出去，一直開往伊蓮娜的香閨所在地。

他必須找着伊蓮娜談談，否則他可能永遠蒙在鼓裏，無法了解到底這件事是怎樣的。

但是伊蓮娜一直沒有返回家中，這令到雷彪更加爲之担心不已；她可能正在警探面前作供，又或者正帶人前往他的寓所進行圍捕。女人，女人眞不可靠！難怪古人已經說過「紅顏禍水」。——雷彪心裏想。

雷彪開車離去，但是，該往那兒去呢？他漫無目的地，開着車子繞了幾條街，終於把車子開往郊外去！

在郊外有一個朋友繆雄，是自小玩大的同鄉兼故友。說起來他們很久沒有見面了，不過他肯定繆雄一定會收留他，因爲繆雄試過有一個時期經濟發生問題，向他借用了一筆錢，至今未還——就算撇開金錢不提，單憑那份舊日的交情，繆雄就要招呼他了。

於是雷彪急於趕路到市郊一處農莊去，在這午夜時份，路長車少，速度難免越

開越快！

繆雄的小農場位於郊區公路附近，前此他曾到過幾次，有時還會留在那兒渡宿。那兒的環境非常幽靜，久居市區的人，能偶然在這種地方渡假，足以調劑身心。

繆雄有個年老的母親，此外就沒有第三個人。雷彪曾勸他娶個媳婦回來助一臂之力，但是繆雄自感有心無力。雷彪自告奮勇表示可以在經濟上幫助他，無奈舊債未還，繆雄也不好意思。因此，至今爲止，他們這個家就只有母子二人。

雷彪似乎想得太多了，竟未留意到後面有一輛警車節節追來！

直至到警號「嗚嗚」地响個不停，車頂上那盞旋轉藍燈的光芒射進望後鏡裏，雷彪才大大地吃了一驚！

他知道這一次不可能是自己作賊心虛，因爲這裏既不是市區，前後又沒有其他車輛，那麼當然是爲了對付他而來！

是因爲他開快車嗎？還是車主已經向警方報失車輛？

無論屬於那一樣，雷彪這回也是凶多吉少了。他一點也不敢怠慢，踏盡油門，把車子開得像火箭一樣；後面的警車看見他不肯就範，也加快速度，越開越快！直追過來，一步也不肯放鬆！

雷彪頭腦冷靜，幹他這種職業的人往往就是在極度危急關頭中，也能保持清醒。他看看前面路邊兩旁的環境，記得不遠處便是繆雄的農場了。

「怎麼辦呢？繼續往前逃嗎？」

他知道警方的無綫電總部這時可能已經發出緊急命令，令到所有在巡邏中的警車追截這輛汽車。那麼，前面可能已有另一輛公路巡邏車在恭候着他！

爲此，雷彪必須想個辦法擺脫後面的警車，否則就只有束手就擒。

雷彪剛想完，一條分岔小路就出現在前面！他急忙把駄盤一扭，輪胎與柏油路面磨擦出尖銳刺耳的音浪，他很快就把車子拐了彎！

駕駛警車的警員在後面固然看得清楚！甚至對於這一帶的環境更爲熟悉！因爲他們經常負責巡邏這一帶郊區。

正因爲太過熟悉附近一帶的環境，所以車上的警員才担心前面那可疑車輛會出事！假如對方能保持不出事的話，他勢必無路可逃，到頭來終會落入警方的手上！

原來那小路只可以通到一個小村落，但路途彎曲狹窄，加上一旁又是懸崖峭壁，稍不小心就會連人帶車，墮落崖下粉身碎骨！

駕駛警車的警員了解到這種險惡的形勢，坐在警車上的武裝警員也明白到這種情形，因此警車的速度自動減慢下來！

就在這一刹那間，前面突然傳來「轟隆」一聲，不久之後山谷底下也傳來另一聲「隆」然巨响！登時劃破了黑夜沉寂！

「笨蛋！該死的傢伙，這條路怎麼可以開得那麼快？看來我們又得爲他忙上大半晚了！」警車上每一個警員幾乎都異口同聲地埋怨起來！

× ×

過了子夜便是凌晨時份。

大批警車、消防車和工程車集中斷魂谷上面的小路上，現場上還有一輛十字救傷車；在場的人都曉得，那只不過是聊備一格而已，由那小路失事墮崖的汽車駕駛人一向來就沒有一個僥倖生還者。

消防車上的照明燈把半個山谷照耀得如同白晝，消防員和警方人員紛紛沿住繩索爬下懸崖之下，看看失事的汽車內是否有生還者。

那輛曾經被警車追踪的中型房車已經變成一堆廢鐵，車內假如有人的話，相信亦已變成一團肉醬！

但是，奇怪的竟然找不到汽車的駕駛人！

汽車後面的行李箱撞開了，一個黑色箱子攤開在岩石之間，那支可以拆卸的來福槍立即引起搜索隊伍的注意。於是有人利用無綫電通話機向小路上的高級警官報告。

警方人員大爲緊張，立刻報告總部。巡邏車只是捕捉快車，想不到在悲劇發生之後有此意外發現；而最令人驚奇的，當然就是駕車人竟然會不在車內。

「這是不可能的事！」曾經追踪失事汽車的一名警長對他的上司說：「這車子先撞毀路旁矮欄，衝出路面，墮下這百多呎的懸崖，任他有更驚人的身手，也不可能生存。照我推測，他一定是有預謀，在汽車急衝時跳車逃生！」

那位在現場指揮的警官也認爲極有可能，於是立即指揮警員們在失事現場一帶，展開搜索。由於失事汽車中發現槍械，令到參加搜索的警方人員更加須要提高警惕，在高度戒備中展開搜捕工作！

小路通往前面一條小村莊，因此警方的注意力也集中在村內那數十戶人家；他們先把小村莊重重包圍，然後作了一次地毯式的嚴密搜索。

但是，搜了足足一小時有多，百多名武裝警員還是空手而回！

負責指揮搜捕工作的警官心有不甘，要求村民帶路，漏夜在小路一帶搜索！

警方總部已將車牌號碼的檔案找出，車主在夢中被叫醒，他根本還不知道汽車被人偸掉！警員還怪他失車不報警，把他帶回警局去問話！

失事汽車中除了刺客用的來福槍之外，就是一些衣物，却找不到任何証件之類的東西，因此，雷彪的身份還未立即被人查出。

但是，他的朋友繆雄可麻煩了！

村民告訴警方，小路不遠處還有一座農場，並不屬於小村。於是警方又開入農場裏去，弄到鷄鳴狗吠，首先把繆雄吵醒了！

有經驗的警方人員都可以看得出，繆雄是剛剛睡醒的，他母親更加一無所知。直至警員告訴繆雄，可能有人逃到這裏躲起來，繆雄才如夢初覺！

繆雄並不反對警方的搜索行動，還帶着警員們到各處矮小的建築物搜索；那些建築物之中包括了養鷄養鴨的地方，此外還有豬屋、柴房等處。

繆雄好夢正甜之際，突然被人吵醒，雖然顯得很不高興，但態度却相當合作；他幾乎帶着警員們到每一吋地方去搜索，毫無怨言！

結果還是一無所獲。警方人員只好收

隊歸去，只留下公路上的檢查站！

其實雷彪自始至終都只躲在一個地方，那可能是警方無法想像得到的，那就是一棵大樹上面。

雷彪雖然身手不凡，而且老早就有了準備，在汽車急馳中推開車門跳出去，但仍然不免要受傷！

小路一旁是懸崖，另一旁却是矮林和野草，雷彪在極度危急中沒有選擇的餘地，就由那兒奮不顧身地撲了出去！

當時由於忙於逃命，他還沒有發覺到右臂已經被撞傷，直至到他鼓其餘勇，一口氣攀登樹頂，緊握着手槍以防萬一的右手才越來越感到非常之痛楚！

他想過了，只要警方發現他未死於失事汽車中，搜索他的下落是勢所難免的事。因此，他沒有逃進繆雄的小農場裏去。

他跟繆雄是自小玩到大的好朋友，自然明白他的為人，即使繆雄有更巧妙的地方讓他躲藏起來，只怕繆老太那種驚惶失措的神色亦會惹起警方的懷疑，因此他索性在這裏獃下去！

直至到警方人員都紛紛撤退了，雷彪才悄悄由樹上躍下來！

雷彪剛才躲在樹上，居高臨下，對警方在附近一帶的搜索行動看得頗為清楚。他覺得現在應該是較為安全的時候。

他的右臂開始腫起來，非常痛楚。手槍已插回腰間，但他心理上仍得準備好，於萬一迫不得已時，用左手拔槍射擊。

他一步一步邁向繆雄的小農場，這時候天色已經微亮，東方的天邊開始露出一片魚肚白！

繆雄也沒有重新回到睡床去，他開始這一天應該做的工作。

在他的小農場裏，每天的工作差不多都是一樣的，例如飼養家畜，到田野裏去，幾乎是風雨不改！這時候繆雄就是正在把飼料倒進豬欄的食盆之內。

兩頭大狼狗突然又叫了起來，把雷彪嚇得躊躇不前。繆雄回頭張望過去，迷濛光綫底下依稀有個人站在欄柵外面。

繆雄知道那個人不可能是警察，警方的人剛才已經走了。

他急忙放下手上的工作，奔跑過來，這時候二隻大狼狗已衝到了雷彪的跟前；雷彪情急之下，猛然想起那二隻大狼狗的名字，於是衝口而出地叫了起來：「阿旺、阿財，是我啊！別吵了！」

狗果然是懂人性的動物，一經叫出牠們的名字之後，牠們便呆在一旁，沒有作勢進攻，只是分立左右兩旁戒備而已！

由於雷彪的高聲呼叫那兩隻狗的名字，令到繆雄加速認出眼前那不速之客原來是他的朋友。

「怎麼會是你？」繆雄仍然感到無限驚奇地瞪住雷彪。

當然，他的朋友不應該在這個時候出現的，無論時間和環境都太不適合；時間無論如何也太早了，而且警方的搜索隊伍剛剛離去！

雖然警方沒有告訴他要找尋的疑人姓什名誰，但却警告過繆雄說此人可能有槍在手，叫繆雄必須小心，必要時要與警方連絡。

是的，他的朋友是個職業殺手，當然有槍的，只是繆雄一直沒有想到竟然是他；現在看來雷彪的出現並非偶然的。

他把二隻大狼狗喝退，拉開矮欄的入口處，讓雷彪可以安心走進來！

雷彪什麼都沒有說，捧住受傷的手臂，迅速跑進屋子裏去！

繆雄心裏一凛，即使他更愚蠢也可以想像得到這是怎麼一回事。於是他也匆匆跟進了屋內，順手把大門的門栓拉上！

「出了什麼事？阿彪？」繆雄明知這一問是多餘的，但他還是問了。

「阿雄，我現在走投無路了！」雷彪嘆氣說，「我被人出賣，差點便落入警方手上。」

「他們剛才來過，但我發夢也想不到他們要捉的竟會是你！」

「伯母呢？」

「還沒有起來！」

「有跌打藥酒嗎？」雷彪捲起衣袖說，「我摔得很傷，腫了一大塊！」

「有的，你等一等！」繆雄在架子上找出一樽藥酒，一邊替他搽患處，一邊又問：「到底出了什麼亂子？」

「可能只是我神經過敏，但是，我的職業秘密，終於被人揭開了，我非躲一陣子不可！」雷彪瞪住他的朋友，「阿雄，你可以收留我一個時期嗎？如果風聲不對勁，我會離開本市到外地去，不會連累你。但目前我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躲起來！」

繆雄不會忘記這一個情如手足的好朋友，在他的農作物失收的時候，繆老太大病一場，他生借無門，就全靠雷彪仗義相助。他不會不記得當時也會感激地說：「阿彪，有機會我一定會好好地報答你，這些錢，我遲早也會籌還給你！」

但是，憑他那一雙手去管理這個小農場，還要照顧一個年老多病的母親，試問能有多大成就？因此，雷彪那點恩固然未報，錢也未還！但是，他所講的「機會」却是來了！

繆雄毫不考慮地說：「你放心留在我這裏好了，我想不會有事的。」

「但是，伯母如何交代？」雷彪到底還有顧慮。

「我會慢慢設法替你找個藉口。現在主要是瞞住鄰近的鄉人，還好我這裏平時很少人過訪。」繆雄又問：「剛才有沒有人看見你跑到我這裏來？」

「沒有。」雷彪說，「但我却一直看見警方在到處搜索我的下落，還好我及時躲了起來，直至看見他們收隊走光了才敢下來。」

「你躲在什麼地方？」

「一棵大榕樹上面。」

繆雄倒了一杯熱茶遞過去，說道：「警方似乎沒有提及你的姓名，為什麼？」

「老實說：我現在也一片糊塗！」雷彪聳聳肩說，「也許他們只以為我是一名普通的偷車賊！」

「不！你把車子開得太快，他們只是捉快車的。」繆雄說：「但事後發現失事的車中有鎗，事態才變得嚴重而已。」

「那只能怨我自己倒霉了！」雷彪嘆了一口氣，「附近有電話嗎？」

「怎麼？你要打電話給誰？」

「我要找一個人，弄清楚一件事！」

繆雄說：「阿彪，聽我說吧，你不能冒險，警察正在找你，你決不能讓他們知道你的下落，否則就等於送死！」

「你放心好了，只要你告訴我公衆電話亭在什麼地方，我會做得很好。」雷彪又說：「我們是情如手足的好朋友，我不會害你的。」

「正因為這樣，所以我才不希望你再冒險，有什麼事情你不妨告訴我，讓我替你去做吧！」

「當然，往後你有許多事情要帮我忙的，但這個電話我一定要親自打出去！」

繆雄無可奈何，只好告訴他最接近這裏的一座公衆電話亭，就在七號公路與三家村小路交界的地方。繆雄又警告他說：「我眞担心附近仍有警探窺伺，你那個電話眞的是非打不可嗎？」

「是的，我要找一個女人，她是我的情婦伊蓮娜。」雷彪說，「我要知道她是否已報了警。我知道這件事她可能有點誤會。」

繆雄嘆氣說：「你這人眞的是——事到如今，怎可以還念念不忘那種女人？不管她是否報了警，你也不該在這時候返回原來的居處。如果你還有什麼須要回去取來，也許我可以代勞的。」

雷彪非常感動，他把那杯熱茶呷了一口，倒抽了一口氣說：「好吧！我聽你勸，暫時不去找她，相信電話即使搭通了，她也未必肯聽。」

繆雄道：「我看你滿眼紅筋，昨晚可能一直沒有睡過，現在萬大的事情你也可以不理，先到我房間裏去睡一覺再說。」

雷彪是眞的疲勞不堪，目前最須要的就是休息，於是他跑進繆雄的房間裏，在那張硬板床上倒頭便睡。

如果這是一般的日子裏，或者這是別人的家中而不是繆雄的，他一定無法可以入睡，因為他習慣睡在軟綿綿的席夢思上，同時他的警覺性極高，稍有顧慮他也無法安然睡去。

但是這是他好朋友的家中，而且離市區頗遠，最重要的還是他此刻已疲憊不堪。他非常信任繆雄，所以他很快就睡入夢鄉。

他似乎不理會一切事情，甚至向繆老太解釋，也由繆雄去交代。

夢中，他似乎見到伊蓮娜，但是她已經沒有以前那麼美麗，變得又醜惡又可怕了！

他的事業一向十分順利，難道現在就是結束的時候了？不！他的信用昭著，豈可就此罷手？他收了家人三萬元的訂金，如何善後？

他也不知道睡了多少時候，只是在夢中見到他的神秘顧客——在橫巷裏毫不考慮地就交給他三萬元的那個中年男子麥加倫。

麥加倫要他「賠訂」，理由就是他無法完成任務，於是要求他賠償六萬元；因為照一般商場規矩，是要雙倍賠訂的。

雷彪這時才想起銀行戶口裏只有那數千元，如何可以付出六萬元？

突然間，那人拔出手槍來，限令雷彪交出六萬元；雷彪無計可施，企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拔槍還擊。但是，對方喝了一聲就立即開槍！

「砰」然一聲，登時把雷彪嚇醒了！

雷彪發覺自己仍然睡在那張木板床上，他伸手撫摸胸前，目的是要看看自己是否眞的受了傷，這原是每個人下意識的舉動。但是，雷彪剛舉起他的右手，就痛得淚水直冒！

不過那痛楚的地方並非胸前，而是右手的手臂。回頭細看，那條手臂簡直像猪手一樣，那裏是人的手臂？

雷彪坐了起來，有點頭昏腦脹的，也不知是什麼時候了。

他看看腕表，是一點正！

他望望窗外，太陽正照到窗前。那就是說，這應該是下午一點正！

雷彪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抖擻精神，到房間外面去，繆老太首先發覺他，笑嘻嘻地走了過來！

老太婆端詳了他一番之後，說道：「阿彪，你又瘦了，阿雄說你有點不舒服，來這裏休息幾天，我已經煲了一些稀粥等你起來吃！」

「謝謝你，伯母。」雷彪覺得繆雄的謊話說得頗為得體。

他實在餓了，稀粥也好，反正易於入口。這個時候他雖然很餓，却沒有胃口。

繆老太是個慈祥的老太婆，她把雷彪看作自己的兒子一樣。她一邊端了一煲白米粥出來，一邊說道：「阿雄下田去了，他說過很快就會回來的。叫你千萬不要到外面亂跑，否則着了凉就麻煩啦！」

桌上有些鹹菜、咸蛋等餸粥的食物。雷彪回味着繆老太剛才那一番說話，覺得繆雄可能暗示了一些什麼，担心他闖出去可能給警察見到。然則，附近出路可能還有警方的人在搜索。

他一邊吃着稀粥，老太婆一邊在旁嚕嚕囌囌的，他無法聽清楚她說一些什麼，因為這時候他想得很多，而且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也有太多的事情須要知道。

那頓粥剛好吃完，繆雄就回來了。他們非常有默契地在老太婆面前敷衍了幾句，繆雄就借故要帶雷彪去參觀他新築的養鴿場。

那是一間新蓋成的小屋，雷彪對養鴿固然不感興趣，就是繆雄也不會眞的要他參觀什麼，只是對他說：「早上還有警探進入小村查問。許多記者到懸崖去攝影，還好沒有人跑到這裏來，大概是阿旺和阿財夠惡，把企圖訪問的人都嚇走了。」

雷彪說道：「聽到市區裏有些什麼消息嗎？」

「許多早報還來不及刋登這件事。」繆雄說：「但從電台的新聞報告中可以聽得出，他們仍無法查出你是何方神聖！」

「這麼看來，伊蓮娜還未報警！」雷彪喃喃自語地說，「難道這是一個陷阱？目的是要誘我出來，讓警方拘捕。」

「無論眞相如何？總之這時候你不能返回市區，否則就有麻煩。」繆雄說。

「但是，我有些事情一定要做的。」

「什麼事？」

雷彪回頭張望一下，顯然担心老太婆在不知不覺中也跟了入來。在目前這種情形底下，他只能相信繆雄一個人。

雷彪當證實這小屋裏只有他們二人時

，才放心地說：「我想到鄰埠去避避風頭，那邊我有許多朋友。」

「到鄰埠去？別開玩笑了！」繆雄苦笑一下，「只怕你只能走進碼頭，警探已經在那兒恭候。雖然收音機沒有提及警方已査出是你做的，但正如你所說，你必須作最壞的打算。」

「現在我就是要找一個人，他有辦法將我偷運出境。」雷彪又說：「你可以替我做一件事嗎？」

「是不是去找那個人來見你？」

「不！那是另外一回事，有件事今晚就要你去做。」

「什麼事？」

「替我去收一筆錢。」

「有危險嗎？」

「絕對沒有危險。」雷彪說，「只要你頭腦冷靜，那二萬元就會輕易到手。」

「二萬元？」繆雄睜大了眼睛，還以為耳朵有問題。

「是的，是二萬元。這是尾數，我跟那人約好，今晚在一家酒吧交收。」

「二萬元還是尾數，那麼，你幹一宗買賣，到底收人家多少錢？」

「我的新價錢是五萬元，但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像我一樣，要講信用。」雷彪說，「如果你有興趣，那二萬元你也可賺的，只要你代替我的任務。」

「什麼任務？」

「幹掉一個人。」

繆雄苦笑一下，聳聳肩：「二萬元確實是個很吸引人的數目，可惜我沒有這種勇氣！」

雷彪拍拍他的肩膊笑道：「勇氣是練來的，我從小與你在一起，你也知道我小時連殺雞也不敢看一眼，但是，當我發覺這世界賺錢眞不容易，相反，只要你够胆做一些別人不敢做的事情的時候，就可以獲得十分優厚的酬勞，於是我就不顧一切的做了。做過一次，當然做第二次的！」

繆雄確實很須要一筆錢，不是他先後欠下雷彪數千元的數目，這時候眞想開口再向他借一筆。不過人家不提舊債已經非常難得，還怎好意思開口？

二萬元不是個小數目，他有了這筆錢不但可以償還給小鎮上一些商號，還可以購置農塲用的工具，甚至還可以了却他母親的心願——早日與他的女友成親。

繆雄的女朋友玉珍是鎮上一間商店店東的姪女兒，就憑了這點關係，她常常賒賬給繆雄。但是，最近可能由於積壓的數目太大，所以玉珍的叔父很不高興，不但停止賒賬，還要向繆雄催收舊賬。

繆雄一切都失了預算，天災令到他的農作物失收，加上母親看病也須要錢，靠他一雙手實在做不了許多，這就令到他在玉珍面前十分為難。

玉珍不止一次地暗示過，最好把這些賬項結清，讓她在叔父家中店裏也覺得面子好過。但是，繆雄實在沒有辦法，只好硬着頭皮拖下去！

雷彪看見繆雄怔怔地想，忍不住又說：「阿雄，別那麼傻，這個世界本來就是個人吃人的世界，只要我們有相當代價，而所殺的人又不是我們親人，其他可以一概不理。來吧，先替我辦妥一件事，把一張市區街道地圖找來，我告訴你，今晚應該往那兒去找那個人，到時我會打電話找他，而由你出面收錢，保證妥當！」

「要地圖幹什麼？我熟悉市區一切街道。」繆雄說，「我雖然住在郊區，却常常入市區逛，對於街道很熟悉，你只要說出那處地點就行。」

雷彪知道繆雄已經答允了他，心裏暗喜。老實說，他是很希望一次過給繆雄一筆大錢，無奈身上只有那三萬餘元；存在銀行裏的數千元能否取回尚成問題。

繆雄如果肯代他完成那件殺人工作，二萬元歸他所有是十分合理的，那麼，他也就等於沒有破壞自己的信用，同時亦等於帮了朋友。

作為一個職業殺手的雷彪，想法自然與常人不同，從他對繆雄所說的那一番說話，就可以知道他這個人的思想是怎麼樣的了。

繆雄左思右想，心理顯得極其矛盾；雷彪既不想失了信用，又想繆雄獲得那二萬元酬勞，於是在旁極力去慫恿他！

繆雄終於答應下來，他覺得這不但是一個絕好的機會，有了那筆錢就可以結清玉珍叔父那筆賬項，同時也算是帮了老朋友一臂之力。

雷彪右臂腫得厲害，酸軟無力，當然可能影响到他的體力；他只能用左手開槍，但那一定不够準繩。

繆雄的槍法也不錯，他擁有一支獵槍，是雷彪送給他的，但他已經很久沒有用了。他担心自己不知道能否勝任這項殺人的任務。

他們由那小屋出來，立刻聽到一陣電單車的馬達聲，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雷彪有如驚弓之鳥地躲進屋內去！

他摸摸腰間的手槍，這是唯一可以保護他的武器。他躲在房間裏，由窗縫中窺伺着外面的情形。只見一個女人正站在電單車旁邊與繆雄談話，雷彪這才悄悄舒了一口氣！

雷彪曾聽繆雄提及他的女友玉珍，據繆雄說，這女子不但擁有駕駛貨車的執照，也有電單車的執照，所以她的叔父對她頗為倚重，否則，繆雄也不可能在她的商店內獲得這許多賒賬。看情形與繆雄在一起的女子正是他的女友玉珍。

雷彪不知道他們說些什麼，但是，從繆雄的尷尬表情推測，玉珍可能又來催促他設法籌還江氏商店的賬項，以免她左右為人難。

雷彪看見繆雄的窘態，眞的有點替他難過；要不是担心女人口疏，他恨不得就跑出來，立即為他結清江氏商店的欠欵。

繆雄終於把那女子打發走了！

繆雄回到屋子裏來，走進房間對雷彪說：「我決心為你辦妥那件事。今晚，我們就進市區裏去吧！」

雷彪是個明眼人，固然看得出他突然下了這麼大的決心，無非是為了錢！

雷彪這時又掏出了一叠鈔票，塞進繆雄的手裏，說道：「先還了錢給你的女朋友，然後設法弄一輛電單車回來。」

繆雄不禁怔了一怔：「要電單車幹什麼？」

「那是儎我和你進市區裏去的交通工

具。」雷彪又問道：「你可懂得開電單車嗎？」

「懂得，我有執照！」

「那好極了，我們必須利用小路進入市區；相信大路必然有檢查站。電單車正是最理想的交通工具。你先辦妥這兩件事，回來找個藉口向伯母交代一下，我們就進市區去！」

繆雄咬一咬牙齦，把那叠鈔票納入口袋裏去，一言不發就走了。

雷彪沒有跟他走出去，躺在木板床上閉目沉思，想着今晚的步驟！

怪客出現　富商被殺

晚上八點鐘左右，雷彪和繆雄二人已經進入市區。他們是抄小徑，利用電單車翻山越嶺，避過主要公路上警方設下的檢查站，而抵達市區邊緣一條十分僻靜的街道的。

雷彪始終念念不忘伊蓮娜，他在路邊電話亭又撥了一次電話到她的家中去。

但是，接聽電話的人說，伊蓮娜由昨天晚上直至現在還未返家。

雷彪感到大惑不解，到底她是否担心自己會向她報復？還是她已經靜悄悄報了警？

繆雄分析着說：「可能根本沒有任何危險成份，只是你自己作賊心虛罷了！」

雷彪沉思片刻，說道：「我想返回家裏去看看，你陪我走一次吧！」

繆雄於是陪着雷彪返到他寓所附近，街道上並未看見有什麼不對，想像中，如果伊蓮娜報了警的話，他的家裏可能有警察出現，街道上可能出現警車。

雷彪為審愼計，跑到對面一列樓宇的天台上面去，細心觀察了一遍，發現他的住所內黑漆一片，根本不像有人居住。

雷彪感到非常納罕，他寧願這時候看見他的住所出現一批警探，總比現在像猜謎一樣來得爽快！

回到住所裏去嗎？他實在不敢，萬一有警探埋伏如何是好？

最後，他只好和繆雄匆匆離開了那條街道。

二人來到第七街——這是雷彪第一次遇上那個自稱「麥加倫」的男子的地方，九十九號酒吧也在這裏；街道上還是那麼靜。

時間將近九點半，如果沒有別的原因，麥加倫應該不會失約的。可能現在他已經在酒吧裏面等待着，也可能還未到。

雷彪想找個電話打到酒吧裏去，但是附近沒有電話。

就在這時候，那邊行人道上傳來一陣步履聲；雷彪與繆雄本能地往一處梯間內閃了進去！

但是，當那人越走越近時，雷彪在黑暗處窺望一下，很快就認得此人的輪廓！他急忙由黑暗處走了出來，同時把那人叫住！

那人果然就是麥加倫！

麥加倫正打算橫過馬路，到九十九號酒吧去，想不到背後有人叫住他；他回頭一看，見是雷彪，出奇地說：「你怎麼會在這裏？」

雷彪小心掩飾那隻右手，他須要給予顧客更大的信心。

他說：「我等着你，想不到你這麼晚才到！」

麥加倫看看腕表：「還未到九點半，我們約好九點半以後的，可不是嗎？」

「是的，但我約人一定早到五分鐘。」雷彪又道：「你有沒有把其餘二萬元帶來？」

「怎麼？你不是完成工作之後再收其餘的嗎？」麥加倫反問。

「是的，但我不想我們太多機會接觸，那太危險了。如果你不相信我，不如你收回那三萬元，拉倒算了！」雷彪作勢地說。其實，他根本已無法再湊足三萬元之數，因為他給了五千元給繆雄。

麥加倫當然相信「旱天雷」，否則那三萬元又豈可輕易交出？

麥加倫問道：「你的意思是說，你可以為我辦妥這件事，對嗎？」

「是的，我查過了，可以為你去辦！」雷彪根本在扯謊，他並沒有時間去查那照片上的「對象」，只是要麥加倫相信自己而已。

「對象」就是指他要殺的人。至於那照片，是麥加倫第一次見面時交給他的，背後有一些參考資料。

麥加倫猶疑一下，說道：「你甚麼時候可以動手？」

「只要你付足錢，隨時都可以。」雷彪又道：「但為了預防萬一起見，你必須給我一個電話號碼，以方便彼此連絡。」

麥加倫面有難色，說道：「這不大好吧！我肯付出這麼大的代價，無非想擺脫一切嫌疑，如果留下一個電話號碼，等於留下多一條綫索。」

「你怕我勒索你麼？」

「不！只是一切為了安全設想。」麥加倫掏出了鈔票，他似乎早已有了準備。

「錢，我可以付足給你！」

「謝謝你！」雷彪取過了鈔票，納入口袋中，又說道：「最多不超過三天，你小心報章上的報導好了，我的工作必能令你滿意。」

「不！我希望你能够在指定時間內動手。」

「為甚麼？」

「我無法解釋，但最好在三至六天的時間內。」麥加倫說，「今天是四號，最好在七至十號這三天內動手，不要超過十號那天。」

雷彪苦笑道：「我從來未受過這種委託，但我會答允你的。」

雷彪說完想走，但麥加倫又把他叫住：「你是不是每晚必到那酒吧喝酒？」

「以前是的，以後就難講。」

「為甚麼？」

雷彪道：「我你從不相識，當我做妥那件事之後，怎可以保証沒有人找我麻煩？所以我和你的心理一樣，不想留下任何綫索！」

「好吧！那我只有相信你過去的信譽！」麥加倫伸出手來，想與雷彪握手。

但是雷彪又苦笑道：「請恕我無禮，我不想留下指紋在任何地方。」

其實他的右手傷了，根本抬不起來，

只能找個藉口。麥加倫也沒有勉强他。他只是會心一笑，覺得雷彪不愧是個有經驗殺手！

二人分了手之後，繆雄才從黑暗處出來，說道：「剛才要不是我親耳聽到，眞不敢相信這是眞的。這麼大一筆錢，竟然可以交給一個陌生人。萬一你食言，相信他也無可奈何！」

「他當然査出了我的信用，然後才可以如此信任我。」雷彪說，「現在我們再去找一個人。」

「找誰？」

「我在必要時，一定要離開這裏。」

「你找專幹偷渡事業的？」

「對了。」雷彪說着，已把那叠大鈔分作二份，他自己取了小的一份，把那大的一份交給繆雄，說道：「這是一萬五千元，你已取了我五千元了。我說好了，你可以拿到二萬元，現在，這件工作就是你的。」

繆雄在興奮中接過那一萬五千元，他從來未見過這許多錢，匆匆忙忙納入口袋中，手也有些兒發抖。

雷彪說道：「你陪我去吧，大概在午夜前，我們可以返家了。」

二人一邊走，一邊低聲細談。雷彪教導繆雄一些做殺手的常識，他希望他做得完美，同時又將那張相片交給他！

繆雄不敢當街細看，順手納入口袋裏去了。

雷彪又說道：「麥加倫雖然要我們在七至十號那幾天動手，但是，這一兩天你就要做好準備工作，按照後面寫上的資料，先去觀察一下。如果發覺有困難，趁我還在着，希望可以帮着你解決！」

繆雄唯唯諾諾。鈔票雖則可愛，但想到他從未殺過人，心裏就難免有些忐忑不安。

二人來到一間地下賭場，裏面人山人海，賭博的方式也可以說得上五花八門，眞的是多采多姿！

雷彪已經警告過繆雄，切不可大賭，在這種地方想贏錢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繆雄覺得既然來了，人人都在賭博，只有他呆立一旁，那些巡場和打手一直盯住他，他實在覺得有些不好意思。

繆雄掏了一張五百元面額的鈔票出來，在番攤檔下注，立即引起一些人的注意，可惜繆雄却未有發覺，直至輸光了那五百元，還未見雷彪回來！

雷彪吩咐他候在這裏，他自己却到處去找尋一個人，那個人是幹非法偷渡的。

繆雄心有不甘，反正口袋裏還有萬多元，輸掉一千幾百又算甚麼？於是他又掏出第二張五百元大額鈔票，希望這一次能翻身！

但是，二名冷眼旁觀的男子，已經心裏有數地，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他們表面若無其事地，也在那裏參加賭博，但是却一直小心監視着繆雄！

不久，雷彪已經由酒吧那邊回來，找着繆雄一齊離去，那二名男子也悄悄跟踪他們！

繆雄一無所覺，還問着雷彪：「找到那個人嗎？」

「找到了，最近風聲很緊，希望這三兩天之內有船開出。」雷彪說。

二人到了街上，正想截一輛街車到一條僻靜的街道上去。他們的電單車就停在那兒。但是，就在這一刹那間，跟踪他們的兩個青年人由後面趕到，喝了一聲道：「前面兩個人不要走，我們是警探！」

繆雄嚇得一呆，他幾乎想拔足奔跑，但是，雷彪是個頭腦十分冷靜的人，他回頭只向那兩個青年人瞥了一眼，立刻就看出他們並非甚麼警探！

其中一個青年人道：「你們有嫌疑，快些擧高雙手！讓我們搜身！」

他說着，就想動手，但是却給雷彪喝住：「不要亂動！你們是警探嗎？讓我先看看証件！」

另外一名青年人立即從懷中拔出一柄尖刀，道：「這就是証件！」

隨即刀光一幌，刺向雷彪面門！

雷彪身形一閃，受傷的右手做了一個假動作，迅速擧步換位，左臂閃電搶出，看也看不清楚他使的到底是甚麼招數，對方持刀的手腕已被雷彪緊緊扣住！

那傢伙渾身痲軟，手臂被反捩，整個兒凌空摔了一個筋斗，「叭」地一聲，四脚爬爬的跌在地上！

繆雄也從雷彪的問話中獲得了啓示，知道對方是冒牌警探，然則他們意欲何爲？祇要稍爲有頭腦的人也不難想像得到，於是跟那青年人糾纏起來！

雷彪担心，時間上對他們十分不利，萬一這時候有巡警經過，不難雙方均被帶走。被帶進警局裏對他來說，更是非常不利的事。

雷彪看見另一個青年所持的利刀墮在一旁，情急智生，立刻俯首彎腰，急忙將那柄利刀拾起，回頭看見繆雄這時正被人苦苦糾纏住，他急步衝了過去，連聲呼喝下，那青年還是不肯罷手！繆雄被握住咽喉，危在旦夕！

雷彪刀隨身轉，直刺向那青年人背部，只聽得一聲尖叫，他的身子軟綿綿地倒了下來！

繆雄獲得解圍，但却想不到雷彪有此一着，看情形已弄出了人命，二人趁住警察未到，急急奪路奔逃！

另一名跌得渾身疼痛的青年人，則衝至同伴身旁，無奈他的同黨此刻已是四眼朝天，刀鋒可能直透心臟，他已經死了！

繆雄和雷彪早已在黑暗中逃得無影無踪，這青年人想起在警方面前難以解釋，就只有抛下他的同伴不顧而去！

也是合該倒霉！那傢伙剛剛在街口拐了彎，迎面就來了一輛汽車，是他自己作賊心虛，也是對方目光銳利，他正橫過馬路之際，那輛汽車突然「刷」地一聲，在路旁停了下來！

他心感不妙，立即衝向行人道上，但是，汽車內有人撲出揚聲喝道：「快些站住！否則我開槍！」

這個動作快如閃電的人正是特警隊長阿生！

阿生這時正開車返家途中，車上除了他師徒二人之外，還有迷你女賊林愛莉，他們剛參加完一個朋友的宴會。

迷你女賊正與鐵枴俠盜一樣，他們這幾年來一直處於退休狀態，早已從江湖上

退了出來，所作所爲盡是對付罪惡的事。與當地警方自然亦化敵爲友，而阿生參加的國際特警，更加戰績彪炳！直接間接也不知帮了警方多少忙！

阿生身上雖則有槍，但實際上這時候他並沒有拔槍！只是沿住行人道拚命地追過去！

那傢伙不知道阿生是國際特警，但聽到那一聲呼喝已經三魂不齊七魄無全，他想繼續逃走，可是，一想到背後可能開了一個洞孔，雙足就不由自主地發軟！

事實上過去也有過不少宗警探開槍傷了疑人的事件發生。當地警探似乎沒有以前那一份忍耐了，他們對付歹徒的手段越來越兇狠，一聲命令之後，歹徒如果仍然頑抗或逃走，他們就格殺勿論！這未必是上級的指示，但是越來越多的劫案實在也迫得他們透不過氣來！

那傢伙呆呆地擧高雙手，阿生很快已經衝到他的身旁！

阿生担心他可能有武器，先來一次搜索，然後才替他加上手鐐！

阿生根本還不知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只是憑他的經驗看出這青年張惶失措地奔走，一定事不尋常。這時阿生對那青年道：「帶我回到事發現場去吧！」

那青年人垂頭喪氣地回頭走！阿生把他押上汽車，林愛莉充任司機將汽車開往前面一條橫街，根本亦無須那青年人的指點，他們也知道甚麼地方有事發生。因爲那邊已有一輛巡邏警車停在路旁，警員們正下車觀察倒斃在血泊中的一具屍體！

林愛莉還未把車停下來，阿生就問那青年人：「是你幹的？」

青年人搖搖頭：「不！他是我的拍檔，我們失手了！被劫的人將他殺死的！」

警員已揮手將車截停，阿生帶着那加上手鐐的青年人出來，向警員出示身份証件，然後向一名警長交代捕人經過！

剛才那青年人和阿生的說話，林愛莉和呂偉良都聽得清楚。這時候林愛莉又將車子開走，希望在附近街道可以發現一些甚麼。

警員則把涉嫌行劫的青年落案，這時才曉得他們是剛由一間地下賭場出來的。

阿生對那位警長道：「這一個你們可以連立數功了，要不是這傢伙說出附近有一間地下賭場，相信你們也一定不會知道吧？」

地下賭場是非法的，它的存在，有人認爲是執法者故意網開一面。因此阿生剛才一番說話雖然說得一本正經，其實是語帶諷刺！

不久之後，大批警方人員湧到現場來，其中自然少不了偵探人員。

因爲疑犯的口供，警方不能不採取行動，搜索賭場。可惜他們的行動太遲，地下賭場裏的人早已聞風先遁，結果只留下一些賭具而已！

阿生冷眼旁觀，只有在心裏發笑！他交代清楚之後，與呂偉良林愛莉等開車離去！

也許是由於死者也是一名歹徒，所以他們三個人對於緝兇工作並不熱心。林愛莉只是開車在附近一帶街道繞了幾遍，看不見可疑人物，便回到現場，不久他們便一齊返回「愛廬」去！

警方偵探人員無法知道兇手是誰，只能從兇刀上印取留下的指紋，然後從罪犯們舊日的檔案中對証一下，希望能够找出答案來。

警方所以這樣做的理由就是：兇手出手太過兇狠，這並非一般市民能做到的。此外就是兇手匆匆逃去，可能就因爲他本身是個有案底的人，假如是個市民，爲自衞而殺人，法律上是佔上風的，又何必逃避？

結果証明警方的想法是對的，雷彪在他的殺人勾當中雖然很少失錯，但是他畢竟也是個有案底的人。因此，警方很快找出答案，翌日就發出通緝令！

在另一方面，夏維探長也接到一個女人的電話，那個女人須要向探長告密，夏維於是約她見面。

那個女人並非別人，正是伊蓮娜——雷彪的情婦。

「我越想越不對勁，終於覺得逃避不是辦法，担心他遲早也會找着我，所以我才下決心向你們告密！」伊蓮娜對夏維說，「他是個危險人物，我老早就看出他沒有正當職業。想不到他那間房間裏果然有許多無法解釋的事物。」

「你可以帶我們到那兒去嗎？」夏維問道。

「當然可以，只是我担心他已經逃掉了。」

「希望來得及把他逮捕！」

夏維探長知道伊蓮娜所講的危險人物就是警方通緝的雷彪，心情更加緊張而又興奮。於是立刻帶人去將那兒一帶街道封鎖，希望可以及時將雷彪擒獲。

結果他們當然又是來遲了一步。其實即使伊蓮娜及時報警，警方仍然無法可以把雷彪擒拿，因爲他當晚已經逃離那兒住所。

夏維探長在雷彪的工作室內偵查，憑現場上發現的掛圖以及其他一切設備，很容易就找出答案——雷彪是個職業殺手！

那些掛圖是表示出人體各部位器官的，尤其是心臟，咽喉等主要部位。雷彪顯然十分注意可以令人致命的地方。

房間的暗格裏還有許多殺人兇器和毒藥未及完全搬走，有經驗的警探一看就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沒有人曉得雷彪到底殺掉了多少人命，但是，從種種跡象看來，他是個職業兇手則是毫無疑問的。再加上昨晚街頭上發生的命案引証一番，夏維越發覺得事態嚴重。

雷彪已經從報章上看到警方發佈的通緝令，覺得他的處境已經越來越加危險。

他希望早日逃出當地到別處去，但是，幹偷渡的人仍然沒有回音。

他非常焦急，但焦急也沒有用的。他只能等待，雖然在這等待期間之內，他隨時有可能被捕，可是也沒有甚麼辦法。

繆雄爲了錢，爲了報答雷彪而不想令他失望，他立即就要展開第一步工作。他找了一個藉口，瞞過他母親繆老太，入市區去！

以前繆雄也經常進入市區，他並非一般人所稱的「大鄉里」。他由農場進入市

區，只有半小時左右的車程，公路汽車，相當方便，但爲了「工作」上的便利，他購下了一輛舊的電單車，而無須向他的女朋友玉珍借用。

玉珍覺得奇怪，她不知道繆雄怎麼會突然有錢起來，繆雄一口氣償還了所有欠欵給玉珍的叔父——他欠下她叔父「江氏商店」飼料的賒賬，那數目不算少了，是歷年積欠下來的。

雖然繆雄堆砌不少藉口向玉珍交代，但江玉珍還是心存懷疑！

繆雄也從報章上曉得警方通緝雷彪的事，幸好他母親繆老太不會看報紙！否則他更加不知如何解釋才好。

他和雷彪有默契，就是必要時雷彪會離開他的農場，不會牽累繆氏母子二人，但是已經收了人家的錢，繆雄必須辦好那殺人的勾當！

繆雄自小認識雷彪，知道他的脾性，如果有負他所托，繆雄可能被殺！

繆雄想到這裏，心情難免有些緊張，但是，一切既成事實，他反而覺得，雷彪能够做到的，他當然亦可以做到。

於是他開始進行第一個步驟的觀察。那張由麥加倫交給雷彪的照片後面有一切有關資料，甚至寫上了被殺者上下班的時間等。

繆雄將要扮演的是一名客串兇手，行將被殺的人叫祁德福，年紀在四十餘至五十歲之間，樣子相當敦厚。如果照相推論，他是不可能如此短命的。但是，事實上他將會在十日之內離開這個世界！

照規矩雷彪不能追問麥加倫何故要殺祁德福。因此，繆雄也無法明白他們之間到底有何恩怨！

麥加倫的樣子怎樣，繆雄當晚躲在黑暗梯間，固然無法看得清楚，就是二度接觸過他的雷彪，也實在無法看清楚他的樣貌。第一次在黑暗的橫巷裏，根本連輪廓也無法看清楚。

第二次在九十九號酒吧的斜對面，那兒雖有街燈，但燈柱距離他們站立的位置頗遠，光綫十分暗淡，依然看得不大清楚的。

雷彪唯一知道的，就是麥加倫留有紳士型的小鬍子，身高五尺五寸左右，不肥不瘦，中等身裁。兩次見到他似乎都穿乾濕褸，戴毡帽！

繆雄在獲得雷彪一些口頭上的指示之後，按照照片背後所書寫的住址，趕到市中心區來。

時間剛好是早上八點半，也是市區交通最擠塞的時候。因爲人們都趕緊要在九時前返抵他們辦公的地方去上班！

繆雄根據照片後面所寫，知道祁德福每日準時在八時五十分至九時正這一段時間返到他的辦公室，除非是他病了，否則正常日子裏，只要不是假期，這習慣是風雨不改的！

繆雄絕不承認這是「無本生利」的生意，他除了購下一輛二手電單車之外，還購買了一副效果良好的名廠望遠鏡。

現在他就躲到一幢建築物的天台上面，利用望遠鏡監視對面一幢辦公大廈的門口。街道上雖則人來人往，但是祁德福的汽車號碼他是知道的，只要他的汽車停下來，大概就是他上班的時候了。

繆雄在資料中又知道祁德福辦公室的地址，就是在對面那幢辦公大廈十二樓，與現在他站立的天台幾乎成同一水平綫，只是相隔了一條街，彼此遙遙相對。繆雄所以選擇這位置，正是爲了方便觀察祁德福進入辦公室之後的情形。

八點五十五分，一輛大型房車停在那幢辦公大廈門前。

繆雄居高臨下，看不清楚車牌號碼，但車型正是資料上所表示的。

車門開處，一個中年紳士手挽占士邦型的公事箱走了出來，車子立即開走。也就是說，那中年紳士有私家車司機。

當然，他是一間大商行的總經理。據說那家商行的生意做得很大，單是辦公室的面積已有二千多呎。在當地寸金尺土的環境裏，這是罕見的。

繆雄把望遠鏡搖高，看見對面一個窗口出現一個身形，那就是他剛見過的祁德福的身形，原來那窗口之內正是他的辦公室。

辦公室頗大，但只有他一個人，大概女秘書的辦公桌就在門外！

繆雄看見他在辦公桌後面坐下來，打開公事箱，取出一些文件，又從口袋裏掏出鎖匙，打開抽屜，忙了一陣，才按了一下桌上一角的電動通話機，把一位女秘書叫進來！

在望遠鏡中，繆雄發覺那位女秘書的身形美妙極了！尤其是走路時那種姿勢，更加迷人！

他把望遠鏡的鏡頭由下至上地移動，他發覺她的面部輪廓更加艷麗動人！

的確，繆雄很少見到如此艷麗照人的女人，江玉珍固然無法比擬，就是許多電影女明星也沒有她那份高貴的氣質！

繆雄不禁在想：聘請一位如此漂亮的女秘書，相信付出的薪金一定不少，如果目的只是爲了協助處理業務，似乎太可惜了！

但是，繆雄發覺身爲「波士」的祁德福態度却是一派正經！他雖然聽不到他們在說一些什麼，但從望遠鏡裏面，却可以清楚看見他們的一舉一動，祁德福正在吩咐他的女秘書處理一些文件。

女秘書退出了那間辦公室之後，祁德福又撥了幾個電話。

繆雄在那兒窺伺了差不多一小時，祁德福也足足忙了一小時。他大部份時間化在聽電話，撥電話出外以及利用案頭上的通話機吩咐外面的職員一些工作。

在這一小時裏面，繆雄覺得他是個正當商人，看不出什麼不對勁的地方，起碼他給繆雄的印象就是一本正經！

繆雄離開那大廈的天台，然後駕車經過祁德福的住宅外面。

祁宅在半山區，那是富有人家的住宅。照片後面書寫的資料中均有記載！

繆雄的電單車在那一帶繞圈，先後二次掠過祁宅的門前，他覺得要完成這項「任務」實在太容易了，因爲這一帶實在太靜，而祁宅背後又是一條甚少屋宇的僻靜街道。

繆雄覺得如果選擇下手的地方，最好是在祁氏的辦公室，由對面天台用長程來

福槍瞄準窗口裏面，只要祁氏坐在辦公桌後面，子彈足以射穿玻璃，然後把祁德福殺死！

但是，他必須選用滅聲槍，否則就有危險！然而在這個地方，要找一支長程來福槍已經不容易，配備滅聲器的就更難乎其難！

因此，他覺得必要時仍然可以選擇這住宅作爲下手的地方。

祁宅四周靜得可以，起碼至今爲止，繆雄就未見過一個警察出現。

繆雄駕着電單車下山時，才看見一輛巡邏車緩緩開上半山去，看來也只是例行的巡邏而已！

繆雄又回到市中心區。他的電單車雖然可以開得比汽車更快，但是他故意跟一般汽車保持同一樣的速度，這樣才可以測出由祁宅至市中心區的行車時間。

由半山區祁宅開車到祁德福辦公的地方，約莫是十分鐘左右。若果由市中心區返回半山區祁宅，由於要繞較遠的街道，時間約爲十三分鐘至十五分鐘。繆雄也把這些都做了記錄。

下午一時左右，也是各商行職員下班的時間，人們紛紛由辦公室湧出，跑到吃飯的地方去。只有祁德福，他還留在自己的辦公室裏，依然是忙個不了，甚至他的女秘書也走了，他仍然埋頭苦幹。

繆雄爲了觀察他的生活習慣，特別提前吃了午飯，又回到對面那大厦天台的上面去，仔細望着。他覺得：如果祁德福每天都是這樣留在辦公室內，那就好辦了。

但是，不到幾分鐘，祁德福商行裏又來了兩母子，他們正是祁德福的妻子和兒子占美。

祁太太和祁占美不知跟祁德福在說一些什麼，只是不久之後，繆雄就看見他們三人一起外出。

祁德福的兒子大約是二十餘歲，外型是個時代青年。祁太太則是個賢妻良母型的女人。

繆雄在沉思，祁德福的事業顯然有了基礎，家庭看來也相當幸福，爲什麼有人要殺他？

假如祁德福一旦死在自己的手裏，那麼，祁太太和祁占美又怎麼樣？

諸如此類的問題委實想得太多。繆雄忽然又提醒自己：不能感情用事，否則就無法完成任務！

繆雄也聽雷彪說過了，他們這種行業不能想得太多，更不能稍具半點同情之心，否則很容易把事情弄糟！

於是，繆雄不敢多想，悄悄離開那兒天台。

× ×

祁德福與他的妻子，兒子在一家餐室裏共晉午餐，這一家人看來十分幸福，但事實是否與人們所能見到的一樣？

祁德福只吃了少許東西，便一直在喝酒！

祁太太担心地說：「你不能這樣消極的，醫生說過你不能喝太多的酒。」

祁占美也說：「爸爸，勝敗乃兵家常事，你何必這樣怪責自己？」

祁德福嘆一口氣說：「占美，你是我的兒子，我才不怕坦白對你說，我這次不但失敗，而且澈底地失敗。看來這個股市永無翻身之日了！我欠下人家許多錢，最近債主迫得我透不過氣來！」

祁太太也嘆着氣說：「我早就勸你別太過冒險了，生意做得好好的，何必學人家炒股票？現在弄到這個地步，爲解救你的困境，不如將我們手上的物業賣掉，償還那些欠債吧！」

祁德福左右張望一遍，他顯然担心被人竊聽，也怕鄰座有熟人，然後才沉着聲音說：「我掙扎了二三十年，才換到今天這日子，雖然手上的股票已是廢紙一張，所值無幾，但是，總算還有些物業，那才是眞正値錢的東西，比起鈔票更爲實際。萬一我有什麼三長兩短，這些物業也就是你們靠它生活的。因此無論如何，我也不會把物業出售。」

祁太太却蹙着眉梢說：「這幾日來，我聽到許多不利於你的消息，有人甚至打電話給我，直指你是一名騙子，還聲言如果你不還錢，他們便殺死你！」

祁占美也接口說：「爸爸，我覺得這個地方的人很瘋狂，我以爲你還是小心一點好。」

祁德福反而若無其事地說：「你們放心好了，這是法治之區，大不了他們頂多起訴我，到那時，我最多身敗名裂，讓法庭下令將祁福商行清盤好了。」

祁太太問她丈夫：「近來商行裏的生意怎麼樣？」

「還算過得去！」祁德福說，「不過，自從股市崩潰之後，本市吹着一片不景氣，相信做下去也沒有什麼前途的！」

祁德福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之後，對他兒子占美說道：「占美，你是我最大的一個兒子，你還有弟弟妹妹，萬一我眞的有什麼不測之時，你就要負起養家的責任。你是一個聰明的孩子，希望你會明白我的意思！」

祁占美說：「爸爸，你是不是接到任何恫嚇？然則，我以爲你應該報警。」

「不！不！」祁德福說，「絕對沒有人恐嚇我，只是像我這把年紀，無論健康和事業方面，都開始走下坡了。你是理所當然的接班人啊！」

祁太太在悄悄流淚。她知道一定有事發生的，只是不知道事情會壞到什麼田地而已，連日來他們的家庭充滿了愁雲慘霧！彷彿就快要發生一場禍事似的。

祁德福看看腕表，將近二時了。

他對他的妻子和兒子說：「我要趕返寫字樓接聽一個電話。」

說完他就離座，祁太太立即叫住他：「今晚你回家吃晚飯嗎？」

「當然！如果沒有特別應酬，我會回來的。」祁德福說着已開始舉步離開那間餐室。

祁占美對他母親說：「我覺得我們應該請個私家保鏢，爸爸很須要一個人保護他。」

祁太太嘆氣說：「沒有用的，他不會接納你這種好意，你也知道你爸爸是個非常頑固的人。」

「我們可以不告訴他，請個人暗中保護他，以防不測啊！」

「如果讓他知道了，他一定十分生氣

。算了，一切聽天由命吧！」

「不！這件事交由我去辦吧！」占美說，「我覺得這個地方的人實在太過陰險，我担心眞的會有人對爸爸不利。」

母子二人離開那間餐室之後，祁占美果然獨自行動去了！

× ×

繆雄返抵農場，雷彪問起他市區裏的情形。繆雄一一說了，同時將當日的報紙交給他。

雷彪也知道警方的綫人很多，他唯一佔得的優勢就是暫時還沒有人知道他和繆雄是好朋友，否則警探老早已找到這兒來了！

農場地處僻靜，除非警方有特別情報，否則不會想到雷彪竟然躲在這裏。他們討論殺害祁德福的時候互相交換意見，繆雄對雷彪說道：「我們可以不用槍嗎？」

雷彪說：「不用槍難道用刀嗎？」

「可能還有其他方法！」

「不！沒有其他方法比槍更方便快捷。刀須要近距離才可用，那太危險。」

繆雄說：「但是，那支鳥槍太响亮，在市區使用太不方便！」

「我也像你那樣想，所以我要設法爲你弄來一支長程附有瞄準器的來福槍。」

「還要滅聲的。」

雷彪說：「最新的暗殺槍械都是佩有滅聲器的。」

繆雄大感興奮地說：「如果你眞的有辦法弄到一支這樣的來福槍，我的工作就簡單得多了。」

雷彪還不知道有一處天台與祁德福的辦公室成一水平綫，否則這項工作他也可以去完成。不過，現在警方正在到處通緝他，他當然不能冒這種危險到市區去。

雷彪想了一會兒，又對繆雄說：「現在賭你的運氣，我知道有個行家有這種槍械，但他未必肯借用。今晚我就試試打電話找他商量一下。」

繆雄問道：「玉珍有沒有來過？」

「早上她來找過你一次，只是我不便出去，結果給你媽打發走了。」雷彪說，「阿雄，我以爲你近日不要與玉珍來往好了，否則好易洩露口風，那是十分危險的事。」

「可不知她如何對玉珍說，她每天必須見我一次，我怎麼可以令玉珍生疑？」繆雄又說，「媽現在到那裏去了？」

「似乎下田去了。」雷彪又說：「我的手腫得很厲害，小鎭上有沒有好的跌打醫生？」

「有是有的，但這時候你怎麼可以隨處跑？」繆雄說道。

「我當然不能去就醫，但是你可以替我配些藥回來，否則我担心挨不下去！」

「好吧！等會兒我就替你到鎭上去找些消炎退腫的跌打藥回來。」

繆雄說完到田裏去了，留下雷彪一個人在屋子裏看報紙。

報紙刋登警方發佈的消息，把雷彪形容爲一個極端危險的人物。假如有人協助警方找到雷彪此人的，將可獲得一萬元的獎金。

雷彪難免有些担心，如果短期內還不能離開這裏的話，他必須想辦法說服繆老太，否則，那個老太婆可能是一顆計時炸彈。她雖然不識字，但報紙上面却刋登了他的照片。

照片是雷彪數年前犯案時攝下的，但相差不會太大，任誰見了也會認出是他！

繆雄和雷彪已經極力避免讓繆老太看到那些刋有雷彪照片的報紙，但是難保她外出的時候，人家不讓她看，假如有警探取出他的照片給她辨認，那就更危險了。

如果有警方人員取出雷彪的照片到這附近鄉間來，給鄉人辨認的話，實在也不算得是意外，因爲失事墮崖的汽車中有雷彪的指紋，警方可能會想到雷彪仍然留在附近。說不定現在已有警探在附近一帶偵查。

雷彪所以不敢把他唯一防身的武器——那支手槍交給繆雄使用，正是担心警探隨時會找到這裏來。

繆雄可以用他的獵槍去殺死祁德福，但那麼長的一支獵槍，把它帶到市區去，是非常不方便的。因此，雷彪必須替繆雄設想，找來另一種行兇的武器！

繆雄剛想到田裏去找他的母親，豈料一種他最不願意看見的情景，竟然就出現在眼前，他離遠看見他母親正與一名陌生男子在路邊談話。

他聽不到他們說些什麼，但是那男子的手上似乎拿了一些什麼，當繆雄躱在矮林後面偷望過去，再看清楚那原來是一幀照片時，他渾身便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冷顫！

警探！不錯，那是警探。

繆雄立刻就想回頭走，跑回去通知雷彪，但是，他剛想撤回農場時，那警探已離開繆老太，回到路旁停放着的一輛私家車去！

私家車一直開往小鎭那邊！

繆老太木然呆立一會，才担着鋤頭橫過馬路，走進樹林中來。

繆雄突然由矮林後面走出來把她叫住，把老太婆嚇了一跳！

繆老太左右張望了一遍，看看沒有人，這才低聲說道：「阿雄，到底攪什麼鬼的？阿彪原來是個通緝犯，爲什麼你早不對我說？」

繆雄知道事情無法再隱瞞，他只好避重就輕地說：「他只是爲生活所迫，偸了人家的車子，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看在往日的交情，我們怎可以不收留他？」

繆老太說：「其實我早就看出你們鬼鬼祟祟的，一定有些不大對勁。現在這樣子下去也不是辦法，萬一警方找到來，我們也有罪的。」

「媽，聽我說吧！阿彪就快要走了，目前只是過渡時期，他就快要離開本市到別處去。」繆雄又問道：「剛才那警探跟你說了一些什麼？」

「他問我有沒有見過照片上那個人，我當然見過，那是阿彪，我又怎麼會不認得呢？」繆老太說，「不過我對他說我未見過這個人，他還叫我萬一遇見此人，記得設法致電報警。」

「我本來不想隱瞞這件事的，但我怕你担心。」

「其實我老早已看出事情不對勁，最近幾天來你們躱起來密談，你又不下田工

作，到底他要你做些什麼？」

繆雄不敢直說，只好扯謊道：「我只是替他連絡一些市區裏的朋友，他須要人幫助他離去本市。我不幫他，試問還有誰來幫他？再說，過去他也幫助過我們解決一些經濟上的困難，撇開這些不提，我們畢竟也是朋友啊！」

「是的，幫助朋友是應該的。」繆老太說，「不過，我要提醒你，阿彪很久才見我們一次，他到底在城裏幹些什麼勾當，我們從來不知道……」

「媽，算了，反正他快要走了，這個忙我們一定要幫他的！」繆雄說道，「現在我要到鎭上去一次，你就當作不知道這件事吧！免得大家尷尬！」

繆老太獨自返家去，繆雄駕着電單車到小鎭裏去！

繆雄曾對他母親撒謊說，那輛電單車是借回來的，但經過剛才被警探查問過之後，老人家却担心自己的兒子也淪爲偸車黨徒！

× ×

祁占美突然打了一個電話給阿生。他們是在「飛鏢俱樂部」裏認識的，由於彼此年紀差不多，大家都是年青人，他們談得很投機，因此阿生和祁太太曾經交換過連絡電話。

祁太太知道阿生的來頭，他非常仰慕他能夠成爲「鐵柺俠盜」呂偉良唯一的徒弟。

呂偉良和林愛莉亦常常到「飛鏢俱樂部」去，祁占美當然也認識他們，但是他覺得還是找阿生好些。不過他只知道阿生好打不平，却不知道他原來還是一名國際特警。

那天晚上，他們相約在俱樂部餐室之內共晉晚餐。

祁占美的家庭背景阿生一直不大清楚，只是知道他的父親是個商人，也是一間商行的經理。現在祁占美不但自我介紹一番，還把他父親的處境說了出來！

阿生顯然不是做生意的人，但是關於股市崩潰而令到不少人自尋短見的新聞，他在報章上也看過了不少。因此他安慰着祁占美說：「炒股票有如賭博，賭博是『有賭未爲輸』的，也就是說，只要令尊翁手上的股票一天未賣出去，也不能說輸定了！」

祁占美道：「如果有多餘的現金當作投資，那當然是像你那樣說。不過，他自問不够眼光，發夢也想不到股市崩潰得那麼快，所以才把一切可以調動的資金都投入股票市場，結果情形當然是不敢想像的。可能是我父親的運道不濟，偏偏最近商行的生意也不景，國際貨幣動盪，生意非常難做，看情形他只是死撐門面而已！」

阿生心裏感到奇怪，爲什麼祁占美對他說出他父親這許多事情？

照道理，許多人是不肯把這些「內幕」對外人提及的，尤其是這個地方的人死要面子。誰也不肯揭開肚皮給人看清底子的。

祁占美又說道：「不幸的事終於發生了，最近有人要脅着說，如果我父親不清還一些人的債項，將會殺死他！」

阿生不禁順口問道：「你們有沒有去報警？」

「這些事情豈可報警？你也知道電話是沒有根據的，而且父親也不想把事情傳了出去，他在商場上多少還要顧全一下體面。因此，我左思右想不知如何是好，惟有找你商量一下。」

「你想我怎樣幫你？」

「我知道你是呂先生的愛徒，武功又好，而且喜歡抱打不平……」

阿生心裏想：難道要我設法偵查發出恐嚇電話的人是誰嗎？

他沒有耐性聽下去，忍不住問祁占美：「到底你父親欠下人家多少錢債？債主又是什麼來頭的人？」

祁占美道：「他欠下人家多少錢我也不大清楚，但相信數目一定不小。而且，我看債主也可能不止一個。現在我非常担心有人眞的要對我父親不利。我知道要聘請你做我父親保鏢一定是不可能的事，你可否介紹一個比較可靠的人給我？」

阿生一直到了現在才知道祁占美的眞正意圖，他說：「我可以介紹你到一家私家偵探社去，但我不敢保証他們做不做這種保鏢性質的服務！」

阿生於是寫了一個電話號碼給祁占美，又說：「這間江强私家偵探社的社長江强，就是我師父的朋友，你跟他們連絡時，就說阿生介紹來的，希望他們不會令你失望就好了。」

祁占美把那張字條收藏好，準備明天再到江强偵探社去！

阿生非常同情這個青年人。他覺得這一代的年青人能够如此關心他們父親的，相信不會有多少個。

那晚，阿生返到家裏，也有把這件事對呂偉良和林愛莉談及。但他們並不放在心裏！

翌日，祁占美終於在電話裏跟江强偵探社裏面的人連絡好。因爲他是阿生介紹來的，所以江强在百忙中也親自接見他！

江强聽了他的陳述之後，覺得他可能找錯門路，因此笑道：「祁先生，我們這間是私家偵探社，而不是安全服務社，阿生可能誤會了你的意思，如果你要我們偵查誰向令尊大人發出恫嚇倒還可以，但是，你要找個人任保鏢，我以爲你最好還是去那些安全服務社，他們相信一定能滿足你的要求。」

「我也知道有那些服務社存在，但是我担心他們做得不好，我只相信阿生的介紹。」

「非常感謝你這麼賞識我們，可惜限於業務範圍，一則我們不想令行家怪責，二則這種工作並不如你想像中那麼簡單。」江强又說，「所謂明槍易擋，暗箭難防，美國總統甘廼廸不是一樣有着許多保鏢嗎？結果他還是要死於非命，可知這種工作並不容易做得好。」

祁占美難免感到失望，他終於走了！

江强內心感到抱歉，但也無可奈何！

× ×

祁德福把他的長子占美召到他的辦公室，質問道：「你是不是請來保鏢暗中保護我？」

祁占美怔了一怔。「是的，爸爸，我剛想這樣做，那無非是爲了你的安全着想

吧了。」

「我已經非常安全，你怎麼可以未經我同意便自作主張？」

「……」占美看見父親盛怒的樣子，差點說不出話來，「爸爸，你何必這樣生氣？如果你不高興，我可以取銷這個計劃的。」

「計劃？」祁德福「哼」地一聲，「那傢伙一天到晚像吊靴鬼一樣暗中跟着我，這像什麼話？簡直比那些債主更加討厭呢！」

祁占美又是一怔：「爸爸，你的意思是說，現在已經有人在跟着你麼？」

祁德福把眼睛睜得大大的：「難道你自己還不明白嗎？怎麼還來反問我呢？」

祁占美道：「爸爸，我只是有這計劃，事實上還未找到可靠的人選作你的保鏢呀。」

祁德福的表情由惱怒而變爲驚慌，他疑惑地說：「你的意思是：還未派人保護我，只是準備這樣做而已，是不？」

「是的。爸爸。」

「那麼……」祁德福的視綫竟然移至窗口那邊，一直瞭望到對面一幢大厦的天台，喃喃地說：「那麼，對面天台出現的人又是誰？」

祁占美的反應非常迅速，他不待祁德福說完那句話，已將視綫移到對面天台去，果然有個人影在閃動，那人顯然也看見有人已經注意到他，轉身就走！

祁占美一言不發，快得像閃電一樣，匆匆離開他父親的辦公室，直衝到電梯門口。辦公大厦所採用的電梯一般來說都是最快的，但在占美的感覺中依然覺得太慢了！

祁德福看見兒子的行動，不問可知，他是企圖截捕那名可疑人物。他担心兒子的安全，於是也急忙從後面追了上去！

祁占美落到樓下，急急橫過馬路，撲到電梯門口，乘電梯直登天台！

但是，天台上面鬼影也不見一個！

祁占美心有不甘，急急搜索一些可以隱蔽的地方，仍然看不見有人。

那人可能走了。祁占美後悔不該太過張揚，以至打草驚蛇！

他走到天台欄桿邊緣，倚着水坭矮牆瞭望過去，發覺他站立的位置——也就是剛才那可疑人物所站立的位置，正好對正他父親的辦公室，由於相隔的一條街道並不太闊，所以由這裏可以看見辦公室內的人的一舉一動。

祁占美肯定剛才出現的神秘人物對他父親不利，因此他非常担心父親的安全，偏偏這時候，他父親又不在對面的辦公室裏。

祁占美並不知道他父親也自後趕來。他在天台上逗留片刻之後，便乘電梯落樓去。

豈料電梯降到樓下，許多人正在圍攏着另一部電梯的門口，不知在那裏圍觀着一些什麼，但看情形顯然有些意外事件發生了，否則，這是繁忙的市中心區，那裏有人有閒心留下來看一些無聊的事？

祁占美本來不想再逗留在這大厦之內，因爲他估計那個可疑人物早已逃之夭夭！但是，由於圍觀的人議論紛紛，他非常驚奇，於是擠了進去，看看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豈料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登時嚇暈了，祁占美甚至不敢相信他自己的眼睛，但是出現在電梯裏面的正是他父的親祁德福！

他在驚叫中闖了進去，但是很快就給二名身裁高大的人攔住。

那二名大漢是大厦管理員，其中一個問道：「你是什麼人？」

祁占美叫着說：「我是他兒子，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管理員說：「他死了！被人謀殺。」

「什麼？死了？」祁占美是眞的不敢相信，不久之前他才跟他父親在一起的。他痴呆地喃喃自語：「這……這是怎麼一回事？」

說完，他又要衝進去！

但是，無論如何，他的氣力也敵不過那二名大厦管理員。

其中一個勸諫着說：「先生，請你冷靜着聽我說吧，電梯裏那人的確死了，在警探未到達之前，我們是不能讓任何人動他的，這是我們的責任啊！」

祁德福是眞的冷靜下來了，而且冷得像僵了一般，木無表情地獃在那裏。任由二名大厦管理員將他的兩條手臂捉住！

人叢中有人排衆而上，警察終於到來了！

大厦管理員把事情經過向警官報告，警員把圍觀熱鬧的人羣驅散！

警探也來了！那是探長的助手辛尼以及數名探員。

辛尼聽了管理員的報告之後，知道祁德福是在電梯由上而下，直達地下將電梯門打開時，被候電梯的人羣發現的。

當時正在電梯口等候的人約有十個，其中有些女性，她們都忍不住下意識地驚叫起來，這才驚動了大厦管理員。

當管理員聞訊趕到時，發覺祁德福已經死了。

大厦管理員把祁占美的身份告訴警方，辛尼在檢查過屍體，初步証明祁德福確已死去時，回頭才問占美：「他是令尊翁嗎？」

其實占美的身份已由管理員介紹過了，但辛尼在手續上還是要這樣問的。不過占美並沒有回答他，因爲他只感覺到眼前一片昏黑，耳鼓則在「嗡嗡」地作响！他根本聽不到其他聲音！

「是的，他就是占美先生的令尊翁！」答話的竟然是個女子。

衆人的視綫集中過來，發覺那是一位艷如桃李的女郎，但最令辛尼感到無限驚奇的，則是她的身旁竟然出現二名熟悉的男士伴着她，其中一個是辛尼的好朋友阿生，另一個是從警界退休的江强，也可以說是辛尼的老前輩。

「你是什麼人？」辛尼照例要問的。

「祁老先生的女秘書何艷艷。剛才這兩位先生到訪，老闆剛出去了，我於是照實告訴他們。我們一齊落街想不到……」

阿生補充說：「是我不好，祁占美先生要求我保護他的父親，我介紹江强給他，但江强拒絕了。這件事我知得太遲，急忙帶着江强去找祁氏父子，但何秘書說他

們父子剛才匆匆忙忙地衝落樓下，我感到事情不妙，於是我們三個人一齊落街，想不到有人說這兒有個中年人在電梯中被殺，我們儘管來看看，根本不會想到他眞的是祁德福先生。」

「好了！」辛尼嘆聲說：「又是一宗不相信警方的悲劇，事到如今，你們當然須要跟我回去落案！」

阿生瞪他一眼：「別打官腔了，先讓我知道祁德福先生是怎樣遇害，因爲這是一宗謀殺案。如果你要口供，我隨時可以給你，難道你還怕我逃走嗎？」

阿生說着，走進電梯裏去。

警方的醫官對阿生說：「他是死於利刀之下，兇刀還留在背部。」

醫官當然認識阿生這位特警隊長。

阿生看見祁德福倚着電梯一角，半坐着，頭部垂下來。要不是他那雙眼睛睜得那麼難看，誰也不敢斷定他已死去，甚至以爲他只是喝醉了酒，倒在電梯之內！

阿生和辛尼都想找個目擊証人問問，就是剛才在這裏等電梯的男女，無奈此際他們都已離去。唯一可以問的只是那二名大厦管理員而已！

管理員剛才實際上已問過在場等候電梯的人，他們說，電梯門打開之後，除了那可怖屍體之外，並未見到其他人！

大厦電梯的速度頗快，爲什麼兇手如此大胆，竟敢在此下手？萬一中途有人闖入來，豈不是很危險嗎？而且兇手得手之後必須在電梯落至地下之前，也就是要在二樓以上那一段時間離開電梯，否則電梯到了地下，他便很難逃脫，因爲一般辦公大厦在正常的情況底下，都是地下乘客最多的。

警方人員到達現場之後，實際上已將這幢大厦的出入口加以封鎖，搜索可疑人物的工作亦已在進行中。但是，根據報告，各層並無任何可疑人物發現，由於這是辦公大厦，商行林立，警方不能作長時間的封鎖，因此在搜索工作完結之後，一切又得恢復正常。

唯一不正常的，相信就是祁占美了！

他簡直像活在噩夢中一樣，呆了半晌！甚至阿生在他耳畔道歉時說了一些什麼，他也完全聽不見！

祁德福的屍體被運走，祁太太亦已獲得通知。

阿生和江强在內心責備自己，正是「我不殺伯仁，伯仁爲我而死」，他們的內疚自是難免的。不過眞正責任當然不是他們！

阿生屬於國際特警，他自然不能接受私人的委託，但他却想不到江强拒絕了祁占美的聘請，其實江强私家偵探社的業務範圍並不包括替人做保鏢，只是阿生以爲江强會有興趣而已。

江强事前得不到阿生的通知，結果把祁占美打發走，事後阿生才跟他通電話連絡，但那時占美已經走了。

一切已成定局，但阿生絕對不相信這是一宗刼殺案，雖然這是當地流行一時的案件。但是，祁德福身上的財物，全無損失！

阿生和江强爲了內心的抱歉，他們都自願加入偵查行列，因此，警方即使不請他們前往作供，他們也自動前往索閱一切有關資料。

祁德福被殺的案件發生在繁忙的鬧市中心，似乎沒有人注意到，因爲這個都市的人們實在太忙了，來匆匆去也匆匆的，人們只知道又有人被殺，却不管死者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

如果某一個地方極少兇殺案發生，即使死者是個乞丐，也會引起人們的注意，但是這個地方的兇殺，刼殺多到不可勝數，市民自然感到痲木了。甚至看報紙也只瞥了標題一眼，懶得被那些血腥影响了胃口。

就是因爲這樣，市民對祁德福之死漠不關心，但是在商場上，以及祁氏的親友中，却引起了哄動，因爲祁占美，阿生以及江强等人的口供，警方傳訊了不少祁德福生前的債務人。他們都是與祁德福有金錢上往來的，警方認爲其中必有兇手在！

阿生從警方手上要了一份名單，這份名單是根據祁太太和祁占美等人所提供的。此外還有祁氏的秘書何艷艷以及祁德福商行的職員們，也在警方傳訊之列。

警方和阿生他們都希望祁占美能說出「天台怪客」的身裁與樣貌等，無奈隔着一條街道那麼遠的距離，加上一切來得如此匆忙，祁占美實在也看不清楚。他當時只希望及時抓住在對面天台出現的怪客，却無法顧及其他。

憑祁太太的提供，警探終於把一些曾用電話恐嚇祁德福的人找到。

但是，他們都否認恐嚇要殺死祁德福，而且他們的解釋也非常有理由，他們都是祁德福的債主，現在祁德福死了，相信要收回借出的金錢就更痲煩。因爲許多借債都是用祁德福私人名義的，而並非商業上的往來賬項。

儘管如此，警方對這些人還是非常重視，對他們盤問再三之外，還要他們保証隨傳隨到。

祁太太哭得死去活來。祁占美這時倒冷靜下來，反而變得剛强了，他不會忘記父親的遺訓，他在父親不幸逝世後，便要負起一切家庭上的責任。因爲這個家除了他和母親之外，還有三個弟弟兩個妹妹。這責任不可謂不重大！

祁家門外擠滿了要求採訪的記者，以及慰問的親友們。但是警探都替祁太太擋駕。除了阿生和江强之外，祁家裏面就只有偵探們！

阿生和江强所以留在裏面、是爲了要了解整個事件的過程。他們發誓要把兇手擒獲，以贖回良心上的負罪！

阿生是國際特警，警方自然不會阻止他的訪問，江强是舊日警界中人，現在則是合法地位的私家偵探，自然也有權留下來，只要祁太太不反對就是。

祁太太在情緒稍爲安定之後，將她接聽過的電話告訴了阿生和江强二人，他們一邊傾耳細聽，一邊做了詳細記錄。

祁占美傷心之餘，正在埋首沉思，在父親的賬目中有沒有可能找到一些綫索？他把這點向阿生提供，其實警方的偵探人員已着手從祁德福商行的一切文件中找尋破案資料。

阿生安慰祁氏母子一番，便與江强離



阿生和辛尼、江强檢視祁德福屍體

開了祁家。

回到汽車裏，阿生問江强：「你要到什麼地方去？我可以先送你一程！」

江强說：「去找你的師父。」

「找師父？」阿生怔了一怔：「找師父幹什麼？」

江强道：「職業兇手是黑道中人，呂先生是老江湖，今次非請他親自出馬不可了。」

「你怎麼知道是職業兇手做的？」

「這種情形一看就知道了，有人不滿祁德福拖延欠債，首先出言恫嚇，但祁先生無動於中，對方於是找職業兇手把他殺了。」江强又說：「本來那職業兇手先來觀看形勢，估計一下如何着手進行刺殺計劃，但是無意中給祁德福見到，告訴他的兒子占美。占美畢竟經驗不足，太過衝動，把事情弄糟了，如果當時他若無其事地，悄悄設法包圍，或者報警，可能已將兇手擒獲。但現在反而害得他父親提前闖進了鬼門關！」

阿生道：「照占美對我說，他當時是迫不得已而急於採取行動的。因爲當時那人在對面天台發現父子二人集中視綫窺望他時，他反身便行。占美希望及時捉住他，所以才匆匆撲過去，豈料他父親担心他生意外，也隨後衝過對面大厦。看情形顯然是兇手剛好乘那電梯準備逃走，二人在電梯無意間相遇，兇手便乘機施毒手。」

阿生想想又問道：「你以爲我師父會認識一些職業兇手嗎？」

江强道：「卽使不是直接認識，亦可以指點一下我們向何處進行偵查，我知道他跟許多黑道中人熟悉。」

阿生於是開車直駛返「愛廬」。

阿生相信呂偉良這時候會留在家中。這些日子以來，除非迫不得已，否則他很少到外面走動。今天出門時，林愛莉就告訴過他，他們不會出外的。

返抵愛廬，阿生把車子停下來，開了大門，「多利」在吠聲中跳撲出來！

車子開至車房門口，阿生不禁呆住！通常車房裏最少應該有一輛車子留下，但現在一輛也沒有。

原來呂偉良除了他那輛特製汽車之外，林愛莉有着一輛跑車，阿生自己也有一輛汽車。三個人有三輛汽車，此外阿生還有一輛電單車。

如果呂偉良與林愛莉同時外出，他們多數駕駛呂偉良的汽車，假如林愛莉獨自離家外出，多數駕駛她自己的跑車。也就是說，在極少可能的情形底下，才會二輛車子一齊開走！

江强也看出阿生的怪異表情，問道：「發生了什麼事嗎？」

阿生一邊推開車門，一邊對江强說：「你到屋後去看看，我進屋裏去！」

江强無須阿生多說，他也明白阿生的意思，於是二人迅速展開行動。

阿生衝進屋子裏，裏面空空如也！登上二樓，臥室中也沒有人！

阿生開始有些吃驚！因爲客廳中有些凌亂，顯然有人搗亂過，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阿生由後面通往後院的門走出去，問江强道：「海灘上面有人嗎？」

江强把手一攤，聳聳肩說：「沒有，鬼影也不見一個。」

「奇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阿生喃喃自語中走回屋內！

江强也跟了入來，看見客廳中的凌亂情形，也覺得事有蹊蹺！

他說：「你師父的汽車上面，不是裝設了一具無綫電話嗎？」

「是的！」阿生給江强提醒了，爲什麼他不懂得打個電話到呂偉良的車子裏去呢？

也許是事情來得太過突然之故，以致令到阿生有點心煩意亂。正是「當局者迷」，儘管他是個十分精明的人，但是呂偉良是他的恩師，他把呂偉良視作父兄一樣，萬一呂偉良有了什麼意外，這打擊不是容易接受的。

阿生撥了一個電話到呂偉良的車子裏去，但是，好久也沒有人接聽！阿生更加着慌起來！

阿生放下聽筒之後，匆匆回到汽車裏去！「多利」一直在跟隨着他狂吠，好像要告訴他一些什麼似的，這情形過去是罕見的。每次阿生由外面回來，「多利」只是擺尾低哼！

江强也坐上汽車裏來，問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說：「我也不知道！但看情形一定有事發生，否則不會這樣的！」

阿生說着已開動車子，「多利」在外面狂吠，阿生停車對牠說：「多利，小心看守着這裏，不要讓任何陌生人入來！我就快回來了！」

「多利」這才竄至門旁，瞪住阿生把汽車開出「愛廬」！

江强問道：「你要到那裏去？」

阿生說道：「路口有一間小商店，我們跟他相熟，我想問他有些什麼事發生。如果我師父和愛莉姐的汽車入城，一定要經過那裏的，也許他們在店裏會見到一些什麼事情亦未可料。」

話猶未完，阿生已將汽車停在一間路邊小店門前的馬路旁邊！這是附近一帶公路唯一的一間小商店。

阿生剛下了車，店內就走出一個老年人向他招呼！

阿生問道：「陳伯，有沒有看見我師父的車子經過這裏？」

「有的，呂先生的車子在午間入城的。」那年約六十的老漢說。

「林小姐在內嗎？」阿生又問。

陳伯道：「好像沒有。」

「你有沒有見到林小姐開跑車經過這裏？」

陳伯想了想，搖搖頭：「我見不到，可能我剛好不在，又或者她開得太快，總之我見不到。」

「謝謝你，陳伯。」阿生說完又返回車上。

就在阿生彎腰進入車廂的刹那間，公路那邊突然有架紅色跑車飛快地迎面而來！在阿生的汽車旁邊一掠而過！

阿生因爲剛好彎腰進入車廂，而車內的江强也集中注意力在阿生的身上，所以剛才根本沒有留心到公路上的情形。

但是，當跑車的吼聲在耳畔響起時，他們就不約而同地讓視綫追蹤着聲音的來源。

在江强的眼中也許還有些陌生，但阿生却不會不認得那是林愛莉的跑車。

阿生立刻把車子掉頭，追了過去。

林愛莉的跑車就停在「愛廬」門前。

阿生記得他剛才離開時，並沒有把大門關上，但這時大門却呈半掩狀態，因此林愛莉的車子不能直接開進去！

林愛莉不知道阿生啣尾追來，正怒沖沖地跳下車走過去將大門推開，準備把車子開進去！

阿生從後面叫住她：「愛莉姐，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林愛莉回頭只瞥了他一眼，却沒有理睬他，跳上跑車，將車子開進去，大門顯然是「多利」將它掩上一半的，因爲呂偉良並未回來。

阿生隨後將車子開進去，同時對江强說：「原來是季候風吹襲。」

「什麼季候風？」江强有些莫名其妙的。

「天有不測之風雲，難道你不知道女人的脾氣最難測麼？」阿生苦笑之中停了車。

這時候，林愛莉已經跳出跑車，進入屋子裏去，阿生和江强也離開車子，併肩走進屋內。阿生一邊走一邊對江强說：「如果我估計不錯，我師父可能又跟愛莉姐吵架。」

他們進了屋內，林愛莉已登上二樓。阿生叫江强在客廳裏等他，然後獨自上樓去。

阿生看見林愛莉正在她的臥室執拾衣物，急忙走進去問道：「愛莉姐，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不知道！去問你的好師父吧！」林愛莉非常生氣地說。

阿生知道她的脾氣，每次她跟呂偉良發生口角就鬧着要遷出「愛廬」。現在她執拾行李，大概又是嚷着要走了！

阿生道：「你們到底爲了什麼事吵架呀？」

出乎阿生意料之外，林愛莉竟然答道：「誰跟他吵架？」

阿生一怔：「你們沒有吵架，爲什麼你會這麼生氣呢？」

林愛莉斜睨阿生一眼，雙臂交加在胸前，鼓着腮兒「哼」了一聲：「想不到你那個好師父不但武功好，調情手段更好，他竟然在外面有了女人，還以爲我不知道呢。」

阿生半信半疑地問：「你怎麼知道他在外面有女人？」

「我當然知道，但他却以爲我不知道。」林愛莉道：「我無意中偷聽到有個女人打電話約他出去，這女人嬌聲嚦嚦，一聽她的聲音就知道她不是一個正經女人。後來我跟踪他，果然是一個非常妖冶的女人。」

阿生知道林愛莉非常愛他師父，雖則他們還未結婚，但却是人盡皆知的愛侶。不過，阿生也了解他師父呂偉良的爲人，他決不是個愛情不專一的男子，也許此中又有了誤會。

阿生以爲他們曾經發生爭執！但聽林愛莉剛才這麼說，她只是偸聽了呂偉良那個電話之後，便暗裏跟踪他。他們之間根本沒有吵鬧過！那麼，客廳中何故一片凌亂？阿生以此問林愛莉。

林愛莉道：「我心裏生氣，無處發洩，只有這個方法！後來我越想越氣不過，才開車進入市區去，想不到他果然跟一個女人在一家餐室幽會！嘿！」

阿生忍不住笑道：「爲什麼你不當面質問他？」

「我才不會那樣無聊，嘿！你以爲我就是那樣沒有修養的人嗎？」林愛莉又說：「那女人對他情深欵欵的，一看就知道他們過去有一份深厚的感情，何況在電話中他們還打情罵俏，這件事當然不可能是出於誤會了！」

阿生心裏想，覺得也有道理，難道師父眞的有個舊情人麼？

他忍不住問林愛莉：「那個電話怎樣說？」

林愛莉做着怪異的表情說：「那女人一手拿起電話就認得是他，還嗲聲嗲氣地問：『你還識得我麼？……嗯！猜猜吧！』你想，這情形會不會是一般朋友的對白？當時我也無心竊聽他的電話，只是我剛剛睡醒，想按內綫找他談幾句，想不到就此無意之間聽出了秘密來！嘿！我眞想不到，你師父是個兩面人，他表面看來一派正經的，原來古靈精怪得很！還好我沒有跟他結婚，否則那才不堪設想呢！」

阿生道：「告訴我，他們在什麼地方相會吧，讓我找他談談。我看這件事誤會的成份較大，因爲據我所知，師父並沒有什麼舊情人。」

「你是他的寶貝徒弟，當然帮着他！」林愛莉說，「不管怎樣，我也要離開這裏。」

「你到那兒去？」

「你別管我。」

「我的師父在什麼地方？」

林愛莉道：「在獅子餐廳。」

「就是十字大道那間嗎？」

「是的。」

阿生道：「你帶我去好不好？」

「我爲什麼要帶你去？」林愛莉道：「我才不會讓自己那麼尷尬。」

阿生道：「你可以帮帮我一個忙嗎？愛莉姐。」

「什麼事？」林愛莉的衝動情緒較爲平服下來了。

阿生順水推舟地說：「跟我到樓下去，江强在下面等着我呢！」

「江强？」林愛莉怔了一怔：「就是那個私家偵探麼？」

「是的，今天發生了一件令我非常難堪的事，有人被人謀殺，但事前我們都知道這件事。」阿生知林愛莉的個性好奇而又好打不平，因此進行心理戰術，故佈疑陣地先說了幾句。

林愛莉果然有了反應，她睜大雙眼問：「怎麼，你們明知有事發生，爲什麼不去制止？」

「這件事一言難盡，先下去招呼人客再說。」阿生看見初步計劃成功，乘機把林愛莉拉到樓下去，目的是要分散她的思想，叫她別再想着那些令她生氣的事。

林愛莉落到樓下，自然要以主人的身份去招待江强，江强也根據阿生的眼色，把話題拉到祁德福那宗謀殺案上面去！

阿生看見林愛莉聽江强講述這宗謀殺案的過程聽得津津有味的，便乘機叫江强留下來等等他，讓他到市區去找師父呂偉良。

江强是呂偉良的好朋友，自然希望他們能和好如初，所以一切都聽從了阿生的擺佈。

阿生駕車開出市區，直駛十字大道。他一直希望呂偉良和那個女人沒有離開獅子餐室，否則只怕他無法向林愛莉交代。

停好車之後，阿生闖進獅子餐室，果然看見呂偉良正與一個女人坐在一個卡座裏，他們似乎談得十分投機，呂偉良也沒有留意到阿生來了。

林愛莉沒有說錯，那個女人眞的是很妖媚，但呂偉良的態度却非常正經。他們面對面地坐着，說話的只是那個女人，呂偉良似乎只在傾聽着！

他們到底在談什麼？

阿生畢竟是個鬼靈精，對付這種場面自然有他的一套，他故意從通道上走過，佯作無意中發現他師父呂偉良在座，於是叫了一聲便過去跟他打招呼！

「師父，怎麼這樣巧，我正想找你呢！想不到你竟然在這裏喝茶！」阿生打着哈哈走過去！

那女子停止說話，瞪住阿生，顯然有些責怪他截斷了他們的話題。

但是，呂偉良聽說阿生要找他，却問道：「什麼事要找我？」

阿生吶吶地說：「師父，這件事很重要，你可以單獨跟我談談嗎？」

呂偉良知道阿生已經是個有着許多責任在身的特警隊長，既然他說有事要找自己，相信不是鬧着玩的。於是一聲「對不起」，便推座而起！

阿生低語呂偉良道：「愛莉姐在家裏大發脾氣，那女人到底是誰？」

呂偉良道：「她是一位舞小姐。」阿生心裏想：果然是個不正經的女人。他又問：「你怎會認識她？」

呂偉良自小把阿生撫養成人，自然知道這時候阿生心裏想些什麼，他說：「阿生，別大驚小怪，舞小姐也不過是人，她們不過爲了環境而選擇一種較易賺錢的職業罷了，並沒有什麼不對的。你找我到底爲了什麼事？」

阿生道：「有位富商被人謀殺，我和江强牽涉其中，想找你談。」

「你怎麼會牽涉其中？」

阿生把祁占美找他的前後經過說了一遍。又說道：「這件事可能是職業兇手所做的。」

呂偉良對阿生說：「你過來，我介紹這位小姐給你認識！」

阿生與呂偉良回到卡位，那女人對阿生點頭招呼，呂偉良說：「這是我徒兒阿生，這位小姐叫伊蓮娜，目前她的生命正受到威脅，因爲她曾將一名職業兇手的身份揭破！」

「職業兇手？」阿生這才明白爲什麼呂偉良要介紹他們認識。

呂偉良又說：「一名叫雷彪的職業兇手已經在逃，但他隨時有可能回來的，伊小姐非常担心。」

伊蓮娜說：「是的，警方雖然百般安慰，我仍然越想越不對勁，終於想起呂俠士來，決定找他商量商量。」

呂偉良道：「我本來想請她到我們家中談談，但她未到過愛廬，而且不敢單獨走出郊外。其實雷彪已經躲起來了，他大概不致大胆到跑出來尋仇吧！」

伊蓮娜說：「我一直不知道雷彪是個危險人物，直至到他那天不在家，我無意中發現另一間房內的秘密，才斷定他具有高度危險性，如果我再不逃避，可能會被他殺死！」

阿生道：「警方人手有限，如果對每一個報案的人加以保護，他們辦不到。」

伊蓮娜道：「所以目前我仍然不敢返家去，在一些朋友家中東住幾天，西住幾晚，但我實在希望警方早把雷彪找到，解除我心理上的威脅，偏偏警方又不爭氣，左思右想，還是找呂偉良俠士出來談談。過去他專與壞人過不去，警方辦不到的事，都給他解决了，希望這一次他有辦法找到雷彪。」

呂偉良苦笑道：「你太誇獎我了，其實我本人已經退出江湖，我的徒兒和我女朋友林愛莉也許能帮你。目前有一件命案已經發生，極可能與雷彪有關係，你可以跟我返家一次嗎？」

阿生乘機說道：「是的，我們家中除了林小姐之外，還有一位大偵探，他們對這件事都極之有興趣。」

伊蓮娜道：「有你們在一起，我什麼地方都敢去！」

於是三個人離開那間餐室。

豈料出到街上，伊蓮娜突然面色大變，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已經發覺情形不對，朝着伊蓮娜視綫所及的方向望去，只見一個高大的男子正轉身沿行人道走向東面。那男子剛才顯然曾一度瞪住她呢！

阿生的反應非常敏感，他幾乎不等伊蓮娜說完，已經拔足飛奔，直追了過去！同時揚聲呼喚道：「站住！前面那人站住，不要走！」

但是，阿生不叫猶自可，一叫之下，那人頭也不回反而加速脚步，橫過馬路！

阿生知道伊蓮娜沒有看錯人，她剛才見到的可能眞的是職業兇手雷彪，於是一步也不放鬆，也跟住橫越十字大道！

無奈這是通衢大道之一，街上車多人擠，汽車源源不絕而過，阿生在人車爭路的情況下，左穿右插而過到對面馬路時，發覺雷彪已經跑進人叢中！

阿生發覺那是一家百貨公司門前，人潮擠擁不堪，雷彪轉眼已消失在那裏！

阿生無可奈何，回到呂偉良身旁，他們已登上路旁的汽車。呂偉良不敢加入追踪行列，無非爲了伊蓮娜。

阿生彎着腰，由車窗探首問伊蓮娜：「你認得他就是雷彪嗎？」

「是的，我不會看錯。」伊蓮娜面色非常難看，她顯然驚恐過度。「剛才我發覺他時，他的手探入口袋裏，目光充滿了憎恨！我想如果不是呂俠士掩護着我，他可能已經開槍！」

阿生對呂偉良說：「我們先返愛廬，其他事情慢慢再談吧！」

呂偉良於是開車儎着伊蓮娜先行，阿生開着他自己的車子尾隨其後！

伊蓮娜雖然坐在呂偉良的汽車內，仍然瞻前顧後，她好像仍然担心雷彪會由車外開槍射殺她似的。

三人返抵愛廬時，林愛莉和江强正談得投機。呂偉良把伊蓮娜介紹給他們認識，林愛莉的火氣已過，當她知道這女子的生命受到威脅時，不但不再嫉妒，反而同情她！

林愛莉就是這麼樣的一個女子，她衝動起來，幾乎像火山爆發一樣，但當她冷靜下來時，又是另外一個人。其實在呂偉良的眼中，她和阿生一樣，都還是個大孩子。

林愛莉剛才從江强的口中已經知道祁德福被殺的事，現在聽到伊蓮娜又備受職業兇手的威脅，她難免把兩件事連想在一起。

但是江强說道：「我在警探部查過了，警方在刺殺祁德福的兇刀上找出的指紋，根本是個未犯過罪的人的指紋。但雷彪是有案底的，警方正對他發出通緝令，相信這件事不是他做的。」

林愛莉問道：「雷彪平時與那些人來往，你可知道嗎？伊蓮娜小姐。」

伊蓮娜道：「我只知道他常常到九十九號酒吧去喝酒，我也是在那兒結識他的。他似乎很孤獨，沒有什麼朋友。我向警方作供之後，警探曾到酒吧查過，據說他已經沒有到那兒喝酒有好幾天了。」

「如果你不嫌棄，不妨留在這裏住下去，直至到雷彪落網爲止。」林愛莉忽然作出驚人的建議。

伊蓮娜求之不得地說：「那眞好極了，就是怕打擾各位。」

「不！我們這裏只住三個人，多你一個相信他們師徒二人也不反對。」林愛莉瞥了呂偉良和阿生一眼，又對伊蓮娜示意道：「我帶你去看看二樓的客房，相信這裏比較任何地方更安全。」

兩個女人登上二樓去了！

三個男人留在樓下的客廳中相顧失笑！他們好像在說：「女人眞的是不可思議的東西！」雖然他們沒有說出口。

農場命案　誤會重重

繆雄由小鎭返到家中，發覺不見了雷彪，於是問他母親繆老太。

繆老太說：「他沒有告訴我到那裏去，但我發覺他很不開心似的。阿雄，別怪我多咀，以前我不知道阿彪在外面是個壞蛋，倒還不成問題，現在既然警方也在通緝他，你怎麼可以再收留這種人在我們家中？」

繆雄說：「媽，他就要走了。我不是對你說過嗎？他遲早要離開這裏的！」

「但是，最怕讓警方知道了，我們就會被牽連。」繆老太担心地說。

繆雄道：「警方不會再查到這種僻靜的地方來的，放心吧！」

「其實你對他已經情至義盡，爲什麼還要維護他？」

「媽，你忘記了嗎？過去他帮過我們不少的忙，農作物失收，我們的生活就全靠他維持，舊債還未清還，這次他又替我們結清了飼料的賒賬。何況，過去我們又是自小玩大的朋友，我們怎麼可以不維護他？」

「如果他是個正正當當的青年，你這樣做當然是應該的，但是他現在是個罪犯啊！」

繆雄說：「媽，不要再說了，如果讓阿彪聽到有什麼好呢？」

繆老太嘆氣搖頭，老人家總難免担心受到牽累，儘管繆雄百般解釋和安慰。尤其是最近雷彪老是悄悄外出，萬一給警探的綫人發覺他住在這裏，叫人不担心才是假的。因此繆老太愁眉不展。

繆雄正由屋裏出來，立即發覺雷彪呆站在那裏，這令到繆雄吃了一驚！

「剛由市區回來麼？」繆雄尷尬地問道。

雷彪答道：「是的，你想出去嗎？」

「不！我剛由鎭上回來就不見了你，眞的有些担心。」

「担心什麼？我做事向來小心。」

「但報紙登過你的照片。」

雷彪苦笑道：「那是數年前的舊照片，與我現在這樣兒差得遠了。」

「不過，我以爲你還是小心點好！」

「你放心，我也快離開這裏了。」

繆雄知道他剛才已聽到他們母子二人的談話，忙說道：「阿彪，你不要以爲我嫌棄你……」

「不！形勢迫成我非走不可的，今天他們不找到來，明天也會找到來。」雷彪說，「我們是好朋友，我不想害你！」

「正如你所說，我們是好朋友，有福同享，有禍同當，何必說這些話兒？再說，最近那件事，我做得一點也不乾淨！」

「算了，你第一次做，有時難免出錯的。」

繆雄說：「我實在迫不得已，如果再不把握機會下手，只怕以後也難有機會下手！」

「除了留下指紋之外，你實在已經做得不錯了。」雷彪又說：「你不給他們抓住，已經非常之够運！」

「市區裏有些什麼消息？」

「警方傳訊那些債權人。你雖然留下了指紋，但你沒有案底，相信他們要查出你，却不容易。」

繆雄說道：「我要下田去了，以後沒有事，你最好少些出去爲妙！」

雷彪說道：「放心吧！我比你更加緊張呢！」

繆雄下田去了。

雷彪返到屋內，繆老太沒有理睬他，這情形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他垂頭喪氣地回到房間裏去，躺在木板床上，瞪住佈滿蜘蛛網的瓦屋頂，窗外吹來陣陣牛糞的難聞氣味，心裏面思潮起伏！

雷彪做事向來小心，想不到這次會栽在一個女人的手裏，心裏實在不甘！要不是伊蓮娜，他又何必逃走？要不是逃走，他又怎麼會受傷？要不是他受了傷，又何必要找繆雄代他去殺人？

現在他的傷勢好了許多，但是他能否離開本市却成疑問。因爲幹偷渡的人說近來風聲甚緊，他們的偷運人口工作幾乎停頓！

如果不能離開本市，試問他又能躭在這裏多久？卽使警探不找到這裏來，繆老太的面孔也不好看！

老太婆雖然不識字，但雷彪也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看情形她起碼已知道自己是個被警方找尋的人，問題是她會不會在最後將自己出賣！

雷彪初來時繆老太對他充滿了慈愛和關心，但不久竟然來了一個極大的轉變，這是爲了什麼？卽使雷彪更愚蠢，也可以想像得到。

雷彪默默地想：萬一不能離開本市，他今後又怎麼樣？他當然不能在此久留，他必須返回市區去，雖然那樣會非常危險，但也沒有辦法！

想到自己的前途問題，雷彪就更加坐立不安，甚至又想回到市區去想辦法，這樣總比躺在這簡陋的農莊裏好些。

因此到了第二天，雷彪一覺醒來，洗漱完畢便到公路去搭公共汽車入市區！

這時候，繆雄母子都下田去了，他們每天都是這樣，一早就下田工作，只留下雷彪獨個兒在屋子裏睡覺。

雷彪的行動看來十分大胆，但他有他自己的想法：這兒的人都是非常忙碌的，他們一向習慣了「各家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何況報紙刋出的照片，與他現在這樣子實在相差太遠。除非相熟到像繆雄母子一樣，否則甚難憑相認人！

雷彪現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遇上那些有經驗的警探們。至於一般市民，他是無須顧忌的！

就在雷彪離開那農莊之後不久，繆老太由田野間返回家中，只留下她兒子繆雄獨個兒在田裏工作。這幾乎也是每天例行的，繆老太每天總是先行返家，她須要爲兒子準備午膳。今天當然也不會例外！

繆老太剛踏脚入門口，就聽到了一些聲音。當時她以爲雷彪在他的睡房中找尋一些什麼，但再細心想想，不對！雷彪的房是在入門左邊的，但那些聲响來自右邊的睡房中。

雷彪爲什麼要跑到自己的臥室裏去？

——當時繆老太就這樣想。

她正想悄悄進去窺望，突然一個青年人由她臥室中走出來，與她打了一個照面，她不由自主地驚叫起來！

那青年人担心她的叫聲會驚動隣近的人，立卽制止她！

但是，老人家受了驚之後就像孩子一樣，情緒上失去了控制，越驚越叫，回頭就想退出屋外！那青年人在極度慌張中勒着她的頸項！

繆老太極力掙扎，但是，她的氣力無論如何也敵不過那青年人！終於她在青年人那兩隻强有力的手中被扼殺！

青年人在極度驚惶失措中逃去！

等到繆雄由田裏回來的時候，才發覺他母親繆老太被人活活扼殺！

他在莫名的驚慌中找尋雷彪，但是，雷彪並不在這屋子裏。

繆雄想到昨天雷彪偸聽到他們母子說

話時的表情，再想到他是個兇殘成性的職業兇手，自然想到他可能老羞成怒，也許繆老太會與他發生口角，也許繆老太要脅他離開這裏別連累自己的兒子。總之，繆雄認爲殺死他母親的，就是雷彪！

屋子裏許多地方均被翻搜過了，繆雄客串殺人所得來的代價——那萬多元也不知所踪！

「狗養的！我早該想到他不是個好東西！」繆雄咬牙切齒地高聲尖叫起來！

他含淚瞪住母親的屍體，現在該怎辦呢？報警嗎？無奈他自己也是個殺人兇手！母親是被人扼殺的，警方難免會查根問底，那豈不是送羊入虎口？

如果不報警，豈不是等於便宜了雷彪那畜牲？——繆雄左思右想，實在難於取決！

這時候，外面突然傳來一陣汽車馬達聲，繆雄這一驚非同小可！

他探首望向窗外，來者竟然是小鎭上江氏商店的老闆江平。

糟糕！他怎麼會親自送家畜的飼料來？如果讓他看見繆老太的屍體，那時想不報警也不可以了，在他還未能決定是否報警之前，必須掩飾一下。於是他急忙將他母親的屍體拉入房間裏去！

轉眼間，江平一邊呼叫着繆雄母子的名字，一邊走進屋子裏來，過去他很少如此親切的，最近態度之所以改變，可能與繆雄口袋裏的鈔票有關。可惜他還不知道繆雄經此一役之後，又變成窮光蛋一名！

「阿雄，怎麼啦？還沒有吃過午飯麼？」江平笑口盈盈地走進來！

「還沒有，江老闆，你呢？」繆雄强作鎭定地說。

「我們是自己人一樣，怎麼叫起我江老闆來了。唏！你不是說過一兩天要三包養猪的飼料麼？我現在就給你送來了。」

「是的，謝謝你。其實何必你親自送來？讓我自己到鎭上去取，或者叫玉珍送來就是。」

「嘻嘻，你有所不知的，我這番到來，就是爲了玉珍與你之間的事啊！」江平一邊說一邊走向繆老太的臥間那邊：「繆老太呢？」

繆雄若在以前的環境裏，聽到這句話，他一定十分開心。但現在他不但一點不開心，反而非常不安，因爲他担心江平會發覺房間裏他母親的屍體，所以他急忙走過去攔截他！

繆雄吶吶地說：「媽在田裏還沒有回來，請你不要進去！」

江平在這一刹那間，已經看出事情有些不對勁，但他爲人老奸巨滑，故意不動聲息而已。

等到他與繆雄回到他的送貨車上，將飼料搬入一間小屋時，他故意表示氣力不足，讓繆雄自己動手，而他則悄悄竄至窗外窺望屋內情形。

他窺望的窗口自然是繆老太睡的房。豈料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登時把江平嚇呆了！

繆老太雙眼朝天，四肢伸直地躺在地上，老人家顯然已是一命歸西！

但是，江平却不動聲色，若無其事地駕着車子返回小鎭去！

江平連他的姪女兒玉珍也不通知，便急忙致電報警。

江平無法想得明白：爲什麼繆雄要殺死自己的母親？如果不是他殺的，爲什麼剛才又阻止他找繆老太？這分明是作賊心虛！

江平也難以了解繆雄是個怎麼樣的人，過去他不斷欠下江氏商店的賬目，最近却闊綽起來，這突如其來的轉變本來就令江平大感迷惑。

後來江平認爲這個地方的人只要機會一到，很容易變得很有錢，例如中彩票便是其中一個方法。因此，他想到將姪女兒玉珍年紀已經不小，讓她嫁出去也是時候了，這才想到找繆老太談談。

但是，現在這情形自然又要令他的計劃非改變不可。繆老太既然死得不明不白，又豈可置諸不理呢？

可憐的繆雄，就在無從抉擇之際，突然聽到一陣陣驚心動魄的警車聲由公路那邊傳來，當初他還以爲是過路的，想不到那刺耳的警號聲越來越近，登時把繆雄從夢中驚醒！

繆雄想起了，江平在他把飼料搬入那小屋時，可能偸窺了屋中的情形，因此悄悄報警！是的，一定是江平那傢伙！

繆雄在驚惶失措中，由後面逃入樹林中去！

他知道這種情形是無法解釋的，卽使警探相信他的說話，但他前此並未置身於一宗兇刼案之中，不知道落案的程序。萬一其中有一項涉及他的指紋，那麼，他行刺祁德福的秘密就要揭開，那時，他豈不是變成甕中鼈嗎？

因此，當他確定了警車的確開到這裏來的時候，他就非走不可！何況想到雷彪那傢伙把他害成這樣子，他就更加非找他算賬不可，如果自己落入警方手上，豈不等於便宜了他麼？

警車果眞是開到這農場裏來的，報案人江平也來了，但是，繆雄已經失去了踪跡！

繆老太初步證明是被人用雙手扼殺的，根據江平的口供，警方自然相信兇手就是繆雄這「忤逆子」！

警探封鎖現場，大事搜索。他們雖然搜不到繆雄的踪跡，却搜出了一支獵槍和許多子彈。此外還有個意外的發現，就是雷彪的行李衣物中，有着一些證件，這些證件足以證明雷彪曾在這裏躲藏！

然則，殺害繆老太的到底是誰？雷彪呢，還是死者的兒子繆雄？

假如不是繆雄，爲什麼他要畏罪逃走？警探實在想不通！

無論如何，繆老太的命案發生了之後，立刻轟動了隣近一帶村鎭，而最感到震驚的，就是繆雄的愛人江玉珍。

雷彪這時正在市區裏，儘管繆雄誤會是他幹的，但他却如在夢中。

他不急於離開市區返回農場，只是爲了害怕看見繆老太的冷面孔！想不到因此而便宜了他，當他在一家設有電視機的小飯店進晚餐時，竟然從新聞報告中獲悉這件事！

電視新聞不但報導了命案，還要求市民協助警方找尋二名男子，一個是死者兒

子繆雄，另一個就是危險人物雷彪！

雷彪連最後一口飯也嚥不下！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雷彪實在想不通，同時也不知道原來繆雄在誤會他殘暴成性地「以怨報德」！他只以為繆雄所以逃避，無非担心牽連到祁德福的謀殺案裏面去而已！

雷彪匆匆結賬離開了那間小飯店！

他慢慢地在街上踱步，思前想後，簡直就像發夢一樣！

現在這情形，他當然不能返回農場去，但是，他身上只有那數千元，其餘的錢都留在農場裏，相信亦已被警探檢去了！

他走進路邊電話亭，撥了一個電話給伊蓮娜。他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做，也許是一個人走到絕路時的下意識舉動吧！

他以為伊蓮娜不在家，但是對方這一次卻叫他等一等。憑他的經驗，此刻對方是掩住講筒部份的，因此什麼聲音也聽不到。

這一等等了頗長時間，雷彪越想越不對勁，急忙放下聽筒，衝出了電話亭！

就當他離開電話亭走到街口附近時，回頭已看見一輛警車停在電話亭外面，車上的警員紛紛跳下車來，將那一帶包圍！

雷彪急忙閃進一條橫巷裏去，迅速穿過了另一條街道。他慶幸自己够機警，如果走遲半步，那就不堪設想！

現在他明白了，伊蓮娜不但報了警，警方還有人派駐伊蓮娜的香閨中。否則，剛才那個電話為什麼有人叫他等一等？這顯然是為了要拖延一些時間，讓電話局查出電話的來源。

雷彪決定不去找相熟的人，因為警探可能已經在那些人家中「恭候」！

他本來要找酒鬼「老貓」的，他希望查出那個叫「麥加倫」的人的電話。

麥加倫就是委託他殺死「祁德福」的人，他是老貓介紹來的，相信老貓起碼知道從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麥加倫。

但是，現在他不但不敢再去找老貓，甚至連第七街也不敢去！

第七街「九十九號酒吧」是他以前常常去的地方，現在可能有警探在等候他再來光顧。

他走着走着，走到雙足疲倦不堪為止，既無目的地，也不知走到何時停止！

最後，他信步所之，又走進了一間電話亭裏面去！

正如他所選擇的道路一樣，環境當然是十分偏僻的，最好連巡警也不見一個。

雷彪所以又走進電話亭裏去，是希望一個奇蹟會出現，因為他腦子裏有了一個計劃，這計劃的第一步就是要找到一個人，那個人正是麥加倫。當初他想找醉鬼老貓，但現在他只有希望從電話簿裏找到這個人的姓名來。

如果他真的能從電話簿中找到這個人的名字，那真的是一項奇蹟，因為這種殺人的交易既然見不得光，這姓名可能是假的。

雷彪終於在電話簿中找到了「麥加倫」這名字，但同姓同名的人太多了，他未必就是找過自己的麥加倫，終於他又撥了那個電話號碼。

對方是一個男子，而且就是麥加倫。

雷彪非常聰明，他首先從電話中問道：「麥先生，你當然認識祁德福先生，是不？」

「是又怎麼樣？」麥加倫答得很爽快，語氣中可以聽得出他有些生氣。

「那麼，你當然也認得我是誰。」雷彪說。

「我怎麼知道你是誰？」麥加倫不耐煩地說。

「我就是你化了五萬元聘請的職業兇手旱天雷。」雷彪說，「你應該認識我的，可不是嗎？」

「什麼？旱天雷？我從來沒有聽過這名字。」

「不管你有沒有聽過，現在我已經把事情辦妥當了，但是我急於須要離開這裏，因此也急於須要一筆錢，這個時候也只有你可以幫幫我的忙！」

「我簡直不知道你在說什麼，什麼事情什麼錢？去見你的鬼吧！」麥加倫非常生氣地呱呱大叫！

「你別裝蒜了，麥先生，我認得你的，你不幫幫我忙，我只好報警。」

「報警？哼！你以為我會怕警察嗎？我是個正當商人，這幾天以來，我已經給警探麻煩够了，如果你再騷擾我，我會告訴我的律師，我當然知道你是什麼人，你不過是警探的化身，目的想誘我口供而已。我才不會上當！」

麥加倫的語氣充滿了惱怒！雷彪這時心裏才明白，他不過担心中了警探的圈套而已！

雷彪想再說下去，但是麥加倫已經狠狠地把聽筒擱上了！

雷彪算是給對方提醒了，警方萬一在麥家的電話中裝上了竊聽儀器，相信不久之後亦有可能查出電話來源，最後又會趕到這裏來捉人。

於是他匆匆將麥加倫的電話號碼和住址抄下來，離開了電話亭。

雖然麥加倫在電話中拒絕付錢給他，但是他還沒有失望。這是唯一能資助他的人，從當晚第一次會面時所留下的印象，麥加倫並非一個視財如命的人，他可能為了環境所迫而詐傻扮懵而已！

雷彪迅速離開那一帶街道，他担心警方又會根查出打到麥加倫家中去的電話來源。

現在雷彪有如驚弓之鳥，匆匆地溜過一條頗為熱鬧的大街，跑到西區去找一個人，這個人就是幹偷渡的劉老三。

劉老三過去是水上人家，這幾年來自從幹了偷渡生意之後，已自水上遷到陸上來了。他住在一幢舊樓裏，專做連絡的工作。

雷彪不能返回農場，又不想到公寓渡宿，只好躲到劉老三那兒去，要求他收留一晚再作打算。因為憑他的經驗，公寓那些地方常常有警察抄查的。這個時候他實在不能出現在公共場所。

但是，當雷彪走上二樓梯間，立刻就發覺情形有些不大對勁。

劉老三是住在那幢舊樓的二樓，那度門一向關上的，現在卻半掩着！而且屋內還傳出了人聲，情況顯得有些不尋常。

雷彪若無其事地在門前掠過，直趨登

三樓的梯間。這種舊樓一般都是一樓兩伙的，由門前經過便可以窺見屋內的一部份情景。

他隱約看見數名大漢出現在屋內，談話聲中夾雜着劉老三的聲音。

雷彪停在樓梯彎角處，傾耳細聽着來自二樓的談話聲。

一名大漢說道：「……如果他再來，你必須設法留住他，然後悄悄通知我們，切不可打草驚蛇！」

這是一句說話的下半截，在此之前雷彪當然不知道他們說了一些什麼。

劉老三唯唯諾諾！

另一名大漢則以恫嚇的口吻說：「劉老三，我們知道你的底子，也知道你正在幹着什麼勾當，如果找個罪名把你抓回去，實在易如反掌。希望你識趣一些，幫了我們這個忙，則大家都易做。你可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明白了，探長。」劉老三說，「他如果再來，我一定留住他，同時暗中通知你們。」

雷彪知道黑道中人對任何一位警探見面時都會尊稱他們為探長，因此這時候出現在屋內的人未必真的是探長的身份。就像廣東人逢人見面稱「老細」一樣，老細就是老闆的意思。

雷彪慶幸剛才沒有闖進去，否則就等於送羊入虎口。現在他匆匆由天台越過鄰居，由另一度梯間離去！

他實在想不到，警探的觸覺已伸展到劉老三的偷渡事業中來。看來他的處境的確危險之至！以後他就更加非小心翼翼不可！

× ×

夏維探長的助手辛尼帶了幾名警探到「愛廬」來，他們並非拜訪鐵拐俠盜或者迷你女賊，而是要求會見在此作客的艷女郎伊蓮娜。

辛尼說：「雷彪那傢伙昨天晚上又打電話到伊小姐的香閨去！假如伊小姐留在那裏拖住他，也許我們已成功地把他捉住了。」

「現在當然又是功虧一簣吧？」林愛莉半開玩笑地說：「你們警方怎麼老是讓壞人行先一步的？」

「我們的行動已經非常迅速，無奈他比我們更加機警。」辛尼說：「現在我們警方有個要求，就是希望伊小姐回到她的住所去！」

伊蓮娜猶有餘悸地說：「你們要以我為餌麼？」

辛尼道：「放心好了，我們警方可以絕對保證你的安全！」

「但是，他有槍……」伊蓮娜吶吶地說，「而且他一定不會放過我的。」

「我們當然也知道他有槍，一支可以拆成兩截的長程來福槍曾在失事汽車中發現，另一支獵槍也在農場中找到，現在的危險性已經大大地減少了。」辛尼又說：「我們警方不但遍設陷阱，而且還通知所有幹偷渡生意的人，相信雷彪落網只是遲早問題而已。」

呂偉良忍不住笑道：「原來偷渡這種非法生意你們警方亦瞭若指掌！」

「是的，我們對本市一切罪惡組織都非常了解。」辛尼說。

「那麼為什麼不把他們繩之於法？」呂偉良問道。

辛尼苦笑道：「這是個法治社會，一切講究證據的，沒有足够證據，又何必浪費時間和人力？」

「說得非常漂亮！」林愛莉又問：「農場命案中你們又發現了一些什麼？」

「初步證明那是職業兇手雷彪的另外一個秘密巢穴。」辛尼說，「另外一個驚人發現就是：雷彪不但是個出色的職業兇手，而且，還有一個助手，也就是他的同黨。」

「阿生也曾告訴我，那人叫繆雄。」呂偉良說，「他的指紋在農莊裏找到，已經被證實與刺殺祁德福的兇刀上所留下的一樣。」

「是的，現在我們已經有了初步的答案。當日雷彪被伊小姐發現他的非法勾當之後，畏罪偷車逃往郊外農場他的秘密巢穴。但因為超速駕駛，被巡邏警車追捕，於是施脫身之計，讓汽車墮入懸崖，人則安然跳車逃入農場中。」辛尼又說：「現在我們還弄不明白的，就是他們為什麼要殺死繆老太？」

林愛莉道：「這有什麼奇怪？做職業兇手的人，對殺人根本視作家常便飯，一言不合也有可能弄出人命來的！」

辛尼道：「我們認為可能是雷彪與同黨繆雄因為利益關係而發生衝突，結果水火不相容，因而火併的結果，所以警方已呼籲他們自首，供出同黨的行蹤，將功贖罪。」

「眞想不到，本市警方除了懂得充份利用綫人之外，還學會了心理戰術！」林愛莉笑道。

辛尼聽得出林愛莉不過在譏諷當地警方除了利用綫人之外，沒有其他更佳的辦法破案！

辛尼對伊蓮娜說道：「伊小姐，請你聽從警方的勸告，我們會派出化了裝的女警與你同居。老實說，如果雷彪一天不落網，你的安全也就一些保障也沒有！」

伊蓮娜望住林愛莉，顯然在等她的意見。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這兩個女人已經互相了解，林愛莉不但同情她，還希望她切切實實的獲得保障。

林愛莉對伊蓮娜說：「你不妨相信辛尼先生的說話，回到家中去，這可能是你提早結束『逃亡』生涯的辦法之一。」

伊蓮娜也曉得林愛莉就是昔日威風八面的迷你女賊，所以她對她非常尊重。終於，伊蓮娜聽了林愛莉的勸告，跟隨着辛尼等人返回市區去！

屋子裏現在就只剩下呂偉良和林愛莉兩個人，因為阿生早已經返回特警總部去了。

呂偉良嘆氣說：「我以為這一次可以不插手這件事，想不到到頭來還是逃避不了！」

林愛莉道：「如果雷彪和繆雄二人還不落網，相信還會有人被殺！」

「打個電話給阿生，我們要到市區去了。」呂偉良對林愛莉說。

林愛莉走到電話機旁邊，正想拿起聽筒撥號碼，電話就在這時候響了起來。

林愛莉拿起聽筒，立刻就認得那是阿生的聲音。她說：「阿生，你在那裏？你師父正要找你。」

阿生道：「我正在警局裏——夏探長的辦公室。」

「怎麼啦？夏維又向你們特警組求救兵啦！」林愛莉開玩笑地說：「還是你自己找上門去的？」

阿生道：「我早對你說過了，找不到殺死祁德福的兇手，我是不會罷休的。」

林愛莉把聽筒交給呂偉良，呂偉良問阿生：「農場命案有什麼發展？」

阿生說：「兇手還未落網，死者的兒子也未找到，不過，繆雄的女朋友正在這裏接受警方的問話。」

「設辦法留住她，我和愛莉大約在二十分鐘之內趕到。」呂偉良說完立即掛了綫。

林愛莉很快已從二樓落來，當她把聽筒交給呂偉良時，她已上樓取來了她的手袋。她知道呂偉良最沒有耐性等人，所以一切從簡，但求快捷！

二人於是駕車匆匆趕入市區去！去到警探部的時候，阿生正在那裏等他們。

阿生說：「江玉珍看來很傷心，她正在探長辦公室裏接受問話。」

呂偉良拄杖入內，警探沒有阻止，他們都明知這位俠盜是探長的好朋友，也是探長室的常客。許多大案都是依靠他偵破的。

夏維看見呂偉良來了，也非常歡迎。他說：「這女子就是繆雄的未婚妻，根據她的口供，近來繆雄突然之間變得有錢起來了。」

呂偉良打量了江玉珍一番，只見她梨花帶雨，楚楚可憐的，他對林愛莉道：「你們是女人，也許談得投機一些。」

林愛莉會意，於是走過去與江玉珍細談。

呂偉良在這才問夏維探長道：「聽說繆雄的指紋與祁德福命案的兇刀上的指紋一樣，是不？」

夏維咬着烟斗，點點頭說：「是的，這可以說得是意外收穫，繆雄與雷彪同是一夥，大家合作幹着殺人的勾當。但是，江玉珍發誓她從不知道有雷彪這個人。」

呂偉良又問：「除此之外兇殺案還有些甚麼新的發現？」

夏維翻閱着案頭上的一些文件，然後低聲對呂偉良說：「我們曾經暗中監視所有祁德福的債主，在竊聽電話的時候，發覺其中一個富商麥加倫大有問題。」

夏維跟住將雷彪撥電話去找麥加倫要錢的事說了一遍。

呂偉良也知道當地有一間「麥加倫公司」非常著名，現在所講的麥加倫大概就是該公司的老闆。

夏維又說道：「可惜當我們查出電話來源時，雷彪已經逃走了，不過，我們有理由相信，他還會再次致電給麥加倫討錢的。」

呂偉良道：「這麼說來，麥加倫買兇殺死祁德福的事實已非常明顯。」

「是的，但是雷彪一天不落網，一天也無法把麥加倫送上法庭。」夏維說。

呂偉良道：「然則，萬一繆雄爲報殺母之仇而將雷彪殺掉，麥加倫豈不是可以永遠逍遙法外？」

夏維說：「我們已經再三研究過偷錄下來的電話聲帶，發覺麥加倫可能已經明知我們在竊聽他家中的電話，所以口口聲聲裝成不明白雷彪的意思，甚至乾脆說絕不認識他！」

呂偉良想了想，又問道：「爲什麼麥加倫要買兇殺死祁德福？」

「表面上的理由是欠債，以及商業上的競爭，他們本來是朋友，後來因錢失義。雙方曾經公開爭吵過，但這仍然不能依作證據的。」夏維探長說：「至於還有沒有其他內在原因，那就不得而知。」

呂偉良喃喃自語道：「如果有人欠我的錢，我才不會愚蠢到要殺死他，何況他人死了之後，錢更加無法可以收回了！」

夏維探長却不以爲然，他說：「如果你有一筆債務左收右收也收不到，你非常生氣，不過你很有錢，並不希罕，只是氣不過來，那麼，你會不會非常憎恨對方？但求發洩那口烏氣，錢已經不再計較了。假如我非常有錢，我就會這樣做。」

這時候，林愛莉由那邊走過來，她對夏探長說：「我們以爲你應該釋放這位小姐。」

夏維道：「我們並沒有扣留她，只是問話而已！」

林愛莉說：「根據我的見解，他們既在熱戀階段，把她放了，對我們大有幫助，因爲我估計，繆雄遲早會去找她！」

「是的，我也這樣想。」夏維道：「所以我準備派人跟踪她！」

「不！如果這樣，繆雄可能永不再出現！」林愛莉說：「凡是做得職業兇手的人，一定非常機警，如果有警探在附近出現，他決不會冒險！」

「我們的人會化裝成各種人物。」

「別把你們警探神化起來了，那是一個小鎭，每天出現的都是熟口熟面的人，偶然有個陌生人到達，他一定很敏感，這就會影响了他的心理。」

夏維笑道：「你似乎要我們製造機會，讓有情人一訴相思之苦呢！」

「不！不是這意思。」林愛莉說，「我們如果要江玉珍合作，就必須大方一點信任她，因爲剛才她對我說，她有辦法勸服繆雄歸案的。」

「如果她是你，我當然相信。」夏維笑了笑，「不過無論如何，我們問完必要問的問題之後，自然會放她走的。你放心好了！」

江玉珍已被警探帶到另外一間房裏去繼續問話。

呂偉良這時又問夏維：「在祁德福的家族裏，有沒有可疑份子？」

夏維搜出一份資料，說道：「祁氏夫婦共有四子二女，祁占美是長子，其他各弟妹均在求學期中，看不出有什麼可疑之處。」

夏維又把另一張紙翻出來，說道：「祁福公司的營業情況看來不錯，但欠下外債也不少。但是實際上許多公司的情形也是一樣，生意做得越大，欠下銀行的錢越多，這算不了怎麼一回事！」

呂偉良道：「聽說他私人名義也欠了人家不少債務，是嗎？」

「是的，根據我們警方調查所得，數目十分龐大！」夏維說道：「我眞不明白，爲什麼會有人這樣相信他。唯一的理由只能說：人家都以爲他生意做得這麼大，可能欠缺了現金，所以除了一小部份貪圖利息外，其他親友都無條件借錢給他！」

呂偉良苦笑道：「難怪人們都拚命爭取名譽地位，有了名譽地位，自然有錢。但是他爲什麼會借下了這許多外債？」

「可能他的商行現金周轉不靈！」夏維說，「現在債主們正要求法庭凍結祁福商行的資金，同時要求清盤償還欠債！」

「其實人死了之後，政府爲了遺產稅問題，死者的動產與不動產均須凍結的，是嗎？探長。」呂偉良問道。

夏維說：「是的，現在問題却是：他死了之後，到底他的私人名義下還有若干錢財，而祁福商行清盤之後，又有多少資金。因爲他公私兩方面均欠下不少債項。數目相當驚人！」

呂偉良問道：「那麼，祁福商行是否虧本？」

「照道理是不會虧本的，但詳情我不知道。」夏維探長說：「總之表面上看來這件案非常之複雜，牽涉的人也十分龐大。但是經過竊聽電話的結果之後，我們警方監視的範圍可以縮小了。」

「你的意思似乎已經肯定麥加倫就是買兇殺死祁德福的主謀人。」呂偉良說，「但是眞正付錢給雷彪的到底是誰？相信只有雷彪才最清楚。」

「雷彪在電話中已說得明白，分明是麥加倫付錢給他的。」夏維說。

呂偉良道：「電話不是電視傳眞機，你怎麼可以肯定那個電話是雷彪打的？因此，我們必須假定有人企圖轉移警方的視綫。」

「謝謝你提醒了我，目前我們正設法分析偷錄下來的電話聲帶。」夏維說，「伊蓮娜小姐可以協助我們分析聲帶中的聲音，看看到底是否雷彪本人的。我們甚至已經假定繆雄正在到處冒充他。」

「肯定雷彪與繆雄鬧翻了嗎？」

「雖則只是推測，但可能性甚大。」

「但我認爲理由不充份。」

「爲什麼？」

呂偉良說：「一般職業兇手都重視江湖義氣，繆雄即使不是雷彪的助手，也曾經收留過他，掩護過他，照情理上，雷彪不可能殺死繆老太。」

「如果分贓不勻呢！」夏維道：「你既然知道有江湖道義這回事，自然也知道因財失義那回事！」

呂偉良想了一會兒，又分析着說：「照時間上的推算，繆雄不是雷彪的合夥人，只可能是一名客串兇手！」

「爲什麼？」

「道理很明顯，雷彪過去一直住在市區，伊蓮娜可以證明這點。因爲她經常到雷彪家中去，但她從來不知道有繆雄其人呢。」

夏維說：「雷彪可以掩飾他的身份，自然可以隱瞞一切的。」

「但是江玉珍不是說，他最近才闊綽起來麼？可見雷彪重逢故友之後，才給了一筆金錢給繆雄，使他闊綽起來！」呂偉良說。

林愛莉在旁挿嘴道：「是的，江玉珍對我說，繆雄最近才清償江氏商店的賒賬，還買了一部二手電單車。看來像中了彩票一樣。」

呂偉良說：「照我推測，繆雄所以殺人，主要是由雷彪從中慫恿的，他可能在跳車逃亡時受了傷，也可能不想露面，所以叫繆雄代他去殺死祁德福。否則，以一個像繆雄那樣老實的農夫，又怎麼會忽然幹起兇手這行業來？」

夏維道：「不管他們怎樣，但我們已用多種方式證明殺死祁德福的是繆雄，而不是雷彪。」

「所謂多種方式，包括了什麼？」呂偉良問道。

夏維說：「包括在繆家找到的指紋，還有繆雄寫給江玉珍的情書上的指紋，這套被證明屬於繆雄的指紋完全與兇案現場——電梯中所發現的一樣，其中當然包括兇刀上發現的。」

「那麼，雷彪的指紋警方當然有存案的，是不？」呂偉良問。

夏維說：「是的，雷彪過去有過案底，凡是這一類壞人，警方必將他的全套指紋存案！」

「然則能否證明繆老太是他殺的？」

「暫時不能。」

「爲什麼？」

「因爲繆老太是被人用雙手活活握死的，皮膚不可能留下指紋。」

呂偉良說：「那麼，雷彪被你們認爲是殺死繆老太的兇手，也不過純粹是推測而已！」

「是的，但這種推測相當合理。」夏維說，「因爲雷彪與繆雄發生爭執，於是任何事情都會有可能發生。」

呂偉良又轉了話題，問夏維道：「祁福商行的資料，從什麼地方可以了解一二呢？」

夏維指指阿生：「你的愛徒阿生是祁占美的好朋友，問他好了。」

阿生說：「目前祁家的人正在處理祁德福的喪事，現在找祁占美談這些事情，會不會被人責怪？」

呂偉良說：「除非他不想我們查出他父親被殺的原因，否則是沒有理由不高興的。」

林愛莉也說：「是的，這個時候找祁占美談談，也許有些幫助。」

「那麼，我們只有到殯儀館去了。」阿生看看腕表，已是下午六點正。

三個人離開警探部，林愛莉提議先吃了晚飯再說。於是他們走進一家飯店去。

在吃飯的時候，阿生問道：「師父，爲什麼你忽然會對這件事發生興趣？」

呂偉良說：「在電視新聞影片中看見老太婆死得太慘！」

林愛莉却開玩笑地說：「另一個原因就是爲了替女朋友解除威脅！」

呂偉良瞥了她一眼，說道：「別再呷乾醋了，我這個跛子除了你這傻大姐之外，相信普天之下的女人都不會喜歡我。」

林愛莉却說：「你別抵賴，伊蓮娜已經向我供出你和她過去的風流賬！」

「她說什麼我可不管，總之我們只是很普通的朋友。」呂偉良又說：「我們是在極偶然的機會中結識的。她一定也告訴了你。」

呂偉良和林愛莉的對答，令到在旁的阿生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林愛莉又說：「普通朋友怎麼可以知道你現在所用的郊區電話號碼？」

呂偉良道：「任何人要查出我的電話號碼，都是易如反掌的事。」

阿生笑道：「不是我帮師父，除了可以在電話簿中查到之外，我們還習慣了把電話號碼咭留給須要帮助的人。」

「好了，別為這些事阻碍了我們的行程！」呂偉良說，「快些吃！吃完便到殯儀館去。」

阿生說：「是的，這時候祁占美應該在那兒守靈才對啊！」

林愛莉道：「這麼有錢有面的人，相信今晚一定有許多人前往弔祭！」

阿生也說：「那是理所當然的事，相信單是花圈也會擺到揷針不下！」

但是呂偉良獨持異見，他說：「我看未必吧！這個都市裏面的人太現實，他未死之前沒有人知清他的底子，以為他十分富有，可能還有許多朋友，但是，現在報章已刋出了關於他的新聞，許多人都知道祁德福原來是個空心佬倌，死後還欠下人家這許多債務，相信那塲面也不會熱鬧到那裏去。」

三個人離開那間飯店，驅車前往殯儀館。

天色已經入黑，殯儀館那幾個藍色霓虹管堆砌成的招牌字，老遠就影入眼簾，那色澤，那氣氛令人充滿了哀愁！

這地方的死人事業是遭到壟斷的，生意滔滔自不在話下……

一個人有生必有死。當一個人死後他的親屬都不想死者靜悄悄地離開這世界，起碼也得安排親友們跟死者作最後一次見面。於是唯有光顧殯儀館，因為只有那兒才有這種地方，而且僅此一面。如此一來，價錢便任得他們要，除非你讓死者靜悄悄地入土為安。

三俠到殯儀館去拜祭親友已經不是第一次，但每次都有「客滿」之感，今晚亦無例外。

在入門的名牌上找到了「祁德福」的名字，再按編號找到了「死人旅店」的房間。果然不出呂偉良所料，靈堂上眞的是冷清清的，親友送來的花牌也是寥寥可數。這情形的確令人難以置信！

再看看隔了幾間的「豪華套房」——那是這一層樓最大的一個「死人旅店」房間，情形剛好相反，單是花圈已經擺滿了半條走廊，密密麻麻，重重叠叠的有好幾尺厚，人來人往，更加有點像一次盛大的鷄尾酒會。再查那死者，原來是某善堂的值理，屬於「有錢有面」之人！怪不得如此大陣仗了！

呂偉良等人進入祁德福的靈堂，在入門處簽名後再到靈前拜祭！

祁占美還了家屬之禮後，便過來跟三俠打招呼！

他們在一排摺椅上坐下來，祁占美就訴苦着說：「父親的遺體直至到今天才可以領回，而且割到肢離破碎，眞的是慘不忍覩！」

阿生安慰他說：「算了吧！人死了就一了百了！祁老先生是死於非命的，屍體當然要剖解。」

「但是他明明是給人用刀刺死的，還何必看內臟？」祁占美非常不滿地說，「我們畢竟是中國人，習慣上總希望不得好生也得好死。家母就為了這件事而變得更加傷心欲絕！」

呂偉良說：「今天有些什麼人來拜祭嗎？」

「除了記者先生之外，親友少之又少！」祁占美嘆了一口氣，「父親到底是個成功的人，還是個失敗的人？眞是難下結論。」

林愛莉問道：「公司裏的事務，由誰負責處理？」

「何小姐和阮伯。」祁占美說。

「阮伯是什麼人？」林愛莉又問。

祁占美道：「他是父親的副手，名義上是副經理兼會計主任。」

「聽起來他的職權很大，他今晚會來嗎？」林愛莉往座中寥寥可數的致祭者掃了一眼。

「會來的，夜一點一定會來。」祁占美說，「到來弔祭的都是我們公司裏的男女職員和較親的家屬，商塲上的朋友少得可憐！」

呂偉良揷嘴問道：「令尊大人死前，公司的業務情況如何？」

祁占美說：「一般來說算得不錯，我是最近才被父親召到公司去，他似有預兆，叫我開始注意公司各部門的工作。其實像他這種年紀還未退休，但他却好像開始做着退休前的準備。」

林愛莉道：「他生前受人恐嚇，可能自知命不久矣。你是不是覺得他有些心灰意冷？」

「是的。最近以來他往往超時工作，非常勤奮！」祁占美說道：「這種情況與過去有別。也許就是因為這樣，我才担心不已！但是，想不到他到頭來還是大限難逃！」

呂偉良又問：「你的意思可是說：祁福公司一直賺錢嗎？」

「是的。」祁占美說，「每年大約賺到純利在五十萬元以上！」

「請恕我不客氣地問句：既然這間公司每年都賺大錢，令尊大人又是獨資股本，他為什麼還要向外擧債？」

「我不清楚。」祁占美說，「開始揷手公司的業務乃是最近的事。在此之前，我對公司的情況可以說完全不了解。」

呂偉良又問道：「他平時沒有向你提及他本身曾經發生過什麼困難嗎？例如在家常閒談中，他多少總會透露一些吧！」

「不怕對你說，別說我不清楚，就是母親也不清楚。」祁占美說，「我們只知道公司的生意越做越大，現金周轉不靈，所以父親在外面欠下不少債項。」

「據我所知，做生意的人，現金不足是常見的，實不足為奇。」呂偉良說，「但是跟他有來往的銀行，一定會支持他們的，只要是正正當當的生意，銀行就會貸欵支持。」

祁占美有點不高興地說：「你的意思似乎暗示我父親可能做了一些見不得光的生意呢！」

「不！你誤會了。」呂偉良說，「我只是覺得這件事太不合邏輯。可不是嗎，公司每年有大筆純利可賺，他為什麼還要向外間擧債？」

祁占美道：「不管你怎樣想，我父親也是個正當商人。」

阿生說：「我們無非要查出祁老先生的眞正死因，目的是要抓到眞正害死他的主謀！」

林愛莉道：「卽使你生氣我也要說了，祁老先生生前會不會有什麼痛脚被人抓住？」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祁占美道。

林愛莉說：「例如他曾被人不斷勒索，他付出大筆金錢，却不能滿足對方。這種情形可以解釋為：他所以不斷向外間擧債，就是為了應付這無底深潭式需索。」

祁占美想了想，說道：「不可能吧？父親生前是個正派的商人，他每晚應酬也必事前通知母親，而且從不超過午夜才回家。」

林愛莉含笑瞥了呂偉良一眼，別有用心地說：「據我所知，有些男人表面十分正派，但他仍然在外面有不少歡塲中的女朋友。」

呂偉良明知她故意影射，但却佯作聽不懂。

祁占美則說：「你似乎在暗示我父親生前可能被人捉黃脚鷄之類。」

林愛莉道：「我不敢說一定有這種事，但我們却不能抹煞這種可能性。」

呂偉良補充說：「另一個可能就是：他會不會被朋友引誘去做了一些不法勾當？例如暴利走私生意，但結果被騙，以致啞子吃黃蓮，有苦自己知。」

祁占美道：「我眞不明白，各位為什麼會想到那些旁門左道的事情上面去！」

呂偉良道：「除此之外，很難找到合理的解釋。」

林愛莉道：「現在人已經死了，不管是好是歹，似乎無關重要，主要是找出他的死因。」

阿生也說：「是的，有些好人一生之中從不做壞事，但是偶然一次出錯，就可能被人要脅住，不斷勒索敲詐。正因為他是個好人，故此才無從反抗！占美，我們不是指你父親生前做了壞事，只是擧個例，同時提醒你，希望你回憶一下，也許在他生前的說話中會有些什麼暗示。」

祁占美道：「除了那些恐嚇電話之外，我眞的想不出有什麼不對。」

「你聽過他提及麥加倫這名字嗎？」呂偉良問。

「聽過，這個人很不够朋友。」祁占美說，「我記得父親生前說過他是商塲上的敗類。過去他們之間曾合作做過生意，但父親為人忠厚，給他欺騙了還不知道，直至拆夥之後，才無意中從第三者口中獲悉，因此父親非常生氣，以至後來在商務上欠他的錢，父親也賴着不還，因為他認為這是公平交易。但是被騙的事已經過去，第三者又不敢指證，所以麥加倫只以為父親不够信用，實在他是存心報復！」

呂偉良問道：「聽說麥加倫曾向你父親發出恐嚇，是眞的嗎？」

祁占美道：「是的，這件事父親向我和母親提及過，他說麥加倫曾警告過他，如果再不還錢，便叫人殺死他！這些事情後來我都對警方說了。」

阿生問道：「你父親欠下麥加倫多少錢？」

「十多萬元。」祁占美說，「但據父親說麥加倫騙了他不止二十萬，因此，比對之下，我們還是吃虧的。」

阿生又問：「麥加倫手上有證據證明你父親欠下他這麼多錢嗎？」

「沒有。」祁占美說，「過去他們是商業合夥人，麥加倫很信任他，他事前顯然想不到父親會賴賬。」

呂偉良道：「這情形是必然的後果，如果麥加倫手上有證據，他大可以告上法庭，又何必出言恐嚇？不過，除了麥加倫之外，聽說還有其他人用電話或口頭向你父親恐嚇的，是不？」

「是的，有許多撥到家中的電話，還是我和母親接聽的。」祁占美說。

這時候，又有人進入靈堂來弔祭，祁占美於是返回家屬席回禮！

前來弔祭的，是祁福商行的幾名男女職員，其中一個中年男子正是副經理阮日明，也就是祁占美所提及的「阮伯」。

祁占美把阮日明介紹與三俠認識。

呂偉良發覺阮日明年紀在五十左右，身裁中等，戴上眼鏡，老實商人的模樣。

呂偉良故意跟他搭訕，不經不覺便扯到祁福商行的業務上去。

阮日明知道對方是大名鼎鼎的鐵拐俠盜，他毫不隱瞞地說：「坦白說吧，有些事情我也覺得莫名其妙，例如根據賬册記錄，銀行存欵明明有數十萬元現金，但到老闆死後我才發覺僅得百餘元而已。」

「這是什麼道理？」呂偉良又問：「這些事是什麼時候發覺的？」

「命案發生後翌日跟銀行對數時發覺的，我已將此事通知警方。」阮日明說。

在旁的祁占美有點不高興地質問：「為什麼你不先與我商量？」

「警方的偵探人員一直留在我們公司辦事處內，我為了避免嫌疑，當然要交代清楚。」阮日明道。

呂偉良又問：「那麼，數十萬元是誰提去的？」

「據銀行方面說，支票上的簽字是我們老闆。」阮日明道。

祁占美却說：「但是據我所知，公司戶口除了父親可以簽字提欵之外，你也有權這樣做。」

阮日明不高興地說：「大少爺，不妨坦白告訴你，祁福商行的名義總共在三家銀行裏都開有來往戶口，只有一個戶口我有權簽字提欵，但那個戶口經常只有數千元現金，而且大部份時間是眞空的。」

呂偉良道：「你是說，其餘二個銀行戶口就只有祁老先生才可以簽支票提欵，是不？」

「是的。我是會計主任，自然清楚一切情形，但老闆也不會不清楚。」阮日明道，「他規定公司的現金必須經他同意才可存入銀行，同時由我簽字可以提欵的戶

口，永遠不能超過一萬元數目。也就是說，小數目的來往支票才可以由我開出。但每次我仍然開了支票簽好字之後，爲避免嫌疑，還是交他過目。」

呂偉良說道：「銀行戶口能有數十萬元的存欵，照看貴公司的經濟情況是不會很差的，爲什麼還要向外間舉債？」

阮日明苦笑搖頭：「我不知道。」

祁占美顯然對他的態度表示不滿，他說：「阮伯，根據賬册記錄，公司的保險箱內，還有七萬多元現金，但我在警方人員監視下開啓保險箱時，怎麼只有數十元這小數目？」

阮日明呆了一呆，說道：「就是爲了這件事，警方問了我大半天。但是，我敢發誓，從未動過那筆錢。」

呂偉良問：「是那一類型保險箱？」

阮日明說：「是配有暗碼，但須用鎖匙的那一種保險箱。」

「有多少個可以旋轉的號碼？」呂偉良又問。

「三個號碼盤，每個有十個阿拉伯字，由一至零，但只有一組號碼可以將保險箱打開。這組號碼是由三位數組成的，只有我和老闆知道；至於老闆有沒有告訴第三個人我不曉得，但我發誓從未告訴過別人。」阮日明說。

呂偉良道：「鎖匙當然也只有兩枚，由你和老闆祁老先生分別保管，對嗎？」

「是的。裏面存放一張咭紙，誰經手存進若干現金，誰經手取去了多少，一律要簽字。」阮日明說，「但是這一次那七萬多元失了踪，沒有人簽字。警方自然難免會懷疑到我的身上來。」

林愛莉問道：「爲什麼不把這些錢存入銀行？」

阮日明解釋道：「那是準備發薪金給各男女職員用的。平時保險箱內也有錢，因爲我們許多時要帶現金到貨倉和碼頭去，那裏的苦力從不收支票的，所以經常須要預備一些現金給外勤人員使用。只是湊巧遇着就要發薪，保險箱中的現金才會多了起來！」

呂偉良道：「你既然已經向警方交代清楚，相信你也不怕對我們說個明白，到底貴公司萬一清盤，有沒有辦法應付債主的賬目？」

阮日明道：「坦白說，如果銀行裏那數十萬元還在着，加上追討回來的應收帳欵，應該可以應付得來的；但是現在銀行裏數十萬元被提去，清盤只有令到債主遭受損失！」

「到底有多少應收未收賬欵？」呂偉良問。

「只有數萬元左右。」阮日明道：「而且，能否收齊仍在未知之數。」

呂偉良覺得祁福商行的確有太多問題存在，但在祁占美面前，他也不想多說。談了一會兒之後，三俠便相偕離去！

在靈堂外面的走廊上，阿生認出數名便衣警探，他們是奉命監視阮日明抑或其他人？阿生沒有追問他們。

親情友情　人情愛情

在小鎮上的江氏商店裏，店主江平正責備着他的姪女兒江玉珍，說她不該結識像繆雄這一類殘暴的青年人，以致惹來了這許多麻煩。

其實江玉珍內心已是痛苦欲絕，她是眞的愛上了繆雄，而且相信他是個善良的人，只不過爲了環境所迫，受到壞朋友的引誘而弄到今日這田地！

玉珍一直希望繆雄出現在她面前，因爲她有太多的話要對他說，而且她自信心很強，認爲可以有辦法說服他去自首。但是，繆雄一直未見出現，甚至連電話也沒有一個。

警方已經依法將繆老太的屍體解剖，現在只待死者親屬前往辦理手續。但是，繆雄既未出現，也沒有其他親友前往殮房認屍！

江玉珍原想替繆老太草草料理身後事的，但却被她叔父江平阻止了。

就在江玉珍苦思無計之時，店裏的電話又响了！

江玉珍因爲心裏認定繆雄必會找她，所以這些日子來只要她聽到電話响，就會搶先接聽，即使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她仍然希望終歸有一次能聽到繆雄的聲音。

這一次果然沒有令她失望，對方是繆雄。

店裏除了玉珍之外，還有着江平夫婦，他們都非常注意江玉珍的表情。

當繆雄認出江玉珍的聲音之後，便說道：「你別作聲，只聽我說好了。今晚十點正，你駕電單車入市區，最好別驚動任何人，但是，即使有人跟踪你，你亦無須担心。入到市區之後，便到花鐘公園來，屆時我會找到你的。」

江玉珍忍不住問道：「你現在究竟在那裏？」

「不要多問，記着今天晚上十點正的時間就是了！」繆雄說完立即掛綫！

江玉珍獃在電話旁好一會兒，直至她的叔父江平叫她，她才如夢初覺地回過頭來，把聽筒擱好。

「是誰打電話來？」江平問。

「不……」江玉珍吶吶地說，「只是玫瑰村有人催促把飼料送去。」

「玫瑰村那一家？」江平半信半疑地問。

江玉珍也只好說謊說到底：「沈大嫂埋怨我們把她的豬和雞都餓壞了。」

江氏商店不請店伴，是家庭式的生意。除了江平夫婦之外，玉珍便是台柱之一，許多客戶來往以及叫貨送貨等等，有時她比較江氏夫婦更加清楚。因此，她要騙過江平乃輕而易舉之事。剛好這幾天以來，爲了繆老太的命案，的確有許多貨物未能及時送出。

江平看看時間還早，於是乘機要玉珍去送貨。

江玉珍無可奈何，惟有駕着小貨車開到鄉間去；而躲在江氏商店附近的二名便衣警探，也跟踪而去！他們是奉命監視江玉珍的，因爲警方相信繆雄在目前的環境裏，勢必設法會見江玉珍。

他們駕車在後面跟踪江玉珍至鄉間出路，看見江氏商店的小貨車停在道旁，他們也將汽車停下來。

江玉珍把二包飼料抬上肩膊，走進小

村裏去，車內一名探目對那探員說：「你跟進村裏去看看，說不定這是詭計呢！」

探員於是跟進小村之內，看看繆雄會不會跟江玉珍在小村裏悄悄相會。

豈料就在這時候，留在車內的探目忽然聽到路旁樹林中有人聲傳出，似乎有人在那裏慘叫了一聲，然後是一陣急促的脚步聲！

探目暗暗吃一驚，連忙下車跑進去查看！

但是，裏面鬼影也不見一個，只見樹影婆娑，風吹樹葉沙沙作响！

探目正想退回路旁汽車中，突然有些硬物自後面迎頭擊下！登時滿天星斗，瞬息間便昏倒過去！

襲擊探目的並非別人，正是繆雄。

這幾天以來，繆雄一直就躲在附近樹林中，晝伏夜行，伺機進入市區。無奈公路之上天天設有警察檢查站，繆雄冒險搭公共汽車固然不敢，就是躲到一些大貨車後面也不敢。

今天他看見路上的檢查站已經撤銷了，於是打電話給玉珍。

就在這裏附近的公路旁邊有一座公共電話，附近鄉民常常利用它打到小鎮的商店去購貨。江玉珍所以撒謊說沈大嫂催送飼料，也是想起這裏有一座公共電話，事前絕未想到繆雄竟然也是由這兒打電話給她的。自然想不到他躲在附近路旁的樹林中。

其實繆雄剛才打電話給玉珍時，也沒有絕對把握可以進入市區。當時時間還早，只不過下午三時左右。繆雄也想過了，如果他在黃昏前仍然無法入市區的話，到時可以再打電話給玉珍也未遲。

想不到就在他躲着的路旁附近一棵大樹上，有一個天然的藏身之所，他可以在樹椏上睡覺之外，還可以居高臨下，目擊公路上的情形。

剛才探目如何吩咐探員跟踪玉珍入小村去的情形，完全被繆雄見到了。他靈機一觸，便巧施妙計把探目誘進樹林中來！



繆雄把探目擊昏後，用手鐐扣住他雙手，又用手帕把探目雙足綁住。

現在他的動作非常迅速，首先把探目腰間的手槍取過來，然後用手鐐反扣住探目雙手，這才動手搜索他身上的財物。

繆雄自從與雷彪重聚之後，手段固然學得殘酷，就是頭腦也變得比前靈活。他用探目口袋中掏出的手帕綁住他雙足，再找來一塊拳頭大小的石塊塞住了他的口腔，這才匆匆回到路旁去！

他非常鎮靜，並不急於登車，竟然蹲下彎腰用石塊在路旁的沙地上寫下了幾個字。

那四個寫在沙地上的字是：「在此等我！」

等到江玉珍送完貨之後，開着小貨車走了，那負責步步跟踪的探員也回到路旁來；但是，那輛私家車和他的上司都不見了。

探員起初也莫名其妙，後來發現路旁地上的留字才想到當他進了小村之後，探目可能發現了繆雄的行踪——例如他乘汽車經過這裏等等，於是便立即把握機會，開車追踪。

由於來不及連絡，所以探目才有「沙地留字」這一着！

既然探目叫他在等，那探員也只好乖乖地在此等下去！

可憐那被繆雄擊昏的探目，醒後既不能站起來，更不能張聲叫喊！口腔中一塊石令到他非常不舒服，雙手又被手鐐反扣着，眞的是欲哭無淚！

× × ×

玉珍開着小貨車返回小鎮，豈料路旁突然閃出一輛私家車來！

她定一定神，竟然發覺繆雄就在那攔路的私家車裏面，她差點以爲自己在發夢呢！

繆雄沒有給太多時間讓她去想，探首車窗外揚聲叫道：「玉珍，快些過來！」

江玉珍有些不由自主地，下了貨車走過去！

繆雄立刻打開門，讓她上了車，然後迅速開車駛進一條分岔小路去！

江玉珍驚喜交集地問：「阿雄，你怎麼會弄成這個樣子？」

繆雄一邊開車一邊注意望後鏡，還要注意着前面及四周圍的環境，那裏還有精神跟她說話？他只作簡單地說：「玉珍，你是眞的愛我嗎？」

江玉珍怔了一怔：「當然是眞的，但你太過令我失望了！」

「只要你是眞心愛我，我會向你解釋的。」繆雄一邊說着，一邊仍在開快車。由於小路凹凸不平，汽車走起來有如跑馬一樣，因此他們的談話聲也好像一個人在發抖時說的一樣！

「你載我到那裏去？」江玉珍問。

繆雄道：「由另一條公路入市區。」

「但是，我的小貨車還未熄火……」

「就讓馬達一直開着好了，他們會以爲你不會走得太遠！」

「你到底打算怎樣？阿雄。」江玉珍問。

繆雄把車子拐進了另一條郊區公路去。這時車子開始慢下來。

他不敢再開快車，否則就會引起交通警察的注意！

繆雄說道：「玉珍，媽不是我殺的，是雷彪殺的，我要找他算賬！」

江玉珍又問：「報紙說你是個職業兇手，你可是殺了一個富商？」

「你別管這些事，現在我只要你替我辦妥一件事，就是辦妥母親的喪事！」繆雄說。

「你怎麼可以叫我不管？」江玉珍側過頭來，「你不是說過要跟我結婚的嗎？但是現在……」

「現在不要提那一筆了，你辦妥了母親的喪事之後，我會再設法跟你連絡，到時你還可以選擇，你可以跟我一起逃亡，也可以留在你叔父那裏。」

「阿雄，請你聽我說！你逃不了的，我勸你還是趁早自首吧！」

「自首？你說什麼？」繆雄回頭盯了她一眼，「你以爲他們會放過我嗎？嘿！到頭來我還不是要上絞刑台麼？我才沒有那麼笨！」

「你也知道，在這個地方要逃亡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非你有辦法逃離本市。但是，我相信卽使你有足够的錢，恐怕也不容易逃得出本市範圍。」江玉珍說，「但是，如果你自首，將來在法庭上反而可能獲得法官的原諒亦未可料。」

「我卽使自首，也必須先找到雷彪再說！」繆雄咬牙切齒地說：「我母子二人自問待他不薄，到頭來他竟然如此滅絕人性，叫我如何咽得下這口氣？」

「警方也形容雷彪是一個兇殘不堪的兇手，你卽使有辦法找到他，恐怕吃虧的還是你自己！」

「我看未必！」繆雄冷冷地一笑！

這時候車子將近駛到了公路的交加點，繆雄如果繼續將車子向南駛去，便開入市區；否則，掉頭駛入另一條公路北行的話，便又重新經過小貨車停放之處，而駛返市郊的小鎭去！那樣勢必經過小村外面的公路，那名探員也許仍然呆等在那裏，屆時可能認出這車子是他上司的，而採取行動！

繆雄當然是把車子繼續駛入市區去！

但是他對江玉珍說：「玉珍，你有足够的錢把我母親埋葬嗎？」

「一千數百元的私蓄我是有的，但是……」江玉珍囁嚅地說，「他們肯讓我認屍麼？」

「一定肯的，因爲他們都知道你是我的愛人；我在這裏沒有親人，由你代爲出面，反而是順理成章的事。」繆雄說，「照理一千幾百也足够了，但求母親入土爲安，當然無須鋪張！至於所用去的錢，回頭我會設法籌還給你的。」

「錢財是身外物，我能够答應你，也決不會斤斤計較。但是，我還是主張你去自首。阿雄。」

「別嚕囌了！我在前面停車，你設法搭公路車返回小鎭去吧！」繆雄又說，「如果他們追究起來，你不妨說我曾用槍要脅你與我同車走了一段路，但你苦苦哀求下，我又放了你，條件之一便是代我安葬母親的遺體。你可明白我的意思麼？」

「我明白的，不過……」

江玉珍還想說些什麼，但是繆雄已在一個巴士站對面把車子停了下來！

繆雄催促着說：「快些下車吧！」

江玉珍無可奈何，只好在極度矛盾的心情底下離開了繆雄。

繆雄也不待她橫過馬路到對面的巴士站去，便將車子開走！

江玉珍呆若木雞地瞪住繆雄的背影，直至看不見那車子爲止！

剛才的情景有如一場夢，現在是夢醒的時候了；但是噩夢在她來說還沒有過去。她應該怎樣做？眞的是費煞思量！

終於她越過馬路到對面一個巴士站，等到有一輛由市區開往小鎭的郊區綫巴士經過，便擠了上去！

巴士在小貨車停下的地方被攔停，根本亦無須江玉珍吩咐司機，因爲一輛公路巡邏警車和二名警探就在那兒出現，巴士是給警察示意停下來的。

江玉珍認得二名便衣警探似乎在鎭上出現過，但直至到現在她才知道這兩個陌生人是警方人員。

江玉珍自動下了車，警探還要將巴士搜查一番。顯然他們希望找到繆雄和失槍的下落！結果當然是十分失望！

那探目算得身手不凡，他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勉强站立起來！

他雙足雖然被綁，仍然可以倂着雙足一步步地作袋鼠式的跳躍！

終於他跳出了那樹林，到了路邊，看見那探員呆立在一旁等候，不由得心裏生氣！

後來探員協助他解開綁足手帕，以及開了手鐐，自然亦將塞口的石塊弄出，這時那探員才知道地上的字不是他上司寫的

。於是二人急忙到路邊電話亭去，急電報警！

不久之後，一輛在附近公路上巡邏的警車開到現場將他們幟到這裏來；因爲他們都認得那是江氏商店的小貨車。

但是，江玉珍這時却不在車裏，馬達雖則開着，但警員在附近也找不到江玉珍和繆雄的下落。警探們則以爲江玉珍故意這樣施詭計協助繆雄奪車取槍，現在二人可能已雙雙作逃亡鴛鴦去了！想不到不久之後，江玉珍竟然會乘搭公路巴士回到這裏來！

警探搜查巴士無結果，回頭問江玉珍關於繆雄的下落。

江玉珍心情極端矛盾。她暗自盤算：這時候繆雄也許到達市區，但萬一未到達，她的口供會不會帮助警方抓住他？

她左思右想，終於將繆雄敎定她的一番說話對警方說了！

不久之後，大批警方人員開到現場，分別沿住這一帶公路展開搜查！

另一方面，市區入口處已設下了檢查站，截查一切來往車輛！

繆雄想不到那探目如此快便可以脫身，他把奪得的汽車繼續開入市區去；豈料一個警察檢查站就出現在前面不遠處！

繆雄心感不妙，但是，他仍然想不到探目已將汽車號碼通知總部，然後透過總部的無綫電廣播通知各執行任務的單位！

他只担心自己的面目被檢查站上的警員認出。因此，他將近抵達檢查站時，故意慢下來，滿以爲讓警員近身時再發難！

豈料到這一慢，立卽給警員們認清了車牌的號碼，於是紛紛拔槍戒備！

繆雄一看勢色不對，急忙開足馬力，踏盡了油門，企圖衝過檢查站！

無奈警方人員早已有了準備，他們知道繆雄不但奪得探目的汽車，還搶去了一支手槍，因此份外小心翼翼！

當繆雄企圖將汽車衝破路上架設的障碍物時，手持長槍，頭戴鋼盔的警員紛紛開槍射擊！一時間槍聲卜卜，响徹了公路一帶！

繆雄的汽車車胎紛紛爆裂，使到整輛汽車失去了平衡，直出路面，一直闖向了田野間！

警員發射的子彈是有意針對汽車輪胎的，否則繆雄早已滿身彈孔！

儘管如此，現在繆雄還是難逃遍體鱗傷的命運。因爲剛才汽車實在開得太快，先衝過警方架在路上的障碍物，再撞破路邊的欄桿，直闖向田野間，那有不重傷之理？

一隊荷槍實彈的警員蜂湧而上！他們顯然還担心繆雄有還擊之力！因此在步步爲營的情況下，迫近那車子。

但是，繆雄此時已是不省人事，傷重昏倒在車廂之內！

× × ×

阿生率領着特警組人員抵達第七街九十九號酒吧，他是憑了警方的資料，知道以前雷彪經常在這裏喝酒。這時候雷彪當然不會再出現，但是，他們希望能找到一個綽號「酒鬼老貓」的老年人。

特警組探員查出老貓是經常替雷彪扯綫的人，他們希望比警方更先一步找到這個人。阿生並非與當地警方爭功，只是他覺得自己的方法可能更加有效！

當阿生向酒保查問老貓的下落時，他就苦笑道：「警探先生，你別枉費心機了，老貓已經有好幾天沒有到我們這裏來喝酒了。」

阿生把一張鈔票壓在酒杯下面，說道：「我不是警探，你別搞錯了，我要找老貓是有急事的，如果你知道他在那裏，這一百元便屬於你的！」

那酒保想了想，幾乎不敢相信那張鈔票是眞的。

阿生又說：「你只要說出在那裏可以找到他，其他一概無須你負責！」

酒保終於在收回酒杯時，順手將那張百元面額的鈔票取去了。他說：「酒鬼老貓就住在街口一幢舊樓的天台上面，舊樓樓下是賣燒猪和土酒的。」

「謝謝你！」阿生又指指酒櫃上面，「那一種酒他最喜歡喝？」

「拔蘭地！」酒保說。

阿生又掏出一張百元鈔票給那酒保：「給一支我帶走，可以嗎？」

「當然可以，先生。」酒保接過了鈔票，立刻把一支洋酒交到阿生手上。

酒保還來不及找續，阿生已經出了那間酒吧！

阿生帶着特警組人員步向街口，找到那間舊樓，直登天台！

天色非常黑暗，只有點點星光。

阿生令特警們分別把守各處梯間，然後才走向其中一間天台木屋！

這裏的天台木屋大約不超過十間，只有一間有燈光透出。

阿生探望入去，一名母親正哄着一個十歲大的兒子吃藥！當他們發覺阿生在門外窺伺時，非常吃驚！阿生立卽含笑走過去說：「你們不要害怕，我是來送酒給老貓叔的，請問他住在那裏？」

母親的還未開口，病中的孩子已口快舌快地說：「左邊數去第三間！」

阿生自小沒有父母，看見這孩子雖然家境不佳，却有個慈母在旁呵護備至的，心裏又是另有一番感受！

他看見那碗藥還絲毫未動，靈機一觸，對孩子說道：「爲什麼你不吃藥？吃了藥之後，病就會好的！」

孩子說：「太苦了！」

阿生立卽從口袋裏摸出一粒糖來——這是他拜祭祁德福時人家給他的，至今還沒有吃！他竟然拿在手中當玩具，哄着孩子說：「如果你乖乖的喝了那碗藥，我立刻給你這粒糖吃！」

孩子十個有十個喜歡糖的，那碗藥果然一飲而盡！

阿生明知做母親的十個有九個不喜歡孩子吃糖，因此他老早就以魔術手法將包糖的飾紙塞進了一張鈔票，這手法是他從迷你女賊林愛莉那兒學到的。林愛莉在加國學會了很多魔術。（按：詳情見迷你女賊故事之「逃亡新娘」以及「空中霸王」等書。）

阿生存心要帮助這等貧苦人家，這點善心當然是受到他師父呂偉良的影响！但他覺得就這樣付錢給他們，未免有點尷尬，於是便裝着用糖果去哄孩子吃藥！

孩子藥是喝了，糖果當然要取去，做母親的哄了他半晚也不肯喝，這時候也只好在口頭上謝了阿生。

但是，阿生轉眼便走了。

等到孩子發覺糖果紙包着的是一張一百元大鈔，也呆了一陣，做母親的立即追出去，把阿生叫住！

阿生說道：「這只不過是區區之數，何必客氣？拿去替孩子看病吧！如果你有任何困難，還可打電話簿查呂偉良的電話找我。我就是鐵枴俠盜呂偉良的徒弟阿生，我會盡我能力幫你的！」

那婦人感激流涕，哽着咽喉連聲說多謝！

這也難怪的，自從她丈夫死了之後，就是憑雙手把孩子養大，從來就沒有人這樣關心過他們，幫助他們！甚至孩子生病，也只是到藥店告訴相識的中藥配藥師，執一元數角錢的苦藥讓孩子喝進肚裏。想不到阿生不但如此濶綽，還能哄了孩子喝藥！這麼一個好人，在此時此地眞的是絕無僅有！

阿生走到左邊第三間木屋，一名特警已守候在門前，他是剛才在門外聽了孩子的答話之後首先趕到這裏來的。

那名特警對阿生說：「他在裏面好像睡着了。」

阿生走進去，木屋沒有把門關上，只是虛掩而已。也許他也明知小偷輩有眼，明知這裏也沒有什麼可偷的。

阿生亮了手電筒，發覺一個老年人正在熟睡中。

他開了那瓶酒，把樽咀湊到那老人的鼻端，老人不久果然有了反應！他舐着唇邊，抽搐着鼻子，那神態令到在旁的特警們都忍不住笑了起來！

老人從夢中驚醒，特警們已找到燈掣，將屋內唯一的一盞電燈亮了起來！

他，正是「酒鬼老貓」！老貓吃驚地瞪住各人，問道：「你們是什麼人？」

阿生把酒瓶揚了一揚，道：「送酒來給你喝的！」

「我並不認識你！」

「但我知道你是老貓叔叔！」

「你到底是誰？」

「那有什麼關係？」阿生說，「告訴我，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雷彪？」

老貓面色大變，吶吶地說：「我不知道！」

阿生沉着臉道：「老貓叔叔，請你小心聽着，這瓶酒是我專誠送來的，你喜歡喝敬酒呢，還是要喝罰酒？」

「我是眞的不知道！」老貓說，「我已有好幾天沒有見過他了。」

阿生說：「那麼，麥加倫這個人你一定見過吧？」

老貓剛才的面色已經夠難看，現在更加變作死灰色，他全身在發抖，竟然說不出話來！

阿生又說：「趁警探還未找到你，告訴我你會有好處的！」

老貓睜大眼瞪住阿生說：「你不是警探嗎？」

「不！我不是警探！」阿生說。「我要找到雷彪，我知道他已經躲起來了。同時也要知道麥加倫是否就是委託他去殺死祁德福的人！」

「為什麼你要知道這些？」老貓說。

「因為只有這樣才可以幫助阿彪減輕罪名。」阿生迫於無奈，只有改用心理戰術。

「你是他什麼人？」

「朋友，很要好的朋友。我知道你也是他的朋友，他時常都有好處給你。」

「是的，他時常請我喝酒！」

阿生故意把開了瓶口的一支白蘭地在他面前移動着，讓濃郁的酒味傳到老貓的呼吸系統，然後傳入他的感應神經！

於是老貓又在吞着涎沫，舐着唇邊，就像一個饞咀的孩子一樣，那垂涎欲滴的樣子就教人忍不住要發笑！

阿生又加強他的心理攻勢，掏出一叠鈔票來，在老貓的面前揚了一揚：「除了這支上等好酒之外，你還可以再買！」

老貓果眞是支持不住了，他相信阿生是雷彪的好朋友，但是，事實上他也不知道這時候在什麼地方才可以找到雷彪！

因此他惟有對阿生說：「我只知道那晚要找阿彪的是個中年男子，他對我說是姓麥的，好像是麥加倫，他要我介紹一個最好的職業兇手給他，於是我告訴他阿彪是這種行業中最出色的一個，綽號旱天雷。他的槍法够準，手段又狠，包保他不會失望。」

「那麼，你見到那個姓麥的人，還認得他嗎？」

「輪廓身裁可能認得，當晚他穿了一件乾濕褸，戴了一頂毡帽，帽舌拉得很低，在昏暗的光綫下，我看不清楚他的眞面目！」

「你會跟他說話，那麼，你一定認得出他的聲音吧？」阿生又問道。

「可能認得。」

「那麼，請你跟我走！」

「你要帶我到那裏去？」老貓又瞪住阿生！

阿生安慰他說：「你放心吧！我不會難為你的，只要你認出那姓麥的男子，包保你有好處！」

老貓在猶疑中，終於跟阿生離開了那天台木屋！

返回特警總部時，有人告訴阿生，江強急於要找他，據說江強還留在他的偵探社裏！

於是阿生叫人把老貓帶進一間黑房去，那是一間放映室。特警組人員已經用遠距離鏡頭錄映了一段麥加倫本人的生活記錄片，又用定向微波收音器錄下了麥加倫的聲音。

現在他們就要讓老貓從銀幕上去認人了。

阿生以為江強有什麼急事要找他，所以趕緊先撥電話到偵探社去！

江強若非有重要公事，很少會在晚間留在辦公室的。這時他在電話中告訴阿生：「你那方面有什麼新發現嗎？我這裏就有！」

「到底什麼事？」阿生問。

「有間公司委託我調查祁家的家人。本來這是業務秘密，但我認為這是個新發現，想跟你談談！」

「是一間什麼公司？」

「保險公司。」江強又說：「他們本身亦有調查員，但這次化了不少錢請我，他們比警方更急於要知道誰是主謀人！」

「意思是說：祁德福生前購下了保險的？」

「是的，而且數目相當驚人！五百萬元！」

「也就是說，祁氏的後人可獲五百萬元的賠償，對了嗎？」

江強在電話中答道：「對了！」

「保險公司到底在懷疑一些什麼？」

「顯然是認為祁氏的後人急於獲得這筆保險費，因為受益人是祁德福的妻子與兒子。」

阿生道：「你查到了一些什麼？」

「這是剛剛接到的委託，當然不會這麼快有結果，但我認為及時通知你，對這件案可能有幫助。」

「是的，這的確是一項新發現。」阿生又問：「看見我師父嗎？」

「他和林小姐一小時前離開我這裏，他們也知道了這項委託。」

「謝謝你，回頭我們再連絡吧！」

阿生掛了綫之後，入到放映室！

這時候放映室的燈光已經亮了。老貓顯然已經看完那片段影片。特警們正在向他查問。

但是，出乎各人意料之外，老貓竟然搖頭擺腦地說：「不！不是他！」

影片中人正是富商麥加倫，剛才放映短片時，還讓鏡頭停止下來，以便老貓易於辨認，想不到他竟然說那個不是當晚找過他的麥加倫。

阿生叫人再熄燈，又把影片再映一次，要老貓留心點再看清楚。但是，他仍然肯定當晚找雷彪的人不是這種身裁，也不是這口音！

阿生嗅到一陣陣濃郁的酒味，原來老貓已從特警手中取過了那支白蘭地洋酒，這時已喝了差不多半瓶。阿生眞担心他醉眼紛花，可能看不清楚銀幕上映的是什麼東西！要不是為了急於與江強通電話，阿生才不會讓他在這個時候喝酒呢！

阿生心裏想：如果老貓並非醉眼紛花，那麼麥加倫就是被人冒充的。但是，為什麼當地警方又會錄得雷彪撥電話給麥加倫的情形？

如果眞的有人冒充麥加倫，這個人又是誰？

剛才江強在電話中說，保險公司認為有人急於得到五百萬元保險費，難道冒充麥加倫的人就是祁占美本人嗎？

祁占美曾要求阿生保護他父親的生命安全，照道理他不會如此不孝，但是人心隔肚皮，有時養子也不知子心肝，何況阿生根本與祁占美的交情不深，他會不會是個兩面人？眞難說！

阿生終於把老貓放走，臨別時還依了諾言，給了他一些鈔票，老貓歡天喜地的走了！

除非老貓剛才的口供是在清醒情況底下說的，否則他今晚的努力又等於白費心機！

× × ×

在醫院的急救室裏，夏維探長正帶同他的主要助手們對身受重傷的繆雄問着口供。

繆雄經過醫生的一番急救之後，已經可以接受問話，但是他的情況仍然非常危險。他雖然沒有受到槍傷，但玻璃的破片傷了眼部，汽車橫衝直撞時，也傷了頭部以及身體各部份。

因此，這時繆雄躺在床上，十足一個科學怪人一樣。

夏維說道：「你的情況非常危險，你應該爭取時間助我們一臂之力，讓這件案早日水落石出。」

繆雄似乎也曉得他的性命垂危，他說：「我可以一切照直說，但是，我有個要求。」

「什麼要求儘管說吧，我們會滿足你的。」夏維探長道。

「我要見見我的女朋友江玉珍。」

「我們已派人把她找來，因為你沒有親人，她似乎是你唯一的親人吧！」

「是的，請你快一點！」繆雄喘息着說：「因為我實在不知道還能支持得多久呢。」

夏維問道：「雷彪是你朋友嗎？」

「是的，本來是好朋友，但現在我倒希望他早日落入你們手中。」

「為什麼？」

「他不情不義，自他被通緝以來，我一直維護他，窩藏他，甚至代他殺人，但是，到頭來他竟把我母親殺害，然後一走了之！」

「你殺了什麼人？」

「祁德福。」繆雄說，「有個叫麥加倫的人，用五萬元代價，要他殺死祁德福，但他跳車時受了傷，於是由我執行了刺殺任務，代價是五萬元中的二萬元。結果我完成任務，只是做得不够乾淨，給雷彪埋怨！其實當時是迫不得已的，我由天台逃下時，湊巧與祁德福在電梯中碰頭，那是千載一時之機會，我豈可放過？」

「你知道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雷彪的嗎？」

「如果我知道他在那裏，我早就去找他算賬了。不過，我知道他急於偷渡離境，所以我正想混入市區找那些屈蛇的人，可能在那裏會有他的消息。」

夏維示意身旁一些助手，大概叫他們快些去找那些「蛇頭」！

二名助手退了出去，醫生却在這個時候入來，他關心繆雄的傷勢，認為不能問得太多。

夏維最後問繆雄：「你可認得出買兇的嗎？」

「我未見過那人，却聽過他的聲音，當雷彪第二次與那人會面時，我躲在一處梯間，所以只聽到他們二人的談話。」

「好極了你先好好休息一會，回頭我會帶一卷聲帶來，讓你認認他的聲音。」

夏維說完，滿意地退了出去！

醫生開始為繆雄注射，繆雄却嚷着要見他的女朋友！

夏維派人返回總部，把偷錄的一卷電話聲帶携到醫院中來。

在醫生的同意下，夏維又再度進入急救病房中會見繆雄。

繆雄聽了聲帶，很快就認出了其中一個是雷彪，但是，另一個男子的聲音，他

卻說未聽過。其實那是麥加倫。

這聲帶是當雷彪打電話向麥加倫勒索時，給警方偷偷錄下來的。

繆雄再三聽了那卷聲帶，肯定聲帶中另一個男子並非當晚在九十九號酒吧對面行人道上與雷彪交談的人。

夏維大感失望！

阿生也聞訊趕到醫院中來。夏維將情形對阿生說出，阿生也把昨晚找到「酒鬼老貓」的事說出，雙方交換意見之後，決定再讓繆雄參觀阿生特警組偷攝的記錄影片。

夏維知道特警組權力超然，所以明知阿生搶了他不少風頭，也是無可奈何！

不久之後，影片由特警帶到醫院裏邊來！

醫生再度爲繆雄注射了强心劑。

繆雄勉强支持起來，在病房中看完了那段記錄片，也聽了其中聲帶。但是，他仍然認定當晚所見的背影不是這種身裁，所聽到的也不是這聲音。

阿生這時才確定「酒鬼老貓」並非醉眼紛花，只因爲他確實認出當晚見過的「麥加倫」並不是影片的眞正麥加倫。

現在似乎有了初步答案了，麥加倫並未買兇殺死祁德福。但是爲什麼有人冒充他？這個化了五萬元買兇殺人的主謀者，爲什麼不冒充別人，偏偏要冒充麥加倫？

唯一可以解釋的理由似乎就是：因爲麥加倫不但是死者祁德福舊日的生意合作者，而且後來還因財失義，在朋友面前公開爭吵過。屮，吋主謀者明知法網難逃，日後萬一雷彪失手被擒，也讓他有個交代；而麥加倫當然亦有可能與主謀者有些過不去，所以才會如此靠害！

江玉珍被帶到醫院中去，夏維探長爲了實踐諾言，讓她立即會見繆雄。

從醫生的口中，夏維已知道繆雄奄奄一息，隨時會離開這個世界！因爲他實在傷得太重，不但皮外傷痕纍纍，內臟亦受傷出血！

阿生靈機一觸，要求院方保密，不要把繆雄的死訊公開。反而由警方發佈消息，表示繆雄所傷不重，而且還與警方充份合作，供出了一切關於雷彪殺人的秘密。同時警方相信在繆雄的協助下，雷彪落網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夏維探長起初也不大明白阿生爲什麼要這樣做，後來經阿生解釋之後，他終於也同意了這樣做。醫院方面爲了公衆利益設想，也只好答允合作。

於是報紙、電台、電視台和外國通訊社，紛紛將這宗轟動一時的「職業兇手內閧事件」大事宣揚出去！

特警組不但是國際性的反罪惡組織，裏面每個成員也具備了多方面的技能；這時他們正偷偷搬來大批器材，包括了攝影機、錄音機等等，就像拍電影時拍實景一樣。只不過他們的工作是秘密進行的。連正在危急病房中的繆雄和江玉珍也不知道他們竟然做了演員。

繆雄含淚向江玉珍懺悔，江玉珍對他是眞的有愛亦有情的，自然在此景的情形底下，悲痛欲絕，哭成一個淚人一樣。

「錢！一切都是爲了錢！」繆雄苦笑道，「如果有錢，我們就可以結婚，我也不會做出這種事情來！」

江玉珍也感慨萬千地說：「一失足成千古恨，這話一點沒有說錯。一個人如果走差踏錯，要回頭往往太遲而不可能！」

這對苦命情侶在哭哭啼啼中，已被特警組用隱蔽起來的鏡頭拍成電影。

不久之後，繆雄終於因傷重身亡！

他臨死時還聲聲對江玉珍說「對不起」！無奈江玉珍這時什麼也聽不到，耳鼓裏「嗡嗡」地徑响，眼前一黑，就在痛哭失聲中昏倒過去！

江玉珍本來只答允代繆雄埋葬他的慈母，但現在要她料理後事的竟是兩母子；不過，她在警方的要求下，還不能動手去替繆氏母子料理後事，而且還要把這幕「戲」繼續演下去！

江玉珍一直由便衣女警陪同，天天到醫院裏來；這當然也是爲了演戲。

原來阿生認爲雷彪遲早總會上當，只要他不能離開本市，他看了報章上的報導之後，一定對繆雄恨之入骨，因此最後必會設法將繆雄置諸死地！

於是特警組人員和警方配合，在醫院內內外外佈下了天羅地網，現在就只等雷彪墮入陷阱而已！

在另一方面，特警的技術人員亦已將綫路接駁妥當，只要雷彪再打電話給麥加倫，雙方對答便可以自動錄音存案。那是可以留作日後呈堂証據的。

由於警方初步認定麥加倫只是被人冒名陷害，所以在警方的特別要求下，麥加倫終於亦答允與警方合作，只要雷彪打電話來，他便得佯作承認買兇殺人；相信雷彪目前最須要的就是金錢，如果他開口要錢，麥加倫也得答允他，然後約好見面地點，讓警方佈局捉人！

在偷渡組織方面，警方也做足功夫，幾乎每一個可疑的屈蛇首腦，均被暗中監視；警方是假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雷彪爲了千方百計要離開本市，說不定會出高價給屈蛇者。

其實，繆老太既然不是雷彪所殺，那些錢自然也不是他取去的，因此雷彪這時那裏還有錢呢？他急於要求麥加倫，就是希望再向他勒索一筆；豈料上次打電話去麥加倫竟然牛頭不對馬咀地，不肯承認！

雷彪已經走到了絕路，他既然不能離開這裏，又沒有地方可以收留他；他只能東躲幾天，西躲幾天，像老鼠一樣見不得光。

報紙的報導他看過了，他明知這是誤會，他怎會殺死繆老太？但是他卻不知道如何向好朋友繆雄解釋。

根據報紙的警方消息，繆雄將須要長時間在醫院中留醫一個時期。那就等於告訴雷彪，除非他不想見繆雄，否則就只有到醫院去！

到醫院去可能是一件相當危險的事，但是爲了使到老朋友不致誤會他不情不義，雷彪覺得這樣做是值得的，因爲他實實在在就是沒有殺死繆老太。這件事決不是像報紙所報導，他必須要令到繆雄明白。

在左思右想之後，他覺得必須到醫院去一次。

雷彪身爲職業兇手，做事自然小心謹愼，例如他明知警方開始從偷渡組織中偵

查他的下落，他就決定暫時不去找劉老三。事實上卽使不是由於風聲這麼緊，他也沒有足够的金錢付給劉老三。

而當地的偷渡組織無論是出口或入口，都必須有相當的代價。因爲這種非法事業據說「費用」也相當大，而這些「費用」當然是付給有勢力人仕的。因此之故，卽使雙方是老朋友，也是非錢不行。

最近聽說風聲很緊，收取「額外費用」的人要避避風頭，當地一切非法事業處於癱瘓狀態中，偷渡這一行業自所難免。

雷彪爲了要到醫院去探望繆雄，他便開始做了一些準備工作。

他不會親自去冒險，卻花了一些錢，給公寓中一名小厮先去打聽一下。他寄居的小公寓幾乎沒有生意，這正適合他，只有在這裏才不會引人注意。

公寓的小厮回報說：「我替你查過了，一個叫繆雄的嫌疑犯正在犯人病房中留醫，據說傷得頗重；他的房間的位置我也查出了……」

然後他取出一張地圖來，是醫院裏面病房分配的平面圖。

小厮指出地圖上的紅色交加符號所在，說道：「繆雄就在這間病房——這是走廊，走廊上有一度鐵閘，由一名武裝警員把守，相信你要進去眞不容易呢！」

雷彪對住小厮交來的地圖發愁！

是的，在這種情形底下，他如何冒險去見繆雄呢？警方和阿生這回計錯數了，他們只以爲雷彪可能要殺繆雄，卻未想到「農場命案」其實是誤會重重，而雷彪急於要做的事卻是向好朋友解釋和交代。

雷彪了解醫院中的情形之後，決心去冒險一下。不過在未決定怎樣做之前，他先要實地觀察一下，於是他化了裝，到醫院附近去。

在面對犯人病房的對面樓宇之上，有個天台可供他瞭望院內的情形。於是雷彪便走了上去，依照小厮交給他的地圖，找出了那間病房之所在。

那間病房的窗門關上了，因此對病房內的情形有點糢糊，那可能是由於室外的光綫比室內的强，所以引起反光作用。

但是，不到一分鐘光景，房間裏亮了燈，似乎是醫生來巡房。

雷彪心情緊張，小心觀看，發覺進來的人不是醫生，而是江玉珍；而繆雄則倚在病榻之上，頭部和手部均綁上了綳帶。

江玉珍梨花帶雨地坐在病榻之前，與繆雄情話綿綿，那種呵護備至的情形，更是羨煞了旁人！

其實現在雷彪所見的一切，完全是特警組的傑作。原來特警組人員幾乎日以繼夜地，分別盤踞在一些高樓之上，用望遠鏡監視着醫院四周的情形。彼此間又以無綫電通話機連絡。

剛才就是因爲有一組特警在一幢高樓大厦上面，發現有個可疑人物攀上醫院對面天台之上窺伺，於是立刻以無綫電通話機告知醫院內的阿生；阿生在裏面一間僞裝病房之內，設下了臨時總部。

阿生接到第一份情報之後，不久又接到另一組不同角度的特警報告，同樣指出對面天台之上有可疑人物出現。但是，他們都從望遠鏡中肯定那不是雷彪；或者說雷彪並非這樣子的。

阿生爲審愼起見，仍然下令將「記錄片」播映，藉以吸引住那個偷窺者。

然後阿生又跑到醫院最高一層，用望遠鏡分析那個人的高度和面型等等。

阿生覺得此人卽使不是雷彪化了裝，也與雷彪有關，也許是雷彪的同黨。因此他立卽通知由當地警探組成的機動部隊，進行現場封鎖。

阿生親自帶人直撲對面樓宇的天台之上，雷彪因爲全神貫注地瞪住犯人病房內的情形，竟然未注意到有人衝上天台來！

等到雷彪發覺時，阿生等人已到了他的身邊。他迅速轉身拔槍，卻給阿生一拳擊向他的下頷，另一隻手將他持槍的手托高！

「砰」然一聲槍响，特警們紛紛高聲呼喝起來：「放下槍！不准動！再動就開槍！」

話猶未完，阿生已經扭着雷彪的手腕，順勢借力，登時將他摔出丈外！手槍卻落在地上，阿生隨卽將它檢起！

爲數五名孔武有力的特警，一湧而上，將雷彪制服。阿生走近細看，才僅可憑他的經驗發覺雷彪的面部曾經過化裝！起碼那些鬍鬚和長髮就是假的；但這並非每個人都可以看得出的。

夏維探長已聞訊帶人趕來，他滿以爲雷彪一出現，一場小型巷戰勢所難免，想不到阿生是特警組人員就是勝了經驗！

阿生經常訓示他的同僚，最好極力避免開槍，能够用腦，總比用武力好。

結果這一次，他們就憑了佈局周密，事前準備功夫做得好而避免開槍和流血！

雷彪明知無從反抗，惟有嘆氣說：「這是天意，我服輸了。但是，我有個要求，請你們讓我見見我的好朋友繆雄，可以嗎？」

「你要見繆雄幹什麼？」阿生問他。

「我要向他解釋，因爲我從來沒有殺死他母親繆老太。」雷彪說。

「那麼，繆老太怎樣死的。」夏維在旁問道。

雷彪冷冷一笑道：「這要問你們警方了，市區裏刼案太多，强盜們也會轉換一下環境的。當日我一早離開農場進入市區，以後的事，我就完全不知道，直至到看到了電視新聞爲止。我知道繆雄一定會諸多誤會，無奈我又不知他躲到何處去了，唯有等候機會向他解釋。現在應該是時候了吧？」

「是的，也許現在眞的是時候了。」阿生示意特警們：「就讓他去見見自己的好朋友繆雄。」

特警將雷彪帶到犯人病房中，裏面一片昏暗，雷彪正感到莫明其妙，剛才在天台上所見的情形又重映了一次。這時候雷彪才知道上當；原來他看的只是一部記錄片。

特警又將雷彪帶進醫院後面的殮房，從冰柜中拉出一條男屍讓他辨認；雷彪自然認得他就是繆雄。

雷彪呆若木鷄地獃在那裏，淚如雨下！他一句話也沒有說，警探從特警手將他接收！

× ×

雷彪落網後，警方總算鬆了一口氣！

江玉珍亦然！

但是，誰是主謀人？連雷彪也爲之大感迷惑不已。

警方爲了讓他認人，特別請了麥加倫到警局裏來，但雷彪肯定麥加倫不是當晚在第七街所會晤的那個「麥加倫」！

那麼，誰冒充麥加倫？誰付出了五萬大元？要解開這謎底，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過由於雷彪的充份合作，警方後來在他的衣袋裏找出了一幀祁德福的照片——這就是當晚那個「麥加倫」給他的。

照片後面有字跡，記錄着祁德福的辦公時間和地址等等，警方的筆跡專家期以從這兒找到一些綫索。何況警方還相信那照片之上，必有若干人的指紋，這綫索更爲重要！

另一方面，阿生得到江强的通知，跑上他的辦事處去。原來江强又發現了更多祁德福生前的秘密，就是他不但向一家保險公司購下五百萬巨額保險，同時還向另外一些外國保險公司購了大小不同數目的保險。總數亦在五百萬邁外。

也就是說，祁德福這次之死，他的家屬單從保險費方面，已經可以得到一千萬元；這此欵項的受益人分別屬於他的一個妻子和六個兒女。

如果單從這一點去推測，豈不是他的妻子兒女全都有了嫌疑？

連日來，鐵枴俠盜呂偉良和迷你女賊林愛莉已經明查暗訪，對於「祁福公司」的情況相當了解。這是一間「有限公司」，根據當地法例，債主們在清盤之後，只可在公司範圍之內獲得賠償，却不可能追到死者親屬們的身上去！

呂偉良和林愛莉也曾經用「非法手段」潛入祁福商行之內，查過賬目，也看過那入牆保險箱。呂偉良覺得這種保險箱雖嫌陳舊了一些，却相當堅固，起碼不是小偷鼠輩可以隨便開啓的。單是那三個號碼盤，如果根據每個十個數目字去推算，則只有「九百九十九份之一」的一個數目可以令它開啓。

每個號碼盤的數目字是由「1」至「0」，三個構成的數目應該是由「001」開始，至「999」爲止，其中只有一個數目是那保險箱的暗碼而已，故此機會率便是九百九十九份之一。

呂偉良過去開啓這一類保險箱的手法，多數憑敏銳的聽覺——這固然亦須要講經驗！但這一個保險箱構造得極其精密，如果要憑聽覺查出暗碼，必然失望；呂偉良懷疑其中可能夾進了一張隔音板，故此當扭盤轉動時，一些聲音都沒有。

老實說，像呂偉良這麼老經驗的高手也認爲難以做到的事，相信一般江湖小偷絕不可能做得到。因此，祁福商行中失去七萬多元，只有祁德福本人和阮日明兩個最可疑。

祁德福爲什麼要偷自己獨資經營的商行的錢？這似乎說不通。於是阮日明便成爲唯一涉嫌的人；過去也有過不少實例，就是一些管數的高級職員虧空公欵，以至走投無路，而陷入法網。然則，阮日明會不會走上了這條路？

林愛莉負責對阮日明深入調查，包括了阮日明的過去行爲記錄，生活習慣，財政情況以及家庭環境等等。這當然是相當麻煩的事，但迷你女賊林愛莉終於也查到了一些答案。

又是有點出乎意外！阮日明的親友和同事們，都認爲他是個絕對正派的人。他不賭博、不玩女人、不喝酒也不吸烟，家人克勤克儉，要找出他花錢的來龍去脈，才不容易！

但是，他們並不失望，因爲在同一時間，呂偉良已負責向祁占美進行偵查。

正如祁占美說，最近他開始協助父親祁德福處理一些商務，雖然大權仍未過手。但是，他畢竟也是祁德福的長子，會不會做父親的已將保險箱密碼對他說了出來，祁占美於是悄悄做了手脚？

根據一切跡象看來，祁占美最爲可疑；他是祁德福的長子，自然在許多方面佔了便宜，即使有遺產可分，也多分一些才對。

但是，以祁德福先前欠下了人家這許多錢的情形看，債主如果向法庭要求拍賣一切值錢的東西，相信祁家的遺屬會連居住的地方也成問題。何況除了私人名義的借債之外，還有公司方面的，正是四面楚歌，相信到頭來吃虧的還是債主們吧！

不過，警方却認爲這是疑點之一：由於祁占美明知父親危機四伏，遲早也會死在別人手上，所以便悄悄將一切現金搜去。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於是，祁占美又被請到警探部去！這當然不是呂偉良的主意，只是指紋組的人在保險箱內的簽名咭上找到了他的指紋。

祁德福此時已經入士爲安，祁占美也明知麻煩會接續而來！

他對夏維探長說：「是不是我父親死了後，一切未解決的糾紛皆由我承担？」

夏維說道：「那又未必，這要看情形了。不過，現在先要請你答一個問題，就是爲什麼你的指紋會在保險箱內出現？」

祁占美呆了一呆，回憶着說：「可能是父親帶我參觀各部門時留下的，記得他曾對我說過，保險箱的暗碼只有他和阮伯二人知道。」

「你呢？」夏維說，「你當然也知道吧？」

祁占美說：「不！我不知道。」

「你說謊！」夏維睜大了眼睛盯住他：「你冒了麥加倫的名字，花了五萬元代價，買兇殺死了你父親祁德福，是不？」

「不！我愛他，爲什麼會這樣做？」

祁占美流下了眼淚！

夏維探長生氣地對他的助手說：「把他帶到隣室去，讓他加入認人行列！」

祁占美被探員帶走了！阿生這時對夏維說：「探長，你認爲祁占美的殺人動機是什麼？」

「錢！一切爲了錢！」夏維說。

「但是，他父親最後勢必被宣佈破產他不可能獲得一個仙的遺產！」阿生說。

夏維突然從抽屜中搜出一份表格：「這是銀行查出的，祁占美有個銀行戶口，存欵有數十萬元，這些錢由何處來？」

阿生呆了一陣！

林愛莉這時剛好入來，阿生問道：「師父呢？」

林愛莉道：「他隨後就到，這件案也許應該完結了！」

「你們發現了一些什麼？」阿生問。

「我也不知道。」林愛莉說，「但你師父可能掌握到最正確的答案。」

夏維帶着各人由探長辦公室到另一間房去！

那兒排列了七個人，祁占美亦夾在其中。不久，雷彪在探員押解下，進入這房間中來，七個高矮不同的人有肥有瘦，但每個都穿乾濕褸，戴上一頂毡帽。

夏維對雷彪說：「你小心點看看，那一個最像你在第七街兩番會晤的人！」

雷彪看了一會兒，竟然指住了祁占美，登時氣得他呱呱大斗，但立刻被探員制止。

夏維正待叫人把雷彪帶出去，但是却聽到了有人叫道：「慢着！請等一等！」

拄着鐵枴杖進來的當然就是呂偉良。所有人的視綫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呂偉良剛才在門外已聽到雷彪的說話；他進來的門是與探長室那邊連貫的，並非雷彪所用的那一度門。

呂偉良說：「你應該再認清楚他的聲音。」

雷彪道：「聲音也有九分相似！他剛才呱呱大叫我已認清楚了。這聲音與當晚我在第七街聽到的差不多。」

「還好你只說九分，還未十足；還好你說差不多，這語氣也不够肯定！」呂偉良說：「其實雷彪你沒有說謊，但眞正主謀人並非祁占美。」

大家都不明白呂偉良說什麼。

夏維走過來說：「你不是也懷疑過祁占美嗎？」

「是的，但我現在已經找到了眞正的答案，花了五萬大元去請雷彪殺死祁德福的主謀人，正如雷彪剛才所說的一樣，無論聲音和身裁，都有九分相似！」呂偉良說：「所以我才會說他沒有說謊！」

「別兜圈子了！」夏維不耐煩地說：「到底你查到了什麼新証據？主謀人又是誰？」

「主使雷彪去殺死祁德福的人，就是祁德福！」

呂偉良此語一出，登時引得在場的人嘩然！他們甚至以爲自己耳朵出了毛病。

夏維道：「你再說一次！」

呂偉良道：「你們沒有聽錯，根據我連日來調查所得，那個冒充麥加倫，花五萬元聘得雷彪行刺祁德福的人，的的確確是祁德福本人。」

「你以爲現在還是開玩笑的時候嗎？」夏維瞪了他一眼。「那有人自己買兇殺自己的？」

呂偉良說：「祁德福老早已經籌劃這件事，所以他拚命利用公司和私人的名義四出借貸，而且有借沒有還，然後分別存入妻子和兒子的銀行戶口中去。同時又有計劃地去買保險，讓自己死後妻兒均可受益！」

「那麼，他一定是神經有毛病！」夏維不服氣地說。

呂偉良道：「是的，他的確有毛病，不過不是神經系統有毛病，而是身體患上癌症！」

夏維怔了一怔：「你怎麼知道？」

「有件事我可能做得不對，但請原諒我不是警務人員，被迫要出此一着！」呂偉良解釋道：「我曾偷進祁福商行，查看過許多賬目和文件，發覺這商行每年都賺大錢，却欠下了外債不少，這現象已經不合理。後來我又在祁德福的辦公桌抽屜中，找到一張名咭，是章心田醫生的。我知道醫生有權替病人保守秘密，因此，我知道不能明查……」

「於是唯有暗訪，是不？」夏維半開玩笑道：「如果我抓你上法庭，罪名可能多至十項以上！」

「我知道你不會這樣做的，因爲我已替你找出眞正的答案！」呂偉良又說：「從祁德福的病歷表上看，他患的是癌症，只能活到現在這段時間。他在獲悉這項診斷之後，一方面要求醫生保密，另一方面便開始策劃如何謀殺自己。」

雷彪忍不住問：「那爲什麼要自稱是麥加倫？」

「因爲他憎恨此人，希望萬一警方抓到你，帶給麥加倫更多麻煩！」呂偉良又說：「他非常聰明，騙來的錢，只存入妻兒們的儲蓄戶口，甚至買了珠寶首飾等物給他們，亦決不買樓買物業；因爲這樣必須經律師樓簽字，將來當法庭認爲他有欺騙行爲時，憑律師樓的存案，仍然可以把欵項追回來的。例如他花了五十萬買樓，這層樓即使名義上寫了妻子或兒子的名字，但將來債主告上法庭，即使祁德福人已死了，但昔日交由律師樓交收的支票還是由祁德福簽發的，那麼，他還是會被法庭追回那五十萬，或將該樓宇拍賣！」

在場的人聽到這一番話，都爲之恍然大悟！

夏維探長於是按例向法庭申請，邀請章醫生在死因研究法庭上作証！

而由雷彪身上找到的一幀祁德福照片，背後的文字經專家研究後，亦已証明是祁德福本人的筆蹟；同時那張照片上面，也只找出三個至四個人的指紋，除了祁德福本人的指紋之外，便是雷彪的；此外便是攝影冲晒店員們！由此亦可充份証明，此案絕對與祁占美和麥加倫等人無關！

最後雷彪固然難免被判死刑，就是酒鬼老貓也有幫兇之罪，被判了五年監。

但是，祁德福生前的債主們，正是欲哭無淚，因爲在清盤拍賣後，已是所餘無幾！

呂偉良不禁黯然慨嘆：「這世界眞是無奇不有！」

（全文完）

兩期完技擊打鬥中篇創作

江南·文
盧令·圖

死亡挑戰（上）

一場拳擊賽　兩番生死約

早上，八點半鐘左右，K埠某報社的記者李志偉正在洗澡，聽得同屋的王先生叫他：「李先生，你的電話！」

「謝謝你，王先生！」李志偉在洗澡間應出來。

「你能聽電話嗎？叫他等一下，還是等一會再打來？」

「我就可以了！最好請他等一下，要不然，請他留下電話，我等一會打電話給他！」

過了片刻，王先生又對李志偉道：「李先生，你最好快點，他說，有急事，等你！」

「好！我馬上就可以了！」

李志偉沒有說謊，他眞個很快就從洗澡間出來了。

「嗯，是那一位？我是李志偉！」

「李志偉，是我張元！」

「有甚麼事嗎，又是那裏發生了兇殺案？」

「不，大吉利是！」張元道：「你有一封電報！」

「我有封電報？」

「是，你有封電報！要不要我給你送來？」

「不，我馬上就返來，你給我留着，或者壓在我枱上的玻璃底好了！」

李志偉匆匆穿衣服出門，十分鐘後他已回到報社了。

張元把電報遞給李志偉，李志偉看電報，臉上現出愉快的笑容。

「李先生，誰打來的？」張元好奇地問。

「朋友！」

「朋友？瞧你這神氣，不是普通朋友吧？」

「你眞聰明！」李志偉並沒有正面回答。

「嗯，我知道了！」張元恍然地說。

「你知道了？你知道甚麼？」李志偉已在整理文件，聽得張元這樣說，不禁愕然注目張元，等他回答。

「我知道，這電報一定是你那位在美國讀書的表妹打來的！沒錯吧？」

李志偉朝他看了一眼之後，繼續整理枱上的文件，直至告一段後，才對張元說道：「請你帮個忙，代我把這些文件發出去吧……」

「你怎麼啦，要走了？」張元把他攔住。

「別阻住，够鐘了！」

「够鐘？你去那裏？」

「去機場接機！」

「你表妹要回來了？」

「不！我去接泰國的拳擊教練乃辛！」李志偉揚揚手中電報。

「啊，泰國的乃辛？」

張元怔了一刹，他沒想到那電報是泰國的拳擊教練乃辛打來的。

張元知道乃辛這個人，他是泰國極負

盛譽的拳擊教練。李志偉和他有極深厚的感情。

張元更知道，李志偉和乃辛的交情是打出來的。說來已經是幾年前的事了。

大約是三年前吧，李志偉被報館派到泰國去採訪一場拳擊比賽，李志偉年輕，熱情，却不懂說泰國話，也不了解泰人風俗習慣，不知怎的觸犯了泰人忌諱，引起泰人反感，認為李志偉存心挑戰，不肯原諒，不管李志偉如何解釋和道歉都不獲諒解，李志偉年輕氣盛，終於忍受不住，和對方打了起來，以寡敵衆，一個人擊敗了對方七個，結果由乃辛出手，雙方一接招，便知碰上勁敵，力拚之下，誰也沒有必勝把握，但為了面子，誰都不願認輸。

兩個人打得十分小心，誰都不敢輕易追擊，怕露出空門，予對方以可乘之機。因此，互相注視對方，移動着脚步，形似兩隻大雄鷄。

突然，李志偉穩住身形，道：「乃辛，我不說你也心中明白，你我這一仗，誰也不易言勝，但拚鬥的結果，必有傷亡，可能大家都傷，大家都亡！我是奉報社之命來採訪的，你也要保持你自己與泰國的令譽，我傷亡了，便無法完成任務，你傷亡了，也會失去名譽，因此，我們之間，在這個大賽未結束之前，誰也不應有不測的。

「現在，我提出一個折衷辦法，我們今天就到此為止，你專心你的大賽，我專心我的採訪，等到大賽結束之後，如果你仍然不能諒解，我們再來決個生死，你道如何？」

李志偉這話說來不卑不亢，句句有理，且照顧雙方，不是專為自己。乃辛正如李志偉所說，心中明白，這一仗他實在沒有必勝把握，而大賽不但關係他個人令譽，並且關係整個泰國拳術界聲譽，在公在私，他都沒有在這時候與李志偉拚命的理由，李志偉既然給了他階梯，他正好趁此機會下台，先應付了這次大賽再說。有此想法，乃辛伸出手去和李志偉一握，算是接受了李志偉的提議，暫時講和，停止搏鬥。

乃辛在這一次大賽中，打敗了日本高手，打敗了菲律賓高手和韓國高手，獲得大賽的冠軍。但是，連場大戰之後，也感到疲乏，李志偉向他道賀，向他採訪有關大賽的感想，寫了篇長達三千字的文章，圖文並茂，絕無挖苦諷刺，於是，乃辛對李志偉的誤會，終於諒解了。由此之後，成了朋友。成了好朋友。

這過程，張元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李志偉急急趕去機場接乃辛的機，張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李志偉遇上了塞車，看看手表，已經過了時間，眞心急啊，假如有直升機可乘，他是不惜多花點錢去搭直升機的。

李志偉心想：乃辛可能已經離開機場了，這怎麼好意思？人家打來電報，自己都不去接機，太對不起朋友了！

李志偉在想着乃辛，乃辛也在想着李志偉。他步出閘口，游目人羣，在接機人羣中，他找不到李志偉那張熟悉而熱情的面孔。

「他或者忙吧，也可能離開這裏，到

外採訪去了。」乃辛替李志偉想到各式各樣的理由，作爲自我安慰。

突然，乃辛的目光射定在一個匆匆趕來，揮汗頻頻的人的身上。這個人就是李志偉。他，總算是依時趕了來。雖然是遲了一點，到底還是接着了，見面了！

兩位老朋友見面了。兩位老朋友握手了。兩位老朋友擁抱了。

「對不起，我遲到了！」

「不，你來得還是時候！你再遲，我就以爲你不來了！」乃辛笑着說。

「怎會呢！名教練光臨，倒履歡迎還來不及呢，怎會不來！來，這個讓我拿吧！」李志偉抓住乃辛那皮箱。

「我自己得啦，這怎麼好意思！」

「老朋友了，你還跟我來這一套！」

「哈哈……」

「哈哈……」

兩個都哈哈大笑，十分開心，大踏步走出接機室外。

乃辛長的個子魁梧，肌肉紮實，臉色是黑中透亮，健康良好的膚色。

兩個一直走向停車場去。在汽車面前，李志偉拍一下乃辛的肩膊，順手揑了乃辛一下肌肉，笑道：「還是老樣子，刀斬不入！」

「好久不見了，你也還是那個老樣子！」乃辛說，並問道：「還是跟過去一樣忙？」

「有甚麼辦法？做我們這一行的，總是無事忙！」李志偉說，「我們這一行的時間都是別人的，自己做不了主！」

「自己作不了主，這倒是眞的！跑新聞啦，怎能够自己做主？那不是製造新聞了？」

「你知道就好！所以嘛，你應該早點給我消息。要是我今天睡多半個鐘頭，就接不了你的機啦！你也眞是，怎麼這樣遲才給我電報？」

「我知道你忙，本不想通知你，來了之後再找你的。可是，對這地方一切全都陌生，所以，終於改了主意，給你發出電報！」

「原來這樣，那就怪不得啦！」李志偉說，「你不急於離去吧？這兩天我正好有空，可以多陪你玩玩！」

「你有空？你作得了主？哈哈，只怕有宗甚麼大新聞發生，你就沒空了！」

這是實情，難得老友了解。但李志偉表示，最少到此刻爲止，他確是有空。旋問乃辛準備到那兒去。他知道，乃辛十之八九不會是專程來這裏的。

「返國！我是由日本返國，路經這裏，順道探探老朋友的，只是順道，不够專誠！」

「你去日本？幹甚麼？」

「我領隊到日本參加拳賽……」

「是你帶的隊？外電說是乃森，我就覺得乃森這個名十分陌生，又沒有圖片，要不，我早向你打主意了！現在還好，你自己送上門來！」

乃辛笑道：「你打我甚麼主意？說得這樣難聽！」

「做我這一行的，還有甚麼主意好打，當然是你知道的主意！怎麼樣？」

「甚麼怎麼樣？」

「整個大會的氣氛和你們的成績！」

「急甚麼，我既然洩了口風，少不了總得告訴你了，我說的對吧？」

「對！幸而你不是行家，要不，我要增多一個勁敵了！」

「不！我們正好是行家，但我們不是勁敵，我們是朋友！」

「對！你這話更對！」李志偉大力的拍一下乃辛的肩膊。

「我講的是事實，當然對！」乃辛開心地朗聲說。他的笑聲，吸引了停車場裏不少人的目光。

兩個人乘了一輛小型房車，疾馳而去，在他們的後面，跟着另一輛淺灰色的房車。車上坐了三個人，都是年輕人，看來相當健壯。

這三個人遠遠的跟在乃辛和李志偉後邊，他們是由機場開始就跟踪的，不過乃辛和李志偉兩位老友碰頭，心中高興，又沒想出會有人跟踪，所以沒有留意，不曾發覺，以致被他們尾隨跟踪，一直到了酒店，仍然未發覺。

這是難怪的，在車內，他們兩個談及在日本這次的拳賽，更加興奮，更加不會留意外間的事物了！

「好呀，你們居然將日本的拳道高手打敗了？眞了不起！」

「打是打敗了，却勝得十分吃力，也帶點僥倖！哎呀，你的駕車技術似乎退步了！」

「不是我的駕車技術退步，是你的眼角更高了，要求更廣了！」

兩個相與大笑，一個是自己贏得勝利，一個是朋友贏得勝利，當然開心，在此情形下去到酒店，如何還會理會到車外發生的事情。

「乃辛，你先洗個臉，或者洗個澡，再把比賽過程詳細的告訴我！」

「怎麼，剛才說的還不够詳細？」

「那是花絮，小品，等於酒家的冷熱葷，怎能說是大菜！快去吧，我等你！」

「你要那麼詳細作甚麼？」

李志偉道：「你知道我是作那一行的，還用問！」

「三句不離本行！哈哈！李志偉，我是眞服了你，你時時刻刻都想着工作！一點機會也不許放過，認眞難得！」

翌日，李志偉工作的那份報紙，在第一版刋出了大字標題：泰名教練乃辛抵港，暢談泰，日拳賽經過。副題是：日虎拳道高手慘敗，泰拳師揚威東瀛。

這是K埠所有報紙的獨有新聞，圖文並茂，圖有五幅，文有千五字，只是「上」篇，可能還有「中」與「下」篇。

這消息刋出之後，K埠對拳擊有興趣的人都哄動了。這一份報紙這一天銷路特別好，許多人都買不到。不少人心急知道詳情，打電話到報社去問以後的發展，與結果，回答是他們也未知道，請看翌日報紙！

K埠不少人都對拳擊有興趣，因此，K埠地方雖小，武館却是不少，中國的國術館，日本的柔道，空手道，泰國，韓國及教西洋拳，劍的武館，眞個多如米舖，在這許多武館中，不乏崇拜日本武術者，因此，看到這段消息都跳起來，身在日本

武館學功夫的，更匆匆回去向師父查問眞相了。

在這許多人當中，日本一些武館的負責人就更加緊張與氣憤了。他們固恨本國武師不爭氣，也恨乃辛說詳情，和某報刋載詳情。有一個叫做山內的把報紙揉成一團，大力向地上擲去，霍地站起來，恨恨地罵道：「他媽的！這一來，咱們虎拳道的臉全給他們丟光了！」一沉拳，「砰」一聲打在桌子上，把桌上的東西「嚇」了一跳！

「師父，我們虎拳道不是很厲害嗎？怎會輸給了泰……哎呀！」

「八格也鹿！誰說我們虎拳道不厲害？誰說我們會輸！胡說。」山內咆哮着，徒弟捱了一巴掌，倒退幾步，再也無人敢再提了。

過了一會，另一個徒弟乖巧地說：「師父，我看他們是誠心跟我們搗蛋，妒忌我們！」

「此話怎說？」

「不是嗎，師父！在日本，我們虎拳道當然厲害，但除了我們的虎拳之外，還有許多其他派別也很厲害吧，乃辛爲什麼不提別派，只說我們虎拳道？顯然是有問題，可能是他在日本吃過我們虎拳道的虧，所以故意這樣說！」

「對！你說的有理！我要找他算賬，叫他知道我們虎拳道的厲害！」

「如果師父出馬，只用一隻手就可以把他打成肉醬了！」

「當然，他聽到師父大名，雙腿便軟了！」

「他見到師父，將會叩頭求饒了！」

一連串的高帽送到山內頭上，戴得山內也有點頭昏吃不消了！

李志偉的文章見報當晚，李志偉於一間夜總會內設宴招待乃辛，並邀請幾位有名的國術界人士作陪客，一盡地主之誼。

日間，李志偉則陪他到各處看看K埠近年來的發展。但是，當他們在山頂一家酒家吃過午飯，正要駕車作環山遊覽時，才開車，突然「砰」一聲巨响，車身一震，傾向一邊，呔爆了。

「眞倒霉，看來只好叫街車了！」李志偉下車察看，見是左後輪爆了。

李志偉甚爲奇怪，他記得很清楚，這個後輪是半個月前才新換上去的，怎會突然爆呔？他這個車輪，本是後備輪，換上了新的，後備輪還未買，輪已經爆了。

李志偉的反應是十分敏感的。他想，這和他那篇文章可能有點關係，要不然，怎會這麼巧？他想到K埠有不少日本武館和拳師，又有不少崇拜日本拳術的人，自己那篇文章一定會刺激了這些人。終於，他肯定地下結論：不會錯，一定是他們做的手脚，我可要多加小心了！

李志偉並未想到害怕，只是想到要小心，可見他這個人的胆色，他沒把自己想到的告知乃辛，他不想影响他的愉快旅程。但他在談笑時，也提到他那篇文章可能會引起各方反應，意思是提醒乃辛，使他提高警惕，免爲宵小所乘。所謂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傷在小人之手，那就不值得了！

這一天，李志偉確實顯得處處小心，對人對物都十分留意。不過，這一天，除了午間爆過汽車後輪之外，再沒有其他事故發生，總算使李志偉感到鬆一口氣。

晚上，有K埠知名的中國武術名家爲陪，相信任何兇徒宵小，都未必有這樣的胆量，敢與這許多國術界知名人士爲敵，到夜總會去生事。

夜總會的生意算是不錯，大約由於李志偉的面子吧，侍者特別客氣，部長也常來巡視，十分賞臉。

席間，有問乃辛對中國拳怎麼看法。乃辛十分客氣，說他對中國拳術十分仰慕，因許多國家的拳術都由中國拳術脫胎而來，中國拳術實爲許多國家的拳術起源，許多國家的拳術雖有改易，顯得精巧，但中國拳術却是寬宏博大，已包含有精巧，只要運用得好，博與精可以並見，可惜他只知其然，却沒有深刻瞭解，無法識得具體。

後來，李志偉總括各人意見，說：「中國的武術，其實並無什麼奧秘，只要懂得中國人的思恕之道就會明白了。我們中國人總是以思恕待人，武術也一樣，健身爲主，自衞次之，只有在不得已時才以牙還牙，予以反擊，但不動則已，擊必中的，使無反撲，這便是以柔制剛，身心合一的境界！

「所謂柔，屬於陰，剛則屬陽，陰陽調則和，萬物生，身屬於力，志屬於心，力加心，是爲忍，而和與忍，是中國武術的另一境界。

「假如敵强加以侵畧，不使調和，步步進迫，已忍無可忍，那就只有反抗圖存，予敵人以致命重擊，使無反撲，這又是一個境界。

「能貫通這玄理，達到這境，便會豁然融通了。」

「李志偉，聽你說來似乎不難，但我却聽也不懂，更別說到達這個境界了！」

座中武術界名師對乃辛的坦然固有好感，而對李志偉關於武學方面的精闢見解，尤爲心折，事實他們都說不出這樣的論調。

人逢喜事精神爽，大家都高興，開懷暢飲。而在此同時，夜總會的另一角落，却坐了幾個虎視眈眈的漢子，目光不時射向李志偉這一桌，監視着李志偉他們的一舉一動。

這些人是山內的門人和手下，他們跟在李志偉之後來到夜總會的。

這幾個人倒有耐心，守候着，直至李志偉他們互相碰杯清酒，互祝中泰拳術界友誼永固，他們才匆匆結賬而去。

賓主盡歡，各人都有了酒意，有的是眞，有的是假，握別了客人，只留下主人與主賓了，主人問：「現在怎樣？到處看看晚景，還是怎麼？」

「長夜漫漫，睡覺也嫌太早，還是到各處去看看夜景吧！這東方之珠，不可錯過機會！」

「好吧，我們先上山頂，在山頂看夜景，特別悅目！確有可觀之處！」

「好！我們看夜景去！」乃辛急不及待地說。

兩人同到房車前，乃，李同時均有所覺，互相伸手一攔對方，說出同一的話：

「小心，有古怪！」說完，均擬回頭退出，但已遲了，山內率手下猝至，截住退路，把他們包圍了。

李，乃都是曾經戰陣之人，且有一身武功，臨危不懼，十分鎮定。不待對方撲到，先退向欄杆邊，免後顧之憂。

山內也知對方不是易與之輩，不敢輕敵，但恃在人多，且報仇心切，顧不了許多，一揮手，沉聲喝叫：「上！」

李，乃二人均未帶武器在身，只憑空手應招，三面受敵，且對方鐵尺利刃俱全，實在不易應付。幸李，乃有豐富作戰經驗，判斷準確，才不至吃虧，到底因手無寸鐵，處境不妙！

激戰中，有人飛身躍起，以蹬腳蹴向李志偉，李志偉此時正在迴避另一敵人進招，處境實在危險，一急之下，他橫下心來，用出險招，身形挫底，傾斜一邊，右手屈指疾彈，「錚錚」兩聲，把來勢彈開，左手向上一托一抓，趁勢再挺起身來向前一送，飛身踢他的敵人已身不由己的飛越欄杆，「克」一聲掉到海裏去了。

這時候，乃辛也擊倒了一個敵人，奪下了他的鐵尺。

守在旁邊指揮的山內一直未出手，這時見形勢不利，便一聲不響的擲出一柄匕首。

乃辛奪得鐵尺，無異如虎添翼，瞬即又打倒了一個敵人，正在俯身撲擊，突見寒光激射，心知有異，急忙躍起閃避，結果還是逃不了，傷了腿部，痛跌倒地，鮮血迸流。

山內得手之後，飛身就撲，正擬對乃辛重下殺手，可是乃辛手中仍有鐵尺未丟，見他撲來，便把鐵尺擲過去。山內得意忘形，突受襲擊，幾乎吃了大虧，避過之後，更加氣憤了。

「着！」李志偉一聲大喝，把抓到的一個敵人朝山內擲過去，假如山內不避，固然可以擊傷乃辛，自己也難免被撞傷，他不願如此拚命，結果是閃開了。

「乃辛，你怎麼了？」李志偉已經搶到乃辛身邊保護住他。

「沒什麼，傷了腿，小意思！」

「你自己照顧着，我殺了他們再送你到醫院去！」

「你放心，我理會得！」

「這個給你！」李志偉把奪到的一柄刀，遞給了乃辛，自己就奮力攻擊山內等人。

李志偉的出拳吐掌，非常有勁，山內和他對過一掌，覺得手腕欲折，掌心若炙，十分難受，其他的人更無法招架得住，結果，在李志偉一陣狂攻之下，山內自知不敵，急急率衆逃走了。

「李志偉，追呀！別給他們跑了！」

「窮寇莫追，由他去吧，如果他不知悔改，遲早總逃不了公道！你怎麼啦，我車你找醫生去！」

乃辛明白，李志偉所以不追，是爲了照顧他。

李志偉沒有送他去醫院，送他去看跌打醫生。因爲他知道，這樣的跌打外傷，中醫比西醫更有辦法，駁骨續筋這一類手術，西醫是比不上中醫的。

回到酒店之後，李志偉撫着乃辛腿部纏着的繃帶，無限感慨地說：「眞想不到，你在日本贏得勝利，却在這裏受傷！」

「人生就是這樣奇妙的了，有時，眞叫人無法相信是事實呢！」乃辛苦笑。「幸而這次只是受了點外傷，休息幾天便沒事了！只不知是什麼人偷襲我們，倒要調查一下！」

「不用查了，我已經查過，是虎拳道的人！」

「哼，眞想不到他們如此卑鄙！」

「說起來，這件事，我該負責！」

「爲什麼？」

「我想過了，一定是我寫的那篇東西刺激了他們，所以……」

「所以他們才卑鄙！他們不服，可以堂堂正正向我提出質問，也可以寫信到日本去查問個清楚！其實，我已經說得十分客氣了！」

「但他們認爲我們是侮辱，對他們的聲譽有損，所以來此一着！」

「他們，也太無大志了！如果是我，我會暗暗地苦練，找機會爭回面子！只有在公開比賽中才能爭回失去的面子！似他們這樣的，簡直——嗯，你也受傷了？」

乃辛的目光射在李志偉胸前。

李志偉俯頭一看，發覺胸衣裂了，伸手一摸摸出一塊玉石，笑說：「眞想不到，這塊玉救了我一命！要不是它代我受了一刀，不死也要重傷了！」

「果然，這也是意外！」乃辛看着玉石上的刀痕說。

「這是我祖傳的寶物，據說可以辟邪，想不到還會救命！」李志偉得意地說。

還滑稽地吻一下玉石。

乃辛以神秘的表情看着李志偉，他想不到李志偉還這麼孩子氣。

突然有人敲門。

李志偉身形一動，做了一個姿勢，道：「入來！」

入來的是酒店的侍役，遞給乃辛一封電報。乃辛叫他取本電碼書來，邊譯邊看，神色驟變。李志偉坐在他的對面，知道這電報對他有重大影响，便問：「誰打來的？」

「你看看就明白了！」乃辛把電報遞給李志偉，李志偉看譯文，寫的是：日拳擊代表隊，向我武館挑戰，請速回應付！署名的是古素瑪。

古素瑪是乃辛的女兒，李志偉是知道的。她既然用到電報，事態當然是相當嚴重。

「乃辛，你打算怎樣？」李志偉問。

「除了應戰，還有什麼辦法？」

「可是你……」李志偉不安地看看乃辛的腿，沒把話說下去。

「我看得出，他們是不懷好意的！他們一定與我們在日本獲勝有關，和普通的挑戰不同。我非回去不可！我不在，他們更難應付！」

「我知道！只是你的腿——」

「志偉，事到如今，我也無法了！不過，我有一件事求你，希望你能幫我一個忙！」

「爲什麼？說好了！」

「我希望你能同我到曼谷去！」

「我同你去曼谷？」

「如果我不是受了傷……」

「好！我馬上就向報館告假！這事既然因我而起，我總不能置身事外！」

報館同意了，而且不作李志偉請假，作出差公幹，但要寫通訊稿，報道戰況。

K埠距泰國不遠，每天都有幾班飛機往來，乃辛買好機票才打電報給女兒，所以飛機到達，女兒就在機場迎接了。

古素瑪看到爸爸，迎上去，見爸爸身邊有個陌生男子，還提着爸爸的行李，不覺一怔。乃辛已發覺，代爲介紹，由於乃辛平日曾提到李志偉的名字，古素瑪對他早有印象，既知是他，便不覺得陌生了。

「爸爸，你的腿怎麼啦？受了傷？」

「沒什麼，在K埠不小心，給汽車碰傷了，已快好了，不必理它！」乃辛不想說出實情，邊說邊向李志偉打眼色，並轉換話題：「日本代表隊，到曼谷多久了？是些什麼人？」

說着話，范興開着汽車來了，阿才也跟車一起來。古素瑪待各人上了車之後才回答爸爸的問話。她說：「前天才到的，據說他們是接受當地日本武館的邀請而來的。」

阿才也插咀說道：「師父，他們一來就向我們挑戰，並指定要大師兄威特亞比賽！」

「爸爸，我看他們和過去的挑戰者不同，他們似是另有目的，專爲向我們挑戰而來的！」

范興說：「是啊，許多人都這樣說，整個曼谷都轟動了。」

李志偉靜聽他們說話，提出自己的意見：「照這麼說，他們是有備而來的，萬不能忽視！」

「嗯！確是這樣！」乃辛說。

「爸爸，聽說這次來的拳師，都是在日本有名的一流高手！」

李志偉肯定地說：「不用說，這次比賽，他們是想挽回在東京失去的面子！」

「這是必然的！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他們決不是吃素的！」乃辛說。

「還有關於他們別的消息嗎？」李志偉問。

「暫時沒有！」古素瑪說。

「但我們十分需要！」乃辛說。

「對！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戰百勝！我們必須設法調查清楚，越快，越詳細就越好！」

「我馬上再叫人去探聽！」古素瑪說：「我已經托過一些人去查，應該有回報的了！」

「他們不認識我，讓我去走走！」

× × ×

在某酒店的房中聚集了幾個日本人，他們就是日本代表隊！那個身材矮胖的領隊大友在房中走來走去，不斷以拳擊桌，向旁立的日本拳師高橋和加籐咆哮咒罵。

高橋恭敬地說：「先生放心好了，我們已經大大增強了實力，還有全日本拳擊冠軍三島武夫先生拔刀相助，還怕勝不了他！」

大友輝維說：「對！對！我們一定會勝利，我們一定要勝利！」

「對！我們一定勝利，要爲日本拳術界爭光！要打敗威特亞！」高橋拍馬說。

一陣緊促的敲門聲，房內各人神色一凛，均作好戒備。在高橋一聲「入來」之後，一個叫做成田的人入向大友報告：「領隊，三島武夫先生來了！」

「請！請！」大友向門口望去，看到一個濃眉大眼，體軀偉岸，穿了和服的大漢，料他就是三島武夫，便請他進房。

「能得三島先生親來相助，太好了！太好了！」大友恭敬地說。

三島武夫似乎瞧不起房中的人，包括大友在內。對大友的恭維，理也不理，自顧自的傲然問：「你們怎樣了？都準備好啦？」

「準備好了，就等三島先生駕臨！」大友客氣地說，又送上一頂高帽子。

「那就開始吧，別浪費時間！」三島武夫居然以主人自居了，難怪旁人側目。

他們所謂準備好，原來只是放映一部紀錄片，一部泰日拳師在東京爭雄的紀錄片。

小型銀幕上，映出泰日拳師在東京比賽的全部過程。其中泰國拳師威特亞的賽拳雄姿特別搶眼，他沉着，鎮靜，閃躲有方，攻擊有力，一拳一拳打出去，在慢鏡頭中看得特別清楚。

威特亞的出拳，快而勁，狠而準，對方只要中正一拳，就不易支持了，看來他出拳之重，恐怕有五六百磅力。看得各人都屏息靜氣，誰也不願意出聲，有幾場拳賽，威特亞已經中了幾拳，似乎不易支持了，結果還是支持下來，伺機反擊，終於反敗爲勝！

威特亞的拳打得好，他的脚踢得美好，他那凌空一蹴，姿式美妙，出脚勁極。好幾場，他都是以脚取勝，憑一脚擊敗對方的，連決定性的最後一場決賽，他也是用脚踢倒敵人的。

這部紀錄片紀錄了許多比賽過程，但是，能給人留下印象，及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威特亞。他是全片的主角，打得最精彩，也是泰日拳賽的勝利者。

在日本人來說，這是一部使他們喪氣的影片。

影片已經放映完了，三島武夫等人的臉上還是留有驚悸的痕跡。過了好一會，大友才說：「要不要再重看一遍？」

大友這話純是爲三島武夫而問，所以等候的也只是三島武夫的答話。

三島仍在沉思，過了許久才問：「他叫什麼名字？」

三島武夫雖然沒有指着影片，各人也知道他問的是那一個。

「他叫威特亞！」大友回答。

「叫威特亞！」三島重複着。

「是，叫威特亞，這裏最出色的拳師！」大友加重語氣，還作了介紹。

「唔！他的飛脚，確是相當凌厲！要勝他，得設法破了他的脚法！」三島沉沉地說。

「三島先生，這可要靠你了！」大友陪上笑臉，已經超過客氣了。

「你放心，我會的！」

「這是爲全日本的拳擊界爭光呀！三島先生，全靠你啦！」

「少廢話！我們快設法了解敵情！越快越好！知道嗎？越快越好！」

三島陡然衝出房間，大力地關門，「砰」一聲，嚇了各人一跳，也惹來一頓咒罵！

三島武夫要去偵查威特亞的底細和近狀，在乃辛的武館內，大家也在談論着威特亞。

乃辛臉有不悅之色，大聲質問：「威特亞呢？他去了那裏？」

阿才說：「他這幾天都沒有來！」

「什麼？他回來之後，一直就沒有練拳？」

「沒有！」

「爸爸，聽說威特亞近來的心情，很不好！」古素瑪走近爸爸身邊。

「有什麼事嗎？」

「他不肯說！」

「哼！豈有此理，剛剛有了點小名氣，就驕傲成這個樣子，連拳也不練了！」

「不，師父，他是因爲……」

「別說了，快去找他回來！」乃辛打斷阿才的解釋，揮手叫他去找威特亞。

阿才走後，乃辛介紹大家跟李志偉相識，並宣佈由這一天開始，由李志偉代替他教導各人練拳，這一宣佈，各門人都臉有異色，用奇異的目光望向李志偉，似乎要在他身上看出什麼秘密。

李志偉雖然身體很健康，但到底是以搖筆桿找生活的人，不論胸肌，臂肌遠不及乃辛有稜有角，綫條分明，加以他舉止談吐都斯文，沒有一般拳師那份粗獷，因此，他的外表，和身材魁梧的乃辛是相去甚遠的，就是和乃辛的門人也很大距離，因此，要他們受教於李志偉，各人都心中嘀咕，存有反抗心理，要非尊敬乃辛，當場就會反抗了。

李志偉不知是看不出來，還是故作不知，微笑地站在一旁看各人練拳，看了一會便告辭而退，並未眞實指教過任何一個人。

一班師兄弟都瞧不起李志偉，看看他離去的背影，有人說：「這樣一個人怎能教我們練拳！」

有人說：「師父受了傷，何不就叫威特亞來教我們，那不是更好嗎？」

「好是好，就不知去那裏找到他！」

「師父不是叫阿才去找他了？阿才會知道他在那裏的！」

他們議論紛紛，都是不歡迎李志偉教他們拳術，希望阿才早點找到他，讓他代替乃辛教導他們！

阿才找得到威特亞嗎？威特亞去了那裏？

威特亞正在一間醫院的窗外向內偷窺他的愛人莎芭。

莎芭在一次碰撞中跌倒，腦部受到嚴重的震動，影响到眼部神經和角膜，所以眼睛受到傷害，醫生證實要動手術，並把施行手術的費用告知莎芭父親。莎父聽得一怔，呆了一會。然後黯然自語：「這是說，她的眼睛永遠也見不到東西啦！」

「怎能這樣說呢？只要你交足手術費，不是就可以動手術了？動過手術之後，她的眼睛很快就會見到東西了！」

「我知，但我那有這筆手術費？」

「我還要提醒你，如果要動手術，就要快，越快越好，時間拖長了，神經已經壞了，就動手術也沒用了，這一點，請你留意！」

醫生離開了，莎父眼淚直流，臉頰也濕了。

威特亞在窗外聽到這話，也心如油煎，不知如何才好。他不願給莎父看到，悄然匆匆而去。

莎芭的家庭並非富有，溫飽是有的，但却無餘錢積存，所以醫生說出那筆龐大的手術費，他就無法支付得出。

威特亞是一位名拳師，却沒有多金，要籌那筆醫藥費，也是有心無力，無法辦到。

莎芭是他愛人，他愛莎芭甚於愛自己，現在莎芭病了，眼睛快要瞎了，他却眼睜睜的看着她，無法使她獲得復原，內心的苦痛，豈是外人所能了解？

「威特亞！」

「威特亞！」

「威——特——亞！」

威特亞終於聽到了。他在沉思中被驚醒，停了步，看到是阿才，睜望着他，却不出聲。

「威特亞，我到處找你，急死了！」

威特亞看看他，仍然沒有出聲，而且，邁開腳步，又向前走去。

「威特亞，師父回來啦！」

「嗯！」威特亞仍然迷惘地望向阿才，神情呆木，令人駭異。

阿才急了，他扯着威特亞，說：「師父因日本人挑戰，特由K埠趕回來的，威特亞，師父找你，快跟我回去吧！」

「阿才，你肯不肯幫我一個忙？」

「什麼？幫你忙？」阿才見他答非所問，心中驚疑不定地望向威特亞，他對威特亞本來十分熟悉的，現在却覺得非常陌生。

威特亞對他的驚疑目光，似未發覺，只是繼續自己的要求，問道：「你有沒有錢？」

「錢？你問這個幹什麼？」

「你別問，快答我，有沒有？」

「你不說，我也不告訴你！」

「好，我說！借給我！」

「多少？我只有一點！」

「有多少？說！」

「六百銖！」

「沒用！太少了，沒有用！」

威特亞轉身便走，阿才大急，追上去。同時，阿才也明白了，威特亞急於借錢必是爲了醫治莎芭的眼睛。

「走，不用你理！」威特亞推開阿才，繼續走他的路。

「啊，有辦法了！你跟我走，找師父商量！」

「傻瓜，師父跟莎芭爸爸一向不好，怎肯幫忙？你眞糊塗！」

「我說你才傻，中國人說，事急馬行田，你剛才向我借錢夠傻啦，我怎會有錢！你未問過師父，怎知道他不肯？威特亞，事在人爲，我認爲你有事應該找師父商量！走吧，師父正在找你！」

「好吧，也只好碰碰運氣了！」

阿才和威特亞走進練習室，見各人正在練功，李志偉站在旁邊觀看。

范興正在把凍水送到，有人便停止練

功，去喝凍水。一個開始，大家都停了。

幾個拳師正在竊竊私語，批評李志偉斯斯文文，像個小學教員，這種議論，引起哄笑。及後發現阿才與威特亞同來，都迎上去和威特亞打招呼。

威特亞出手向一個吊袋打去，把吊袋打得蕩起來。

「威特亞！」古素瑪叫住威特亞，介紹李志偉和他相識，說李是她爸爸的老朋友，也是他們的新教練。

「原來是威特亞，久仰，久仰！」李志偉熱誠地打招呼。

威特亞心中記着莎芭，心情不好，對李志偉只是冷冷地點頭，算是打過招呼。古素瑪看得很不高興，再向威特亞介紹，說李不但是記者，還是拳術高手。以後有事，儘可向李請教。威特亞仍是不理，默默地走去練習。

「小姐，你跟我來，我有話對你說。」阿才待威特亞走開了，便悄悄的告訴古素瑪！

李志偉看到一切，但並未出聲。他認爲各人情緒不安定，似乎都有無限心事，還不是自己該說的時候，所以不開口。他要觀察一下，看出各人的特性與拳藝水平，然後才再針對優劣利弊，一一加以改正，這樣，才不致於無的放矢，白花精神氣力。

在此同時，在一個日本人的練習室中，幾個日本人也正在練習。

突然，練習室的門未經敲動便無風自開，走進一個人來。

「誰！站住！」加籐未看清來人，先來一聲斷喝，阻止來人走動。

「成田，原來是你！這麼匆忙，有什麼事嗎？」高橋在加籐喝叫時，已看出是成田了。

「你們知不知道，乃辛的武館請了個新教練！」成田說。

「那又怎樣？」加籐滿不在乎地說。

成田想不到他會這樣說，心中很不高興，他來報告，原來是希望得到讚賞幾句的，結果却被搶白了幾句，當然心中不快了。

高橋比較了解成田的爲人，見他主動提到這個問題，料必有點原因，因此，他問成田。「乃辛請了一個怎樣的教練，値得你如此重視！」

成田道：「你們不重視，大友領隊可重視呢！」

「大友領隊也知道了？」高橋反問。

「他知道了！就是他叫我來告知你們的！」

「領隊也這樣重視？是個什麼人？」加籐也插嘴了。

「什麼人還不是一樣？總之是個教練，何必管他是什麼人！」成田報一箭之仇了。

加籐當然聽得出來，怒目相向，似乎要有所動作，用行動教訓成田了。

「成田，你說，他是什麼人？怎會連大友領隊也如此重視，」高橋問。

「聽說他姓李，和乃辛由K埠一起來的記者！是個中國人！」

「姓李的中國記者！難道就是在K埠打傷山內的那個中國記者？」高橋愕然驚道。

成田道：「不錯，在K埠打傷山內，救了乃辛的正是他！所以，大友領隊叫你們小心！」

「他媽的，我才不怕他！哼，碰上了，叫他嘗嘗我鐵拳的滋味！」加籐揚起拳頭，一挫身，一拳打在吊袋上，把吊袋打得飛了起來。

加籐這一拳，似乎把吊袋當作李志偉，打得可眞有勁。但高橋和他的想法不同。他明白，一個中國記者能在K埠打敗山內，又敢於在他們挑戰乃辛之後陪乃辛到曼谷，再當乃辛武館的教練，問題就不簡單。他知道中國人有一句話，叫做「不打無把握之仗」，這個姓李的明知此來必有危險，且他當這個教練，不過是個表面的名銜，眞正的工作，只怕是用來對抗挑戰者呢！他如果以記者身份，便不該加入漩渦，但既是教練，那就不僅有權參加戰鬥，而且，在職責上更不該退出漩渦了。如此看來，姓李這個教練，確實是個值得重視的人物。

加籐見高橋默默沉思，久不出聲，很不耐煩，大聲說道：「怎麼？你怕那支那豬？」

「別吵！」高橋比他更加大聲，嚇了加籐一跳。

成田這一回，可開心了，只在旁邊偷笑。

高橋喝了一聲之後，怕引起加籐反感，跟着把自己所考慮的告訴加籐，加籐才知道事態的嚴重，遠遠超出自己的想法，叫不敢亂說話了。

高橋說：「你不知道，如果他是個普通的中國人，還易對付，他是個有名的記者，必定讀過許多書，懂得許多。中國的武功，十分深奧，玄妙，我們的功夫，都是脫胎自中國武術的，對付泰國人，我有把握，但是，對付中國高手，就沒有這麼信心！」

「你怕他們？」

「這不是怕與不怕！做到拳師，武士，難道還會怕死？當然不會！」

「那你怎麼沒有信心？」

「你怎麼老是想着自己？」高橋說：「怕不怕死，是自己的事，勝敗却關係整個日本拳術的名譽！有時候，你不能以爲不怕死就算英雄，你還得要使自己不死才行！加籐，比如說，你不顧一切，死了，對日本拳術界有什麼好處？倒不如你不死，打了勝仗，替日本拳術界爭到光榮！現在，你懂了吧？所以中國人有不打無把握之仗這一句，他們不是怕死，是不想犧牲，不願作無謂的犧牲！」

高橋這話，加籐過去從未聽過，他過去只是練拳，不怕死，却沒有想到其他事情，他沒有這份學識，不會想到這許多。他一直都以爲有膽，肯拚，不怕死就已經夠了，沒想到還是不夠。

「這麼說，姓李那支那豬眞不好對付呢！」加籐也不敢輕視李志偉了，但在態度上，還十分自大，仍然把中國人稱爲支那豬，看不起中國人，不把中國人當人看待。

李志偉來了曼谷幾天，對日本人的底子也摸得清楚一點了，對泰國那些拳師也

有了一點了解。

這一晚，夕陽餘暉在湄公河上，天上人間，一片彩色，沿着河岸，走着一男一女兩個人，他們是李志偉與古素瑪。

他們走得很慢，心事沉重，脚步也沉重。古素瑪縷述着威特亞這幾天來心情不好的原因。她是從阿才口中聽到的。

李志偉沉沉地思索什麼，說：「原來是這樣，怪不得我看他這幾天總是無精打彩！看來，莎芭的手術費必然很大筆，他無法籌集！」一頓，停了步，望着古素瑪，說：「不過，他爲什麼不坦白說出來，和你爸爸商量呢？」

「這個……也許他知道我爸爸不會答應！」古素瑪不好意思地說。

「爲什麼？」

「事情是這樣的。莎芭的爸爸，是個拳師，有一次，在比賽時，爸爸打傷了他的右手，使他成了殘廢，從此之後，他們就……」

「結了恨，不再來往？」

「本來，莎芭爸爸不准女兒和威特亞來往的，但他們都深深地愛上了對方，誰也無法阻止！想不到莎芭受了傷，又在這個時候！」

李志偉沉思着，自語：「我眞担心！如果威特亞經不起這個挫折，這場比賽，眞不是如何是好了！」走着，不經意的觸及胸前懸掛的古玉，精神一振，不禁脫口大叫：「古素瑪！我想到辦法了！」

「你想到什麼辦法？說來聽！」古素瑪一臉驚異之色地說。

「不，現在還不能說，到時你自會知道！」

「這麼神秘？」

「天機不可預洩，山人自有妙計！」

李志偉笑笑，他解決了難題，心情開朗，笑了。

古素瑪見他臉現笑容，說話輕鬆，相信他眞個想到辦法了。她想：還是他有辦法，中國人，眞是個聰明的人，我們想了許久也無法解決的問題，他才聽到，一下子就解決了！

她對他多了一份敬佩，心情也好了許多。兩個心情好轉，對傍晚景色，更覺可愛了。

他們，女的把男的作爲叔叔，男的把女的看作世姪女，又都是洒脫的，便不拘什麼痕跡，兩個相倚而行，男的還把手按到女的肩上，彷如一對要好的情侶，邊談邊笑，十分開心。

突然，李志偉按在古素瑪肩上的手向下滑落去，大力的在她腰間一摟，她正感愕然，耳邊已聽得李志偉在低說：「小心！有人偸襲！」

古素瑪又是一怔，驚疑間，已經看到數名大漢從黑暗處竄出來。同時，李志偉摟在她腰間的手也完全放開了。

雙方相距在二三尺之間站定了，對峙着，李志偉叫古素瑪退避，她提出反要求，由她出手，應付不來時，李再幇她。李志偉想了想，竟點頭答允了。

原來李志偉見來的只有三個人，身法也不很靈敏，而古素瑪是名拳師乃辛愛女，當然身手不凡，讓她一顯身手，自己也可知其底細，免得敵人眞個來犯時，不知如何安排她，再者，他也自信在她眞有危險時，自己還來得及予以援手，不致使她受傷。

古素瑪雖是女子，正如常語所說：虎父無犬子，强將手下無弱兵，古素瑪對來人全無懼怯，挺身上前，喝問對方：「你們是什麼人，想幹什麼！」

「你長得美，我們想和你睡覺！」其中一個毫無禮貌的回答，氣得她睜大了眼睛。

「你自己找死，休要怨我！」古素瑪一伏身，身子陡然撲前了兩步，攻擊說話那人左邊的人，那人正在一愣，李志偉也感驚異。說話那人帶着冷笑撲擊她，她是一沾地，陡然轉身，雙掌揚處，便傳出「拍拍」兩聲，在李志偉叫好聲中，那人已經倒退兩步，以手撫頰，嘩啦大叫，破口咒罵了！

「臭丫頭，這是你自己找死，休怪我無情！」另一個漢子斜撲古素瑪，來勢甚兇，李志偉也爲之緊張起來。可是古素瑪却成竹在胸，十分鎭定，當對方撲近時，她一躍而起，雙足一拳一伸，足尖恰巧踢在對方的肩臂之上，把對方踢出了幾步，自己身子受到反彈之力，也向反方面飛出了丈外，落到另一個人身邊，就向那人進攻，重重擊中那人一拳。

「你眞有辦法，古素瑪！」李志偉對她的敏捷身手，不由的稱讚。

李志偉還沒有動手，僅是古素瑪一個，他們已經連續中招受傷，如果李志偉出手協助，那還得了？有此一想，三個來襲者都心膽俱寒，不敢停留了。

「古素瑪，不要追，由他去吧！」李志偉見古素瑪還要追趕，立即加以制止。

「我看這三個人，一定是日本武館的傢伙！眞卑鄙！」

「我也看出他們是日本拳術！你以一敵三，居然勝得如此輕鬆，實在是出我意外！」

「不是我的武藝高强，是他們太過不濟！」

李志偉道：「不，他們雖然不是一流拳師，功力也不算弱，你能够以一勝三，眞了不起！」

「可能因爲你在一旁看着，增加我的信心！」

「那有這種事！」

「有，我說的是眞話！過去，我也和人家打過架，就沒有這次打得精彩！」

「這麼說，倒似是眞的啦！」

「何止似，本來就是眞的嘛！」

古素瑪回到家中，把經過告訴老父。乃辛聽得非常憤慨，握着拳頭，斷然說：「這班傢伙太可惡了！且等拳賽過後，我再慢慢泡製他！」

「爸爸，你何必這樣氣憤，他們又沒有佔得便宜，還吃了虧！」

「說眞話，你眞沒事？」

「爸爸你眞是，你該知道，我是和李先生在一起的，怎會吃虧！」

「這也是！他呢？怎麼不見？」

「他去了練習室！」

「哦，我也去看看！」乃辛走出門去，古素瑪跟在後邊。

這時候，威特亞等都在練習，但練得無精打彩，毫不起勁。

李志偉在旁看了一會，緩步走向威特亞處，語重心長地勸慰他：「威特亞，任何事情都可以解決的，還是放開胸懷，集中精神練習吧！」

威特亞冷冷看他一眼，所無動於中。

「威特亞！」李志偉嚴肅地叫他一聲，再說：「拳賽是搏命之爭，相當危險，不比玩波子，玩保齡，這一點，你該知道！現在，日本人有備而來，向你們挑戰，你們可說是强敵當前，爲了武館聲譽，爲了全泰國的聲譽，和自己的聲譽與安全，你都必須提起精神，好好練習才對！」

威特亞仍然只看他一眼，並不說話，却突然轉身，飛起一脚，狠狠地踢在吊袋上，似在發洩，又似在向李志偉示威。

李志偉見狀，微微一笑，連身形也沒有蹲低，足跟一起，足尖一點，人已彈了起來，也向吊袋踢出一脚，吊袋並沒有蕩起多高，練習室的拳師們正在暗笑李志偉姿式雖然美妙，氣力却差，怎知那吊袋，却出現一個脚印，袋中的沙粒就由那印孔中流了出來。

這是出人意外的奇蹟，威特亞看得呆了，其他人更看得呆了。他們過去都佩服威特亞的脚法，以爲是世界第一流，想不到李志偉比他更厲害，這實在太出他們意外了。

乃辛和女兒剛好這時入門，也看到了，父女倆同樣爲之一呆。

「對不起！我弄壞了你的吊袋！」李志偉走向乃辛，解釋地說：「不過，還好，這一個是最殘舊的，所以經不起踢！」

「志偉，我過去只認識你的拳，認爲了不起，想不到你的脚，也是如此厲害，還好是吊袋，如果是胸膛，那還得了！」

「那裏，說脚法，威特亞的踢法很不錯，快而有勁！對方不易抵擋！」

乃辛苦笑一下，走向威特亞。

「師父！」威特亞低下頭，不敢和師父的目光接觸。

乃辛狠狠瞪了威特亞一眼，忽然說道：「你眼中還有師父嗎？哼，不長進的東西！」

「師父……」

「不必狡辯！一個成功的拳師，絕不該存心驕傲自滿，知道嗎！剛有一點點成就，就以爲了不起，連拳也不練了，算什麼！」

乃辛不容許威特亞分辯，便無法知道威特亞內心的痛苦。古素瑪急急替威特亞解釋道：「爸爸，威特亞已在練習了！」

「練習？哼，這算什麼練習？這算是練習嗎？哼，這是開玩笑，不是練習！」

李志偉語帶雙關地說道：「威特亞是一個聰明自愛的人，他會珍重自己的前途的！」

古素瑪怕爸爸會說出些更令威特亞難受的話，以他的腿傷未癒爲藉口，勸他離去休息。

乃辛父女走後，鱉了一肚子寃枉氣的威特亞看看李志偉，轉身向門口走去，阿才想攔阻，那裏攔得住？給他一撥，跌了一交。

「眞是的，我又沒得罪他，爲什麼推得我跌一交！」阿才忿忿不平地出怨言。

「他會去什麼地方呢？」

「他去看莎芭吧？」

「我眞替他担心，他的心情如此之壞，怎能出賽？英雄難過美人關？唉！」

練習室的拳師們都爲威特亞的擧動感到不安與惋惜。

威特亞去了那裏？他確是去看莎芭。由於心情衝動，便走得快，脚步也重，雖然在莎芭門外已經停了步，還是驚動了躺在床上休息的莎芭。

「爸爸，你取藥回來呀！」莎芭在床上叫喚。

聽不到回聲，莎芭大感奇怪，便再問：「爸爸，你怎麼不說話？是不是沒錢取藥？那也不要緊，威特亞會設法的！他會給我取藥的！」

威特亞本想偸偸地瞧瞧莎芭就走的，想不到竟驚動了她，聽了她這話，既慚愧，又感動，原來她是如此信賴他，而他却束手無策，如何不百感交集？

終於，他忍不住了，沙啞地答：「莎芭，是我！」

「啊，威特亞，是你！」莎芭十分激動，伸開雙手，霍地坐起來，循聲衝去，連下床也似乎忘了，一伸足，幾乎跌倒。幸而威特亞及時趨前把她扶住，使她再坐回床上。

「莎芭，你覺得怎樣？」

「沒什麼，醫生說，很快就會好的！」她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雙手緊緊地摟住他，在他背上，臉上，頰上撫摸不已，「你眞好，我以爲你沒有時間來的，可是，你來了！」

莎芭十分熱情，從她的擧動中，可以看出如何熱愛威特亞和多多樂意與他在一起。

威特亞心情的激動與複雜，使他自己也不知怎麼說，愛情的魔力，使他產生了反應，也把她緊緊地摟住，互相依偎着，一時反而沉默下來，無聲勝有聲。

過了好一會威特亞輕輕地說：「莎芭，你不必瞞我，我全知道了！」

「啊，你知道……」

「你放心，不管上天下地，我也要設法醫好你的眼睛！」

「可是，那筆手術費……」

「你放心，我會想辦法！」

「我知道你愛我，但你那來這許多錢？」莎芭說：「威特亞！你千萬別做傻事！你知道，我不喜歡你做出傻事的！」

「不會！不會！我絕對不會！但我一定要照顧你，一定要醫好你的眼睛！」

莎芭大爲感動，兩人擁抱得更緊了！

阿才本來對威特亞不滿的，他跟了來，在門口偸看，偸聽，見他們這樣，也大爲感動。

阿才不想給他們發現，也不想打擾他們，悄悄的退了出去，在街邊站着。

過了一會，威特亞從莎芭家出來了，精神還是很差，垂着頭似在思索着什麼。

阿才想，他一定是爲醫藥費發愁！可惜我沒有錢，他又不早和師父商量，現在，師父對他不好好練拳有了反感，且有了成見，認爲他自滿，驕傲，即使再與師父商量，恐怕也沒有用了！他嘆息，爲威特亞並不會及早找師父商量。（下期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宜城侯千金萬飄萍與王岩生下一子，不容於父，携七婆及蕭玲玲、巧巧二婢及愛兒小龍離開侯府，寄居於七婆師弟馬璉的王馬莊，不久，爲侯府總管率八駿等追踪尋至，萬飄萍不願牽累他人，毅然離開王馬莊，主僕重踏征途，路經伍仁橋爲斐世澤率五高手攔路，萬飄萍主僕與鬥，激戰中，雙方皆遭人暗算，昏臥地上，迨萬飄萍主僕等醒來，始知陷身無毛秀士呂小江手中，主僕四人一身功力盡失，只有靜待天命，呂小江爲示優遇，特准她們往龍潭寺進香解悶，晉香已畢，主僕緩步離開寺門——

天壤王郎傳奇故事之三

高　皐・文
盧　令・圖

紅綾刦



名山任帮主　古都展鴻圖

飛龍幫的總壇距龍潭禪院不過里許，其間古松夾途，頗富林壑之勝。

萬飄萍沿途留連，迄紅日含山，歸程只走了一半。

蕭巧巧瞧了一下天色道：「回去吧，小姐，小龍兒也該進食了。」

萬飄萍幽幽一嘆道：「是該回去了，走吧。」

她們還未移動身形，一陣腳步之聲已遙遙傳入耳鼓。蕭玲玲冷哼一聲道：「一步也不肯放鬆，哼，當眞要將咱們當作囚犯不成！」

「別這麼說，蕭姑娘，在下親來護駕，只是對貴主人的關心而已。」

蕭玲玲不必瞧看，已知道說話的正是飛龍幫主呂小江，她向發話之處輕蔑的瞥了一眼道：「咱們只是幾個遭人暗算的女流罷了，幫主如此關心實在担當不起。」

呂小江由林中轉出，他身後還跟着四喜娘子曹歡兒，及兩名約莫十四五歲的少年男女。

四喜娘子喲了一聲道：「好伶俐的一張小嘴，我說兄弟，你實在應該給萬姑娘她們解藥的，欺負幾個女孩子，怎能配當一幫之主！」

呂小江面色一紅道：「姊姊責備的是，不過……」

四喜娘子道：「怎麼啦？兄弟，有話何不痛痛快快的說個明白？」

呂小江道：「姊姊又不是不知道，此種無形之毒是沒有解藥的。」

四喜娘子一怔道：「什麼？你用的是『柔柳浪鶯』？」

呂小江吶吶道：「小弟實在太喜愛萬姑娘了，所以……所以……」

四喜娘子一嘆道：「兄弟！姊姊一向佩服你的文事武功，只是這件事兒麼，姊姊實在不敢恭維。」

呂小江似乎無話可說，只好顧左右而言他，道：「姊姊！這兒山風頗大，萬姑娘只怕承受不住。」

四喜娘子道：「好吧，咱們回去後再說。」回去再說，是無毛秀士呂小江最歡迎不過的。

但身中無形之毒的萬飄萍主婢，却感到這句話十分刺耳。

萬飄萍主婢不知道什麼是「柔柳浪鶯」，却明白她們今生今世已不可能恢復功力。

失去武功，已是任何一個武林中人所不能容忍的。

那麼陷身賊巢的弱女子，將會遭到怎樣一種可悲的命運？

七婆第一個忍受不住，口中大喝一聲，就待向呂小江撲擊。

萬飄萍沉聲道：「不要這樣，七婆，呂幫主是跟咱們鬧着玩的。」

無毛秀士呂小江當眞只是在鬧着玩的麼？瞧他適才與四喜娘子的對話，倒像是認眞得很。

這不止是他的態度，而且他還是一幫之主。

人君無戲言，在飛龍幫，呂小江就是人君。

只不過萬飄萍的言語，比呂小江更具魔力，她說呂小江是開玩笑，連四喜娘子也幾乎深信不疑。

回到總壇，大廳上早已準備了一桌酒席，在呂小江慇懃相勸之下，萬飄萍畧畧進了一點飲食。

飯後回到居處，四喜娘子跟了過來，在飛龍幫，這女人身份特殊，她是幫主呂小江的義姊，但沒有任何名位。

女人找女人，談話比較方便，何況四喜娘子曹歡兒，還生就一張能說善道的利嘴。

「咱們能够聊聊麼？萬姑娘。」

四喜娘子似乎是在徵求萬飄萍的同意，其實她已經簸着屁股坐了下來。

七婆哼了一聲道：「咱們小姐够累的了，只怕難有那份閒情逸緻。」

四喜娘子一嘆道：「這是我那兄弟太魯莽了，硬將一個叱咤風雲的巾幗女傑弄成病美人似的。」

蕭玲玲撇撇嘴道：「小婢可不是這般想法。」

四喜娘子啊了一聲道：「姑娘是怎樣想法？」

蕭玲玲道：「我認爲呂幫主暗中下毒，是一件十分自然之事。」

四喜娘子道：「哦？」

蕭玲玲道：「而且他是勢在必行。」

蕭玲玲說得像是煞有介事，不僅四喜娘子聽得不解，萬飄萍也有點聽不明白。

四喜娘子忍不住詢問道：「那是什麼道理？」

蕭玲玲道：「很簡單的四個字，賊性難改。」

四喜娘子一怔，表情上有點啼笑皆非似的。

曹歡兒江湖得意，憑藉的是美色，武功，及一張能將死人說活的利嘴，現在碰到蕭玲玲，就難免有點相形見拙了。

蕭玲玲絕不放鬆，哼了一聲又道：「我還有一點意見妳要不要聽？」

四喜娘子本不要聽，她知道蕭玲玲絕不會說出她喜歡聽的，但她任務未成，不願聽也得聽下去，因而裝着笑臉道：「聽，姑娘請說。」

蕭玲玲道：「無毛秀士呂小江，貌不驚人，技不壓衆，妳說他憑甚麼能當到飛龍幫的强盜頭兒？」

四喜娘子面色一整道：「姑娘不嫌說得過份了一點？」

蕭玲玲冷冷道：「怎麼？妳竟將葫蘆頭當作是一個美男子不成？」

四喜娘子苦笑一聲，說道：「這是每個人審美觀念的不同，我認爲他五官端正，也算得是一個英俊的男人，再說，呂幫主當年名列天宇八魔，名頭之响，不下於當代武林的任何一個掌門，他如若沒有一點眞才實學，怎能經得起如此漫長的時間攷驗？」

蕭玲玲道：「這就難說了，據我所知，武林之中，欺名盜世者大有人在。」

蕭巧巧道：「不錯，呂小江如果是一

個人物，他就應該與咱們各憑所學拚上一拚。」

四喜娘子道：「兩位姑娘說的是理，呂幫主他的動機是情，他可以開罪天下之人，卻不便對萬姑娘做出焚琴煑鶴，大煞風景之事。」

蕭巧巧嗤之以鼻道：「我只知道四喜娘子以美色顛倒衆生，敢情對說謊一道也頗具專長。」

四喜娘子微微一笑道：「是麼？」

蕭巧巧道：「呂小江對咱們暗施毒手，使我主婢四人全部失去武功，這比殺了咱們還要難受，何止於焚琴煑鶴！」

四喜娘子道：「姑娘說的原來是這個，唉，這倒是一樁難以解說之事……。」

蕭玲玲一哼道：「任憑妳舌燦蓮花，總不能推翻鐵的事實，妳請吧，咱們小姐要歇息了。」

四喜娘子道：「妳聽我說，姑娘，這件事對妳們恢復武功十分重要，所以我一定要說個明白。」

恢復武功，確是一件極端重大之事，蕭氏姐妹不由四目圓睜，靜靜地等候四喜娘子的解釋。

除了已經睡眠的小龍兒，萬飄萍主婢都在凝神靜聽。這是四喜娘子所希望的，在未下說詞之前，她已經取得了主動。

「萬姑娘……」

四喜娘子柔若春水，向萬飄萍打着招呼，一雙水汪汪的媚眼，在觀察萬飄萍的反應。

無論如何深沉的人，在碰到切身利害，而又關係今後一生幸福的時候，他約神情總會發生變化的。

但萬飄萍沒有，因爲她面蒙輕紗，沒有人能瞧出她的神色。

「甚麼事？」

平靜，冷漠，「甚麼事」三個字像在冰渣子裏面揀出來的。

它自然不是來自冰渣子，不過，聽萬飄萍的語氣，在冷峻中還有幾分輕蔑的成份。

四喜娘子微微一笑道：「咱們以前沒見過，但萬家妹子的大名，我已經是如雷貫耳了。」

萬飄萍道：「深閨弱女竟能聞名於譽滿江湖的四喜娘子，嘿，這應該是一項奇蹟！」

四喜娘子道：「妳太客氣了，妹子，當今之世，除了妳萬飄萍，只怕再也找不出能够使天壞王郎眞正傾心的人了。」

萬飄萍冷哼一聲，說道：「玲玲！送客！」

四喜娘子連忙搖手道：「算我說錯了，我跟妹子道個歉兒。好，咱們現在說正經的。」

「說正經的」是萬飄萍主婢所歡迎的，蕭玲玲又是瞧了四喜娘子一眼，並沒有眞的送客。

四喜娘子面色一整，道：「妹子，咱們都是女人，無論在何等環境之下，女人總是會吃虧的。」

女人會吃虧，在以男性爲中心的社會制度下，未嘗沒有一點道理。

因此，萬飄萍主婢沒有出聲。

四喜娘子一聲嘆息道：「就拿妹子妳的處境來說吧。爲了一個孩子，做娘的弄得身敗名裂，做爹的爲甚麼就能逍遙江湖，不必担半點責任呢？」

身敗名裂，是萬飄萍切身的痛苦，她雖然沒有甚麼表示，蕭氏姐妹卻現出了不平之色。

四喜娘子道：「再說，妹子妳中了無形之毒，唉，那後果麼，就令人不敢想像了。」

蕭玲玲道：「無形之毒當眞沒有解藥麼？」

四喜娘子曹歡兒道：「有，只是，那解藥……」

蕭玲玲道：「是太稀少，太名貴？」

四喜娘子道：「不，解藥到處都有，只是不易被妳們接受罷了。」

蕭玲玲道：「此話怎講？」

四喜娘子道：「事到如今，我不說是不行了，其實，女人誰都會經過那件事的，萬家妹子更是過來人，只要想開一點，咳，妳們的武功就可立卽恢復。」

蕭玲玲一呆，道：「妳說甚麼？我不懂。」

萬飄萍冷冷道：「請問曹姑娘……」

四喜娘子道：「妹子，不必顧慮，請說。」

萬飄萍道：「咱們的小龍兒也中了無形之毒了，他……」

四喜娘子道：「妹子放心，小龍兒沒有中毒。」

萬飄萍冷聲道：「七婆呢？難道她還要，……」

四喜娘子道：「她也是女人，只是她不必享受那段奇妙的經歷，因爲她老了，青春對她已失去了作用。」

萬飄萍道：「可是她的武功……」

四喜娘子道：「也許這是命，我實在無能爲力。」

萬飄萍道：「我知道了，妳請吧，我需要幾天的時間來作考慮。」

四喜娘子道：「好的，不過，毒性發作之期，只剩下六日，希望妹子妳不要自誤。」

×　×

微弱的山風顯得有氣無力，樹葉松枝都懶得抖動一下。

原因是空氣太沉悶了，整個飛龍山區，似乎籠罩着一股無形的壓力。

無毛秀士呂小江是飛龍幫的頭兒，這股壓力自然要第一個照顧於他。

飛龍幫的總壇不算太大，室雅何須大，這兒的一物之微，都經過呂小江的精心設計。

雖然他肚皮中裝的墨水不多，這室內的設置，確已做到令人有一種雅緻舒適的感覺。

可是，這座令人舒適的總壇，卻無法對抗那股無形的壓力，呂小江也就自晨至午在不安的蹀躞。

而且他的火氣十分之大，除了砸碎物品，還打了幾個使喚之人。

他似乎成了一個暴君，沒有人敢接近那座總壇。

終於，已經離山他往的四喜娘子曹歡兒被追了回來，一陣清朗的笑聲，在十丈之外便已送入總壇。

呂小江神色一怔，連忙迎上四喜娘子道：「怎麼啦？姐姐，妳不是要去太原的麼？」

四喜娘子道：「不錯，可是你大幫主卻偏偏要將我追趕回來。」

呂小江道：「誰說的？絕對沒有這回事。」

四喜娘子走進總壇，微微一笑道：「坐下來，兄弟，姐姐聽說你自晨至午滴水未進，我還能安心離開麼？」

呂小江沒有說甚麼，只是輕輕的吁出一口悶氣。

四喜娘子道：「不要這樣，兄弟，天下沒有解不開的結，你何必如此不安。」

呂小江道：「小弟方寸已亂，希望姐姐替我出個主意。」

四喜娘子道：「兄弟！你太死心眼兒了，那萬飄萍固然是人間殊色，但天涯何處無芳草？我不信……」

呂小江搖搖頭道：「我知道，唉，也許這就是一個緣字吧。」

四喜娘子道：「這麼說兄弟是任憑弱水三千，非她不娶的了。」

呂小江道：「小弟雖是身在黑道，卻數十年來從未近過女色……」

四喜娘子一嘆道：「萬飄萍能使兄弟古井興波，這位侯門千金，果然不是凡物，只是……」

呂小江道：「只是甚麼？姐姐。」

四喜娘子道：「姐姐有幾句不當之言，說出來兄弟你可不能生氣！」

呂小江道：「說吧，小弟怎敢生姐姐的氣呢？」

四喜娘子道：「萬飄萍國色無雙，算得是一個絕代尤物，可是她私生嬰兒，已經不是一塊潔白無瑕的完璧了……」

呂小江道：「我知道，我也不在乎這些。」

四喜娘子道：「就算你不在乎吧，你知道她的情夫是何等人物？」

呂小江道：「這個麼……大概是姓王的吧。」

四喜娘子道：「不錯，正是姓王，天壞王郎藝冠寰宇，兄弟功力雖高，只怕仍非王郎之敵！」

呂小江默然半晌道：「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姐姐，小弟顧不得那麼多了。」

四喜娘子道：「旣然如此，你還等甚麼？」

呂小江道：「姐姐是說……」

四喜娘子道：「萬飄萍已是俎上之肉，只要兄弟高興，隨時都可予取予求，難不成還要她送上門來？」

呂小江道：「小弟雖然不才，還不致做那殺雞取卵之事，唉……」

四喜娘子道：「這就難了！」

呂小江苦着臉道：「姐姐，不管怎樣，妳還得替我出個主意。」

四喜娘子沉吟半晌道：「好，這件事包在姐姐的身上，三日之內，包管你得償所願就是。」

呂小江大喜道：「多謝姐姐。」

×　×

百鳥飛鳴，羣獸奔走，這是飛龍山區十分罕見的現象。

它是由於一陣瞭亮的鐘聲所造成，那座龍潭禪院鐘聲長鳴，也是一件極爲稀罕的事了。

「小姐！妳聽……」

萬飄萍主婢適逢其會，當鐘聲長鳴之際，她們正在殿前拜佛。

對環境的觀察，蕭玲玲最爲敏感，因而她首先提醒萬飄萍的注意。

「也許廟中發生了甚麼意外，咱們走吧。」

廟中發生意外，外人不便參與，何況她們武功已失，自然應該及早離開是非之地。

萬飄萍聽從蕭玲玲的建議，領先步出廟門，但目光所及，不由神色一呆。

龍潭禪院的處境，可說是水深火熱。每一名僧侶的面頰，都罩着一層嚴霜。

現在萬飄萍瞧見的，却大反常態，一張張莊嚴的面孔，都帶着難以掩飾的欣喜之色。

鐘聲，笑臉，爲龍潭禪院前所未有的奇蹟，萬飄萍主婢怎能不大爲詫異。

而且迎面而來的數十名僧侶，還列着一個整齊的隊形，四人成爲一列，像衆星捧月似的，擁着一名相貌淸癯的老僧。

他披着一件大紅袈裟，以無比莊嚴的步伐，緩緩走向廟門。

顯然，他必然是龍潭禪院的主持了，萬飄萍記得白眉老僧說過，他的師叔正在坐關之中。

坐關期滿，在佛門中是一件大事，勿怪會鐘聲長鳴，僧侶含笑的了。

萬飄萍不敢打擾這般寶相莊嚴的僧侶，身形一轉，逕向一側走去。

「阿彌陀佛，女施主請留步。」

萬飄萍聞聲一怔，脚下自然的停了下來。

說話的是白眉老僧，不知何時他已肅立於萬飄萍的身後。

萬飄萍擰轉嬌軀，淡淡道：「大師原來是武林高人，小女子走了眼了。」

白眉老僧道：「老僧很少涉足江湖，也不管江湖是非，這武林高人四字，實在承當不起，請吧，女施主，敝主持正在內院相候。」

進廟門向左拐，是一個別有洞天的所在，一幢精舍的門楣之上，寫着「小有天」三個隸書大字。

白眉老僧先將七婆蕭氏姐妹安置於一間寬大的禪房之內，才引導萬飄萍進入一間莊嚴的佛堂。

趺坐蒲團之上的淸癯老僧微微一笑道：「女施主請坐。」

萬飄萍見這名老僧慈眉善目，莊嚴之中帶着一股祥和之氣。決非一般庸俗僧人可比，不由肅然起敬的檢衽一禮道：「萬飄萍參見大師。」

淸癯老僧說道：「不敢當，女施主請坐。」

萬飄萍在一側坐下，道：「大師有甚麼指教？」

淸癯老僧道：「女施主眉鎖深愁，印堂微帶青黑之色，想必身中劇毒，而又陷身窘困之中了。」

萬飄萍一嘆道：「小女子不幸的遭遇，果然難逃大師的法眼。」

清癯老僧喧聲佛號道：「人世之間，魔難重重，江湖之上，更是險詐無比。唉，百年光陰彈指卽過，女施主何不擺脫急流，另覓善地！」

萬飄萍一怔道：「大師是說，……」

清癯老僧道：「親情愛惡，無非是過眼烟雲，女施主是具有慧根之人，難道還勘不破情慾之關？」

萬飄萍沉吟半晌道：「大師字字珠璣，小女子十分感激，只是……情難自已，小女子只怕會使大師失望。」

清癯老僧雙目一睜卽闔，良久，他喧一聲佛號道：「這也許是天意吧，不過，老衲還有一項請求。」

萬飄萍道：「請大師指示。」

清癯老僧道：「女施主與老衲有緣，老衲希望收妳做一個俗家弟子。」

萬飄萍道：「大師如此厚愛，小女人衷心感激，只是……」

清癯老僧道：「不必担心，妳們主婢所中的無形之毒老衲可以爲妳們解除。」

萬飄萍大喜，立卽盈盈拜倒，道：「叩見恩師。」

清癯老僧面露笑容，道：「起來吧，萍兒，爲師生受妳了。」

萬飄萍拜罷起身，侍立老僧身側道：「師父……」

清癯老僧道：「妳是詢問爲師的法號了，咱們既是師徒，妳不問爲師也會告訴妳的。」

語音一頓，接道：「爲師法號大藏，主持本院已達五十餘年……」

萬飄萍一怔道：「那……師父是深藏不露了。」

大藏大師道：「是的，除了妳進業師兄，沒有人知道爲師身負武功。」

大藏大師立起身形，由壁間暗格之內取出一隻碧綠的玉瓶道：「爲師昔年巧獲一株鳳菓朱果，煉製成十五粒袪毒靈丹，它不僅可使服食之人終身免毒，且增加二十年的內功修爲，爲師留它無用，妳全都帶去吧。」

接着他要萬飄萍服下一粒，並趺坐運功，然後手按她的百會大穴，以一股細若遊絲的熱力，向她的體內緩緩輸去。

這股內力像一把無堅不破的鋼錐，它不僅遇隙卽鑽，還能遇阻則破，只不過個把時辰，已走遍萬飄萍的全身經脈，連生死玄關也沒有例外。

當萬飄萍睜開雙目之際，大藏大師慈祥的一笑，說道：「萍兒，妳現在覺得怎樣？」

萬飄萍道：「弟子奇毒盡除，玄關已通，似乎平白之間，已增加了數十年的功力。」

大藏大師道：「不錯，爲師已將本門『天心遊離禪功』，注進妳的體內，只要妳持之以恆，放眼天下，將不作第二人想了。」

接着他將「天心遊離禪功」的口訣教給萬飄萍，然後雙目一闔道：「爲師要入定了，妳去吧。」

萬飄萍道：「弟子今後……」

大藏大師道：「龍潭禪院沒有妳居留之處，爲師數十年來也從未涉足江湖，天心就是人心，妳好自爲之就是。」

語音一落，這位世外奇僧已然闔目入定，萬飄萍只得拜了三拜，依依不捨的退出佛堂。

「恭喜師妹。」

白眉老僧進業大師，在門外迎着萬飄萍，適才的一切，似乎他已瞭如指掌的一般。

萬飄萍福了一福道：「多謝師兄成全，今後還望師兄不吝賜教。」

進業大師道：「師妹放心，師叔他老人家雖是不入江湖，愚兄却喜歡到江湖上走走，今後師妹如有需要，只要片紙相召，愚兄必會星夜趕往相助。」

萬飄萍道：「有了師兄這句話，小妹就安心了。」

進業大師道：「師妹快去給她們療毒吧，咱們待會再聊。」

× ×

晚霞含山，薄暮，爲山林帶來幾許寒意。

萬飄萍瞅着那凋零的落葉長長一吁道：「玲玲，天凉了，別讓小龍兒凍着。」

蕭玲玲道：「放心吧，小姐，只是咱們……」

萬飄萍說道：「我知道，咱們明兒就走。」

一頓接道：「巧巧看是誰來了，告訴他有話明天再說。」

蕭巧巧迎入院中，來的是四喜娘子曹歡兒。

她對這位橫行江湖的女人毫無好感，因而冷冷道：「原來是曹姑娘，咱們小姐安歇了，姑娘有話明兒再說吧。」

「哦，不要緊，我只是瞧一下就走，不會碍事的。」

曹歡兒面含淺笑，脚下沒有絲毫停留，話未說完，人已跨進屋內。

「喲，萬家妹子，這麼晚了還沒安歇？有心事麼？說給姊姊包管替妳解決。」

萬飄萍道：「不巧得很，咱們正要安歇了，妳有話何不留待明兒再說？」

四喜娘子身形一閃，忽然一把抱起睡在榻上的小龍兒，眉峯一挑，嘿嘿一笑道：「萬家妹子，眼看咱們都是一家人了，幹嗎對姊姊這麼橫眉瞪眼的？」

蕭玲玲原是照顧小龍兒睡覺的，她想不到四喜娘子會將他一把抱起，爲免孩子受驚，她不敢出手動强，只急得纖足一跺道：「妳是幹什麼，快放下孩子。」

四喜娘子道：「別急，蕭姑娘，我只是喜愛於他罷了。」

蕭玲玲道：「妳既然喜愛於他，就不該讓他受到驚擾，難道妳不知道他正在睡眠？」

四喜娘子道：「好吧咱們明天見。」

明天見，她自然要走了，但她並沒有放下小龍兒。

蕭巧巧，七婆，同時身形一晃，攔住她的去路。

一絲冷酷的笑容，印上四喜娘子美麗的粉頰。

「想動武？嘿嘿，別忘記妳們已是失去武功的人了，安靜一點，咱們倒不妨談談。」

七婆冷冷道：「談什麼都可以，請妳先放下小龍兒。」

四喜娘子冷聲道：「這個麼？歉難遵命。」

七婆怒吼道：「妳待怎樣？」

四喜娘子面色一沉道：「我麼，只不過做一個現成的媒人罷了，咳，我那兄弟那一點兒配不上萬家妹子？再說，妳們主婢身中劇毒，他如若不是一個君子，萬家妹子麼，嘿，怕不早已當上飛龍帮的壓寨夫人了。」

萬飄萍緩緩起立，脚下一跨，已逼近四喜娘子的身前，雙掌吞吐之間，連點對方三處穴道，同時將小龍兒接了過來。

這幾下動作，當眞快如電光石火。四喜娘子栽得十分之慘，都沒有瞧出萬飄萍使的是何種手法。

她呆立半晌，訝然道：「妹子，妳沒有中毒？」

萬飄萍冷冷道：「別太自信，無形之毒還難不着咱們。」

四喜娘子一嘆：「妹子眞高，曹歡兒服了妳了。」

萬飄萍道：「是麼？咱們可不可以打個商量？」

四喜娘子道：「姊姊還能討價還價麼？說吧，妹子。」

萬飄萍道：「去跟呂小江說，我想當當飛龍帮的帮主。」

四喜娘子愕然道：「這個只怕有點不妥。」

萬飄萍冷冷道：「有什麼不妥的？武林之中强者爲尊，叫他劃下道來好啦。」

四喜娘子道：「妹子既這麼說，我去告訴我那兄弟就是，只是姊姊的穴道，還望妹子高抬貴手。」

萬飄萍連續拍出三掌，替四喜娘子解開穴道，身形一轉道：「送客。」

× ×

大地已經沉沉睡去，飛龍帮却反而熱鬧起來了。

總壇前燈火通明，數百人圍着一個大圈子。

帮主無毛秀士呂小江面色沉重的立在廣場的一端，四喜娘子曹歡兒，及總護法絕戶掌舒尙義站在他的兩側。

他的身後是八名男童及八名女童，這般男女全是十五六歲的少年，但一身武功已扎下極好的根基。

四週是青黃赤白四堂，每一個都是神色驃悍的漢子。

呂小江向四週瞥了一眼，回顧四喜娘子道：「姊姊，還是勞妳的駕去請一下萬姑娘。」

四喜娘子道：「好的。」

她快步奔入萬飄萍的居處，高聲呼喚道：「飛龍帮呂帮主有請萬姑娘。」

蕭巧巧應聲道：「請曹姑娘稍待。」

不待蕭巧巧禀報，萬飄萍已長身而起，道：「玲玲照顧小龍兒，不管發生何等變化，不得使他受到驚嚇。」

蕭玲玲道：「小婢知道。」

七婆道：「小姐，咱們當眞要在這兒開山寨麼？」

萬飄萍點點頭道：「咱們無家可歸，這樣未嘗不可安身立命。而且，我要利用這批人力。」

七婆道：「亡命之徒，統御不易，請小姐再作三思。」

萬飄萍道：「不必担心，我另有安排的。」

七婆見萬飄萍主意已定，也就不再多言，逕自隨着四喜娘子，去參與飛龍帮的盛大武會、

無毛秀士呂小江不失爲草莽豪客的本色，他迎着萬飄萍抱拳一禮道：「呂小江恭迎芳駕，請到這兒待茶、」

萬飄萍也同樣雙拳一拱道：「不敢當，帮主請。」

她率領七婆及蕭氏姊妹從容就座，面對數百雙虎視眈眈的目光，沒有絲毫怯懼之色。

呂小江清了一下嗓門，道：「聽說萬姑娘深藏不露，在下……咳，竟不知姑娘是一位武林高人。」

萬飄萍沉聲說道：「武學一道，深如浩海，飄萍只是一技之長，怎敢當那高人二字。」

呂小江哈哈一笑道：「萬姑娘客氣了，時辰已然不早，就請芳駕命題吧。」

萬飄萍道：「强賓不壓主，帮主勿須客套，只是飄萍以武會友，未能免俗，咱們下點賭注如何？」

呂小江面色一整道：「很好，咱們不拘於式，以三場爲準，至於賭注麼，在下就賭這卄基業吧，只要姑娘獲勝，飛龍帮自呂某以下，甘願聽憑姑娘鞭策。」

四喜娘子道：「看妳的了，萬家妹子，妳賭點什麼？」

萬飄萍道：「飄萍除一身之外無長物，只好賭我自己了。」

四喜娘子道：「軍前無戲言，萬家妹子可不能說了不算。」

萬飄萍冷冷道：「飄萍身在虎穴，如若眞個失敗，要不算那裏能够。」

此時青衣隊中走出一名年約四旬，面貌威武的大漢，他向呂小江躬身一禮道：「屬下青龍堂主龐元度請求出戰。」

青龍堂主龐元度出身名門，是長風門掌門白浪的師弟。

而且他一身功力頗爲精湛，掌中一柄七煞刀，絕不在總護法舒尙義之下。

由他打頭陣，自然再好不過。

因而呂小江點點頭道：「這幾位姑娘都是當代武林難得一見的高人，龐堂主不妨抛磚引玉，借機會增加一點見識。」

龐元度道：「帮主說的是，那位姑娘下場指教幾招？」

萬飄萍向龐元度身後的刀子打量一眼，回顧蕭巧巧道：「此人使用名刀，必有出色的刀法，妳下去會會他，千萬不要暴躁。」

蕭巧巧說道：「小姐放心，我會仔細的。」

她未進門場，先向呂小江道：「帮主，咱們赤手空拳，這不太公平吧。」

原來她們的兵刃暗器，除了萬飄萍的紅綾雙燕，全被飛龍帮搜去，現在下場搏鬥，自然要收回來了。

呂小江尷尬的一笑道：「對不起，這是在下的疏忽。」

接着命人將她們的兵刃暗器原物送還，蕭巧巧謝了一聲，這才直趨門場。

龐元度雙拳一抱，道：「姑娘，咱們

怎樣比法？」

蕭巧巧道：「客隨主便，閣下不妨出個題目。」

龐元度道：「咱們先比拳腳，再比兵刃，如若不分勝負，最後拚鬥內力，姑娘認爲可好？」

蕭巧巧道：「那太麻煩了，咱們何不一起來。」

龐元度哈哈一笑道：「恭敬不如從命，姑娘請。」

刷的一聲，蕭巧巧已遞出一劍。

這一劍像是來自天外，龐元度只覺得寒光一閃，一隻冷嗖嗖的劍尖已抵在他心窩之上。

他神色一呆，身軀像被凍結的冰塊，一點也動彈不得。

七煞刀龐元度，身經百戰，可以說他過的橋比蕭巧巧走的路還要多。現在一招未出，就被人用劍尖抵着心窩，這份難受就不必說了。

如若蕭巧巧要他死，只要輕輕向前一送，江湖之上就再也沒有七煞刀龐元度這號人物了。

但她不爲已甚，長劍一收，微微一笑，說道：「這樣似乎不太公平，還是你先請吧。」

這兩句話很損，但也是事實，龐元度雖是雙目噴火，却也無可奈何。

武林之中强者爲尊，現在讓蕭巧巧吃點甜頭，待會七煞刀出手，還怕討不回這點利息？

這是龐元度的如意算盤，當蕭巧巧撤回劍尖的利那之間，七煞刀已像雷奔電掣般的橫削而出。

如意算盤，十九都不能如願，龐元度十分明白這個道理。

但任何一個失敗者，都不會放棄挽回失敗的機會的。

因此，他這一刀，已盡平生之力，也是七煞刀法中最威猛的一記殺着。

然而，招出一半，他忽然停了下來。

原因是他的肌肉忽然變得僵硬，他的心臟也像是忽然停止跳躍一般。

這並不是七煞刀龐元度急病猝發，而是他的腕脈之上貼着寒光閃閃的劍尖。

他弄不清這劍尖是怎樣貼上的，但他確確實實的明白，那絕非幻想，而是如假包換的鐵的事實。

如若他的手腕再前一寸，那劍尖就會有一寸扎進他的腕脈，這一招他焉能不半途而廢？

噹的一聲脆响，七煞刀在石地上砸出一溜火星。

「在下認栽，姑娘下手吧。」

龐元度還算得一條漢子，他不僅棄刀認栽，而且戾氣盡除。

蕭巧巧收劍一笑道：「我只是取巧而已，龐堂主並沒有落敗。」

龐元度微微一怔，然後拾起七煞刀插回刀鞘，雙拳一抱，衝着蕭巧巧一揖道：「別這麼說，姑娘，龐某心裏明白。」

然後轉身對呂小江一禮道：「屬下無能……」

呂小江擺擺手道：「這不能怪你，你下去歇息吧。」

龐元度與蕭巧巧雙雙退回，場中又換了兩個拚鬥之人。

她們一個是白髮皤皤的七婆，一個是美若嬌花的四喜娘子。

在飛龍幫，四喜娘子是客位，按說她不必出戰的。

但與總護法功力相等的青龍堂主竟敗在一個女婢手裏，而且敗得如此之慘，她這位幫主的義姊，實在有點瞧不下去。

再說，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飛龍幫除了呂小江與四喜娘子，再也找不出高過青龍堂主龐元度的人物。

不過，四喜娘子明白，這位名震當年的黑衣七娘子功力極深，只希望能够戰個平手，她就感到滿足了。

於是，她含着笑臉道：「七婆，我明知不是妳的對手，又不能不將三場應付過去，只希望妳老人家手下留情，晚輩就感激不盡了。」

七婆道：「不必客套，我知道四喜娘子不是省油之燈，妳出招吧，咱們點到爲止就是。」

她們不用兵刃，互相印證了幾招拳掌，雙方似乎都未盡全力，像是在虛應故事似的。

七婆懶洋洋的向四喜娘子虛空抓了一下，遙遙的點出兩指，然後微微一笑道：「咱們不必比了，算平手吧。」

四喜娘子似乎意猶未盡，呂小江已長嘆一聲，說道：「回來吧，姊姊，咱們栽了。」

四喜娘子愕然一怔，道：「兄弟，怎麼說？」

呂小江道：「七婆已經手下留情了，妳瞧瞧妳的胸衣！」

四喜娘子低頭一瞥，忽然面色大變。

原來她胸前左右期門穴上的衣衫，各有一個圓圓的小洞，這自然是七婆遙遙兩指的傑作，如若七婆加上幾分功力，她怕不當場掛彩！

她倒是能屈能伸，立即襝衽一福道：「多謝前輩手下留情。」

七婆微微一笑道：「這算不了什麼，希望曹姑娘不要介意。」

接着張開左手，掌心赫然是四喜娘子鬢際所插的一朶珠花，四喜娘子又是面色一紅，道：「前輩身手之高，晚輩輸得心服，喂，兄弟，依我看最後一場就不必比了。」

呂小江道：「姊姊說的是，小弟縱然獻醜，仍注定是個敗字，自然以藏拙爲宜，不過……」

四喜娘子道：「別婆婆媽媽的了，兄弟，有話就痛痛快快的說吧。」

呂小江畧作沉吟，道：「萬姑娘！在下有一點意見，想請姑娘裁奪。」

萬飄萍道：「什麼事？」

呂小江道：「在下承認落敗，在下本身和飛龍幫這片基業，姑娘均可隨意處置，只是飛龍幫這般部屬……」

萬飄萍說道：「我明白，請呂兄宣布一下，願留者留，願去者去，絕不勉强。」

呂小江道：「遵命。」

身形一轉，莊容宣布道：「本幫幫一職，自即日起由萬飄萍姑娘接任，各如若不願再効力本幫，請站出來。」

較技失敗，名位易主，原是飛龍幫屬下早已明瞭之事，現在涉及他們本身的去留，就難免議論紛紜，莫衷一是了。

良久，呂小江沉聲道：「各位想好了沒有？要走的請站出來。」

總護法絕戶掌舒尚義道：「請問幫主，你呢？」

無毛秀士呂小江道：「我與萬姑娘有約，自然要効力本幫了，但各位可以不受限制。」

舒尚義道：「不，幫主與萬姑娘之約，是咱們全體兄弟同意的，大丈夫言出如山，咱們不能說了不算。」

舒尚義語音甫落，場中立即响起一片呼應之聲。

「咱們願意留在本幫……」

「咱們仍願替本幫効力……」

萬飄萍在這一感人的場面中站了起來，道：「既然如此，今後各位都要聽我的了！」

場中轟的一聲道：「願意。」

萬飄萍道：「呂兄，咱們幫中兄弟有沒有名册？」

舒尚義接道：「有，由在下掌管。」

萬飄萍道：「那就請舒兄麻煩一趟，取來讓我瞧瞧。」

舒尚義立卽奔回居處，取來一本厚厚的名册。

萬飄萍翻閱一遍，道：「呂兄，我想請你屈就副幫主，不知你是否願意？」

呂小江道：「屬下只怕力難勝任，那有不願之理。」

萬飄萍微微一笑，再對四喜娘子曹歡兒道：「小妹想請姊姊加盟本幫，不知姊姊能否俯允？」

四喜娘子曹歡兒說道：「妳說吧，妹子，上刀山，下油鍋，姊姊決不會說個不字的。」

萬飄萍道：「多謝姊姊，本幫第二副幫主希望姊姊能够屈就。」

四喜娘子躬身一禮，說道：「參見幫主。」

萬飄萍螓首微頷道：「呂兄傳令收隊，咱們廳內再作詳談。」

呂小江道：「遵命。」

× ×

大廳紅燭高燒，一排長桌之前，坐着飛龍幫的主要人物。

首座是新任幫主萬飄萍，副幫主呂小江曹歡兒分坐左右。

以下是總護法舒尚義，七婆，青龍堂主龐元度，黃龍堂主鄧萊，赤龍堂主柏森，白龍堂主刁展南。

萬飄萍環視衆人一眼，道：「本幫編組大至不差，只有總護法一職，在名稱上我想畧加改變。」

舒尚義離座而起道：「屬下原本不能稱職，同意幫主的意見。」

萬飄萍道：「我不是這個意思，只是想將總護法的名稱改變一下而已。」

一頓接道：「總護法之下沒有護法，這名稱似乎有點不妥，我想請舒兄担任總管，負責本幫對外的一切事務，內總管則由我的奶娘七婆担任。」

舒尚義立卽躬身一禮，說道：「屬下遵命。」

萬飄萍道：「舒兄請就座，咱們還有重大之事要磋商。」

舒尚義道：「多謝幫主。」

萬飄萍畧作沉吟，和聲說道：「呂副幫主……」

呂小江道：「屬下在。」

萬飄萍道：「咱們幫中有沒有庫存的錢財？」

呂小江道：「有，黃金一萬六千餘兩，白銀三十四萬七千兩，另有珠寶三箱，價值不下於白銀之數。」

萬飄萍道：「很好。」

語音畧停，續道：「我想將這批錢財作正當運用，今後咱們就不必再在黑道上混了。」

四喜娘子曹歡兒道：「幫主要怎樣運用？」

萬飄萍道：「我有一點意見，各位看妥是不妥。」

她的意見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再經過一番討論修正，做成了如下的決議。

一，在太原，開封，金陵，漢口，設立四所鏢局。

二，以青黃赤白四堂的人力爲上列鏢局的骨幹。

三，呂小江，曹歡兒，舒尚義，七婆，分別担當太原開封金陵漢口各局的局主，並以堂主爲各局的總鏢頭。

四，飛龍幫的總壇改爲飛龍山莊，由舵主譚印負責管理。

多餘的飛龍門下均集中飛龍山莊聽候調派。

五，飛龍山莊的門下不得滋事生非，及干擾朝山的香客。

六，萬飄萍爲總鏢局主。

七，鏢局命名「飛龍」，由呂小江負責籌劃，四所鏢局均限三個月之內同時成立。

× ×

開封的飛龍鏢局設於南大街的中段，緊靠着柳絲夾岸的蔡河。

局主曹歡兒手腕圓滑，加上她的美麗與過人的武功，開業不足半載，飛龍鏢局已然名震中州。

只是這個地形衝要的古都，却終年爲風沙所蒙蔽，因而總鏢局主萬飄萍很少住在這兒。

但現在她却親自來了，正住在鏢局之內。

而且她還準備親自押鏢，送一批紅貨到關外的長春市去。

自然，這批紅貨價值昂貴，飛龍鏢局創業伊始，不能不愼重一點。

更大的原因是萬飄萍已知道這趟鏢前途凶險，沿途已有不少意圖刼鏢之人。

飛龍鏢局能够預知吉凶，這要歸功於萬飄萍了。

她訓練了三十餘名精幹的門下，分散各省從事偵察江湖動態的工作。

只要是稍有微名的武林中人，他們的任何行動，飛龍鏢局均能瞭如指掌。

萬飄萍的另一項希望，是要他們尋找天壤王郎的下落。

縱然上窮碧落下黃泉，她也要將王岩找到。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長嘯

怒刀梟仇首 禪語渡故人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摘星堡主沈海月愛女沈雁容在荒山雪嶺中發現一青年和一匹黃驃馬，沈雁容心愛那匹寶馬，欲乘青年不覺騎之他去，但那匹似通人性，絕不就範，終被青年發覺，沈雁容老羞成怒，欲强奪，但武功不敵，爲少年制服，少年問知她姓名身份後縱之使去，沈雁容對這少年似頗好感，翌日，又偸入少年家，見其家中異常凌亂，遂代爲收拾，不料少年驀地回來，手上提一人頭，少年亦受傷，雁容爲他敷傷後離去。少年兩日來已殺二人，這日他靜躺雪坑中等候目的物，未幾果見一高大漢子乘雪撬馳來——

這等高大的漢子，武林中端的罕見。

他那裏昂然直立，引吭高歌，歌聲雄邁，唱的是：

「一路風雪滿天山
眼前故人還
赤足踏遍天涯路
半生雲裏打轉
最喜愛
爭强鬥狠——
舞流星，逞一快
花月奇艷婦人事——打不動咱」

歌聲嘹亮，聲震四方，好硬朗的個傢伙。

馬行如風，拉着他足下船形的踏板，飛也似的前馳着，轉瞬間已到了眼前！

他這裏歌聲方歇，猛可裏那匹飛奔的棕色健馬，像是發瘋般的一聲長嘯，前蹄猝揚，人立直起，肥大的壯軀隨着牠猝然仰起的勢子，整個的向後倒翻了下去。

一口刺目的長刀，深深的扎進了牠的心腹裏，由背上貫穿了扎出來！

隨着棕色健馬仰起的身子，那個守臥在雪坑裏的長髮漢子，虎般的躍身而起！

虬髯大漢萬萬不會料及竟然會有此一手，由是在馬猝然的一個倒翻勢子裏，把他身子整個的倒折了出去！

雪撬板上原本放置着大小七八件東西，分作七八下飛了出去，有的在空中抖開來，金珠細軟，綾羅綢緞的抖了個滿地都是！

虬髯大漢半截鐵塔似的落下來，「噗——」一聲，像是打入到雪地裏的一根鋼樁子，足足陷入到雪地裏有三尺深淺！他身子巍然而立，屹立不動，這份子不倒的豪勁兒，可眞是駭人！

長髮人天衣無縫的一招，似乎有了偏差——

誰也料想不到那個虬髯大漢竟然沒騎在馬上，否則的話，只此一刀足可由他股下直貫入腹，也同那匹棕色健馬一樣的暴死雪原！

再退想一步！

長髮漢子的刀如果慢出一步，改由雪撬下直穿上去，對方那個虬髯大漢即使不死，也得重傷！

一刀不成，少不了雙方勢將一戰！

長髮漢子騰起的身子，兔起鶻落，緊綴着那虬髯大漢的身子直墮而下，掌上的「雪花長刀」劈風直下，有如一道奇亮的電光直劈向虬髯大漢那顆亂髮蓬鬆頭顱！

虬髯大漢當然不是弱者。

在對方疾如電光的刀鋒之下，他那半截鐵塔般的巨大身體，忽地旋風般的轉了出去——

這當口，那對纏繞在腰上的流星丸，就像是兩團明月般的旋空而起。

流星錘之後是一條匹鍊般的銀色長鍊，那條長鏈忽悠悠的盪空而起，不偏不倚，正好迎在了長髮漢子砍下的那口長刀刀鋒之上！

「嗆啷！」一聲脆响，雪花長刀的刀鋒滑着流星錘的鍊子，爆出了一天的火星子。兩個人在對敵上來說，可是都够滑溜的，雙方一沾即離，像是離穴的兔子，又像是滾空的巨鷹！

長髮漢子的確够精明的！

他身子不得不閃出去，爲了是躲避下剩的一隻流星錘，可是對付這類又長又狠的玩藝兒，越遠越危險，單刀是無論如何接不住流星錘那麼沉重的份量！

長髮漢子顯然清楚的很，是以在身子方一縱出的當兒，雙足一頓，一個虎撲之勢，再次的向着虬髯大漢身上撲了過來！

兵刃學上有所謂的「一寸長，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險」，長髮漢子所以要欺近他，當然是旨在利用這一個「險」字！

他身子疾若流星的縱過來！一口刀分心就扎！

虬髯大漢怒聲吼道：「好小子！」

距離太近，錘要不開，可是這漢子雙手力持着七八尺長的鋼鏈子，却也可當一件襯手的武器。

鋼鏈子嘩楞楞一响，用力的向着刀上絞去！

同時，虬髯大漢還飛起了一隻右腿，用「力掃磨盤」的功力，直向長髮漢子臉上踹去！

「克啷！」的一聲脆响，鋼鏈子絞住了單刀。

在一陣冒閃的火星裏，虬髯大漢爆喊了一聲：「撤手！」

雙手上施足了勁兒，那等有力的向外一崩！「錚！」的一聲，鋼刀足足彈起了三尺高下！

長髮漢子其不可輕視處也在於此——

虬髯大漢那等巨大的力道，那麼飛快有力的一脚，似乎在他身上都未能發生效果！

眼看着長髮漢子扭曲着如同蛇鱔的軀體，呼！一下子昇了起來。

刀硬是沒有撤手！

他的人在閃過虬髯大漢的這一腿之後，絕不向遠處去，一分即合，如影附形的再次的往虬髯漢子身邊偎了過去！

在動手過招上來說，這就謂之「行險」了。

「行險」是武者之大忌，如果沒有特殊功力造詣的人，那一個胆敢如此施展，自暴其短？

虬髯大漢顯然的吃了一驚！

他吃驚的是對方那口刀在自己千斤神力一崩之下，竟然未會出手！更吃驚的是，自己那等勇猛有力的一脚，對方也閃開了——

已經沒有時間讓他深思多想，對方長髮人已經欺身而近！

虬髯大漢陡然驚心之下，一提丹田之氣，施展出護身之功——

像是一片紅雲般的，他臉上飛起了大片的紅潮——在外門功夫上來說，這就是一般人常謂的「罩」功，即所謂「金鐘罩，鐵布衫」，是一門頂頂難練的混功，武林中練這種功夫的固然不少，可是眞正能够練成的人，千中難覓其一！

顯然的這種功夫，是要在先天上具有超人的體魄，異稟，後天更要有過人的毅力苦功才能成功！

虬髯大漢一施展出這種功力，當眞是全身刀槍不入！

可是那也要看敵人是何等樣的一種身手，就拿眼前的長髮人來說，這一刀出去，可不比尋常！

兩下裏一下子可就湊上了。

閃爍着的刀，硬硬的扎上了虬髯大漢寬敞的胸部！刀尖未曾觸及，先由其尖端射發出一道尺把長短的刀氣，也就是一般人所謂的「刀炁」！

「刀炁」一吐，虬髯大漢爆吼了一聲，半截鐵塔般的身子猛的向後就收！

這麼大的身軀，難能的是運轉得如此靈活！

儘管這樣，還是嫌慢了！

虬髯大漢在對方刀氣一吐的當兒，才猛然驚覺到長髮漢子刀上的功力，那是專破「金鐘罩」的內炁刀氣，他就算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挺受對方如此猛厲的一刀！

他這裏吸氣抽身，用「倒趕千層浪」的身法把身子反縱而出！却太慢了一點！

只聽得「哧！」的一聲，長髮漢子刀炁劃處，已在他肩窩上留下了五六寸長短的一道血口子！

虬髯大漢正當運施罩功之際，全身血氣貫通，一見傷，血如噴泉——

他由不住「啊呀！」的大叫了一聲，足下蹣跚着一連後退了六七步，方自拿樁站住！

長髮漢子臉上帶出一絲輕睨的冷笑，正自注視着他，雙方的距離不及一丈！

虬髯大漢分出一隻蒲扇大手，力按在刀傷之處，却是捺不住泉水般怒竄出來的鮮血——

他以無限惶恐驚異的眸子，打量着面前的長髮漢子，疑惑的道：「小子——你是幹什麼的？……你我無怨無仇，爲什麼下此毒手？」

長髮漢子直視他的那雙眼睛，微微的瞇起來，僅僅剩下眸子裏的一雙瞳孔——

那雙瞳孔一剎時放大了許多——

帶着一種勝利的姿態，他吶吶的道：

「姓貫的，你完了——」

虬髯大漢咬錯着滿嘴牙齒，發出一片「吭吭！」一聲，遂即運指如飛，一連在傷處附近，點了幾處穴道，奈何仍然止不住狂竄而出的鮮血。

他表情大爲吃驚，一連又點了「氣海」「將台」二處穴道——

長髮漢子冷冷一笑道：「沒有用，你是練罩功的，莫非連『血炸一條龍』都不懂麼？」

虬髯大漢神色一變，陡地大喝一聲，手上的一對流星錘，追風趕月般的擲了出去，雙錘一前一後，夾着凌厲的破空聲，直向長髮漢子上身兜貫而來！

對面的長髮人長嘯聲中，騰身直起！

在兩團皎潔如同皓月的流星錘影裏，那個年輕的長髮漢子起身如鶴。

他的一雙脚不偏不倚的恰恰點踏着那一對流星錘，使得那雙流星錘霍然向下一

就在這一刹間，那個長髮漢子捷如飛鷹搏兔般的，已滾到虬髯大漢左側身邊！身子向前一欺，掌中長刀霍地展出，刀光再現，劈中虬髯大漢左面胸肋，一時間怒血狂噴，這一刀較諸前一刀更具十分威力！虬髯大漢狂嘯一聲，在他刀勢之下，整個身子平仰着倒竄而出，足足縱出了三四丈外！

虬髯大漢顯然有些挺不住了。

他踉蹌跌坐在雪地裏，兩處傷口內噴出的血，把附近大片的白雪都染紅了——

收回的一雙流星錘，兀自在天空中盤旋着，發出大片的呼嘯聲，閃耀着一天的旋光。

他瞪眥着一雙鷄蛋大小的眸子，逼看着前面的長髮人，咽喉裏「虎——虎——」有聲的喘息着。

那副樣子簡直恨不能把眼前那個長髮的小子生吞下去！

他知道自己不行了。

錯在不該一上來就施展「罩功」，對方那個年輕的長髮漢子說得不錯「血炸一條龍」——施展這種功夫的時候身上是見不得血的！

只一見血就無止休，必然流完到最後一滴血方才為止！

「貫大野——你完了——」

年輕的漢子再次的嘲笑着，手裏的長刀遙遙的指點着他道：「姓貫的，你認得我麼？」

被稱為「貫大野」的虬髯大漢，忽地站起身來，他全身染滿了血，像個血山。他兩隻手上兀自掄舞着那雙流星錘！

雖然到了性命一髮之間，兀自能鎮定不亂。

那雙怒凸着，其紅似血的眼睛，無時無刻不在對方身上搜索着，以備必要時的出手一擊！

「你是誰？」他面目猙獰的道：「咱不認識你——」

長髮人在對方前進時，相對的向後面退着脚步，大敵當前，他絲毫也不敢大意，一雙眼睛不但要注意着貫大野，更要照顧着當空的一對流星錘！

貫大野怒聲咆哮着，道：「說——野小子，你是誰？也好叫貫某咱臨死也做個明白鬼兒！」

長髮漢子冷冷一笑道：「不錯，我們是沒見過！」

虬髯大漢自忖着時間不多，甚麼時候流血一止，也就是他命喪黃泉的時候！

就這麼死，他太不甘心了。

只見他怒髮倒立，根根如蝟，一雙銅鈴大眼，幾乎要脫眶墜出，空中飛舞的一對流星錘，儘是其聲呼呼，可是看上去已不若先時之猛厲！

貫大野豹也似的喘息着，忽見他上軀向下一伏，手裏的流星錘猝然出手，西瓜大小的一對鋼珠，一左一右弧狀的向着當中兌擠過來！其間交點，正是那個年輕的長髮漢子。

這一手「飛貫雙錘」，誠然是厲害之極，武林中能够如此運施流星錘的人還眞不多見！

長髮漢子早已防着他有此一手了。

就在這雙流星錘夾着雷霆萬鈞之勢，向着當中兌擠的刹時之間，長髮漢子修長軀體猝然向下一矮，那對銀光燦燦的盤天流星緊緊擦着他的頭皮，就在他頭當不及一尺的距離地方撞在了一塊——

「噹——」地那麼震耳欲聾的一聲脆響。

雙錘相擊的一刹那，空中爆出了碗大的一團火光。

虬髯大漢貫大野一招走空頓知不妙，他那裏倒剪雙臂，意圖把一對出手的流星錘拉回來，却已經容不得他了。

就只見長髮漢子大鵬展翅般的分開了兩隻手——由下而上猛的一操，已力抓住了流星錘的兩端鏈子——那口原先持在右手的鋼刀，不知甚麼時候，已啣在口裏！

雙方似乎都運足了力道！

四隻手同時向後一扯，鋼鏈子嘩楞楞一陣子碎響，拉了個筆直！

長髮漢子力操雙錘，全身佇立如松，那張蒼白的俊臉上，却也由不住帶出了一陣子紅。

貫大野髮眉皆張，全身戰戰的打着顫，傷處的血，箭也似的向外狂噴着！

兩個人，四隻脚，同時向着雪地裏沉下去！

以虬髯大漢貫大野那等神力，照理說是不應該輸在年輕的長髮漢子手裏的，無奈他失血過多，眼前已是强弩之末！

再者，長髮漢子也眞是不含糊！實在難以想像他兩臂間，竟然有如此神力！

兩方力較之下，但聽得「崩！」的一聲大響！那根粗若兒臂的鋼鏈子，竟然吃不住勁道，齊中一斷為二，雙方手頭上猝然一鬆，俱不禁向後倒下去！

長髮人互挺雙足，修長的軀體不倒翁般的搖幌着，足下却能不離方寸之地！

反觀虬髯大漢貫大野可就不同了。

他那半截鐵塔的偉岸身軀，霍地向後一倒，推金山倒玉柱般的發出了一聲大響，倒下的身子掙扎着向上翻，却是無論如何再也起不來了。

眼看着對方長髮漢子一步步走到了他身邊站定！

貫大野緊緊咬着一咀白牙，髮挺鬚張，那樣子簡直就像是一個鬼。

要是弄不清這筆賬，他死不瞑目！

他張開大咀想說話，胸上就像是壓住了一塊千斤巨石般的沉重，往昔鐵打銅澆的一條漢子，竟然連開口說話的力氣也提不出來，他只是頻頻的喘息着！

「姓貫的——你想知道我是誰吧！」

年輕的長髮漢子站在他身前咫尺之間，臉上帶着戰勝的驕傲與調侃！

貫大野喉嚨裏發着濁重的喘息，血紅的眼睛瞪着面前的長髮漢子，眞恨不能把他咬爛了生吞下去！

「二十年前嘉興府有個姓岳的老捕頭，你大概不會不認識吧——」

貫大野似乎怔了一下，那對血紅的眸子，一個勁兒的眨動着，似乎在努力的追憶着甚麼，又似乎有點不明白！

長髮人臉上帶出了一種慘笑，那雙亮若晨星的眸子，一刹時噙滿了眼淚！

「那個老捕頭被你們連累得好慘……」長髮人頻頻苦笑着，道：「只怪他老人家瞎了眼，錯把五個禽獸不如的畜牲當成了英雄好漢，以身家性命担保，由大牢裏救出了那五個好漢……並與其結拜為金蘭之好！」

虬髯大漢聽到這裏，頓時全身起了一陣子急顫。

長髮人吶吶繼續道：「……那五個好兄弟一出了牢，可就忘了營救他們的大恩人，居然恩將仇報，一夕之間在嘉興府做案一十九件，刀殺四十餘條命案……席捲庫銀十萬両，從此天涯浪跡，與那位義結金蘭的恩兄岳老捕頭避不見面……！」

緊緊咬着一咀牙，年輕的長髮漢子那張臉白中滲青，他發出了一陣子冷笑。

點點熱淚，由他眸子裏滾出來！

低下頭，逼視着雪地上那個虬髯大漢，他恨聲地道：「姓貫的，你還要聽下文麼？」

虬髯大漢全身打顫，喉中「虎虎」作響，掙扎着道：「你……你……」

長髮人冷冷的道：「可憐那位好心救人的岳老捕頭，只因為一念之仁，錯把禽獸當成了英雄，由於交不了差，連上了一個串通匪類的罪名，滿門處斬！」

虬髯大漢忽然大吼了一聲，霍地坐起身來！

伸出一隻血手，抖成一片的指着對方那個長髮人連聲的道：「你……你……」

「我也姓岳——岳懷冰！」長髮漢子異常凄涼的說道：「就是那個老捕頭的兒子——」

虬髯大漢身子登時就如同觸了電似的一陣子哆嗦——

長髮人岳懷冰看着他，冷森森的一笑：「明白了這些，你應該死而無憾——」

話方出口，掌中刀倒拖着向外一推，只聽得「嚓！」的一聲脆響，虬髯大漢那顆亂髮蓬鬆的人頭，足足跳起來三四尺高下。

岳懷冰伸手一接，已抓在了手中。

他旋身如風，一路起落縱跳着，刹時間已隱身於亂山之間，現場所留下的只是零亂的雜物，以及那個無頭的屍身！

空氣裏飄浮着中人欲嘔的血腥氣息，歷久不散！

× ×

在雪地裏奔馳了有半個時辰，他徐徐策馬而歸！

當空是一輪滿月，星皎雲淨。

難得如此良夜！

雪色，月光，交織成一片燦爛的瓊瑤世界！

這時萬籟俱寂，偶而聽到的幾聲狼嚎，那是發自隔嶺的亂石崗，狼嚎聲嬌嫩得有如嬰啼，也虧得這幾聲啼嚎，為這蕭條的寒山夜景，帶來了一點點生存的氣息！

今夜岳懷冰的心情異常不安和零亂，說不出的一種焦躁，激動感覺！

他的馬事實上已經來到了「摘星堡」下！

然而，在打了無數圈子，一番深思積慮之後，他又策馬而歸。

風如刀，四下裏刺襲着他！

黃驃馬頻頻的打着噗嚕，他却因為有過多的心事，早已麻木了。

× ×

矮樹上的人頭又多了一顆——一共是三顆！

老遠就能清楚的看見，他下了馬，近近的注視，蒼白的臉上更似有說不出的悲忿！

忽然，他激動的掄起手裏的一截竹枝，狠狠的抽打着樹上的三顆人頭，竹鞭子落在凍硬的人頭上，就像是抽在石頭上一樣，發出「卜！卜！」的一陣子脆響！

他一個勁兒的狠抽着，直到手裏的竹枝破碎如絲，才算洩了心中的一腔悲恨！

丟下了竹鞭子，他恨恨的回到了房子裏！

他甚至於連燈也不願意點！

每一夜他總愛坐守在窗前，眺望着這一帶雪山夜景，領畧並且咀嚼着一份屬於自己的寂寞！

最堅强的人，也有軟弱的時候，你總不能一直生活在倔强裏，背人的時候，你也有屬於你自己的軟弱！

面對着窗外的明月，面對着樹上冷凄的三個人頭，岳懷冰緊咬着牙齒……忽然，他流出了眼淚，把頭深深的埋在了臂彎裏——

一片火光，突然自他身後亮起來！

岳懷冰驀地回過身子來，不禁神色一呆！

不知甚麼時候，沈雁容早已在他房中了，她手裏拿着火摺子，順便把面前的一盞羊脂燈點燃，刹時間室內現出了一片光明！

岳懷冰痴看着她，驚道：「妳甚麼時候來的？」

沈雁容微微一笑，卻綳住臉，道：「早來了！」

她收起了火摺子，由椅子上緩緩站起來道：「一個人在黑暗裏不點燈，必定是做了有虧於心的事情！」

岳懷冰冷冷一笑，未曾答話！

要依着他往日情形，他早已發作了，只是這一刻却是他自己也不覺得為甚麼緣故，而變得軟弱的時候！

沈雁容走到離他五六步的地方站住，用着一種奇怪的神態看着他——

她雙手叉在腰上，嬌聲說道：「你眞是一個奇怪的人——可怕！可憐！又可……」她喃喃的說到這裏，臉上不自然的紅了一下。

岳懷冰冷竣的目光忽然掠在他身上，似乎掩忍着欲發的怒火！

沈雁容輕嘆一聲，看着他道：「你又殺了一個人！」

岳懷冰沉聲道：「不錯！」

「我眞想不明白——」沈雁容道：「人死了恨也應該消了，為甚麼還要砍下人頭，砍下來還不說，還要掛在樹上用鞭子抽——」

岳懷冰忽然凄愴的笑了一聲，悲憤的看着她不住冷笑。

頓了一下，他才冷冷的道：「以管窺豹，只見一斑，妳知道甚麼！」

沈雁容冷笑道：「是嗎？我是不知道甚麼，可是你這種作法未免太過份，太殘忍了！」

「你胡說——」

岳懷冰話聲一落，陡地閃身而前！

沈雁容大吃一驚，她早已嘗過他的厲害，只當他又向自己出手，嚇得忙向後退，可是依然是慢了一步！

岳懷冰的一隻手，在她旋身後退的一瞬間，已經拍向她肩頭之上，五指一收，沈雁容痛得「哎唷！」一聲，一時花容變色！

她無限委屈的怒聲嗔道：「你打吧！你打吧！除了動手打人，殺人以外，你還會幹甚麼？」

岳懷冰五指上更用力，沈雁容痛得全身打顫！

她忍不住忽然翻起手來，用力的向着岳懷冰臉上打去！

却沒有料想到，岳懷冰竟然沒有躲，只聽見「叭！」的一聲，這一巴掌，打了個正着！

這一掌，反倒使得岳懷冰冷靜下來！

他忽然鬆開了緊抓住沈雁容的那隻手，踉蹌的退後了一步！

沈雁容驚惶的道：「你……？」

她心裏怪不忍的，道：「我……打痛了沒有？……誰叫你不躲的！」

說了這句話，她害怕的預料着對方必將反手攻擊，可是出乎意料之外，仍然是沒有。

岳懷冰苦笑了一下，道：「沈姑娘，妳可以走了！」

沈雁容失笑的點了一下頭道：「我知道你是一個很固執而且不易妥協的人，可是我實在不忍心看着你這樣下去，你可以把名字告訴我麼？」

「岳懷冰！」

「岳懷冰？」沈雁容輕輕的唸了一遍，慢慢的在位子上坐了下來，道：「我知道，你來到這裏，是預備殺五個人的，可是？」

岳懷冰陡然一驚，道：「妳怎麼會知道？」

沈雁容本是胡猜的，想不到猜中了。

她冷冷一笑，有所悟解的道：「這麼說，那畫上的五個人，都是你要殺的對象了？」

岳懷冰冷笑道：「妳原來偷看了我的東西！」

沈雁容道：「不錯——我偷看了！」

她忽然走過去，大聲道：「這五個人與你有仇！」

「仇深似海！」岳懷冰一個字一個字吐出來！

沈雁容呆了一下道：「他們是誰？爲甚麼都往雪山來？」

岳懷冰眼睛直看着她，冷笑道：「妳不認識？」

沈雁容茫然道：「我！怎會認識？」

岳懷冰森森的一笑，道：「我以爲五人之中，起碼妳應該認識一個！」

「那一個？」

岳懷冰冷笑了聲，走過去，把枕前的那卷畫册拿起來扔過去！

沈雁容接在手裏，怔了一下，遂即走向桌前，她攤開畫册，由第一張看起，又翻向第二張，一直翻到了第四頁。

岳懷冰道：「好了，就是這一張！」

沈雁容見畫上人是那個身着藍衫，年過四旬的中年文士，這人眉長目秀，掌心上落着一隻飛鷹，飛鷹怒展雙翅，却似無法離開那人的掌心！

這張畫在她前次偷看的時候，就曾經使她心裏疑心過，可是這次再看時，依然僅僅感覺得眼熟而已，却實在想不起在那裏見過。

岳懷冰冷冷的道：「妳不認識？」

沈雁容微微搖着頭道：「不認識！」

岳懷冰走過來，伸手自桌上拿起了一枝筆，沾了些墨水，很快的在畫上人的臉下額上加了三綹長鬚。

他手裏的筆用力的往地上一擲，道：「還不認識麼？」

沈雁容神色一變，雙手突然捧起了畫册，仔細的看了一眼，手一抖，畫册「叭打！」一聲，落在了地上！

「是我……爹……」她猛然的轉過身來，驚嚇的看着岳懷冰，道：「是……我爹？……」

「不錯！」岳懷冰眸子裏充滿了怒火，徐徐的道：「如果妳父親名字叫沈罡，那麼就不會錯了！」

沈雁容搖着頭道：「不！我父親叫沈海月！」

「那只是他今天的化名而已！」

「化名？」沈雁容一片茫然的道：「爲什麼要化名？」

「因他當年做了見不得人的事——」

岳懷冰冷冷的笑着，眸子裏含蓄着仇恨。

沈雁容呆得一呆，頓時坐了下來！

「妳既然問起來，我不妨告訴妳！」

岳懷冰一字一字慢慢的道：「差不多二十年以前，江湖上出現了五名藝精天下，而又手黑心辣的通天大盜，這五個人總號爲『五魁首』！」

沈雁容吶吶道：「五魁首……？」

岳懷冰緊緊咬着牙，道：「五大盜！這五個爲首的一個姓鮑叫鮑千里，人稱『龍捲風』，也就是畫册上最後一頁上所畫的那個老人！」

沈雁容不由自主的翻到了最後一頁，畫上人也就是前見畫册那個離地騰空的老人。

「第二個！人稱『盤鷹手』沈罡！」

他冷森森的一笑道：「也就是今日的『摘星老人』沈海月！」

沈雁容用力的搖着頭，痛聲泣道：「不——我不信，我不信……」

「信不信由你！」

「你騙我——」沈雁容突地站起來，大聲道：「我爹不是這種人，你騙我，你！……騙……我！」

她大聲叫着，一時淚如雨下！

岳懷冰頓了一下，繼續道：「其他三個人是『飛流星』貫大野，『金鈴小温神』夏侯忠，『煉魂刀』雲中令！」

帶着一絲冷笑，他的眼睛飄向窗外，又道：「這三個人都沒有逃開我的刀下！沈姑娘，妳現在應該明白我爲什麼把人頭懸在樹上的原因了吧？」

沈雁容搖搖頭道：「我不明白！」

岳懷冰道：「我在等一個人！」

「等誰？」

「令尊——沈罡！」

沈雁容呆了一下，冷笑道：「我不相

信你說的話！如果你說的是眞的，我爹又與你有什麼仇恨？」

岳懷冰凄然一笑道：「什麼仇恨——我已經說過了，仇深如海——沈姑娘，妳回去吧！」

沈雁容忿忿的道：「我是要回去，我要去問我爹——」

岳懷冰點點頭道：「再好也不過了，妳只要對令尊說，他昔日拜弟貫大野，夏侯忠，雲中令，三人皆已死在我刀下，我正在恭候他的大駕！」

「你……」沈雁容將信又疑的道：「你們之間到底有什麼仇？」

岳懷冰搖搖頭，冷冷的道：「一言難盡，只請沈姑娘轉告令尊，就說二十年前嘉興府的老捕頭全家上下十七口，死得好慘！」

「全家十……七口？」

沈雁容的聲音都抖了！

「不錯十七口！」岳懷冰喃喃道：「只爲了那個老捕頭憑着一腔義氣，以身家担保，由大牢裏保出了那五個强盜……並與之結拜爲金蘭之好！」

沈雁容眼淚漣漣的道：「後來……呢……不……我不信……我不信！」

岳懷冰道：「這五名大盜出賣了那個老捕頭，恩將仇報，在嘉興府一日做案十九件，刀殺人命四十餘起——」

沈雁容全身顫抖着道：「後來呢？」

說時，她忍不住垂下頭泣了起來！

「那個老捕頭爲此担上了串通大盜，共圖謀反的大罪，落得滿門抄斬！」

岳懷冰緊緊咬着牙，又道：「老捕頭死而無怨，只怪他認人不淸，錯把狼心狗肺的滾馬强盜，當成了有爲有義的英雄好漢，那是他罪由自取，可憐的是他滿門上下，上有高堂父母，下有稚齡子女……除了一個稚年幼子倖免於難以外，其他上上下下一十六人，統統綁赴法場，死得好寃，好慘……」

沈雁容緩緩站起身來，她臉色蒼白，淚流滿腮的道：「那個老捕頭是……你什麼人？」

「是我父親！」岳懷冰呆呆的道：「我就是那個倖免於難的稚子……」

沈雁容陡然一呆，止住了泣聲。

她頻搖着頭道：「不……這絕不是眞的……絕不是眞的……絕不是眞的！」

岳懷冰一聲狂笑道：「句句實言，去問你父親去吧！去——去——」

他怒聲的叫着，最後一聲「去」，有如雷鳴，沈雁容倏地六哭出聲，轉身飛奔而去！

× ×

沈雁容走了。

空氣一下子靜了下來！

岳懷冰翻攪着的一顆心，却有如澎湃的怒海，再也不能平息下來，他用力的拍着桌子，藉以發洩內心的怒火——

「沈海月——」他大聲的怒吼着：「我要殺了你——」

靜夜裏，這麼大的吼聲，聽起來眞有點嚇人——

在這聲大吼的餘音尚未完全消失以前，室外傳進來一聲類似嘆息的聲音！

、一個蒼老的口音在低喧着佛號：「無量佛——善哉！善哉！」

岳懷冰陡然一驚，猛的站起來，怒聲叱道：「什麼人？」

他身子向下一矮，正要騰身向窗外撲出，却只見眼前衣衫飄忽間，一個長眉細目，身披杏黃袈裟的清癯和尚，站立在室前。

和尚當門站立，背上揹着一個面盆大小的金色木魚，雙目神光炯炯，一眼就可看出絕非是一個普通的僧人。

僅由外表上看，和尚的年歲很難猜，一顆方形的光頭，儘管是童山濯濯，却可看出其白如霜的殘留髮根，由此推想，這和尚應該很有一把子歲數了。

岳懷冰猝然一驚，尚還來不及說話！

那和尚已雙手合十，向着他深深一揖道：「阿彌陀佛，老衲夜經荒山，路過施主雲駕高齋，想討口水喝，可施得麼？」

岳懷冰一雙眸子很快的在對方的臉上一轉，微微一哂道：「大師父法號怎麼稱呼？」

和尚一笑，退一步合十道：「老衲『痛禪』，出家西川『歸禪寺』，今往雪山『降靈寺』朝會，施主大名怎麼稱呼？」

岳懷冰一笑道：「和尚這話可就錯了！外面遍地積雪，還愁沒有水喝麼？」

老和尚怔了一下，微微笑道：「施主說得是，老衲是累了，想歇歇腿，可施得麼？」

岳懷冰點點頭，道：「這倒施得，只是簡陋得很，大師父請坐！」

那個法號「痛禪」的老和尚，欠了一下身子，遂即在靠門側的一張木櫈坐上了下來。

岳懷冰爲他倒了一杯水，和尚欠身接過，岳懷冰回身坐好，却耐下性子不發一語！

「痛禪」和尚喝了幾口水，把茶碗放下來，吟哦着道：「阿彌陀佛，老衲看見施主舍前，懸有人頭三顆，觸目驚心，適才進來，耳聞得施主高聲嚷着要殺人，是以想問個明白，與施主結上一個善緣！」

說到這裏低眉垂目，雙手合十，接下去道：「佛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施主——這殺人之心萬萬不可……」

岳懷冰倏地站起，道：「大師父，你歇息够了，可以走了！」

痛禪和尚微微一笑，兩道長眉向兩下一分，岳懷冰赫然發現到和尚正中眉心部位，有一道像似刀劍的疤痕，不由得心裏動了一動！

老和尚那雙湛湛精光的眸子，直直的注視向岳懷冰，聞言後不惱不怒，却也沒有離開的意思！

他嘴裏再次的喧着佛號，慢吞吞的道：「施主，你眉眼間呈凶，血透華蓋，是此皆因內心先存了一個『殺』字，殺意不去，只怕日內將有一步刼，怕將大難臨頭了！」

岳懷冰臉色一沉道：「大師父言重了，佛家講究的是因果報應，一切善惡皆離不開此因果二字，在下寶刀雖利，却是不殺無罪之人！」

說到這裏，走向門前，手指戶外那三顆人頭道：「大師父但見人頭之鮮血淋漓，心生慈悲，可知此三人生前之喪盡天良

，作惡多端！只因爲他等昔日種下了殺人爲惡之因，才得到了今日人殺之果，在下這口刀，順天行爲，何罪之有？」

老和尚嘿嘿一笑，說道：「老衲要是與施主談佛，只怕三日三夜也說不完，施主若認爲鋼刀在手，就可任意殺人，那就大錯了，就以老衲來說，施主你自認高明的一身武功，只怕在老衲面前，你就施展不開！」

微微一笑，老和尚雙手合十，欠身道：「無量佛——」

岳懷冰心中一楞，自忖道：「好呀！這和尚言中之意，分明是向我劃下了道兒，我豈能恁他輕狂？」

想到這裏，身子驀地站起來，道：「大師父莫非有意與在下印証武功？」

痛禪和尚合十笑道：「施主請手下留情！」

岳懷冰心中又是一動，須知「來者不善，善者不來」，看樣子這個和尚明爲結緣，其實却是有所爲而來，江湖上對於所謂的「僧，道，婦」，皆有所忌，因爲這三種人常是不可捉摸——

就以眼前這個和尚而論，岳懷冰可就心裏不敢輕視！

雙方話已說明，好在彼此無仇，不須拚個你死我活。

岳懷冰生就不服人的脾氣，倒要看看這個和尚能有什麼了不起的武功，胆敢如此猖狂！

他心裏想着，一雙眸子，却注定在和尚身上！

老和尚正襟危坐，雙手合十，一雙眼睛似笑非笑的也注視着岳懷冰！

岳懷冰鼻子裏哼了一聲，抱拳道：「大師父既然劃下了道兒，小可焉敢不遵，放肆了——」

身子陡地向前一欺，兩隻手「排山運掌」，霍地向外推出，發出了一股巨大的掌力！

這是一招「投石問路」！

雙方距離是如此之近，岳懷冰的掌力雖說只施展了五成，可是在近距離裏，功力却是十分驚人。

他滿打算看和尚坐着的身子，必是防不勝防，再者室內地方窄小，卽使是有心閃躲也是不易。

事實並非如此！

他這裏掌力方自一吐，眼看着那個大和尚身子陡地向後一倒，連人帶着他坐下的那張方木椅，平空一個倒翻，同時向着門外翻了出去！

岳懷冰心中一驚，方悔自己出手過重！同時身子已向外縱出！

月夜裏，那個老和尚好端端的仍然坐在椅子上。

椅子端端正正落在雪地裏！

岳懷冰陡然一驚，這才知道對方這個老和尚果然是一個身負奇技的高僧！

對方挾技自高，那一副沾沾自喜的神態，却激起了岳懷冰的無名火起。

他冷叱一聲道：「大師父，看招！」

話聲一落，身子猝然騰空而起，左手五指箕開，向下用力一按，右手駢指如刀，用力的向下一切！

這一手功夫叫「單掌伏虎」，由岳懷冰施展出來尤其見功力，左掌五指所逼運出的功力，有如一道無形籠子，將對方緊緊扣在掌勢之內，右手的掌却像是一把鋒利的鋼刀！

其疾如風，其勢若電！

掌力向下一撇，只聽得「喀嚓！」一聲大響，那張原先坐在和尚身下的木椅，在岳懷冰的掌力猝壓之下，一劈爲二分爲兩爿——

奇怪而令人吃驚的是那個坐在椅子上的和尚，却杳如黃鶴，不知去向！

岳懷冰心中一楞，耳聽得身邊和尚的口音冷笑道：「施主，你這一手單掌伏虎，原係出自佛門的招式，乃當年伏虎尊者用以降服猛虎的招式，施主你却拿來伏人，却是太狠了一點！」

在他說話的當兒，岳懷冰已經注意到那和尚身倚在一棵巨松之下！

他話聲一落，岳懷冰一個倒剪，施展出「金鯉倒穿波」的身法，捷如電光石火般的已到了和尚身前！

這一次他預防着對方再次的逃閃，雙手乍分，使出一手「抱樹功」霍地向着和尚兩肋上用力擠了過來！

老和尚低叱了一聲：「好！」

只見他雙手向外一分，一雙胳膊，硬硬的接架住岳懷冰的一雙胳膊，這才是實力的一接！

岳懷冰那等沉實有力的一雙胳膊，吃老和尚雙臂一架，竟然是絲毫也用不上力道！

這一驚非同小可。

岳懷冰陡自丹田內提起一股眞力，雙腕上猝然加諸了九成功力！

老和尚鼻子裏「哼」了一聲，身軀大搖了一下，一張臉頓顯沉着。

雙方在功力實架的一剎那，彼此的身軀起了一陣子顫抖，爲恐招式用老了，雙方幾乎是同時向外撤招。

岳懷冰身子方一後退，遂卽施展出一手「鐵犂耕地」的絕招，運腿如飛，「唰！」的一腳，直向着老和尚雙腿上，力掃過去！

老和尚身軀猝然拔起來，岳懷冰的一隻腳，如同是一陣旋風似的，由他膝下掃過。

岳懷冰出手之不同一般，非但在一個「快」字，更厲害的是他絕不單純的只出一招攻一處，必有附手！——

眼前這一招正是如此——老和尚身子才騰起一半，岳懷冰一隻沉實有力的手掌，已當胸劈了出去。

老和尚雙手一分，發出了「噗嚕嚕」一陣衣袂蕩風之聲，整個身子橫屈着平竄而出。

岳懷冰的這一掌打了一個空，雖沒有拍中老和尚的身子，却拍中了和尚身上的那一襲袈裟，只聽得「波！」的一聲輕響，掌力過處，老和尚那襲杏黃色的袈裟上留下了一個巴掌大小的透明窟窿！

老和尚身子如風飄絮的飛了出去，只見他單手忽出，像一長臂猿猴般，抄在了一根岔生而出的松樹枝上，偌大的身軀，吊在樹枝上，那棵樹，却連搖動一下都不曾！

夜月下，只看見老和尚身軀鞦韆也似

的來回擺動不已！

雖然只是三招兩式，彼此心裏也都清楚的很，打到這裏，也就適可而止，不必再打下去了！

岳懷冰黯然佇立在雪地裏，一動也不動——

在動手過招上來說，他實在已經算是落敗了——很顯明的，岳懷冰一連出手數招，對方那個老和尚只是閃躲招架，並不曾出手還招，只憑這一點來推論，老和尚武功就高出他不少！

岳懷冰那張蒼白的臉，深沉得煞是怕人。

老和尚在一個悠然的盪身勢子裏，飄飄如飛燕似的落了下來！——落在了岳懷冰面前三尺左右。

「阿彌陀佛——」他咀裏喧着佛號，雙手合十的道：「少施主好俐落的一身功夫，無怪乎貫大野等三人不是敵手，先後在施主你刀下作鬼了——」

岳懷冰登時一驚，道：「大師父……你認得貫大野……？」

老和尚呵呵一笑，道：「施主休要見疑，老衲雖係佛門中人，但皈依之前，也算得上半個武林中人，『飛流星』貫大野如此聲名的人物，焉能不認得？」

岳懷冰哈哈一笑道：「這麼說，其他二人大師父也認識囉？」

老和尚一雙灰白的長眉，微微搭下來，陰森森的道：「無量佛——罪過——罪過——」

雙手合十，他緩緩接道：「『煉魂刀』雲中令，『金鎗小温侯』夏侯忠……這些人却是武林中佼佼者，老衲焉有不知之理？施主雖說是爲報滿門之仇，也該莫爲已甚，適可而止了！」

岳懷冰又是一驚，遂卽冷笑道：「大師父既然一眼認出這三顆人頭，想必與此三人交非泛泛了！」

老和尚微微吟哦道：「阿彌陀佛——施主不必多疑，老衲方才已經說過了，老衲與這三人只是見過，久聞他們兄弟的大名而已。」

岳懷冰道：「既然如此，大師父應該知道貫大野他們兄弟一夥不止三人！」

「是五個人——」老和尚喃喃的道：「施主指的是『五魁首』？」

「不錯！」岳懷冰目閃兇光道：「大師父要在下收刀，須待這五個人的人頭皆掛高竿，否則恕難從命——」

老和尚不自禁的發出了一陣呵呵笑聲道：「無量佛，善哉善哉！施主你還是適可而止吧！」

「爲什麼？」

「施主應該知道，五魁首雖屬結義之兄弟五人，如以武功而論，五人中差別很大——」

岳懷冰一怔，冷冷的道：「大師父，這話怎麼說？」

「施主——」老和尚雙手合十，侃侃的道：「五魁首中以鮑、沈二人武功最高，卽以當年武林中一流高手而論，也甚少能與之抗衡，這一點施主你豈能不知？」

岳懷冰冷笑道：「大師指的是『龍捲風』鮑千里，與『摘星客』沈罡！」

痛禪和尚道：「摘星客沈罡，也就是今天的『摘星老人』沈海月！」

岳懷冰道：「我知道。」

痛禪和尚一笑道：「不錯，就是這兩個人！」

他接着又輕輕喧了一聲佛號，說道：「施主——你打算同時也將此二人梟首示衆？」

岳懷冰恨恨的道：「正是！」

痛禪和尚道：「施主當然知道，摘星老人就在對面山巔摘星堡內？」

「笑話！」岳懷冰冷冷的道：「我這三顆人頭，正爲引他上門才懸在樹上！」

痛禪和尚發出了一陣子低沉的笑聲，道：「這麼說，施主你自信武功勝得過沈海月了？」

岳懷冰呆了一呆——這個問題老實說，他還沒有深入的去想過，此刻被老和尚這麼一問，不禁登時呆住了——

他冷笑了一聲，點點頭道：「我自信有此把握！」

「不見得——不見得——」

痛禪和尚頻頻的搖着頭，冷冷的道：「以老衲看來，施主的功力雖然不弱了，可是較之沈海月，却還要差上一截——」

岳懷冰陡然一驚，吶吶的道：「如與鮑千里相較呢！」

痛禪和尚沉笑了幾聲，道：「鮑千里武功如以當年而論，尚在沈海月之上，後聞沈海月得了『天相居士』傳授之後，功力大進，卽使超不過鮑千里，也與之相伯仲！」

岳懷冰呆了一晌，豁然無語的垂下頭來。

過了一會兒，他哼了一聲，道：「那天相居士又是何人？」

「呵呵——」痛禪和尚道：「這位老前輩可就難說了，施主你問到老衲，老衲也是不知道，只知道是當今宇內的一個奇人——」

「奇人——？」岳懷冰緊緊咬牙道：「也只能當個奇人而已！這位老人家如識穿沈海月之昔日爲人，焉能會以絕功傳授這類衣冠禽獸，猪狗不如的東西！」

痛禪和尚長嘆一聲，道：「方才施主你與沈姑娘對答之際，老衲佇立戶外，聽得一清二楚——」

岳懷冰怒目視道：「出家人焉能有此行徑？」

痛禪和尚冷冷的道：「施主你責備的好，只是老衲路見人頭，爲明施主爲人，不得不一查究竟！」

岳懷冰點點頭，道：「這麼說在下與五魁首之一段結仇經過，大師父也都聽見了！」

「然！」痛禪和尚雙手合十的喧了一聲佛號，道：「是以老衲一顆古井之心，亦不禁爲之波動，五魁首當年一念之貪，見利忘義，想不到竟然會爲那位老捕頭岳繼忠種下了如此浩瀚的無邊殺劫！誠然是罪過之極！阿彌陀佛，喃嘸阿彌陀佛！」

岳懷冰大吃一驚，退後了一步，道：「怎麼——大師父，你認得——那位老捕頭？」

痛禪和尚抬起衣袖，在眼角上拭了一下，十分傷感的道：「令尊與老衲原是認得的！」

（未完）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刀客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天星追問暗害他的兇手主使的人是誰？那兇手雖只說了一個字便遭人發出暗器射死，但白天星已由這一個字而知道了主使人是誰了，繼之，白天星在人羣中掃視了一遍，突然走到一個賣蔴花糖的骯髒老頭子面前，願出一萬兩銀子購買七絕拐吳明的人頭，原來那骯髒老頭子竟是黑鷹幫主所僞扮，他接受了白天星五千兩的定金後，答應三天後照辦。這一天又是陽光明亮的好日子，何寡婦婀娜地向鎮頭上走去時，井老闆恰也從那邊走過來，他在莫瞎子家談好了購買三棵楊樹的買賣出來——

袖刀除情敵　妒血洒街頭

井老闆一早談成了宗交易，心裏非常高興，所以他從莫瞎子那裏走出來，臉上始終沒有斷過笑容。

但當他迎面碰上何寡婦時，那一臉笑容，馬上就變成了一片驚疑之色。

他停下脚步道：「大嫂——今天不做生意？」

何寡婦笑咪咪的道：「是的，今天不做了！」

井老闆又上上下下將她打量了幾眼，有點迷惑地道：「今天有喜事？」

何寡婦點點頭。

井老闆道：「甚麼喜事？」

何寡婦笑笑，含蓄地道：「甚麼喜事我暫時還不便告訴你。」

井老闆道：「哦？」

何寡婦掩口吃吃而笑道：「總而言之，不管甚麼喜事，決少不了你一份，你只管等着出份子喝喜酒就是了！」

井老闆的一顆心突然下沉。

他是鎮上唯一的鰥夫，如今才四十出頭，自十年前死了女人之後，一直沒有續絃。

不是不想，而是始終沒有這份能力。

自從何寡婦搬來七星鎮之後，他的一顆心止不住死灰復燃，突又升起一股強烈的家室之望。

這女人小他十二歲，一個鰥夫，一個寡婦，大家沒有拖累，恰好是門戶相當，天造地設的一對。

鎮上的男人，不是年紀太老，便是年紀太小，再不然就是已有妻室或身份不相稱。如論條件，就以他的條件最好！

所以，這幾年來，他賣命工作，想積點錢下來，這一點他做到了，再加上這次的品刀大會，又爲他這種冷門生意，帶來一筆意外之財，如果再討女人，錢已不成問題了。

而何寡婦也一直跟他拍拍打打，死鬼長死鬼短的，好像對他也蠻有幾分意思。

因此，他雖然還沒有向這女人表露過心跡，但他已相信別人一定搶不走，這女人遲早總是他的人！

可是，如今，他的希望一下破滅了！

何寡婦獨身一人，上無翁婆，下無兒女，發生在這女人身上的喜事，除了嫁人，還會有甚麼喜事呢？

他們是老街坊，住的又是緊隔壁，喝喜酒當然少不了他一份。

但是，這也無疑宣判了他的「死刑」，喝喜酒有他一份，別的事就完全跟他絕緣了！

何寡婦望着他，又笑了笑，道：「我昨天已經告訴黑皮牛二，今天這件事情若是有了眉目，豆漿的生意，我打算不做了，這玩藝起早摸黑，又賺不了幾個子兒，所以……」

井老闆不禁暗暗哼了一聲，心想：所以你不如索興成全了他，是嗎？當然了，找到有身家的夫婿，這種蠅頭小利那還會看在你眼裏！嘿嘿。

他忽然臉一揚，酸溜溜的問道：「對方是誰？」

何寡婦看看這位井老闆的臉色，再聽到這種語氣，心頭頓時明白過來，她忍不住伸出一根白玉似的指頭，狠狠在對方額角上戳了一下，笑罵道：「死鬼！你想到那兒去啦！你以爲我要嫁人是不是？」

井老闆一呆，訥訥道：「不……不是……不是你？」

何寡婦道：「我嫁給誰？誰會要我？嫁給你要不要？」

井老闆忽然感到一陣天旋地轉，他艱澀地咽了口涎沫，結結巴巴的道：「我！我……」

何寡婦不等他話完，咭咭一笑，已經扭着腰肢走了。

臨走之前，還飛了他一眼，同時順手在他肩膀使勁擰了一把，擰得這位棺材店的老闆骨軟筋痠，差點兒靈魂出竅，成了自己的主顧！

井老闆摸摸被擰過的地方，木然轉過身軀，痴痴地目送何寡婦婀娜的身形於鎮頭一家舖子裏消失。

莫瞎子的燒餅店！

× ×

消息很快的就在鎮上傳開了，何寡婦在替莫家丫頭做媒！

這無疑又是鎮上一件大事！

托人提媒的男方是誰？

是誰想娶這個丫頭呢？

大家馬上就想到了一個人：奪魂刀薛一飛！

所以，稍後當這位奪魂刀從何寡婦豆漿店前經過時，等在何婦寡店裏候訊的蔡大爺和井老闆等人，個個都朝這位奪魂刀投以會心的微笑。

蔡大爺甚至還拱着手，喊了一聲：「恭喜！」

薛一飛停下脚步，微笑道：「喜從何來？」

蔡大爺打了個哈哈道：「這就是你薛大俠的不是了！七星鎮上的一枝花，成了你們薛府的人，難道我們這些鄉親，叨一杯喜酒喝喝也不成？」

薛一飛面孔突然變色！不過，他轉變得很快，只一霎眼間，臉色又回復自然。

他臉上這種微妙的變化，幾乎誰也沒有留意。

井老闆也跟着湊趣道：「能請到我們

何大嫂作媒人，你薛爺眞不簡單，莫瞎子平時事無大小，就只聽我們這位何大嫂一個人的。」

薛一飛道：「何大嫂？」

蔡大爺笑道：「她人不在家，喊一聲何寡婦也沒有關係！」

薛一飛噢了一聲道：「何——何大嫂！她此刻不在店裏？」

蔡大爺笑道：「是的，不在。替你辦事去了！」

薛一飛眼珠子一轉，忽然滿臉堆笑，抱拳拱了拱道：「薛某人還得去別的地方辦點事，不陪了！這門親事如能高攀成功，薛某人定請衆位鄉親好好喝個痛快！」

蔡大爺也笑着代表衆人拱手還了一禮道：「不送，不送，我們一定等着這杯酒喝！」

薛一飛轉身走了。

大家都覺得這位奪魂刀人品很不錯，不僅儀表端正，而且談吐亦頗不俗，莫家丫頭能嫁給這樣一個人，也馬馬虎虎算過得去了。

衆人談着談着，忽又想起了昨天出場的那位流星刀。

蔡大爺道：「小癩子還沒有回來？」

自從快刀馬立的屍體在品刀台前發現之後，每天早上，挑一担茶葉蛋，跑一趟七星莊，幾乎已成爲小癩子的例行功課。

這是一份好差事。

每天只要跑上這麼一趟，他那兩鍋茶葉蛋，便會由蔡大爺等人湊公份子統統買下來。

第一個看到狠刀苗天雷和血刀陰太平屍體的人，就是這個小癩子！

今天小癩子要去探看的刀客，當然就是昨天出場的那位流星刀！

流星刀辛文炳昨天出塲時，話說得很多。只可惜他話雖說得不少，聽得懂的人却沒有幾個。

原來這位流星刀是南方人，鄉音很重。只見他在台上口說手比，意氣昂揚，好像每一句話都充滿了力量，但台底下的人聽起來，却只是一片咿哩哇啦！

好在這一點如今已不重要。

因爲大家相信，這位流星刀說得再好，也決不會比快刀馬立和狠刀苗天雷對刀法的見解更精闢。

每個人眞正關心的，是一夜之後，今天的結果！

這位流星刀將走上快刀馬立和狠刀苗天雷，以及血刀陰太平等人的老路子？還是能像鬼刀花杰一樣，僥倖渡過難關，安然無恙呢？

井老闆探頭朝鎭尾望了一眼道：「還沒有——噢噢，不，不，回來了，回來了呀！」

小癩子果然回來了。

衆人登時振奮起來。

蔡大爺搶着道：「那邊情形怎麼樣？小癩子。」

小癩子放下蛋担，抹了把汗，搖搖頭道：「沒……沒有。」

蔡大爺道：「沒有甚麼？」

小癩子道：「沒有發現屍體。」

蔡大爺長長吐了口氣，道：「謝天謝地，總算又活下了一個！」

小癩子喘了口氣道：「只……只有一隻耳朵。」

蔡大爺一呆道：「你說甚麼？一隻耳朵？誰的耳朵？」

小癩子道：「不曉得是誰的，就吊在品刀台上，耳端子還有一顆好大好大的黑痣。」

流星刀辛文炳的左耳！

只要見過那位流星刀的人，一定都會記得那顆黑痣，因爲那顆黑痣大得出奇，遠遠望上去，就像塊膏藥。無論誰有這樣一顆痣，當然都會給別人留下很深的印象的！

蔡大爺僵在那裏，像出其不意的挨了一巴掌。

沒有人怪小癩子不會說話。

這小子從小就有點痴騃，連一個蛋賣三文，十個蛋是多少，他都算不靈清，如今他居然留意到品刀台上吊的一隻耳朵，已經算是相當難得的了！

店裏每個人都瞪大了眼睛，彷彿那隻恐怖的耳朵，此刻就搖曳在他們眼前。

井老闆喃喃道：「怎麼會只剩下一隻耳朵的呢？」

他的聲音很低，好像是說給自己聽的，別人誰也沒有留意。

就是有人聽到了，恐怕一時也很難領會他這句話的意義。

這句話的意義只有他自己懂。雖然又死了一個人，却沒有爲他帶來一筆生意！誰會買一口棺材，只爲了盛殮一隻耳朵用呢？

小癩子忽然伸出手來道：「蛋錢！蔡大爺。」

蔡大爺噢了一聲，這才如自夢中醒來。他沒有要大家集份子，一個人付了今天的蛋錢。

接着，大家開始默默地剝蛋喫。

就在這時候，從豆漿店外，忽然走進來兩名華服青年。

大家馬上認出，這兩名青年正是當今武林四大公子中的「病書生」獨孤洪和「鐵三掌」蔡龍！

井老闆自覺義不容辭，趕緊起身招呼道：「對不起二位公子，今天——」

病書生獨孤洪蒼白的臉上泛起一絲笑容，接口道：「我們不是喝豆漿來的。」

井老闆道：「哦？」

獨孤洪滿屋掃了一眼道：「何寡婦不在？」

井老闆道：「嗯！」

聽到別人喊「何寡婦」，他心裏感覺很不是滋味。如果不是因爲對方是兩個得罪不起的角色，他的面色也許早就放下來了！

蔡大爺似乎並沒有這種感覺，笑笑接着道：「她今天替人家提媒去了，兩位找她甚麼事？」

獨孤洪忙道：「沒有甚麼事，沒有甚麼事。」

井老闆心裏益發不是滋味。他已從鎭上一些臨時賃屋落脚的江湖人物口中，獲悉這位「病書生」得的是甚麼「病」！

如今這小子忽然找上門來，來的目的既然不是爲了喝豆漿，除了想打何寡婦的主意，還會有甚麼好事呢？

他本想領着店裏的小學徒，去莫瞎子屋後鋸下那三株楊樹，趕幾個大夜工，多釘幾口棺材，以防臨時措手不及。現在看看情形不妙，他連正經活計也沒心思去幹了。

他一定得好好看住這兩個小子！

那怕拚着這條老命不要，他也不願讓這兩個小子佔了何寡婦的便宜！

獨孤洪和蔡龍已自動走去屋角坐下。

沒隔多久，何寡婦回來了！

她看到店裏坐了這麼多人，似乎甚感意外。但當她看到屋角坐着的那兩位貴公子時，臉上不禁又浮起了迷人的笑意！

井老闆暗暗咬牙。

原來他們竟是熟人！他們是甚麼時候認識的呢？

他就住在隔壁，每天來喝豆漿的幾個人，他都瞧得清清楚楚。何寡婦平時很少出門，而這兩個小子，也從沒有來喝過豆漿。他們——難道——是深更夜半來見的面？

蔡大爺笑笑道：「大嫂今天這個媒人做得怎麼樣？」

他得到的回答，只是一個微笑。

何寡婦待人一向很親切，但今天却沒有逢人便打招呼，她一進門就逕朝屋角獨孤洪和蔡龍兩人坐處走去。

獨孤洪道：「大嫂辛苦了！老頭兒答應了沒有？」

何寡婦坐下去，輕輕嘆了口氣道：「老頭兒眼力雖然不濟，那份折現的聘禮，他總會看得見的，問題還是出在那丫頭本人身上。」

獨孤洪道：「丫頭本人不願意？」

何寡婦點頭道：「是的，這丫頭倔强得很。她說，她甚麼人都嫁，就是不願嫁給武林中的四公子，尤其是四公子中的獨孤公子！」

病書生獨孤洪的一張面孔，突然漲得通紅。

紅得像隻熟透了的柿子！

這片紅暈有如一個突如其來的浪頭，來得快去得也快，只不過眨眼工夫，紅暈突又消退，再度回復原先那種蒼白色。

兩邊太陽穴上，同時凸起兩條蚯蚓般的青筋，從青筋突突跳動的速度，不難想像這位獨孤公子此刻心中是如何的憤怒！

蔡大爺等人也呆住了！

甚麼？想討莫家丫頭的人，原來是這位獨孤公子，不是奪魂刀薛一飛？

那麼，奪魂刀薛一飛剛才何以又表示，何寡婦是替他去提媒的呢？

只見獨孤洪强忍着一股怒火道：「她丫頭這話甚麼意思？我們四公子做過甚麼丢人的事？我獨孤洪那點配不上她這個姓莫的丫頭？」

何寡婦又輕輕嘆了口氣道：「丫頭她倒不是這個意思。」

獨孤洪火氣稍稍小了一些，道：「那麼，她丫頭說這種話是甚麼用意？」

何寡婦道：「她意思是說，她配不上你們這些名公子。」

獨孤洪的火氣，不由得又小了些。

這種事他聽人說過。

窮人家的女兒，嫁給了大戶人家，由於出身寒微，在妯娌姑婆之前，總是抬不起頭來，有時受了氣回到娘家，甚至連個出面說話的人也沒有。

這丫頭想得倒眞多，眞遠！

不過，從這些小地方，也正可以看出這丫頭不僅姿色秀麗，而且相當懂得人情世故。

找個漂亮的妞兒不難，要找個人既漂亮，又不是一肚子草的妞兒，就不太容易了！

獨孤洪愈想愈覺得這次機會不容錯過，當下故意扳着面孔道：「那麼，她後面那句『尤其是四公子中的獨孤公子』——又是甚麼意思？」

何寡婦搖頭道：「底下的話，我就聽不懂了！」

獨孤洪不禁怔了一下，道：「底下她怎麼說？」

何寡婦皺了皺眉頭，說道：「她說甚麼她今年才十七歲，沒有見過世面，將來一定無法像長安風月樓的鳳仙，洛陽百花書寓的翠雲，以及開封府金谷酒家的小金寶……」

病書生獨孤洪臉青如鐵，突然一拍桌子道：「都是誰告訴她的？」

門口有人冷冷接口道：「是我！」

× ×

奪魂刀薛一飛！

奪魂刀薛一飛站在門口，手扶在刀柄上，唇角噙着冷笑，說完這兩個字，便轉身向街心走去。

然後，他轉過身子，就在那裏等着。

獨孤洪慢慢起身走出去。

鐵三掌蔡龍緊緊跟在他的身後。

這位蔡大公子一直沒有說話，臉上也沒有甚麼表情，所以誰也看不出他和獨孤洪的交情究竟如何？

井老闆忽然興奮起來。

原來他錯怪了何寡婦！

何寡婦貪圖的，不過是一筆厚厚的媒禮罷了！

所謂：「刀客」和「公子」，全是刀尖上舔血的人物，她是個死過男人的女人，應該懂得甚麼樣的男人才能依靠終身才對。剛才實在是他疑心太重，他覺得這是一個很要不得的毛病，以後一定得想法子改改才好。

另一方面，他高興的是：顯而易見的，他等於又做成功一宗生意！

有人會死，已成定局，只不過目前還不知道誰要這口棺材而已。

如果他運氣好，說不定兩人都要！

× ×

薛一飛脚下踩着一片血漬。

岳人豪的血！

他刻下立足之處，便是昨天那位降龍伏虎刀岳人豪站立的地方。

昨天，差不多也是這個時候。

岳人豪昨天流出來的血已經乾了。今天會不會有新血覆印上去？印上去的新血是誰的？

× ×

獨孤洪緩緩走出店門，站定。

張弟昨天這個時候，便是站在他如今站立的地方。張弟昨天是勝利者！他呢？

大街兩邊閑人慢慢聚攏，也差不多就是昨天的那些人。

×　×

死人與吃肉不一樣。

不論多好吃的肉，天天吃總會膩味，如果天天看到有人死在刀下，不論連看多少遍，照樣還會胆戰心驚！

照樣還會覺得刺激！

所以，這時兩邊瞧熱鬧的閑人，儘管人人緊張得臉色發白發青，但每一雙眼睛裏，却都射出了期待的光芒！

獸性的光芒！

×　×

獨孤洪一張面孔仍然繃得緊緊的，但氣色已經好看多了！

這說明武林四大公子並非徒負虛名。

血戰如奕棋，名家高手，都懂得首先要戰勝的，不是敵人，而是自己！

戰勝自己的情緒！

你必須不慌不亂，才能看清楚敵人如何動手。你必須沉得住氣，肌肉才能保持彈性，雙手才能保持穩定，你才能靈活運用你身上每一分可用的力量！

奪魂刀薛一飛臉上的冷笑不見了！

一個有經驗的江湖人物，差不多都具有一種敏銳感覺。他們往往不須正式過招，便能感覺到他們正遇上了一名甚麼樣的對手！

那是一種無形的壓力。

這種壓力如果超過了你能負荷的程度，這一仗你就非輸不可！

病書生獨孤洪身上未見携帶兵刃，這本對奪魂刀薛一飛十分有利，但令薛一飛無法釋懷的是，獨孤洪穿的是一件長衫。

薛一飛感到的壓力，就是從這件長衫上散發出來的！

武林四公子之中，靈飛劍客長孫弘和鐵三掌蔡龍的絕學是甚麼？人人清楚。因為他們的外號已經說得明明白白：一個精於「劍術」，一個擅長「掌法」！

「病書生」獨孤洪和「小孟嘗」吳才就不同了。

江湖人雖然人人知道四公子都有一身不俗的武功，但却很少有人能說得出，四公子中的「病書生」和「小孟嘗」究竟練的是甚麼武功！

所以，薛一飛只好耐心等候。

等候獨孤洪脫下那件長衫，或是從長衫後面取出兵刃！

但遺憾的是，獨孤洪的一雙手始終自然地低垂着，既沒有取用兵刃的打算，也顯然沒有脫掉那件長衫的意思。

閑人愈聚愈多，該到的差不多都到齊了。

人屠刀橫，七絕拐吳明，鐵算盤錢如命，靈飛劍客長孫弘，血爪曹烈，屍鷹羅全，快口烏八都出現在人羣中，到場的刀客只有一位：怪刀關百勝！

這位怪刀似乎也很歡喜湊熱鬧。昨天有他在場，今天這場好戲，居然又被他趕上了！

只是不知道，今天獨孤洪如果向他借刀，他是否也一樣照借不誤？

張弟也出現在人叢中，但站在他身旁的人，却不是白天星。

白天星去了那裏呢？

張弟早上醒來時，床上人影已空，他以為白天星已經先來了何寡婦的豆漿店，結果人沒找着，却碰上了這場熱鬧。

他眞希望白天星能於此刻適時出現。

因為他相信此刻如有白天星在身邊，白天星一定能告訴他在這即將引發的一場惡戰中，雙方誰操勝算較多？他樣樣不服白天星，只有在這一方面，他不得不承認白天星的確比他高明。

可是——白天星去了那裏呢？

一陣微風吹過，夾着沙沙輕響，街心上忽然冉冉飄落一張起皺的紅紙。

廖三爺的緝兇告示！

這份告示掠過獨孤洪的頭頂，落在薛一飛的腳前。

井老闆不是一個做事馬虎的人，這份告示應該貼得很牢才對，它怎會在這個時候掉下來的？

這是誰的惡作劇？

難道有人想藉此提醒病書生獨孤洪，要他不必斤斤計較，就是他今天不動手，這些刀客遲早也會有人代他收拾？

如果換了平常時候，一定會有人去檢起重新張貼，如今大家則只有瞪着它，任其自然。

這張無故飄落的告示，對獨孤洪顯然並沒有起甚麼啓示作用。

因為就在這份告示落地之後不久，他已領先發動攻擊！

兩邊閒人，再度後退。

獨孤洪發動的攻勢並不猛烈。

他沒有騰身飛撲，也沒有欺步出掌，他只是沿着一道弧線，像漫步似的，向薛一飛右側緩緩走了過去。

薛一飛使的左手刀。

當一個左手使刀的人，發現敵人不繞向自己的右側時，除非他願意將右邊半個身子交給敵人，他無疑只有一事可做，那便是跟着向右轉身。

但薛一飛並沒有這樣做。

他轉身，向左轉。

左手刀帶起一道光圈，像一個滾動銀輪，突向獨孤洪腰腹間閃電般切了過去！

奪魂刀！

沒有人能形容這一刀的速度。因為在這一瞬間，刀光映着陽光，只見閃閃一片，根本就沒有人能睜得開眼睛！

「得！」

一聲促响，光歛，形收！

「刷！」

又一道銀光閃起！

袖刀！

兩指寬，八寸長，尖鋒雙刃的袖刀，如投梭似的奔向薛一飛的咽喉！

薛一飛的闊刀定在半空中。

定在一把鋼爪下。

握住爪柄的，是獨孤洪的左手！

這是令人窒息的一刹那！因為沒有人會想到這種演變。左手爪對左手刀，右手袖刀覷隙疾進，這種恰到好處的尅制，只是一時的巧合？

如說只是一時的巧合，是否顯得太巧了一點？

還是病書生獨孤洪早算定會有今天這一戰，為對付這位奪魂刀的左手刀，專門練成的一種絕技？

袖刀銀光一閃而沒。

血戰結束！

一道血泉染紅了兩人的身軀，然後兩人緩緩分開，一個人慢慢的倒了下去。

倒下去的是病書生獨孤洪！

×　×

爪和刀仍然緊緊卡在一起。

袖刀仍在陽光下閃着精芒。

袖刀仍然閃着精芒，是因為它上面沒有濡血，濡血的刀握在薛一飛手裏。

右手！

也是一把袖刀，狼牙似的袖刀，眞正的奪魂刀！

×　×

奇異的結局。

險詐的江湖。

武林軼聞

兵刃奇談

「白刃紅巾」說從頭

徐如林

常常在國術表演時，看到單刀表演。

常常在單刀表演時，看到大家都喜歡在刀座上繫一條「紅巾」。

不，豈只是紅巾而已；許多是紅，綠二色的巾。

最近，更有藍、白、紅三色巾的出現！（大約是象徵「青天白日滿地紅」吧？）

可是，我們請問：為甚麼要安上這些藍白紅，或是紅綠，或是最簡單的一方紅巾呢？

「為了好看」！

大謬不然！

如果我們再問：這方紅巾，難道就叫紅巾嗎？它到底有沒有個名字？

「大約……可能……就叫做紅巾吧」？

又是「大約」，又是「可能」，又是「吧」！這成甚麼答案！

×　×

欲知究竟，且說從頭：

這方紅巾，是有個特別的名稱的。那叫：「血撣」。

好了！顧名思義，然則紅巾之作用可知了——

刀不是殺人的嗎？殺了人刀上不是要沾上血嗎？

那麼，便以此紅巾，拭之拂之，故名之曰：血撣。

打個比方：就像現在步兵用的「愛慕伊」（妙不可言的中英對「造」——M1 半自動步槍是也。軍隊裏說：「槍就是愛人」。然則不當愛慕伊耶？）步槍，在槍托底部，有一小匣，可藏少許擦槍用具，所以要槍上自帶擦槍用具，乃是為了保養方便。

同理，血撣，也正就是刀上自帶的擦刀用具。

所以，血撣平日裝在刀柄的尾部，刀座的上頭，也許兼可聊供裝飾之用。但它的正式任務，仍在——擦刀拭血！

因之，血撣的裝置，應該，不，必須是活的，是可以拿下來用的。否則的話，就成了「樣子」啦！

×　×

到此為止，終於知道了那方玩意叫血撣。

知道了它的裝置是活的，要能很方便的拉下來，繫上去。

知道了它是拿來血撣用的，（否則何必一定用紅色呢？）不是充門面，作裝點的。

可是：「還不清楚表演的時候應不應該帶血撣哪」？

所謂表演，不過是摩擬些上陣殺敵的搏殺動作，以見功夫而已。

那麼，要談表演，先談作戰：

作戰之時，血撣是一定要拉下來的！

或是順手掖在腰裏，等一下好擦敵人之血。

或是隨手一丟，緊急之時，早不知道扔到那兒去了。

「為甚麼不能將它留在刀上作戰呢」？

怕亂了眼神，可是性命交關的買賣呵！

然則，表演該不該帶血撣的問題，就實在不必去答覆了！

×　×

也是順便，也是連帶的提一提：

你不是常見槍上總有一束「紅纓」嗎？不是還有人就因此而管它叫「紅纓槍」嗎？

這行貨子它有個正式的名字沒有？它又管嗎用啊？

這，名叫「血擋」：擋血用的。（所以只合用紅的，有些却用黑的，用白的想必另有一番大道理，眞想請他們一講，只要不是「黑白講」！）

擋住敵人的血，不叫順着槍桿往下流，弄得又黏又滑的，槍就不好使啦，就不便於繼續殺敵啦！

平常練習的時候，是可以不把血擋安上去的。許多更連槍頭都沒有！

而在上陣衝鋒的時間，則一定要安上血擋，一來擋血，二來——以亂敵人的眼神！

所以，這同刀上的血撣不同。

刀上的血撣用在殺敵之「後」，槍上的血擋用在殺敵之「時」。

槍上的血擋裝在「前頭」，抖起花來，期所以擾亂「敵人」眼神；刀上的血撣安在「後面」，舞動開來，最可怕亂了「自己」眼神！

所謂「白刃紅巾」，原來如此！

武林軼聞

可怕的人心！

×　×

奪魂刀薛一飛已經走了，離去的時候，臉上沒有一絲歡容。

這是一個可怕的代價。

他贏了這一戰，却洩露了奪魂刀的秘密！

×　×

奪魂刀薛一飛走了，閒人却未立即散去。大家都以難以置信的神氣，怔怔然望着病書生獨孤洪那具屍體。

獨孤洪一雙眼睛睜得很大，灰濛濛的眼珠子瞪着藍天，臉上彷彿也殘留着一股難以置信之色。

一刀正中心窩！

街心已被染紅一大片，稠稠的血，仍在汩汩向外冒湧。

如果不是親眼看到，恐怕誰也無法相信，這位面帶菜色的獨孤公子，生前瘦得只剩一把骨頭，死後居然會流出這麼多的血。

收屍的人，是鐵三掌蔡龍。

他摸出三十兩銀子，塞在井老闆手上，只朝獨孤洪的屍體比了一個手勢，就一聲不響的默默轉身走了。

這位蔡大公子，自始至終，沒說一句話，臉上也始終平平板板的，沒有絲毫表情。他跟獨孤洪眞是朋友？

難道這就是他一向對朋友的態度？活着，吃吃喝喝？死了，買口棺材？

跟張弟站得最近的，是一位精神矍鑠的青衣老人，看上去似乎也是一名江湖人物。張弟望了老人一眼，喃喃道：「不曉得兩人是怎麼鬧翻的？」

他還沒有學會跟陌生人兜搭的本事，只好留個後步，以自言自語的方式發問，這樣青衣老人就是不理他，到時候也不至於太難堪。

沒想到青衣老人倒是挺和氣的，聞言輕輕嘆了口氣道：「還不都是為了鎮頭上那個丫頭！」

張弟一怔道：「莫瞎子的女兒？」

青衣老人又嘆了口氣道：「是啊，姓薛的一直都在打莫家那個丫頭的主意，這已是盡人皆知的事實，照說這位獨孤公子也該有個耳聞才對，沒有想到，我們獨孤公子，對莫家那丫頭，竟也有了意思，他為了想來個捷足先登，今天托何寡婦去提媒，想憑財勢……」

張弟忍不住插口道：「結果莫老頭答應了？」

青衣老人道：「沒有。」

張弟道：「於是獨孤洪便懷疑是姓薛的在從中作梗？」

青衣老人望望天色，忽然說道：「今天的品刀會，差不多快開始了，老弟要聽這段經過，我們邊走邊談如何？」

張弟當然不會反對。

他找不到白天星，本來也只有七星廣場一處地方可去，如今一路有人聊聊，自是樂得。於是，他跟青衣老人雜在人羣裏，向鎮後七星廣場走去。

七絕拐吳明也走在人羣中。

他跟青衣老人和張弟之間，約莫隔着七八個人。

張弟此刻如果突然回頭，穿過這七八個隔在中間的人，他一定會為七絕拐吳明此刻盯着他瞧的那種眼光嚇一大跳！

可惜他沒有回頭。

因為他才十九歲，這種年齡的小伙子，決不會從背後去暗算別人，也決不會提防別人從背後暗算自己。

十九歲是人生中一段可愛的年齡，但若是走在江湖上，却是一段可怕的年齡！

前面不遠，就是通向熱窩的那條小巷子。七絕拐吳明放慢腳步，露出猶豫之色，經過片刻思索，最後像決定放棄一個什麼念頭似的，忽然脫離人羣，一拐一拐的向巷子裏彎了進去。

×　×

假如你花了不少銀子，喊來酒菜，包下女人，當你開始吃喝時，你會不會吩咐這個女人坐在你的身邊？或者你會叫她坐去房門口，看着你一個人吃喝？

相信你只有一個選擇。

把女人留在身邊！

把女人留在身邊，是應該的，也是正常的，靠得越近越正常。

如果竟有人在這種情形之下，把女人趕得遠遠的，只顧自己一個人吃喝，那麼這個人敢說一定多多少少有點問題！

如今錢麻子熱窩裏，就來了這樣一個問題人物！

但這人並不是七絕拐吳明。

×　×

熱窩後院，共分三進。

每一進院子裏，都住滿了姑娘，每一個姑娘都有一個屬於她們自己的房間。

一個使她們獲得生存，也是使她們走向毀滅的房間！

第一進是大敞院，在這裏百無禁忌，只要你有銀子，你便可以隨時獲得你想獲得的。

就是沒有銀子，只要不怕挨罵，你也可以到處逛逛，摸摸捏捏，過過乾癮。

第二進就稍稍不一樣了。

第二進的姑娘，多半都很年輕，有一些雖已不太年輕，但却有她們另外一套本錢，這些已不太年輕的女人，如不是姿色尚未衰退，便是別有一種留客功夫。

尋芳客要走進這一進院子之前，最好先掂掂自己的荷包是不是够份量。

如果你不先點點自己的荷包，就冒冒失失的闖進來，錢麻子手底下的幾名大漢，就會請你從後面一個小門出去。

至於第三進，那就更不用說了！

豎着進來，橫着出去。

七星鎮地方雖然不大，但却是通向幾個大埠的必經之道，一些做大買賣的商賈，經常要從這裏路過，鎮上沒有客棧，要落腳只有一個地方——一個可以一次解決男人全部問題的地方。

第三進院子裏的姑娘，接待的便是這一類的客人。

花錢大方，而又沒有麻煩的客人！

現在這個客人就歇在第三進，燕娘的房間裏，現在燕娘這個全院最紅的清姑娘，就被這個客人指定坐在房門口。

這位客人，不是別人，正是今天七星鎮上的二號人物，七星莊大總管，虎胆賈勇！

（未完）

七代劍

血染無鋒消魔燄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戚明星懲治了小辣椒，請托黑龍八俊代他護送上官玉鳳等十一位姑娘回家後，他又重往歸來莊，伺伏鬼鴇母或會重返莊中察看・不料鬼鴇母沒有等到，却等到了燕青雲等六人，他一見他們到來，立即隱藏起來，候燕青雲等在廢屋中埋伏等候鬼鴇母・只派石影進城購買食物時・抄路趕在前頭・半路上截殺石影・成功後又在路上等候燕青雲派第二人出來查看時・逐一截殺。燕青雲久候石影不回，心中疑竇叢生・包天門自告奮勇要往查看・燕青雲似不放心・包天門自誇有看家本領・不怕出岔——

燕青雲道：「也罷，包兄就去城裏找一找看，但一定要在午夜之前趕回來。」

鬼面書生點頭稱好，當即下山乘上自己的坐騎，朝蘇州城進發。

行了二三里，天已全黑了。

他對走夜路有特別的愛好，原因是他的相貌長得很醜，白天不論走到那裏，都有人對他投以嫌惡的眼光，使他有自慚形穢之感，只有夜間才是他的天下，因為夜裏行人稀少，即使遇上幾個行人，也會因他的貌而嚇得毛骨悚然，絕不會對他投以嫌惡的眼光的。

所以，每當他走夜路時，就特別感到愉快，現在他就感到很愉快。

復行一里許，驀聞道旁的野地上傳來一陣「希聿聿」的馬嘶！

「咦，那是誰的馬？」

他立刻勒住坐騎，舉目望去。

黑暗中，隱約看見不遠處的野地上似有一匹馬，馬鞍上沒有人！

「哼，這地方不可能出現野馬，莫非是石副總舵主的坐騎？」

心念至此，立即拍馬向那野地上馳了過去。

那匹遊離於野地上的馬發現有人過來，似乎吃了一驚，頓時四蹄齊揚，飛奔直逃。

鬼面書生催騎疾追。

一逃一追，疾如風馳電掣，轉瞬間已奔馳數百丈，到了一處樹林稀疏的山坡地上。

逃馬一到山坡上，忽然乖順的停了下來。

鬼面書生在距離牠約六七丈處勒馬跳下，口中發着安撫的聲音，慢慢走近去。

這時，他已認出牠確是冷魂無常石影的坐騎，因此神情變得很沉重。

他已知道冷魂無常石影確實出事了。

他怕馬受驚再逃，故一步一步的走過去，當走到距離牠只有尋丈之近時——

馬的右腹，驀然翻起一人，坐上了馬鞍！

他，赫然正是戚明星！

鬼面書生做夢也沒想到馬腹攀附着人，乍見之下，大吃一驚，「啊！」的叫了一聲，倉惶暴退下去。

他出道迄今，由於貌醜，總是被別人驚為鬼怪，這下反被「鬼」所嚇着，是他有生以來的第一次。

戚明星端坐馬上，面露瀟灑笑容道：「包副總舵主，別怕，是我呀！」

鬼面書生當然已看清他是戚明星，他很快便恢復常態，換上一副猙獰的表情，厲笑一聲道：「好小子，你倒會要鬼蜮技倆！」

戚明星俊逸一笑道：「等一下你就會知道，我的技倆還不止於此！」

鬼面書生自腰上抽出一柄烏黑的摺扇，舉步走上去，陰惻惻地道：「你把石副總舵主怎麼樣了？」

戚明星道：「他還在等着你。」

鬼面書生沒聽懂，雙目一瞪道：「你說什麼？」

戚明星道：「他正在陰司路上等着與你包副總舵主結伴同行。」

鬼面書生面色一變道：「死了？」

戚明星道：「是的，他是第一個，你是第二個。」

鬼面書生嘿嘿冷笑道：「我看你小子是在打如意算盤吧？」

戚明星道：「絕不，我是善於精打細算之人，一經計劃停當，絕不落空。」

鬼面書生一抖摺扇，輕輕搖着，故作輕鬆狀道：「那就下來吧，別老呆在那上面！」

戚明星左手一按馬鞍，輕飄飄的落到地上，拔出寶劍，笑道：「我現在是第七代大殺俠，你如不想死得太快，最好先動

手。」

鬼面書生道：「在我心目中，你仍是本幫的十三鷹之一，而我是本幫的副總舵主之一，我的地位比你高得多，還是讓你先出手吧！」

戚明星一笑道：「好，接招！」

欺身一劍刺出！

這一劍看雖平凡，其實中藏無窮變化，乃是大殺門劍法中一招誘敵招式，對方一旦出招反擊或封擋，他立時能覓隙變招進擊，威力無窮。

鬼面書生也看出他這一劍藏着極厲害的殺手，他竟不封擋或反擊，身形一幌，往旁竄開數尺。

戚明星搶步再出，又一劍點過去。

鬼面書生手中摺扇猛抬，架住了他一劍，緊接着發動攻勢，但見摺扇揮舞如龍，猝砍猝削猛點猛打，居然能够發揮出四種不同兵器的效用。

戚明星却見招破招，應付裕如。

鬼面書生冷笑一聲，出招更快，扇影幻成一片黑網，一層又一層的湧出，隨手帶出的勁風，有如澎湃怒浪！

戚明星沉着迎戰，接了他二十多招後，神威陡發，寶劍一招「龍飛鳳舞」，一下便壓住了對方的攻勢，再一招「仙女散花」使出時——

劍光突如爆裂火燄，在空中四下迸射，繼之化為千萬道銀絲細雨，直罩而下！

鬼面書生從來沒見過如此霸道的劍法，心中着實吃了一驚，疾忙着地三滾，翻出兩丈開外。

雖然躲避得快，但仍感右耳一凉，舉手一摸，才發覺右耳已被削掉一半！

他這才相信戚明星果然已非凡人，面色不禁一陣蒼白，感到不妙了。

戚明星一招得手，絕招繼出，飛身撲上，寶劍抬處，彈起七朶銀花，洒上對方全身。

鬼面書生大叫一聲，身形飛滾而開，同時抖開摺扇，猛搧而出！

這一搧就是他所謂的「看家本領」！

戚明星自覺已十拿九穩可以砍下他的首級，但突然間覺得右腿上一麻，立知中了對方的淬毒暗器，心中大驚，連忙撤劍縱退。

低頭一看，只見腿上中的是一支細如牛毛的黑針！

他拔出毒針，欲待回敬過去，但不知怎的，忽然大叫一聲，仰身倒了下去。

鬼面書生由地上一躍而起，以勝利者的姿態走到他跟前，詭笑道：「小子，本座的『五毒針』見血封喉，你——」

才說到一個「你」字，一道劍光已「刷！」的自他雙腳劃過！

鬼面書生五尺多高的身子，登時矮了一尺多，變成了一個侏儒人！

他初以為是地陷，等到低頭看見自己的一雙腳已擺在地上時，才狂叫一聲，倒地翻騰慘叫起來。

戚明星騰身飄起，一劍揮出，喝道：「石影正在等着你，快去吧！」

劍光一閃，鬼面書生的頭顱已離體滾出！

戚明星連忙扔下寶劍，伸手入他懷中搜摸，很快就摸出一隻小藥瓶，他急急拔出瓶塞，倒出一粒小如綠豆的藥丸，拿到口裏嚐了嚐，知是解藥不錯，於是再倒出四五粒一起送入口裏，吞入腹中。

× ×

午夜已過。

燕青雲見鬼面書生包天門未按時回來，情知不妙，便將八指巫婆，東西施，要命郎中叫到一起，商量對策。

要命郎中道：「沒錯了，石，包二位必是着了那小子道兒，咱們快去救他們回來！」

說着，起身欲行。

燕青雲道：「賀兄別忙，且聽老夫一言。」

要命郎中賀三多問道：「燕護法有何良策？」

燕青雲道：「那小子若見咱們四人一起去，必不敢現身與咱們動手，故依老夫愚見，不如如此行事……」

他低聲說出了自己的計劃。

八指巫婆立刻表示讚成道：「此計甚妙，只有如此才能收拾了那小子。」

要命郎中道：「那麼，我先去了。」

燕青雲點頭道：「好，賀兄騎馬先行，老夫與方副總舵主隨後！」

要命郎中縱身出林而去。

不久，山下已響起一片馬蹄聲，漸漸遠去，要命郎中已騎馬走了。

八指巫婆道：「你們三人聯手，大概沒有什麼困難吧？」

燕青雲說道：「嗯，應該沒有什麼困難。」

八指巫婆道：「天亮之前能不能趕回來？」

燕青雲道：「大概可以，這中間鬼鴇母若然出現，韓副總舵主可不必與她弄僵，先假意與她討價還價一番，等我們三人回來再說。」

八指巫婆笑道：「這個老身懂得，老實說，憑老身一人之力也降伏不了她。」

燕青雲隨向東西施方倩倩一打手勢，道：「方副總舵主，咱們跟上去吧！」

東西施方倩倩領首而起，與他一起出林，悄悄的下了虎丘，徒步尾隨上去。

原來，燕青雲的「妙計」是先讓要命郎中賀三多上路，等他把戚明星引誘出來時，他和東西施方倩倩將適時趕到，然後三人聯手圍攻，預計便可將戚明星收拾下來。

這計劃本來不錯，但是有一個可能發生的「情況」他却沒預料到……

八指巫婆在他們兩人走了後，就想到了這個可能發生的「情況」，她不由得打了個寒噤，竟不敢再藏身林中，而越牆進入莊中，找謝姓老人作伴。

謝姓老人整整掘了一天的竇，早已疲倦不堪，這時正側臥在地上睡覺。

八指巫婆踢醒了他，道：「老傢伙，起來，別睡了！」

老人慌慌張張的站起來，問道：「什麼事啊？」

八指巫婆道：「不要睡覺，陪老身聊聊天。」

老人抬頭看看夜空，困惑地道：「天還沒亮嘛！」

八指巫婆道：「你已睡了半個晚上，

够啦！」

老人擺頭四望，詫聲問道：「他們五位呢？」

八指巫婆不答，席地坐下，笑了笑道：「告訴老身，你和鬼鴇母感情很不錯，是麼？」

老人發窘道：「談不到感情二字，她根本不把我當作表哥看待，一直在折磨我罷了。」

八指巫婆含笑問道：「她怎麼樣折磨你？」

老人嘆了口氣，搖搖頭道：「說來眞氣人，不提也罷，不提也罷！」

八指巫婆道：「你跟她有一腿吧？」

老人脹紅了臉，期期艾艾道：「這個……嘿嘿，叫我怎麼說呀？」

八指巫婆笑道：「別害羞，咱們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說來聽聽何妨！」

老人窘笑道：「唉，她的樣子實在叫人不敢恭維，不過她有武功，有時興緻來的時候，不應付應付也不行，眞是苦不堪言！」

八指巫婆噗哧一笑道：「你們當初為何不結婚？」

老人嘆了口氣，道：「她是有這個意思，但是，我一看到她的那張醜臉就倒盡了胃口……」

八指巫婆正要再問，突然聽到身後傳來一聲輕響，好像有人踩斷了一塊木炭，她本就警戒在心，一聽之下，登時驚得跳了起來，喝道：「什麼人！」

「是我！」

人影一幌，戚明星已經出現在她的眼前！

八指巫婆一看果然是他，不由倒抽一口冷氣，却努力表現出一副悍相，桀桀厲笑道：「戚明星，你到底出現了！」

戚明星冷峻一笑道：「妳不以為我來得正是時候？」

八指巫婆悍笑一聲，道：「你是個歪種！」

戚明星哈哈大笑，說道：「這話怎麼說呢？」

八指巫婆道：「我們六人在的時候，你為何不敢現身出來？」

戚明星道：「妳所謂歪種，就是指這一點？」

八指巫婆道：「不錯，聽說你已是大殺門的第七代大殺俠，可是，你的作風一點也不像大殺俠，倒像是個偷雞摸狗的小輩！」

戚明星道：「現在我找妳單獨動手，算是偷雞摸狗是不是？」

八指巫婆無詞以對，一頓手中蛇頭拐喝道：「少廢話，你上來吧！」

戚明星徐徐拔劍出鞘，神色嚴峻地道：「我發誓要殲滅鐵船幫，今天你們六人來得正好，幹掉你們六個，鐵船幫等於癱瘓了一半——看劍！」

寶劍一挽，一朶劍花已飛臨八指巫婆胸前！

八指巫婆蛇頭拐一抬，架住他來劍，接着掄拐橫掃而出，攻向他下盤。

戚明星縱跳直進，劍如火星四迸，一連反攻出五劍。

八指巫婆只破解了前面三劍，後面的二劍已無法破解，慌忙頓足縱退。

戚明星如影隨形的疾撲上前，寶劍翻動間，又一連攻出七劍。

這七劍都是大殺門的絕學，招招神妙萬分，令人有如陷身於火燄之中。

八指巫婆躲避不及，只好拚命招架，一支蛇頭拐舞得宛如迎風狂舞的柳條，但是結果仍未能完全招架得住，只覺左肩一痛，肩上已被劃開一道傷口。

她乃是成名多年的婦人，出道迄今還沒吃過一次敗仗，這時交手數招就中了一劍，登時刺激得她凶性大發，好像一隻被激怒的雌老虎，猛可雷鳴也似的大吼一聲，蛇頭拐猛掄猛砸，奮不顧身的，反攻上去。

每一拐使出，都發出「呼！」的一聲銳響，勢如排山倒海，凌厲無匹！

戚明星自知功力不及她，不顧硬擋硬架，當下展動身法，左飄右竄，忽伏忽縱，將她的攻招一一避開，然後陡地伺機一劍點出。

他這一招劍法，是瀛洲居士的「一針見血」！

他自練成大殺門的劍法之後，再與人對敵就很少使用海外三仙傳授的三絕招，今天再發出「一針見血」並無特別含意，只不過一時興之所至而已。

而這一招「一針見血」的威力，其實跟大殺門的每一招劍法都差不多，但因路數不同，所以特別有效，八指巫婆好像突然見到一着怪棋，頓時為之一呆。

也就在她一呆之間，右腕已被戚明星一劍劃中，連肉帶骨的被「割」斷了！

「啊喲！」

她大叫一聲，倉皇退下去。

被割斷的右腕，還有一小片皮肉，連在腕部，因此，那隻斷掌就掛在腕下幌來幌去！

戚明星未繼續痛下殺手，收劍立定，冷冷道：「妳是女人，我不願取妳性命，不過妳若想保住另一隻手，從今天起必須脫離鐵船幫！」

八指巫婆以震驚的神情瞪望着被割斷的手腕，似乎不相信的事情會發生在自己身上，駭然瞪望半晌之後，才似從夢中驚醒，趕忙一把握住斷腕，制止正在迸濺的鮮血，接着暴聲喝道：「小子，咱們後會有期！」

語畢，一個仰縱，飛出圍牆，逃命去了。

謝姓老人胆戰心驚，掉頭欲逃——

戚明星冷冷喝道：「站住！」

老人渾身一震，轉回跳下，連連磕頭道：「小哥請高抬貴手，饒我這條老命，來生……願……願作犬馬報答你的大恩大德！」

戚明星納劍入鞘，微笑道：「放心好了，我不殺你！」

老人大喜，又連連磕頭道：「謝謝！謝謝！」

戚明星一指地上的血，說道：「你把這些血清除乾淨，快！」

老人應了一聲，找來一塊木板，將地上的血刮去，掃入灰燼裏面。

戚明星說道：「等下，那燕青雲回來時，如問起八指巫婆哪裏去了，你怎麼回

答？」

老人道：「我就說……就說不知道，可以麼？」

戚明星搖頭道：「不行，你要說鬼鴇母回來了，八指巫婆現身與她相見時，她大吃一驚，匆匆逃去，八指巫婆不讓她逃走，追上去了。」

老人道：「是是，我就這麼說。」

戚明星道：「再敢出賣我，我就摘下你的老狗頭！」

老人忙道：「不敢，不敢。」

戚明星道：「你仍在此等候，不許離開一步！」

老人唯唯應是。

戚明星雙足一頓，飛出圍牆，循着八指巫婆流下的血追走了一程，發現八指巫婆逃往南方，於是折返莊外樹林中，隱伏下來。

一個半時辰後，東方已現魚肚白。

就在此時，三條人影宛如燕子一般掠入莊中——燕青雲，賀三多，方倩倩三人回來了。

他們飛到老人面前，其中的燕青雲一將把老人抓了起來，沉容喝問道：「她哪裏去了？」

老人嚇得發抖，口吃着道：「你……你問的是……是誰呀？」

燕青雲道：「韓七姑！」

老人「哦」了一聲：「她追……追上去了！」

燕青雲面色一變道：「追誰？」

老人道：「追鬼鴇母，大約一個時辰前，鬼鴇母悄悄的摸回來，你們那位韓七姑卽現身而出，誰知鬼鴇母一見之下，一句話也不說，轉身便逃——」

燕青雲急問道：「她有沒有帶着海友蘭？」

老人搖頭道：「沒有。」

燕青雲又問道：「她是往哪一方向逃走的？」

老人道：「不知道，那時天太黑，看不清楚。」

燕青雲放開他，回望要命郞中和東西施道：「哼，竟有這麼巧的事，我們不走她也不來，我們一走她却來了！」

要命郞中賀三多道：「還有一點也很奇怪，韓副總舵主和鬼鴇母交情不惡，雖然上次兩人在言語上有些衝突，但還沒鬧翻了臉，何以鬼鴇母一見她就跑呢？」

燕青雲道：「她有傷在身，想是明白談下去無益，故爾走爲上着。」

東西施方倩倩啓口道：「咱們怎麼辦？追上去或在此等她回來？」

燕青雲道：「又不知她逃向何方，如何追呢？」

東西施方倩倩道：「咱們分三個方向追，總有一人會追上吧。」

燕青雲轉望要命郞中問道：「賀兄以爲如何？」

要命郞中道：「這次咱們六人出來，帮主明令由燕護法指揮，燕護法就做個決定好了，我們都聽你的。」

燕青雲一聽此言，面上不禁露出了極不自然的笑容，因爲他從要命郞中這句話想到了自己的處境，冷魂無常和鬼面書生的「失踪」他已知道凶多吉少，假如他們兩人已死亡，毫無疑問過失是他的，而現在他又必須做一次困難的抉擇，這個困難在於追也不好等也不好——

追，三人必須分開，這又等於給了戚明星一次各個擊破的機會，萬一又有人因此「失踪」了，責任是他的。

等，三人固然可保無事，但八指巫婆若出了事，一樣也要他負責。

所以他感到左右爲難，不知如何決定才好。

東西施方倩倩明白他的困惱，當下啓口道：「這次帮主命令咱們到此，並不預知會碰上戚明星，所以奴家認爲帮主絕不怪罪於燕護法，燕護法放心可也。」

燕青雲苦笑道：「現在的問題是：咱們要追去支援韓副總舵主還是在此等她回來呢？」

東西施方倩倩說道：「奴家認爲，應該追去支援，因爲做而錯比不做而錯要好些。」

燕青雲考慮了片刻，毅然點頭道：「好，咱們分頭追下去，賀兄你往東方追五十里，方副總舵主妳往西方追五十里，老夫則負責南方——走！」

於是，三人越牆出莊，分三路追了下去。

× ×

這天晌午時分，首先回到歸來莊的是燕青雲，他已在半天之內往返奔馳了百里路，而且顯然毫無所獲，故精神體力都顯得極爲不振。

他拖着疲乏的脚步走到莊中空地上，擺頭四顧一眼，開口喊道：「賀兄，方副總舵主，你們回來了沒有？」

四周靜寂無聲！

燕青雲再高聲喊道：「謝莊主，你出來！」

原在莊內掘寶的老人亦未應聲而出，看樣子早已乘機走了。

燕青雲輕哼一聲，彎身坐落地上，伸直了雙脚，喃喃自語地道：「他媽的，萬一都死在那小子手裏，叫老夫如何回帮交代——」

一語甫畢，驀聞附近一堆灰燼後面傳出一句話：「你可以不必回帮！」

燕青雲聽了大吃一驚，跳起轉身一看，正見戚明星提着要命郞中賀三多的首級走過來，登時神色遽變，又驚又怒的吼叫道：「好小子，你幹的好事！」

戚明星隨手扔下賀三多的首級，以嚴峻的語氣道：「師父，我想這正是你老脫離鐵船帮的時候，如果你老願意脫離鐵船帮，你老仍然是我的師父！」

燕青雲似乎根本沒把他的話聽入耳裏，怒目欲裂的厲聲道：「你都把他們殺害了？」

戚明星點點頭道：「除了八指巫婆和東西施只斷去一手，其餘三人均已命歸黃泉！」

燕青雲厲聲笑道：「很好，現在只剩下老夫一個，你來殺吧！」

戚明星搖頭道：「不，我不會殺你，無論如何，你老總是我的啓蒙師父，我不能做大逆不道之事。」

燕青雲吼道：「你不殺老夫，老夫却要你的命！」

厲吼聲中，人已瘋狂猛撲而出，雙掌齊揚，挾着一股狂飆，朝着戚明星抓了過去！

戚明星擰身錯開一步，寶劍從旁遞出，一下就點到了他腰部的章門穴，沉聲道：「師父，我大殺門只問是非不問親友，你若再執迷不悟，可別怪我不客氣！」

燕青雲雖在盛怒頭上，反應仍極敏捷，只見他左掌「呼！」的揮下，拍開戚明星點到的劍，右掌上揚，直劈戚明星頭額，攻守兼施，高明已極！

戚明星身形一斜掠，右脚順勢掃他下盤，避招與攻擊，亦到峯巓。

燕青雲縱起三尺，於避過他右脚的同時，雙掌再出，對準他雙肩猛劈而下。

戚明星大喝一聲，寶劍揚起攪了幾下，便聽燕青雲悶哼一聲，空中一個鳶子翻身，暴退出數丈開外。

原來，雙方一陣搶攻之下，畢竟是大殺門的劍法不同凡响，已在他胸襟上刺破了幾個洞！

這還是戚明星劍下留情，如欲取他性命，他早已倒下去了。

燕青雲低頭看看被刺破的胸襟，老臉一陣發紅，他當然知道這是戚明星劍下留情，但是他並不因此而有所感動，反而老羞成怒，厲吼一聲，再度撲出——

但突然間，他刹住了撲出之勢，呆住了。

因爲，原站在他面前的戚明星，只這一瞬間，竟已消失不見！

× ×

戚明星飛騎向西疾馳。

經過這一番折騰，他預料鬼鴇母八成不會返回歸來莊探視，因此他決定不再在歸來莊守株待兔，而決定先往鐵船帮一探消息。

因爲，他覺得他們的推測也許不錯，鬼鴇母很可能帶着海友蘭前往鐵船帮，把海友蘭賣給越西鴻……

一路西奔，第二天午後，來到了金壇縣城。

他本來可以不必經過這座縣城，但是一種潛意識驅使他來到此城。

他希望能够在那裏遇上那位第二代三花娘子！

如果小辣椒應巧珍所言非假，那麼第二代三花娘子很可能尚在金壇縣城。

雖然明知再見到她也沒有什麼可說，但是他仍然希望再見到她。

他策騎入城，進入一家飯館飽餐一頓之後，卽開始在城中尋找打聽起來。

「沒有，沒有這樣一頂紅轎入城。」

尋遍全城毫無所獲，打聽的結果，也都是同樣這一句話——第二代三花娘子顯然沒有到金壇縣城來！

他感到很失望，不禁暗嘆一聲道：「算了，就算她是王小鳳，再見到她又能怎樣？上次我向他攻轎的時候，她都用淬毒的銀色桃花打我，可見她對我已無一絲情感存在，再相見徒增傷感而已！」

於是他驅騎出城，望西直進，打算連程趕往鐵船帮總舵。

馳行七八里路，經過一段密林夾道的地方，忽聽身後有個姑娘的聲音喊道：「喂，你是戚相公麼？」

戚明星心頭一震，立卽勒住坐騎，轉頭一望，竟見春花由道旁密林中奔出，正向自己奔來，不由得又驚又喜，連忙撥轉馬頭馳了回去，大叫道：「春花，妳怎麼在這裏呀？」

話落，已馳近春花身邊，當卽下馬急問道：「妳們姑娘呢？」

春花一指密林中，愀然道：「在那裏面！」

戚明星牽馬走到樹林邊，將牠拴在樹下，一面興冲冲道：「我聽到消息，說你們將到金壇，剛才我在城中找了半天沒找到，原來妳們還沒入城……」

春花沒有答話，見他已將坐騎拴好，卽領着他進入樹林，邊走邊擧袖拭淚。

戚明星愕然道：「妳怎麼啦？」

春花忽然「哇！」的一聲，就哭了起來。

戚明星更爲吃驚，問道：「到底怎麼啦？」

春花停住脚，一指林內，說道：「你看吧！」

戚明星一瞥眼之下，整個人都已僵住了。

那頂紅轎就在對面兩丈外的樹下，但它已面目全非，轎門朝天，轎身沾滿土屑，一看就知它曾經在地上翻過跟斗！

而紅轎的前面地上，還躺着四具屍體——四轎伕的屍體！

他們滿身是血，是被刀劍劈死的！

戚明星呆了半晌，才一個箭步跳過去，一看轎內空空如也，一顆心往下直沉，猛的回頭，沉聲道：「她呢？」

春花淚潸潸道：「被劫走了！」

戚明星驚怒交迸道：「誰？」

春花哭道：「一個白頭髮的老人！他武功高得出奇，一上來只發四招就將四轎伕劈死……」

戚明星面上起了憤怒的痙攣，道：「她的三朶花制服不了他？」

春花道：「是的，她一連打出六朶，其中一朶，雖然打中對方，但那白髮老人的身子就像是鐵打的一般，它根本傷不了他！」

「後來呢？」

「那白髮老人只發一掌，就將紅轎打得直滾出去，我們姑娘不得不出轎迎戰，但只跟他走了五十多招，就被他一指點中穴道……」

「秋月呢？」

「她去城裏買棺材。」

「那白髮老人身子瘦瘦的，赤着一雙細細的脚，身穿黑短衣，十指套着尖尖的鋼爪——是不是？」

「是啊！」

「哼，原來是他！」

「他是誰？」

「白髮魔君竺七爺！」

「哦……」

「他是越西鴻的師伯！」

「他劫去我們姑娘幹麼？」

「目的當然是要對付我——他逃去多久？」

「大約一個時辰了。」

戚明星轉身便走。

春花發慌道：「你哪裏去？」

戚明星大步出林，道：「我也許可以追上他，無論如何不能讓妳們姑娘被劫入鐵船帮總舵！」

春花追上道：「我們怎麼辦呢？」

戚明星走到林外，解了馬索，一躍上馬，才說道：「妳們收殮了四輛伕的屍體之後，就去金壇縣城的悅來客棧等候，我如能將她拯救回來，會告訴她，妳們在金壇！」

語畢，便欲縱馬馳去。

春花急道：「等一下！」

戚明星一勒馬，回頭問道：「有什麼事？」

春花道：「我要告訴你一件事，她，……我們姑娘，她的確是王小鳳！」

戚明星慨嘆一聲道：「這個我早已看出來了！」

春花道：「上次她用淬毒的銀色桃花打你，後來又折返送給你解藥，可見她對你並非無情。」

戚明星苦笑道：「我現在只想求取她的諒解，此外別無所求！」說罷，拍馬向前疾馳。

他頻頻緊催，全速飛趕，決得有如離弦之矢！

一口氣趕了七八十里路，並未發現白髮魔君竺七爺的踪跡，他也並不感意外，他知道白髮魔君竺七爺一定不會走大路，要想在路上趕上他是不可能的事，他只望超過對方，守住進入皖境的要道。

復奔馳了四十多里路，天色已漸黑暗，而坐騎也顯出乏力之象了。

他只好下馬歇息，割草餵飽了馬，又牽牠去飲水，等牠體力恢復，才又上馬趕路……

第二天早上，他趕到江寧——長江南岸，進入皖境的一處碼頭上。

這裏，據他所知，經常有鐵船帮的船隻在此停泊。

所以他預料白髮魔君竺七爺可能帶着第二代三花娘子在此上船，溯江而上，返回總舵九龍潭。

所以，他決定在此守候。

他找了一處偏僻的地方，將坐騎藏好，然後悄悄的來到碼頭附近，揀一處可監視碼頭的岸邊坐了下來。

碼頭上，此刻只停泊着幾艘貨船，和一兩隻渡船，而那幾艘貨船均非鐵船帮所有。

這時因是上午，過江的人不少，渡船生意很好，幾乎每一刻時就有一隻渡船載滿乘客由北岸到南岸，然後又載着另一批客人駛往北岸……

戚明星計算白髮魔君竺七爺的行程，推測他大概要到中午才能來到碼頭上，故耐心的等待着。

他望着那些上船下船的乘客，心中頗希望見到一個熟人，巧的是這個念頭剛剛閃過腦際，他就發現了兩個熟人——由一隻渡船下來的一老人和一女子！

那老人，竟是曾經救過他的命的武林神醫周子良！

而那個女子，對他來說更是熟得不能再熟，她是他的未婚妻慕容燕！

戚明星還以爲自己的眼睛發花，揉揉眼睛再看，一點不錯，那是他日思夜想的未婚妻，不禁喜得跳了起來，拔步便向碼頭上飛奔過去。

但只奔出數步，他陡地剎住了腳步，吃驚的暗叫道：「奇怪，她怎麼會跟武林神醫在一起？」

的確，那天武林神醫替他開刀治傷之後，曾要求他殺獨孤婆婆以爲其女復仇，——事實上這是武林神醫的誤會，其女乃是死於鬼鴇母之手——後來武林神醫聽說獨孤婆婆是他未來的丈母娘時，就表示要自己去報仇，從他當時的表情看，很顯然的，他是打算「以牙還牙」，要去殺慕容燕洩恨，現在慕容燕却跟他一起，豈不是危險之至？

也許武林神醫還不知道她是慕容燕，自己如上前與她相見，豈不害了她？

所以，想到這個利害關係，他立刻剎住腳步，不敢上前與武林神醫和慕容燕相見。

而就在他這一遲疑間，只見武林神醫和慕容燕已走過跳板，上了碼頭，雜在人羣中向鎮上行去。

武林神醫走在前面，慕容燕隨在後頭，兩個人好像是一對父女，毫無一絲敵意的。

戚明星越看越覺奇怪，思忖電轉之下，決定跟過去看個究竟，當下容得他們走出數十步，卽走上街道，混入行人中，悄悄尾隨上去。

武林神醫和慕容燕一路走到鎮上，並未在鎮上停留片刻，一逕出了江寧鎮，向南直去，似乎還有一段遠路要走。

戚明星見到這情形，不由眉頭一皺，暗忖道，「他們結伴必有原因，我還是趕快上前和他們相見，免得躭誤了救王小鳳的機會。」

主意一定，立卽大步趕上去，開聲喊道：「喂，前面那位可是周老前輩？」

武林神醫和慕容燕聞聲回頭，前者一見是他，一張臉頓時陰沉了下來，而慕容燕却喜得發抖起來，顫聲道：「明星，是你……」

也許是太高興，晶瑩的淚珠撲簌撲簌的掉下來了。

海上一別，已是一年餘，這對情侶們來說，是一段很凄苦而漫長的日子，如今遽然相見，也難怪她要喜極而泣了。

戚明星上前執住了她的手腕，表示安慰之意，然後，向武林神醫一抱拳，說道：「周老前輩你好，很高興能够再見到你老呢。」

武林神醫冷淡的點了點頭，道：「你是來救她的麼？」

戚明星一怔道：「救誰？」

戚明星看看慕容燕，覺得她氣色很好，並無什麼不對之處，不禁詫異道：「她怎麼樣？」

武林神醫冷笑道：「她的性命正在老夫掌握之中！」

戚明星道：「怎麼說呢？」

武林神醫道：「老夫給她服了一顆毒藥，今日天黑之前，她如不能領老夫去會見她母親，那顆毒藥便會發作！」

戚明星臉色也沉了下來，道：「是爲令媛報仇？」

武林神醫頷首道：「不錯！」

戚明星道：「你老弄錯了，殺害令媛的兇手不是獨孤婆婆，而是鬼鴇母！」

武林神醫神色一怔地，說道：「鬼鴇母？」

戚明星點頭道：「是的，令媛是被鬼鴇母擄劫去的，你老應該聽過鬼鴇母這個人吧？」

武林神醫面色，變得好不蒼白，點點頭。

戚明星道：「鬼鴇母强迫令媛接客，令媛誓死不從，鬼鴇母一怒之下，就把她殺了。」

武林神醫顫聲道：「你怎知道？」

戚明星道：「在下親耳聽一位姑娘說的，那位姑娘也是遇難之一……」

當下，便將自己爲救海友蘭化名「花錢公子」去到蘇州，後來終於見到鬼鴇母，並大破歸來莊，救出十一位姑娘的經過，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

武林神醫神情異常激動，問道：「你沒有騙老夫？」

戚明星正色道：「在下是第七代大殺俠，一言一行，關係我大殺門的聲譽！」

武林神醫面呈狂怒，說道：「那鬼鴇母呢？」

戚明星道：「她可能刼持海姑娘前往鐵船帮，將她賣給越西鴻，因爲數月前越西鴻曾派八指巫婆去歸來莊，欲以五萬銀子買海姑娘而爲鬼鴇母所拒，如今歸來莊已破，五龜奴皆亡，鬼鴇母已無法再操舊業，故可能將海友蘭帶去賣給越西鴻。」

武林神醫道：「你今日到此，便是欲去鐵船帮救出海姑娘？」

戚明星道：「是的，不過在下日前要救的却是另一位姑娘……」

他又將第二代三花娘子的遭遇及白髮魔君竺七爺可能刼持她到此上船等等說了一遍。

武林神醫想了想，忽然拔步便走。

戚明星道：「老前輩等一下，你老可是打算去鐵船帮找鬼鴇母算帳？」

武林神醫住足沉聲道：「不錯，老夫非找她拚命不可！」

戚明星道：「你老自信能進入九龍潭麼？」

武林神醫道：「可以！老夫與越西鴻沒有過節，可投帖拜山求見！」

戚明星道：「越西鴻只怕不肯接見你老，說老實話，鬼鴇母與你老之間，他會支持鬼鴇母的。」

武林神醫道：「這可不一定，去年越西鴻還曾派人來見老夫，希望老夫加入他們鐵船帮呢！」

戚明星道：「哦，他必是看中你老的醫術，如果他願意把鬼鴇母交你處置，條件是要你加入鐵船帮的話——」

武林神醫道：「那老夫就加入！」

戚明星道：「慢着，你老一定要單獨去的話，也得先爲慕容姑娘解毒，然後再去吧？」

武林神醫道：「不必解毒，老夫逼她服下的其實不是毒藥！」

說完這句話，人已在數丈之外，又一轉瞬間，已遠去不見了。

慕容燕立刻投入戚明星的懷中，嚶嚶的哭泣了起來。

戚明星輕輕拍着她背部，笑道：「不要哭了，妳本來是個很堅强的姑娘啊！」

慕容燕說道：「不，我要哭個痛快，你可知道我這一年多來是怎麼過的？我天天渴望見到你，眞是度日如年，還有我一直不知道獨孤婆婆是我的生母，我想不通她爲什麼要騙我！」說着說着，哭得更是傷心。

戚明星笑道：「妳不要哭，我告訴妳一個好消息。」

慕容燕抬起淚顏問道：「什麼？」

戚明星道：「妳已知道獨孤婆婆是妳的生母，可知道誰是妳的生父麼？」

慕容燕一呆道：「你知道？」

戚明星點頭笑道：「是的，他們誤會已解，已然言歸於好，正到處找妳……」

慕容燕興奮起來，急道：「快告訴我，我生父是誰？」

戚明星道：「他是我大殺門第五代大殺俠陳鑫！」

慕容燕吃驚道：「眞的？」

戚明星點頭道：「是的，當年他所以突然不告而別離開妳母親。是因爲遇上中原三老之故……」

於是，他將當年陳鑫被中原三老圍攻而失去雙足的經過說給她聽。

慕容燕聽得淚如雨下，罵道：「那中原三老眞該死！」

戚明星道：「也不能全怪他們中原三老，當時令尊在他們心目中是個嗜殺的人，而且他們也不知令尊令堂正要結婚。」

慕容燕拭着眼淚，問道：「你知道他們此刻在那裏？」

戚明星道：「不知道。」

慕容燕道：「大前天，那武林神醫找到了我，突然出手點了我的穴道，說要爲他女兒復仇，弄得我莫名其妙，後來經他說明，始知一切，同時也知道獨孤婆婆原來竟是我的生母，我就向他提出要求，希望在死前見到我生母一面，他答應了，問我可知獨孤婆婆在何處，我扯謊說她隱居在丹陽鎮上，他就逼我吃下一顆毒藥——哼，早知道那不是毒藥，我才不理他！」

戚明星笑道：「還好遇上了我，不然妳可慘啦！」

慕容燕注目問道：「你已練成了大殺門的劍法？」

戚明星點頭道：「是的，本人現在是貨眞價實的第七代大殺俠了！」

慕容燕道：「這一年多來，你很少想到我吧？」

戚明星道：「不對，我天天惦念着妳，恨不得立刻和妳見面。」

慕容燕擺首四下望望，見附近無人，便道：「現在咱們見面了，你還不趕快親親我！」

戚明星一笑，擁着她親了起來。

慕容燕反應極爲熱情，像一塊糖似的緊纏着他，久久不肯放鬆。

戚明星怕被人看見，忙道：「有人來了！」

慕容燕道：「我不管！」

戚明星發窘道：「從今以後，咱們不會再分開，妳不要這麼……」

慕容燕緊緊摟着他，臉上陣陣緋紅道：「天塌下來我也不管！」（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小說

東方英・文
盧令・圖

霸海心香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李中元誤信高一鳴之言，和他一道同往狼人谷，途遇陰陽叟褚十八，拆穿高一鳴身份，原來他竟是血手教餘孽馬釗，並指斥他唆使天狼老人二弟子于狩弑師殺兄及師弟，霸佔狼人谷，馬釗趁他們說話之際，驀地逃跑，李中元爲要取得天狼丹，欲趕在馬釗之前到達狼人谷，一路急趕，果然超越了馬釗，但他剛進入狼人谷，便爲于狩指揮狼羣包圍進攻，激鬥之下，李中元終被一毒狼咬中，昏倒地上，于狩命手下將之送入土牢，那漢子挾着李中元進入土牢時，被褚十八截獲，救下李中元逕自奔出狼人谷——

追剿血手教　大鬧狼人谷

「陰陽叟」褚十八提着李中元順利無比的出了「狼人谷」，找了一處偏僻的地方，放下李中元，察看了一下李中元的傷勢，伸手懷中取出三種丸藥，給李中元一次服下，便用自己內力，相助李中元發揮藥力，恢復神智。

李中元除了打得精疲力竭，內力消耗過巨外，最主要的至命傷，就是那小黑狼的一口毒涎，使之昏死過去。

「陰陽叟」褚十八用的是對症之藥。藥力一行開，李中元神智一清，便睜開了雙目。李中元一眼看到「陰陽叟」褚十八，暗中納悶了一下，便即收斂心神，道了一聲：「多謝老前輩，晚輩可以自行調息了。」再復閉上雙目，便神氣相通，入了忘我之境。

李中元一睜眼，一句話，表現得是那樣的冷靜和通達，只看得「陰陽叟」褚十八暗叫一聲，道：「好小子，你倒眞沉得住氣，也不怕老夫加害於你……。」

「陰陽叟」褚十八爲人就是這樣怪。他的思想行事，從來不遵常軌，別看他追去把李中元救了出來，又給李中元服了解藥，讓他恢復功力，但，誰知他心裏打的是什麼主意？

李中元功力恢復奇快，半個時辰左右便完全復原，霍然張目站了起來，精神奕奕的向「陰陽叟」褚十八一抱拳道：「多謝老前輩義伸援手，晚輩就此別過了。」

李中元也怪，平時對人非常客氣，「陰陽叟」褚十八救了他一命，他却反而顯得非常冷淡，只說了這樣簡簡單單一句禮貌性的話，便轉頭要走。

「陰陽叟」褚十八蒼眉一揚，喝聲道：「小子，就這樣一句話，算是你對老夫的謝意麼？」

李中元一怔，道：「老前輩果眞要謝？不怕晚輩侮辱了你？晚輩別的沒有，自得到『翠谷之秘』以後，金銀珠寶，珍奇古玩，應有盡有，改日晚輩當請老前輩同往翠谷，任由老前輩予取予求就是！」

「陰陽叟」褚十八平生有一千個壞毛

病，就有一點好處，視錢財如糞土，最討厭阿堵物，聞言之下，老臉一變，大喝一聲，道：「好小子，你敢侮辱老夫！」

李中元一笑，道：「除此之外，晚輩別無長物，老前輩可是自找其辱，怪不得晚輩。」

「陰陽叟」褚十八就吃這一套，不由得一笑，道：「好！算你小子有理，你剛才打了老夫一掌，老夫這條手臂現在還痛苦不堪，你又當怎樣說？」

李中元笑了一笑，道：「你老前輩以往只知道打人的痛快，幾曾受過被打之苦，晚輩打老前輩一掌，不過是告訴老前輩，你也同樣有挨打的時候……。」

「陰陽叟」褚十八一楞，截口道：「有意思，老夫數十年來，就沒人敢向老夫說個『不』字。如今你小子竟然教訓起老夫來，聽來倒是順耳的很！別走，咱們談一談。」

李中元道：「晚輩可不會說話，直言冒犯了你老前輩，晚輩可担當不起啊！」

「陰陽叟」褚十八哈哈一笑，道：「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老夫願挨你的話，你小子還怕什麼！」

李中元一笑，道：「那麼晚輩就放肆了。」

「陰陽叟」褚十八瞪眼望着李中元，道：「老夫剛才叫你不要到『狼人谷』去送死，你聽到了沒有？」

李中元點頭道：「聽到了。」

「陰陽叟」褚十八道：「那你爲什麼還要去送死？」

李中元與「陰陽叟」褚十八這番接觸之下，已看出「陰陽叟」褚十八這人並不像一般人所說的那樣，是一個六親不認，反臉不認人的老厭物。反之，他却是一個外冷內熱的熱腸人，不過脾氣古怪，不同流俗，人又固執倔强，所以和誰都合不來，因此，久而久之，大家就對他敬而遠之了。

李中元對他有了這種認識之後，覺得對付這種人，只有「坦誠」兩字，才是唯一相交之道，於是，脫俗的一笑道：「不瞞老前輩說，晚輩當時因不知你的用心何在，是以不敢遽信。」

「陰陽叟」褚十八一怔道：「你說老夫是一個說謊的人。」

李中元道：「那倒不是這個意思。」

「陰陽叟」褚十八道：「那是什麼意思？」

李中元道：「是晚輩個人的小心謹愼，而且對老前輩也多少有點誤會。」

「陰陽叟」褚十八又是一怔道：「你誤會老夫，老夫沒有找你麻煩意思呀！」

李中元笑道：「你沒找晚輩麻煩的意思，那你爲什麼擋住晚輩，不叫晚輩去追高一鳴？」

「陰陽叟」褚十八道：「老夫找那小子好久了，他是老夫的人，你爲什麼要向老夫手中把他搶走！」說來振振有詞，好像非常有理。

李中元暗嘆一聲，忖道：「這就是他的毛病之一了，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忍不住哈哈一笑，道：「老前輩可曾想到，他早就是晚輩掌中之物哩！」

「陰陽叟」褚十八「哦！」了一聲，道：「老夫倒眞是沒有想到這一點。」

李中元搖着頭道：「如果老前輩不阻攔晚輩，那高一鳴焉能逃得出晚輩掌握，晚輩只要死死看住他，他再有陰謀詭計，他必需先考慮自己的生死存亡，他又那能得到這個便宜。」

「陰陽叟」褚十八楞了一下，嘻嘻笑道：「這樣說來，倒是老夫的不是了。」

李中元道：「這倒不能說老前輩的不是，晚輩也有不是，未曾把話說明白，如果，我們能先把話說清楚，就不會有這種紛擾了。」

「陰陽叟」褚十八轉動着眼珠，連連點頭道：「對！對！對！你小子說得有理，可惜老夫過去就是不愛和人多說，唉！……。」頗有感觸的嘆息了一聲。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又道：「往者已逝……現在我們就來談一談，你此來『狼人谷』有什麼事？」

李中元道：「晚輩有一個朋友，中了高一鳴的『穿心狼毫』，所以晚輩迫他前來討取『天狼丹』，想不到他在這種情形之下，居然沒有說眞話，晚輩深悔沒先把他的武功完全廢了。」

「陰陽叟」褚十八道：「你那位朋友，是個什麼人，能否說給老夫知道麼？」

李中元道：「有何不可，……老前輩可知道玉扇夫人其人？」

「陰陽叟」褚十八點頭一笑道：「是那個女人呀！你怎會交上她的？」

李中元暗自笑忖道：「你們還不是彼此！彼此！……」

於是，便將那天認識玉扇夫人的經過，一一告訴了「陰陽叟」褚十八。

「陰陽叟」褚十八聞聽之下，慨嘆一聲道：「這樣說來，你和玉扇夫人並沒有深交。她只不過是偶然高興伸了一下手而已，這也值得你這樣替她冒險賣命麼？」

李中元一笑道：「不錯，晚輩與玉扇夫人並無深交，可是晚輩與老前輩，更是素未謀面，你老前輩爲什麼也不計自己生死，把晚輩救了出來？」

「陰陽叟」褚十八笑道：「這是不能相提並論的，第一，老夫現在正和『狼人谷』作對，所以凡是找上『狼人谷』的人，與老夫便有敵愾同仇之誼，第二，老夫進入『狼人谷』救個把人，那是易如反掌，根本無險可冒，與你的冒着奇險去替玉扇夫人那種女人討『天狼丹』，輕重上何異天壤之別。」

李中元笑了一笑，道：「晚輩沒有什麼大道理，我只覺得玉扇夫人是因想幫我的忙而遭此不幸，所以晚輩應該替她找到『天狼丹』，才能無愧我心。」

「陰陽叟」褚十八道：「玉扇夫人那種女人，老夫最是清楚，你道她是眞心眞意的帮你的忙麼？」

李中元道：「晚輩是就事論事，目前她帮了晚輩的忙，那就是事實，至於，她居心何在，在未有具體事實之前，晚輩不敢妄猜妄斷。」

「陰陽叟」褚十八目光烱烱的望着李中元，一挑蒼眉道：「那是說，你將不顧一切，非得到『天狼丹』不可了。」

李中元正色道：「晚輩義無反顧。」

「陰陽叟」褚十八哈哈一笑道：「好

一個『義無反顧』，老夫就替你想想辦法吧！」

李中元驚喜過望道：「老前輩能帮晚輩找到『天狼丹』？」

「陰陽叟」褚十八點頭道：「目前要知道那裏可以找到『天狼丹』，也只有老夫一個人了。」

李中元疑訝地問道：「只有老前輩一人知道！難道于狩都不知道？」

「陰陽叟」褚十八道：「可以這樣說的。」

李中元迷惑地道：「這就叫人想不通了。」

「陰陽叟」褚十八道：「其實，你瞭解事實眞像之後，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李中元道：「老前輩能說給晚輩聽聽麼？」

「陰陽叟」褚十八點頭道：「當然可以，要不老夫就不會向你提起此事了。」

原來，「陰陽叟」褚十八，爲人古怪，但却與天狼老人甚是交好，每年至少要到「狼人谷」與天狼老人盤桓十天至半個月。

這次，他正要到「狼人谷」去看天狼老人，不料竟然在路上遇見了天狼老人。

這時，天狼老人身負重傷，已是萬無生理，天狼老人說出「狼人谷」被「血手教」盤據之後，便撒手人寰，了結了他的一生。

「陰陽叟」褚十八平生就愛管閒事，當然，便是一拍胸膛，把天狼老人的仇恨一肩承担了下來。

這就是「陰陽叟」褚十八與「血手教」作對的原因。

「陰陽叟」褚十八簡單扼要的說明個中情形，然後一嘆道：「老夫知是知道那天狼丹存放之處。只是，那原是天狼老人用來清理門戶，報復『血手教』餘孽的一種厲害手段，我們如果就此將『天狼丹』取走，豈不有違天狼老人遺志？」

李中元道：「我們只取用一粒『天狼丹』，也會妨碍他的報仇雪恨麼？」

「陰陽叟」褚十八道：「問題不在取用多少，要取用『天狼丹』，就得破壞天狼老人苦心安排的復仇大計，爲了一粒『天狼丹』，就此將天狼老人的復仇大計，予以破壞，關於其中利害得失，你是不是要多多考慮？」

李中元雙眉一皺，爲難地道：「這，……這……」

心中動了一動，話鋒一轉，道：「老前輩是他這個復仇計劃的執行人，以老前輩的看法，他這復仇計劃，其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

「陰陽叟」褚十八道：「這就很難說了，也許天從人願，成功的機會極大，也許只是白費心機。」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又道：「尤其對血手教主來說，老夫更沒有把握。」

李中元毅然一點頭，道：「既然對血手教主沒有十分把握，晚輩把一切責任承担下來，還請老前輩指示成全。」

「陰陽叟」褚十八話聲一低，低得簡直聽不清他說的是什麼，但見李中元不住的點頭不止，說到最後，李中元忽然眉頭一皺，道了一聲：「這……。」

「陰陽叟」褚十八一笑截口道：「老夫的事你少管，記着你自己該做的事就行了，……這個東西給你，帶在身上，那些兇狼就不會攻擊你了。」

隨着話聲，拋給李中元一個小絲囊，而他自己却飄身而起，先自走了。

李中元目送「陰陽叟」褚十八遠去了後，把那絲囊聞了一聞，有一股似香非香，似臭不臭的怪味。打開絲囊，裏面是一塊淡黃色的油脂物，也不知是什麼東西。

李中元收好那絲囊，看了一看天色，不過是傍晚時分，這時，還不便活動，於是率性凝神運功調息起來。

到得初更時分，李中元身形一起，又奔向了狼人谷。

李中元經過狼羣圍攻一次之後，可知道了狼羣的厲害，再不敢恃仗功力，向內硬闖了。

於是一面默運神功，前面搜索開道，一面輕身細步，躡足而行。

進入谷內四五十丈後，根據神功搜索的結果，前面每隔六七步，便有一隻兇狼，隱伏在草叢之中，已是無隙可入了。

這時，他只好一硬頭皮，取出絲囊，向前走去。

果然，那絲囊大有效用，他經過之處，所有暗中隱伏的兇狼，對他的通過，視如不見，毫無敵對意圖。

李中元這才暗暗吁了一口長氣，展開身形，向谷中飛掠而入。

進入山谷深處，穿過一排屏風似的竹林，竹林後面，便是一間有着十來間房子的瓦屋。瓦屋前面有一座高台，約有二丈多高，擋住了狼羣的進入。

李中元微一吸氣長身，便翻上了那高台，閃身入了屋內。

這時屋內廳堂之上，燈火輝煌之中坐了六個人，和李中元一路同來的高一鳴，赫然就在座中。

李中元一身衣服，日間已被羣狼抓得零零碎碎，穿在身上，實在不成樣子，這時他心中第一個意念，就是弄身衣服穿了再說。

於是，他先不忙偷聽他們說話內容，閃身就走進了一間房子。

他一脚跨入那房間之內，便覺房內有一股女人身上的幽香，透鼻而入，他心頭一震，暗忖道：「這是女人的房間。」

正要抽腿而退之際，只聽房中一角，響起了輕輕的抽泣之中。那抽泣之聲，使得李中元劍眉一軒，起了一觀究竟的心意來。

於是，運功逼目，射出二道神光，掠日掃射。

房中本無燈光，這時李中元却看得清清楚楚，這裏還是一間男人的房間，不過在床頭上多了一個掩面輕泣的女人而已。

李中元閃身到了那女人近前，那女人只顧傷心，却不知道身前多了一個人。

李中元猶豫了一下，忽然手起指落，點了那女子穴道，那女人抽泣之聲立止。

李中元提起那女人，伸手拖她藏入床底下面，然後，才找了一身衣服，將身上那身的破爛換掉。

換好衣服，外面廳中忽然飄來高一鳴的一聲冷笑，道：「于狩，你別給臉不要

臉，老夫中了李中元暗算，向你要一粒『天狼丹』，難道你不該給麼？」

于狩陪着笑臉道：「老哥哥，你可誤會小弟了，一粒『天狼丹』算得什麼，以後小弟仰仗你老哥哥提携的地方多着哩！實在是小弟至今一直沒找到我那死鬼師父存放『天狼丹』的地方，這叫小弟如何拿得出來呢？」

高一鳴怒氣沖沖的道：「你少在老夫面前鬼畫符，你跟你師父，又不是一天兩天，他天狼丹放在什麼地方，你能不知道，你這話，只怕你自己都不會相信，哼！你今天要不把『天狼丹』交出來，那就莫怪老夫要對你不客氣了。」

于狩急得結結巴巴的分辯道：「老哥哥，老哥哥，請你聽小弟說，老哥哥你說的不錯，小弟對死鬼師父的事情原本無不瞭如指掌，也就因爲小弟知道他太清楚了，結果却上了他一個大當，那次事件之後，那死鬼師父秘庫之內，不但找不到『天狼丹』，而且有幾種非常重要的秘笈法器也不見了，由此可見，那死鬼師父早防着我們這一着了，總算我們動手得快，先發制人，否則，我們大家都完了。」

另一個人接着冷笑一聲，道：「大家都完了，那是你于老弟的想法，老夫兄弟們可沒把你師父放在眼裏。」

高一鳴大叫一聲，道：「廢話少說，就算老夫完全相信你的話，你也得替老夫把『天狼丹』找來，不然，老夫可饒不了你。」

于狩愁眉苦臉地道：「小弟當然要找，就你老哥哥沒有受傷，小弟也要找，只是……只是……」

高一鳴截口喝道：「別只顧給自己找台階，逃避責任，老夫不給你一點苦頭吃吃，你也不知道老夫的厲害！」

喝聲中，忽然凌空發指，一連點了于狩三處穴道，于狩大叫一聲，痛得在地上滾來滾去。

這時，其中又有一人做好做歹的道：「高兄，這遭就饒了他吧，責成他慢慢想辦法吧。」

高一鳴揮袖一拂于狩，于狩身上痛苦立解，慢慢從地上爬了起來，畏畏縮縮的道：「小弟剛才的話還沒說出來哩！……小弟想了一想，也許有一個人知道小弟死鬼師父存放『天狼丹』的地方。」

高一鳴接口道：「誰？你還不快快說了出來。」

于狩道：「就是你老哥哥見到的那位『陰陽叟』褚十八，他和小弟死鬼師父原是至交好友，說不定小弟死鬼師父把那些東西，偷偷的放在他那裏了。」

高一鳴雙眉一皺，道：「你不是搬他出來做擋箭牌吧？」

于狩連連搖頭道：「小弟怎敢！小弟怎敢！老哥哥，請你想一想，那老鬼好久就沒有到『狼人谷』來了，他怎會對甚麼事都像是親眼目見似的，那不是死鬼師父暗中與他通了聲氣，是甚麼？」

那個剛才替于狩講情的人，一點頭道：「高兄，他這話不無道理，否則，褚老鬼沒有理由知道我們的來歷。」

又有一個人接口道：「對！那老鬼一定知道『天狼丹』的放處，說不定『天狼丹』就在他身上啦！」

高一鳴道：「那老鬼知道了我們不少秘密，『天狼丹』就不在他身上，也饒不了他。」

聽中，連于狩在內，一共是六個人，除開于狩，另外五人都是血手教的餘孽，其姓名是：高一鳴，張公道，馬呈祥，胡笠，汪長春。

他們五個人的名字取得都不壞，誰想得到他們的本來身份呢！

剛才那位替于狩講情的叫張公道，隨後援着說話的是胡笠，最後說話的是汪長春，還有最先說話的那一位叫馬呈祥。

這時馬呈祥一瞪雙目，又道：「于狩，那老鬼住在那裏？我們就去找他去。」

于狩眉頭一苦道：「他居無定所，小弟也不知道到那裏能够找到他。」

高一鳴道：「不用去找了，老夫有辦法，引他前來自行投到。」

馬呈祥好奇地道：「高兄，你有甚麼辦法？」

高一鳴笑了一笑，轉向于狩道：「于老弟，這件事首先還得你老弟點頭合作才行。」

于狩滿口答應道：「你老哥哥要小弟做甚麼？但請吩咐就是。」

高一鳴道：「你知不知道『陰陽叟』褚十八日前最切齒痛恨的是甚麼人？」

于狩嘆一聲道：「自然是小弟了。」

高一鳴道：「老夫好像聽說『陰陽叟』褚十八有一個莫明其妙的怪脾氣，凡是他認爲該他親自處死的人，絕不允許旁人挿手，此話可是當眞？」

于狩點了一點頭道：「你老哥哥說對了。」

高一鳴道：「如今我們揚言你老弟，暗中圖謀老夫兄弟們，將你倒吊高杆之上，處以重刑，你說那老鬼將會有甚麼想法呢？」

于狩畧一思忖，道：「他一定會先來救我，然後，再將小弟處以他心目中認爲應得之罪……。」

話聲一頓，腦念一動，忽然接着叫道：「高老哥哥，你不會眞的將小弟倒吊了起來吧？」

高一鳴面色一冷：「這個法子，既然投其所好，我們爲甚麼不檢這個便宜。」

于狩哀求地道：「能不能找一個替身，代替小弟吊到高杆上去，如果把小弟吊上去了，全谷狼羣就沒有人指揮了。」

高一鳴一笑道：「這時到那裏去替你找替身，就算有了替身，萬一被他看破了，豈不弄巧成拙，老弟，你就勉爲其難了吧！」

于狩臉色一慘，道：「高老哥哥，小弟對各位可是……。」

高一鳴大喝一聲，截口道：「于狩，你連這點苦都吃不得，還談甚麼矢志膺服本教，爲本教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你要再囉嗦，那就莫怪老夫先以教規來處置你了。」

于狩可憐兮兮地道：「是！是！是！小弟甘願受吊就是，只是，你們可不能讓小弟落入那老鬼手中啊！」

高一鳴面色稍霽，一笑道：「這個你老弟儘管放心，將來取天狼丹，還得靠你

出力哩。」

于狩又道：「到時候，也請不要把小弟綁得太緊啊！」

李中元此來，原想製造一個推銷「陰陽叟」褚十八原定計劃的機會。想不到，他們倒先有了成數。

李中元暗中想了一想，便決心暫不驚動他們，先回去與「陰陽叟」褚十八研究後再說。

於是，他從床底拖出那女子，挾在脅下，又把自己的破衣服收拾好，一同帶在身上，以免被他們見了，提高驚覺心。

他偷偷的又離開了狼人谷，離開狼人谷之後，他先找一處地方，先把那女子放了下來，拍開了她的穴道。

那女子從昏迷之中回醒過來，猛然睜開雙目，只見自己已處身在星斗滿天的曠野之中，心中便是一喜，翻身站了起來，向李中元萬福一禮，道：「是大俠你救了小女子麼？」

李中元一路上都沒注意那女子的容貌，這時兩人面對面的站着，李中元看得甚是清楚，只見那女子年紀也不過二十一二歲，長得一貌如花，甚是美麗，尤其一雙靈眸之中，神光閃閃，顯然也是武林兒女，有着相當的內力修爲。

李中元淡淡的一笑，道：「那不算甚麼，在下只是順便把姑娘帶出來吧了。」

那女子欠身又是一禮，道：「謝謝大俠，敢請見賜大名，以誌不忘。」

李中元搖了一搖頭，道：「些許小事，何足掛齒　請姑娘不必放在心上，在下倒是有一事請教姑娘，……不知姑娘意欲何往，可要在下再行護送一程？」

那女子舉目望了一望附近的山形地勢，道：「不知此地離開『狼人谷』已有多遠，位於何方？」

李中元道：「此地位於『狼人谷』東南，離開『狼人谷』二三十里之間。」

那女子道：「多謝大俠，小女子自己可以回去了。」

李中元心中一寬，道：「那就請恕在下不護送了，姑娘一路請小心爲要。」說着，雙拳一抱，掠身而起，離開那女子。

那女子似是沒有想到李中元說走就走，微微一楞之下，李中元已出去了二三十丈，這時，那女子才又揚聲叫道：「小女子鄔秀梅，大俠如有用得着小女子的地方，送一紙便條到翼城喜雨軒就行了……」

李中元對這類順手助人的事，那會放在心上，鄔秀梅的話雖然遠遠飄來了，卻當作耳邊風，置之一笑，自去找尋「陰陽叟」褚十八去了。

「陰陽叟」褚十八與李中元留得有連絡地點，李中元找到那裏，「陰陽叟」褚十八正要離去，兩人相遇於途。

「陰陽叟」褚十八回身把李中元帶回他隱身的一處隱秘的地方，笑問道：「老弟，你的事都辦好了？」

李中元道：「晚輩還沒有動手呢，卻聽到了一個消息，特來報與前輩知道。」

「陰陽叟」褚十八道：「這消息很重要麼？」

李中元道：「可以這樣說。」接着便把高一鳴他們的談話，一一說了出來。

「陰陽叟」褚十八聽得哈哈一笑，道：「眞是天從人願，咱們就將計就計，先收拾了這羣『血手教』餘孽吧！」

李中元道：「話雖是這樣說，不過其中有很多地方，值得攷慮。」

「陰陽叟」褚十八一搖頭道：「這有甚麼可攷慮的，他們用計誘使老夫去上當，老夫就給他們一個便宜，去上他們一個當，把『天狼丹』的藏處告訴他們，請他們帶我們把『天狼丹』取出來，豈不是正好。」

李中元道：「好是好，只是，你落到了他們手中之後，誰知道他們要怎樣整治你。」

「陰陽叟」褚十八哈哈一笑，道：「常言道『殺人一萬，自損三千』，咱們要他們的命，能不付一點代價麼？」

李中元道：「其實這筆代價，我們很可以不付。」

「陰陽叟」一眨眼睛道：「你老弟的意思是……？」

李中元道：「晚輩覺得你老前輩很可以這樣做，把要給他們的東西帶在身上，當他們全體圍攻老前輩的時候，賣一個破綻，讓他們得手將那東西抓去，這樣老前輩就不必眞的被他們擒住，而同樣達到了我們的目的。」

「陰陽叟」褚十八沉思了一下，搖頭道：「你這辦法，固然不錯，如果萬一被他們看出了毛病呢？豈不前功盡棄。」

李中元道：「晚輩有相當的把握，他們想不到這一點。」

「陰陽叟」褚十八道：「事怕萬一，老夫不做沒有把握的事。」

李中元道：「晚輩的構想，絕不會出錯，……」

「陰陽叟」褚十八一揮手，截口道：「這是老夫的事情，你不必說多了。」

李中元又低叫了一聲，說道：「老前輩，……。」

「陰陽叟」褚十八卻是一扭頭，不再聽李中元的話，飛身跑去了。

這人實在倔强得要命，李中元深悔不該利用這個機會，該自己想自己的辦法才是，可是事已如此，後悔無及，只有望着「陰陽叟」褚十八的背影搖頭苦笑。

×　×　×

于狩倒吊在高杆之上，已經過了一天一夜，「陰陽叟」褚十八的人影子都沒見到。

高一鳴他們也眞狠，雖說這是一場假戲，他們却做得眞之又眞，只吊得于狩叫苦連天，嘴皮都開了裂。人也幾次昏死了過去，他們就是不理不睬，一口水都不給他喝，大有「陰陽叟」一日不來，于狩便將吊死爲止。

「陰陽叟」褚十八自是恨極了于狩，但他暗中見了這種情形，却也不忍眼看着他受此折磨，當下心腸一軟，口中發出一聲震天長嘯，接着身形疾射而起，便向倒吊于狩的高杆撲去。

當他撲到高杆之下時，只聽一陣哈哈大笑，人影閃動，五條人影，從四週撲了上來，把他團團圍在當中。

「陰陽叟」褚十八平生自高自大，這時間對這「血手教」五位死裏逃生的餘孽，却不敢稍存輕視之心。

因爲，這五個人能幸逃不死，自然都非弱者，他前次與高一鳴動手之後，更證實了這種看法。

別看，那時高一鳴只和他走了幾招，雖沒有放手相拚，但是行家眼裏，只要一伸手，便知有沒有，「陰陽叟」褚十八有打敗高一鳴的信心，甚至，再加上一個高一鳴，他也可以保持不敗，但是，如果像高一鳴這等功力修爲的人，三人同時出手，他是毫無勝算，非敗不可。

如今，包圍在四週共有五人之多，「陰陽叟」褚十八的前途可想而知。

不過，「陰陽叟」褚十八歷經大風大浪，同時，又是有意而來，雖爲必敗之局，他却有心要和他們硬拚一場，攷驗攷驗自己。

當下，望着他們奇快而到的身法，哈哈一笑，道：「高一鳴，這就是你另外的四個同伴吧！來得好，老夫正要生擒活捉你們，爲老夫故友償命，你們就一起上來吧！」

高一鳴笑嘻嘻的一擺手，道：「且慢，我們先談談再打如何？」

「陰陽叟」褚十八冷哼一聲，道：「你有甚麼屁要放，就快放吧，老夫今天可絕不輕饒你們。」

高一鳴對煑熟了的鴨子，落得大方，哈哈一笑，道：「只要你褚大俠有這個本事，老夫兄弟甘願把這條性命送給你就是……。」話聲頓了一頓，兇眉皺了一皺道：「老夫有一件事，覺得很奇怪，我的一切，你爲什麼知道得這樣清楚？你能不能說來大家聽一聽？」

「陰陽叟」褚十八道：「老夫爲人行事，向來光明磊落，就是要你們的命，也要你們死得心服口服，老夫告訴你們又有何妨。」

這種態度，正是「陰陽叟」褚十八的標幟，也是高一鳴他們意料之中的答覆。

高一鳴笑了一笑，道：「那就請快說吧！」

「陰陽叟」褚十八恨恨的道：「這些都是老夫故友天狼老人親口告訴老夫的，你們這批魔崽子想不到吧！」

高一鳴等人，果然神色一震，互相對覷了一眼，一臉茫然迷惑之色。

「陰陽叟」褚十八嘿嘿乾笑了兩聲，接着又道：「你們雖然心黑手辣。其奈天不從人願何！」

高一鳴哈哈一笑道：「你別唬人了吧，天狼老人是老夫親手處死的，他還能活着出去見你麼？」

「陰陽叟」褚十八神秘的一笑道：「他的屍體呢？」

高一鳴道：「老夫把他餵了大野狼，早就屍骨無存。」

「陰陽叟」褚十八道：「是誰要你把他餵狼的？」

高一鳴道：「是他自己臨死時候的請求。」

「陰陽叟」褚十八哈哈一笑，道：「老夫眞要罵你們一聲『大笨蛋』。」

高一鳴皺了一皺眉頭道：「此話怎麼講？」

「陰陽叟」褚十八道：「天狼老人一生與狼爲伴，練的是『天狼神功』，其性屬土，以土濟土，死而能生，何況，當時天狼老人早有準備，閉氣假死，瞞過了你們，你們把他餵狼，大狼却把他送出谷外，這個忙，你倒是幫得實在不小，老夫該爲故友相謝救命之恩。」

說着，同時還向高一鳴抱拳爲禮，極盡譏諷的能事。

高一鳴氣得兩眼發直，頓脚道：「可惡！可惡！當時該把他吊屍三日才是。」

「陰陽叟」褚十八笑道：「你事後倒眞聰明，其中道理一想就通了。」

高一鳴哼！哼！二聲道：「暫時逃出去了，又如何，老夫就不相信他在那等傷勢之下，還能活得了。」

「陰陽叟」褚十八輕嘆一聲，道：「不錯，他後來還是死了，可是，他却把你們這批『血手教』餘孽死灰復燃的消息送到江湖上去了。」

高一鳴大喝一聲，道：「你今天中計而來，可糟塌了那老鬼的一片機心。」

「陰陽叟」褚十八冷笑一聲，道：「中計！別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話聲陡然一揚，接着道：「老夫是因爲你們這批忘八羔子正好都在這裏，特來找你們算帳的，現在話已經說明白了，你們納命來吧！」陡然一掌拍向高一鳴。

話不能說得太清楚，有這些話，足够堅定他們的想法了，所以「陰陽叟」褚十八主動的先行出手。

他這一掌，去勢奇詭，力道驚人，凌厲之極。

高一鳴扭腰一旋，倉促的掄臂一揮，猛地迎出一掌。

高一鳴功力原本沒有「陰陽叟」褚十八深厚，又被李中元暗中制住了二成功力，弱上加弱，掌力相接之下，竟被震得右臂一麻，內腑齊動，滿眼金星，一條身子被彈出一丈開外。

「陰陽叟」褚十八哈哈一笑，道：「『血手』餘孽不過爾爾，老夫今天可要大發利市了。」

身隨掌轉，又奔向了馬呈祥。

「陰陽叟」褚十八一掌震退高一鳴，威勢如虹，使其他四人，對他產生了過高的估計，再不敢與他硬打硬接。

馬呈祥身形一矮，游身斜飛五步，讓開「陰陽叟」褚十八來掌。

突地，胡笠疾掠而至，大喝一聲道：「姓褚的，吃我一圈！」手中泛起二道金光，交叉併擊而到。

敢情他已出手把隨身兵器，乾坤三才圈使出來了。

「陰陽叟」褚十八冷笑一聲，道：「你這圈兒，在老夫面前還差得遠哩！」左臂一長，猛然向雙圈之內探去。

胡笠見「陰陽叟」褚十八竟然胆大得用一隻肉手，向自己乾坤三才圈抓來，他反而心生疑慮，不敢硬往「陰陽叟」褚十八來手相接，挫腕收圈，身子一側，右脚平飛而起，踢出一腿。

「陰陽叟」褚十八讓開他一腿，汪長春嘿嘿一笑，手中握着一對短鉤，驚芒電掣而到。

「陰陽叟」褚十八長嘯一聲，立時展開全身絕學，見招接招，見式接式，和他們打成一團。

最初，「陰陽叟」褚十八氣勢如虹，沉着穩練，揮動雙手，拳，掌，抓，拿，點，打，切，斷，使出一套怪手法，蹈險還攻，而攻多於守，佔盡上風。

要知，「陰陽叟」褚十八身具異稟，兩條手臂長短粗細不同，因此練了一種一心二用的玄奧手法，施展開來，在功力相等的情形之下，有如以二敵一，佔盡了便宜。

試想，「陰陽叟」褚十八一身修為，已是屬於强手之中的强手，再加一心二用的加倍發揮，所以，凡是功力和他深厚相等之人，也遠非他的敵手，是以，威名赫赫。

這五位「血手教」的餘孽，自然也是高手之中的高手，但在「陰陽叟」褚十八奇招怪打之下，最初也很是蹩扭，非常難應付。

眨眼之間，六人已是愈打愈快，但見拳風指影之中，刀芒劍氣閃爍奔騰。只見滿天揚塵，不見六人身影。

「血手」餘孽五人，一上來，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因此守得甚是嚴謹，「陰陽叟」褚十八雖然手法神出鬼沒，奇奧難測，到底只是一個人，兩隻手，攻守之間，不易兩全。

片刻之間，他們六人之戰，已經打了一百招以上。

「血手」五餘孽雖然展開反擊，掌握了先機，可是依然無法立時獲得勝利。

「陰陽叟」褚十八確是個死心眼，他雖然有落敗被擒的準備。可是，他不願有損盛名，依然全力以進，要敗也要敗在他們五人聯手合擊的眞實功夫之下。

如果，能因此傷得他們一二個人，那就更是臉上有光。

所以，這一戰，結果雖然早在預料之中，「血手」五餘孽要想得償心願，却非拿出眞功夫來把「陰陽叟」褚十八打敗不可。

就在他們打得難解難分，勝負難決之際，只聽谷外响起一陣呼嘯之聲，接着，便見人影幢幢，向着他們打鬥之處，飛掠而來。

來人身形奇快，谷中兕狼，對他們似乎毫無阻截之力，眨眼之間，紛紛落在四週，把他們六個相拚猛烈的人，圍了在當中……

來人畧算有二三十個人之多，由一老一少，兩個人發號指揮。

老者是一位男的，而年輕的那一位，却是一個女孩子。

那些人在週圍一站之後，「陰陽叟」冷眼旁觀，只見高一鳴等人臉色齊皆一震，隱現驚愕之容。

這時，那女子忽然大喝一聲，道：「好一批畜牲，又以多為勝，欺負人了，還不與我姑娘住手。」

高一鳴等五人猛攻向「陰陽叟」褚十八，剛剛掌握絕對優勢，眼看就要將「陰陽叟」褚十八拏下，這時忽然跑出這批人來，心中無不暗皺眉頭，及至來人來到近處，看清那少女之後，他們五人更是怔忡不安了。

待得那少女喝聲出口，高一鳴他們五人已經知道無法奈何「陰陽叟」褚十八了，當下暗中齊聲一嘆，住手罷戰。

當他們停下手來，方待拿言語扣住「陰陽叟」褚十八的時候，詎料「陰陽叟」褚十八已是一聲冷笑，出乎人人意料之外的身形一幌，挺身迎住了來人羣中一老一少二人，沒好氣的吼聲道：「你們好大的狗胆，竟然跑來橫裏挿手，管起老夫的事來，報上名來，快快給老夫滾回去。」

那少女做夢也想不到，天下竟有這樣莫明其妙的人，不知敵愾同仇倒也吧了，反而出言不遜，怪起自己一行人來，當下只聽得怒氣一冒，柳眉猛然一挑，就快要指着「陰陽叟」褚十八的鼻子罵了起來時候，……。

這時，她身旁那老者忽然認出了「陰陽叟」褚十八，急口喝住那少女道：「小梅，不得對褚老前輩無禮。」

接着跨步而出，擋在那少女身前，向「陰陽叟」褚十八抱拳一禮道：「褚大俠別來無恙，不知還認得小弟鄺侃否？」

「陰陽叟」褚十八翻了一翻眼皮，上下打量那鄺侃一眼，冷冷的道：「認得你又怎樣？」

鄺侃陪着笑臉道：「不怎樣，但請你老哥聽小弟說兩句話，好不好？」

「陰陽叟」褚十八的為人如何，他是知道得非常清楚，他眞不願和「陰陽叟」褚十八因此反臉結仇。

笑了一笑，鄺侃道：「老哥哥，你請先別生氣，讓小弟介紹敝谷鄔谷主的千金小姐拜見你老哥哥之後再請教言如何？」

他口中說着，同時一側身，向那少女叫了一聲，道：「小梅，快快向前拜見褚老前輩，褚老前輩的為人武功，谷主最是欽佩，你要好好請教才是。」

敢情，這個少女就是天毒谷谷主鄔化龍的愛女鄔秀梅，也就是李中元前天晚上順便救出來的那個少女。

鄔秀梅何嘗沒有看出「陰陽叟」褚十八的厲害，剛才想反唇相鬥，不過是仗着人多勢衆而已，這時一聽當面這個老人，就是人見人怕的「陰陽叟」褚十八，不由得暗自倒抽了一口冷氣，立時改容，舉步向前，萬福一禮，嬌滴滴的呼了一聲，道：「原來是褚老前輩，晚輩有眼不識泰山，如有得罪之處，尚請老前輩念在晚輩年幼無知，多多原諒。」

「陰陽叟」褚十八脾氣再怪，也不能在明知對方是什麼人之後，以大欺小，當時，楞了一楞，一揮手道：「好，老夫不怪你們，你們去吧！」

鄔秀梅也是一個鬼精靈，眉頭一皺，向着「陰陽叟」褚十八又是一禮，道：「老前輩，他們前兩天，欺負晚輩，請老前輩為晚輩主持公道。」

「陰陽叟」褚十八暗中一皺眉頭，口中又不得不問道：「他們為什欺負你？」

鄔秀梅道：「大前天晚輩獨自一人外出散步，忽然被他們那個叫胡笠的暗中偷襲擒進了『狼人谷』，他們沒安好心，要對晚輩……。」

玉面緋紅的頓了一頓，接着又道：「後來幸得有一位大俠將晚輩救了出來，晚輩才得幸免受辱，請你老前輩，替晚輩作主。」

「陰陽叟」褚十八向來行事，最是討

厭別人橫裏挿手進來打岔，他常常在這種情形之下，反主為賓，放開原來要找的人的一馬，而嚴厲的對付後來挿手的人。

這時，因為鄔秀梅是後生晚輩，又是一個女孩子，先叫他使不出狠，鄔秀梅再針對他的脾氣，請他主持公道，他可就完全沒說了。

怒惱不得，搓手無策的漲紅着一張老臉怔了一怔，道：「原來如此，老夫眞眞是……。」

他顯然要一口答應鄔秀梅的請求，話到口邊，忽然一頓，「啊」了一聲，話鋒一轉道：「不，老夫不能破壞自己的規矩，出手幫你們的忙，老夫讓你們這一場好了，老夫不管你們的閑事就是。」

鄔秀梅笑盈盈的一禮，道：「老前輩有老前輩的規矩，晚輩不敢勉强，能得老前輩容得晚輩找場，晚輩已是感激不盡，就此謝過老前輩了。」

鄔秀梅把握機會，便不放鬆，揮手嬌喝一聲，道：「大家還不動手收拾這批魔崽子。」

「陰陽叟」褚十八點足躍出六七丈外，雙手一背，作起壁上觀來。

天毒谷來人，顯然早已知道這五個人不好對付，非他們的眞實功夫可以取勝，所以來時，準備了一種毒辣的手段，但聽鄔秀梅喝聲出口，圍住四週的人，同時躍身而起，猛然向高一鳴他們五人撲去。

高一鳴見「陰陽叟」褚十八放手不管，可就不再把鄔秀梅他們一干人放在心上了，五人不約而同的放聲大笑了起來。

其中，尤其那胡笠更是瞇着一雙色迷迷的眼睛，吐着口水，道：「小妮子，眞想不到，你原來是『天毒谷』……。」

一語未了，只見奔向他們的「天毒谷」門下，忽然探手懷中，取出許多圓球，向他們打來。

高一鳴首先一抬掌，向着一隻圓球揮去，他掌力碰上圓球之際，那圓球忽然一炸而開，冒出一股黑水，四向飛濺。

同時，一股辛辣之氣，立時瀰漫在他們四週。

高一鳴臉色一變，大叫道：「這是毒水，大家不要碰它，我們搶身逼過去。」

他想得倒好，可是那些圓球，到得他們身前附近，根本不需要他們掌力幫忙，就自動碰撞在一起，立時，黑水紛紛，像下大雨一樣，迎着他們傾倒而下。

他們功力雖高，却也無法突過黑水，而衝向鄔秀梅他們。

當時，他們五人誰都多多少少濺了一些黑水在手臉之上。

那黑水一着手臉，便腐肌裂膚，痛入骨髓，同時立時向外擴張瀰漫。

隨之只聽高一鳴大叫一聲，道：「不好，這是天毒谷最厲害的『王水』，兄弟們，咱們以後再找他們算帳！……。」

喝聲未了，首先飛奔而逃，立時之間，五個人跑得全沒了影子。

「天毒谷」要想追趕，已是無及，只氣得鄔秀梅跺脚恨恨不已，大聲罵道：「眞沒用，又給他們逃走了！」

鄺侃一旁勸慰道：「小梅，別心急，咱們總有找到他們一天，那時一定叫他們哀號至死，替你出這口氣就是。」

一陣凌亂之後，一切又平靜了下來，鄔秀梅突然想起「陰陽叟」褚十八，再向他立脚之處望去時，他也不知在什麼時候離開了。

場中，只剩了那高高倒吊在竹杆之上的于狩，在半空之中呼叫道：「請！請！你們放我下來，救我一命。」

鄺侃一揮手，一位「天毒谷」門下，跑過去將于狩解了下來，帶到鄔秀梅面前，鄔秀梅一見于狩，臉色一變，秀眉猛然一剔，脫口叫道：「原來是你呀！來人！把他倒吊回去！」

于狩大叫一聲，拜倒地上，道：「姑娘！姑娘！大人不記小人之過，請你饒了小的吧！」

鄔秀梅玉面一寒道：「本姑娘不親手殺死你，已是對你很客氣了，少囉嗦。能不能活下去，看你的運氣。」

再一揮手，那解他下來的那漢子，又一把抓起他，提過去將他吊回高杆之上。

鄔秀梅與鄺侃恨意難消的，帶着一千「天毒谷」門下，旋風似的又離開了。

他們離開不久之後，從不同的兩個方向，各自現身走出一人，到了倒吊于狩的高竿之下。

那二人，敢情就是李中元與「陰陽叟」褚十八。

「陰陽叟」褚十八望着李中元忍不住一陣搖頭苦笑道：「現在可好。一切都成泡影了，他們人也跑了，再到那裏去找他們去？」

李中元聳肩一笑，無話可說，他却伸手一掌，把那吊人高竿從中一切為二，竿頂上的于狩，便從半空之中墜落了下來。

于狩在半空之中發出一聲驚叫之聲，李中元肩頭一幌，伸手接住了于狩下墜的身子，替他解了手脚上的繩索。

于狩這時的臉色是更蒼白了，抖顫着向「陰陽叟」褚十八身前一跪，哀告道：「褚老前輩，晚輩不是人，是豬，是狗！是畜牲，請你老人家給晚輩一個贖罪的機會吧！……。」

「陰陽叟」褚十八抬腿一脚，把于狩踢得滾出二丈開外，氣得全身皆顫的罵道：「你簡直連畜牲都不如，老夫要向你動手，連老夫的手都污了！你自己到你師父墓前去自盡了吧！」

于狩連滾帶爬，又爬回「陰陽叟」褚十八腿前，叩頭如搗葱地哀告道：「晚輩還不能死啊！」

「陰陽叟」褚十八雙眼一翻，尖聲狂吼道：「你不能死！誰就該死？該死的就只有你師父是不是？哼！你給老夫死去！你要再囉嗦，老夫就顧不得污手污脚，侍候侍候你了。」

于狩急得神色慘變，嚎啕痛哭道：「啊！啊！老前輩！老前輩！……。」顯然心煩意亂，恐懼到了極點，除了左一句「老前輩」，右一句「老前輩」之外，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了。

李中元搖頭一嘆，忍不住挿嘴道：「褚老前輩，晚輩可不可說兩句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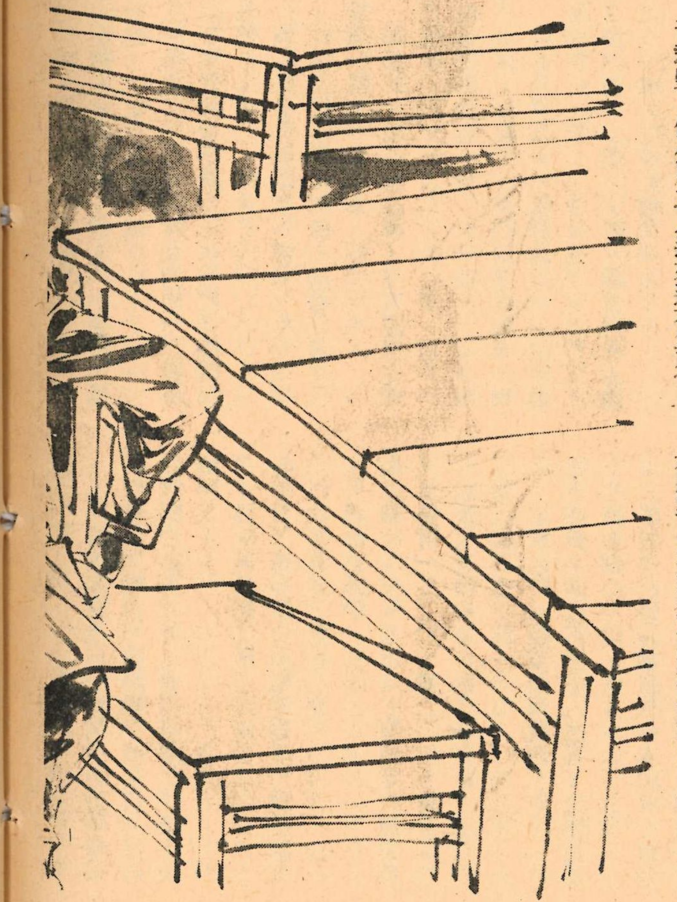
「陰陽叟」褚十八對李中元可是衷心敬服，無話可說，當時改容相向，面色一霽道：「老弟，你太客氣了，有什麼話，請說就是。」

（未完）

新派俠義長篇連載

殺伐世家

諸葛青雲稿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李唐廢去覃逸武功，迫出知機子的武功秘笈後，前往金陵，找來包文虎，爲他恢復本來，萬料不到他施諸覃逸的狠辣手段，却爲杜碧霞、覃紫雲勾結了百里居和包文虎依樣畫葫蘆的加諸他的身上，尤甚者是他沒被廢去武功，但却受到葯物控制，畢生要爲杜、覃効死。楊天佑等自撤出蘇州城後，隱居郊外，這日，于君璧化裝成商人模樣，進入城中一小茶館中，未幾，在魔教臥底的伍少朋來到，告以魔教日來發生的大變，伍少朋憂形於色的接着說，幽冥教這一變局，對我們這方非常不利——

長街流俠血　絕地遇高人

于君璧輕嘆一聲道：「事情既已發生，我們也只好另籌良策來對付他們了。」

他的話聲未落，靠近大門口的座位上，忽然傳來一個陰冷語聲道：「不必費事，你們兩個，也該歇息一下了……」

于君璧，伍少朋二人聞聲心頭一凛，不約而同地，循聲投注。

那說話的，是一個身着藍布襖袴的短裝漢子，當于君璧，伍少朋二人向他瞧去時，他却向着他們毗牙一笑道：「在下說的，正是二位。」

這回，他們聽出端倪來了，那短裝漢子，是岑浩然所喬裝。

于君璧，伍少朋二人進來還不算久，茶館中也並沒增添新的客人，岑浩然所喬裝的這個短裝漢子，算得上是唯一新添的茶客，但由於他一進門就坐在大門口，距離在十丈以外，才並未對其特加注意。

因此，儘管于君璧，伍少朋二人，是以最低的語聲在交談着，但對岑浩然這等高手來說，只要屏息凝神，是可以完全聽得清楚的。

這情形，對于君璧來說，心中可實在不是滋味。

但他還沒接腔，岑浩然却又含笑說道：「于大俠，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吧！在下是奉命清除內奸，所以，只要你于大俠不揷手，岑浩然也決不留難你。」

于君璧淡然一笑道：「你說得眞好聽，憑你那幾下子，能够資格留難我麼！」

岑浩然笑道：「于大俠說得不錯，憑我這幾下子，可能是留不住你，但却另有留得住你的人，你要是不相信，我馬上給事實你瞧瞧。」

不等對方接腔，立卽揚聲喝道：「有請副座！」

如响斯應地，一道人影，由對街的一家餐館中疾射而來，現出一位青衫文士，向着岑浩然沉聲問道：「有何吩咐？」

此人正是前此冒充李致中，經復容手術後，却被杜碧霞，覃紫雲二人所控制的李唐，由於他是陌生面孔，所以無須易容，而以復容後的本來面目出現。

目前的于君璧，伍少朋二人，算得上是已經大畧知道李唐受制的情形的了，儘管他們都還不曾見過李唐復容後的面目，但由岑浩然方才的這一聲「有請副座」，已明白其是什麼人了。

既知其是什麼人，也知道對方不好惹，在目前這種人單勢孤的情況之下，如果當機立斷，立卽由後門衝出，應該是可以脫出重圍的。

但武林中人，爭的是一個面子，尤其以于君璧目前的武功和身份，怎麼說也不會不戰而逃。

同時，他心中也有點不服氣，存心要試試李唐的深淺，試試這位已被杜碧霞，覃紫雲二人以非常手段控制着的李唐，究竟有些什麼神奇的表現。

因此，李唐一出現，他立卽向伍少朋以眞氣傳音說道：「伍兄由後門先退。」

伍少朋傳音說道：「咱們一齊退。」

「不……」

于君璧第二句話還只說出一個「不」字，岑浩然却已沉聲喝道：「副座，請先拏下那個叛徒！」

話聲中，並抬手向伍少朋一指。

此情此景，于君璧自然不會讓李唐得逞。

因此，岑浩然話出同時，他也震聲大喝：「伍兄速退！」

「來不及啦！」

話是岑浩然說的，此人也眞够陰損，口中狂笑着，人却撲向正準備凝神與李唐一戰的于君璧，並沉聲說道：「于大俠，咱們也該活動一下筋骨吧！」

于君璧一面揮掌相迎，一面冷笑一聲：「憑你也配！」

于君璧是凝足眞力，準備與李唐作全力一搏的。

就平常的觀察所得，岑浩然自信不會比于君璧差上多少，所以他想纒住于君璧，好讓李唐將伍少朋生擒，不料他估計錯誤，雙方掌力一接之下，當場被震得連退三大步。

也就在此同時李唐却已撲向伍少朋。伍少朋自不會束手就擒，何况他本身功力也相當高明。

因此，當李唐獰笑着向他撲過來時，他已亮出長劍相迎。

但李唐的功力，本就高過他甚多，目前在藥物控制之下，更是顯得高深莫測。

當伍少朋的長劍，奮力相迎時，李唐却以空手入白双的手法，一下奪過他的長

劍，同時左手凌空一點，已制住他的右「肩井」大穴。

這當口，于君璧虎吼一聲，捨却岑浩然，向李唐飛撲過來。

但岑浩然一退之下，也立即橫裏攔截，又將于君璧纏住。

也幾乎是在此同時，另一道人影，由大門口飛投而入，撲向李唐。

這剎那之間，算得上是人影紛飛，令人眼花繚亂。

只聽一聲悶哼，一聲慘號同時發出。悶哼聲是發自岑浩然口中，他是在于君璧含憤而全力一擊之下，再度被震得踉蹌而退。

那聲慘號，却是那由大門口撲向李唐的人所發出。

那是楊夫人古映紅的表兄王長亭，他是被李唐奪自伍少朋手中的長劍，一劍貫胸。

王長亭的身手，比起伍少朋來，還要高上一二籌，以如此高明的身手，居然於一觸之下，即被一劍貫胸，則李唐身手之强，已不難想見。

這些，說來雖嫌冗長，但却都是於人影紛飛的剎那之間，所發生的事。

于君璧目睹此情，憤怒莫名地拔劍攻向李唐，並怒叱着：「老賊吃我一劍！」

王長亭雖然被一劍貫胸，却並未當場倒下，並還强提一口殘餘眞氣，震聲大喝：「此魔不可力敵，于老弟速退……」

話沒說完，人已倒了下去。

于君璧在此情此景之下，自然不會接受王長亭臨死的勸阻，而拚命搶攻，恨不得一下子將李唐立斃劍下。

但儘管他全力搶攻，也儘管他是以長劍對李唐的徒手，却不但奈何不了李唐，而且還被對方雙掌所發出的强勁罡風，逼得碍手碍脚的。

雙方交手十招之後，他心知已無法討好，而不得不打算退走，並揚聲喝問道：「伍老弟，還能行動麼？」

伍少朋揚聲答道：「還可以行動。」

伍少朋僅僅是右肩井大穴被制，除了右手不能攻敵之外，自然不致於影響他的行動。

于君璧又揚聲大喝道：「那你趕快先走！」

岑浩然連受于君璧全力的兩掌震傷，傷勢並不太輕，但他畧一喘息之後，已有再戰之能，並立即接過于君璧的話鋒道：「走不了啦！」

話聲未落，人已揮劍向伍少朋撲去。

伍少朋本來就不是岑浩然的敵手，目前，他右臂不能活動，以一隻左臂應付對方的長劍，自然是更加相形見拙地，感到捉襟見肘，因而雙方交手不到五招，已被岑浩然所生擒。

岑浩然一把將伍少朋挾入脅下，震聲大喝道：「副座，咱們退！」

伍少朋自知目前的于君璧已沒法搶救他，這一被擒回去，後果不堪設想，因此，他立即當機立斷地，嚼舌自盡。

岑浩然話聲一落，伍少朋已是慘呼一聲，鮮血和着半截斷舌頭，噴了他一頭一臉。

岑浩然冷笑一聲：「死了我也要將你的屍體擒回去……」

李唐倒是聽話得很，聽到岑浩然的招呼後，立即虛幌一招，退了開去。

岑浩然又立即喝道：「副座，掩護我撤退……」

話聲中，已由李唐斷後，疾奔而去。

于君璧自知追也徒然，只是漠然地望着被帶走的伍少朋的屍體，口中喃喃自語着道：「伍兄，安息吧！只要我于君璧還有一口氣在，這一筆血債，我會替你討回來的……」

說完，取出一錠銀子，交給滿臉凄惶的店家，俯身抱起王長亭的遺體，飛身躍上屋頂，閃得兩閃，就消失於沉沉夜色之中……

× ×

這是號稱三萬六千頃，烟波浩蕩的太湖。

太湖，東西長二百里，南北一百二十里，週圍五百里，襟帶蘇，常，湖，三郡，爲蘇浙地區的第一大湖。

太湖，不但是蘇浙地區的第一大湖，而其形勢之美，風景之佳，以及名勝古跡之多，亦爲我國各大名湖之冠。

尤其是湖中的西洞庭山，週圍八十里，居民以萬計，生活在山外有山，湖內有湖的洞天福地之中，可算是得天獨厚。

時爲正午，驕陽似火，炎威逼人。

但在西洞庭山明月濱湖的一座突出湖面的巨石上，却有一男一女，在悠閒地垂釣。

由於那巨石，正好在一株枝葉濃密的古松之下，不致於受到驕陽的威脅，目前這二位垂釣者，一桿在手，沐着湖面的清風，神馳於萬頃清波之中，倒眞是很會享受哩！

這兩位垂釣者，就是「四海游龍」楊天佑，和那位歷盡滄桑的，陳家主人陳紅蕁。

一個是名震江湖，在俠義道中有泰山北斗之稱的一代大俠，一個是貌艷於花，却是命薄如紙的絕代佳人。

明白了這兩位垂釣者的身份之後，就不難想到，他們絕不是偷閒在這兒消磨時光的了。

當然，由於目前道消魔長，羣俠們避居在這兒，都是經過改裝易容的。

目前，楊天佑是一位鬚髮斑白的短裝老者，陳紅蕁則是一位青布包頭的中年村婦。

不錯，他們雖然是在釣魚，但身邊並未準備魚簍，而漂浮在水面的浮標，也一直不曾動過一下，更妙的是，他們的目光，也根本沒注意浮標，而是瞧向老遠的水天深處。

良久，良久之後，陳紅蕁忽然幽幽地嘆了一聲。

楊天佑也輕輕一嘆道：「紅蕁，妳不打算改變自己的主意？」

陳紅蕁苦笑了一下道：「造化小兒已替我安排好了我必須走的路，我還能有選擇的餘地麼！」

不等對方接腔，又正容接是：「現在，倒是該我勸勸你了，俗語說得好：瓦罐不離井口破，將軍難免陣前亡，武林中人，也決不例外，不論你武功多高，如不急流勇退，又有幾人能善保天年？

「我已看透了，古人說得好：萬厦千間，夜眠八尺，良田萬頃，日食三餐，到頭來，誰都不過是一坏黃土，三尺孤墳，又能帶去些甚麼？

「至於眞理，正義，能值幾文錢一斤？因果報應，更是騙人的鬼話，一個人，壞事作得越多，才過得越舒服，你幾曾見到過，作好事的有好的報應？」

楊天佑苦笑着道：「紅蕁，妳太偏激了！」

「偏激？」陳紅蕁冷笑道：「我自己親身所受的經歷，還不足以證明我的理論麼？」

楊天佑苦笑如故地道：「我承認妳說的有道理，但無論如何，妳得協助我消弭這一場江湖殺刼之後再走。」

陳紅蕁扭過頭來，注目問道：「你不肯接受我的勸導？」

楊天佑正容接道：「日前，我騎虎難下，同時，也是義不容辭。」

陳紅蕁冷然接道：「我不要聽這些冠冕堂皇的話。」

楊天佑苦笑道：「那麼，說實在一點，我也忍不住這口氣。」

陳紅蕁長嘆一聲道：「但我已經認命了。」

楊天佑接道：「紅蕁，咱們是多年的生死患難之交，妳忍心不帮我這個忙？」

陳紅蕁苦笑道：「嚴格說來，我的武功，還不如繼志，我留下來，能帮你甚麼忙哩！」

楊天佑正容說道：「至少，妳也該在精神上支持我。」

陳紅蕁目注遙遠的悠悠白雲，半晌之後，才以夢囈似的語聲接道：「我曾經夢想着有這份榮幸，但是如今，一切都過去了……」

楊天佑臉上的肌肉抽搐着，以非常溫柔的語聲接道：「紅蕁……」

但他只低喚了一聲，却沒接下去。

陳紅蕁自我解嘲地一笑道：「天佑，你是不是想說，現在從頭再來，還不算太遲？」

楊天佑只有報以滿含痛苦的苦笑。

陳紅蕁似笑非笑地接道：「何況，這些日子來，映紅和我相處得頗爲融洽，她又不是醋罎子，是麼？」

楊天佑能說些甚麼哩！他能回答的，仍然是一臉苦笑。

陳紅蕁忽然斂笑一嘆道：「君慚清議，我畏人言，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好了，請不必再提，我答應暫時留在這兒，等你大功告成之後再走……」

說到這裏，楊天佑禁不住如釋重負似地，長吁一聲。

同時，遠處一艘快艇，以最快的速度，向明月灣中衝了過來。

楊天佑入目之下，不由蹙眉說道：「那是我們自己的小艇，看情形，是有了緊急情況。」

說着，隨手將釣竿提起，人也跟着站了起來，陳紅蕁也隨之站起。

說來也令人可笑，他們的釣絲上，雖然有着一隻釣鈎，但釣鈎上却沒有餌，這就怪不得他們釣了半天，連浮標都不曾動過一下啦！

那艘快艇，顯然是一位武功極高的人，在以眞氣催行，在平靜的湖面上，劃出兩道白綫，疾如激矢似地，射了過來。

陳紅蕁一雙美目凝注那越來越近的快艇，口中却向楊天佑問道：「看出來人是誰了麼？」

楊天佑接道：「來人已經改裝易容，不容易看得出是誰來，但以那催舟的精湛功力來判斷，如非是王長亭，就定是于君璧。」

楊天佑這一猜，算是完全猜對了。

小艇上正是于君璧和王長亭二人，不過，王長亭回來的，只不過是一具屍體吧了！

那快艇在距岸十來丈處，減緩了速度，艇上的于君璧，揚聲問道：「是楊大哥麼？」

「是的。」楊天佑含笑接道：「紅蕁，果然是于老弟……」

說話間，他的目光觸及艇內一個染着血漬的長形包裹，不由臉色爲之一變地，疾聲問道：「于老弟，那是誰？」

于君璧一面將小艇繫在岸邊，一面神色黯然地一嘆道：「是王長亭大俠。」

楊天佑，陳紅蕁二人，同時爲之身軀一震，陳紅蕁並搶先問道：「是誰那麼厲害，居然能使王大俠……」

下面的話，她接不下去，于君璧却喟然一嘆道：「別提了，幾乎連我也回不來啦！」

楊天佑跳下艇中，揭開被單，向着王長亭的遺體注視了一下之後，才强忍着滿腔悲憤，回到岸上，向于君璧正容說道：「老弟台，先坐下來，慢慢談。」

三人重行席地坐下之後，于君璧才將昨宵在蘇州城中，所發生的一切，不厭其詳地說了一遍，最後，並目含痛淚地接道：「楊大哥，你可得替王大俠和伍大俠二人復仇。」

楊天佑一挫鋼牙道：「血債血還，這筆血債，我遲早會連本帶利討回來的。」

陳紅蕁却是目蘊淚光，蹙眉說道：「在這極短的時間之內，幽冥教竟然兩易其主，這變化，可實在太快，也太以出人意外了。」

楊天佑輕輕一嘆道：「更意外的，還是杜碧霞，覃紫雲這兩人，她們平常深藏不露，一旦掌握大權，手段却比覃逸和李唐更爲毒辣。」

陳紅蕁接問道：「于大俠，那兩個賤人的武功深淺如何？」

于君璧苦笑道：「這個，小弟沒聽說過，也沒見識過，不過，據伍大俠說，那兩位是自信武功已經大成之後，才着手攫奪大權的。」

楊天佑接問道：「伍大俠是否也說過她們的武功來歷？」

「沒有。」于君璧接道：「這一點，伍大俠也不知道。」

接着，却又深長地一嘆道：「楊大哥，請恕我說句洩氣的話，由昨宵李唐殺死王大俠的情形判斷，恐怕合你我二人之力，也不是那廝的百招之敵。」

楊天佑一挑長眉道：「老弟莫長他人的志氣，縱然你我二人不行，咱們還有繼

志和家鳳二人……」

于君璧截口苦笑道：「如果他們將覃逸和李唐的子女，也依法泡製，那後果可就更嚴重了。」

楊天佑默然無語。

沉寂少頃之後，于君璧才苦笑道：「楊大哥你知道，本來我是雄心萬丈，除了你之外，對任何人我都是不服氣的，但經過昨宵一戰，我不但對自己失去信心，甚至于對我們的衞道除魔工作，也感到悲觀起來。」

楊天佑雖然心中也有同感，但他身爲俠義道中的精神領袖，外表上他可不能洩氣，因此，聞言之後，神色一整道：「老弟，請記着：『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切不可爲了一時的挫折，而消滅自己的雄心壯志。」

陳紅蕚也正容接道：「不過，目前這情況，可不能讓兩個正在閉關潛修的娃兒知道，以免影响他們用功。」

楊天佑連連點着頭：「那是當然，那是當然。」

說到這裏，忽有所憶，目注于君璧問道：「老弟台，他們昨宵讓你平安回來，可能其中另有陰謀吧？」

于君璧蹙眉反問道：「楊大哥之意，是懷疑他們會在暗中跟踪？」

楊天佑點點頭道：「是的，愚兄正是此意。」

于君璧苦笑了一下道：「起初，小弟也有這種想法，因爲，以當時的情形來說，我的確是很難脫身，但他們居然自動撤走了……」

楊天佑截口接道：「是啊……這正是值得懷疑的地方。」

「可是。」于君璧接道：「小弟回程中，也曾特別注意過，却並未發現有人跟踪。」

楊天佑苦笑道：「但願我們的顧慮是多餘的就好了，說實在的，目前，我們可不能再受到侵襲……」

話鋒忽然頓住，三個人的目光都向拐角處的山徑上瞧去。

他們三人都分明聽到山坳那邊，傳來輕輕的脚步聲，但當他們停止談話，循聲投注時，那輕微的脚步聲却也停止了。

楊天佑向于君璧，陳紅蕚二人使了一個眼色，然後輕輕一嘆道：「王大俠的遺體，不宜運回去，只好暫時安葬在這湖濱山間，且等大局平定之後，再隆重遷葬到較爲理想的地方去。」

于君璧，陳紅蕚二人同聲附和着：「對，對……」

楊天佑站起身來道：「我先到上面去瞧瞧，找一個適當的地點。」

這時，那山徑的彎角處，忽然出現一位中年漁夫，緩步走了過來。

此人可能是終年在湖上討生活，臉上與手臂上的膚色，都黑得發亮，只有一口整齊而潔白的牙齒，由於襯托上那黝黑的膚色，更顯得特別潔白。但他那微顯呆滯的眼神中，却似乎隱含着太多的憂鬱。

他手持一根釣桿，腰間繫着一隻魚簍，緩步向山徑上走去。

但當他們兩人快要交錯而過時，那中年漁夫，忽然出聲招呼着：「楊大俠請留步。」

此人年紀並不大，但語聲却顯得非常蒼勁。

楊天佑聞聲一怔，詫聲問道：「閣下是……？」

中年漁夫輕嘆一聲道：「老夫不是你們的敵人，這一點，諸位都請儘管放心就是。」

楊天佑注目問道：「那麼，閣下有何見教？」

中年漁夫目光向那小艇上一掃，才正容接道：「天氣太過炎熱，王大俠的遺體，不宜久置，最好是請將王大俠的遺體安葬了，咱們再作詳談吧！」

楊天佑點點頭道：「朋友說得是。」

中年漁夫接道：「老朽已代爲覓好一個天然石洞，地勢既隱而又乾燥，只要將洞口堵死就行了，可以省去許多手續和工夫。」

楊天佑接問道：「那地方在那兒？」

中年漁夫接道：「那地方離此不過箭遠之遙，那本來是老朽自覓的墓地，如今既然王大俠先行用上，老朽只好暫時出讓了。」

此人年紀並不太大，但却是一口一聲「老朽」，顯得老氣橫秋。

而且，聽他的語氣，對楊天佑等人的情形，似乎瞭如指掌。

這情形，楊天佑儘管心中有點懷疑，但由於怎麼也瞧不出對方有甚敵意，也就只好暫時悶在心中，而歉笑道：「那麼，在下先謝了！」

中年漁夫笑了笑道：「不用客氣，嚴格說來，咱們也算是自己人。」

接着，又神色一整道：「那地方，是在臨湖的削壁上，距湖面總有五十來丈，這情形，普通人是上不去，但對諸位來說，當是輕而易舉的事，如果諸位信得過老朽，就請將小艇駛過去。」

微頓話鋒，抬手向箭遠外，一片臨湖峭壁一指，道：「喲！就在那兒……」

在楊天佑，于君璧二人將王長亭的遺體安葬之後，一行四人又回到那株古松下的巨石上，席地坐了下來。

中年漁夫目光向對方三人一掃，苦笑了一下道：「諸位覺得老朽這個人很奇怪，也很神秘，是麼？」

楊天佑搶先說道：「是的，在下確有此感。」

中年漁夫又苦笑了一下道：「其實，我是你們心目中很熟悉的一個人，也算是這一場江湖殺劫的罪魁禍首之一。」

楊天佑等三人同聲驚「啊」，却未接腔。

中年漁夫蹙眉問道：「諸位還是想不起來？」

楊天佑也苦笑道：「閣下不用打啞謎了，還是請直截了當地說吧！」

中年漁夫苦笑道：「楊大俠說得對，醜媳婦總難免要見公婆，我只好直報來歷了。」

一頓話鋒，才抬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苦笑道：「老朽就是諸位都曾聞名而不曾見過面的知機子……」

他的話聲未落，聽話的三人，已是同時驚「啊」出聲，楊天佑並含笑接道：「

那眞是太好了，太好了，這一局殘棋，還是請你老人家自己來收拾吧！」

知機子苦笑道：「老朽如果自己有力量收拾，又何至等到今天。」

于君璧蹙眉問道：「難道老人家的功力，還不曾恢復？」

「談何容易。」知機子長嘆一聲，說道：「老朽能活到今天，已經算是徼天之幸了……」

陳紅蕚截口接道：「老人家看來，還這麼年輕，既然能常駐青春，當也能恢復已失去的功力……」

于君璧也截口接道：「對了，還有，方才老人家說自己是引起這一場江湖殺劫的罪魁禍首之一，也好生令人費解。」

楊天佑也含笑接道：「還有，老人家既然功力未復，那麼，那峭壁上的天然石洞，你又是怎麼發現的？」

知機子苦笑道：「你們三位，可以同時提出三個問題，可是，老朽却只有一張咀啊！」

楊天佑歉笑道：「不要緊，老人家可以一個一個的回答。」

「那麼。」知機子含笑接道：「老朽先由最簡單的問題回答起。」

話鋒畧爲一頓，才正容接道：「那就是老朽的武功雖已被廢，但多年以來，一直在勤修苦練中，雖然並未恢復原有的功力，但畢竟不同於平常人，尤其是輕身功夫方面，成效更見突出。」

陳紅蕚笑問道：「老人家的輕功，已恢復了多少？」

知機子訕然一笑道：「大約是原有的一成左右，這成績雖然是微不足道，但上下那峭壁，已能勉強應付了。」

陳紅蕚接問道：「其他方面呢？」

知機子苦笑一聲，道：「其他方面，還談不到有甚麼成績，只能算是畧異于常人而已！」

陳紅蕚注目接問道：「那你又怎能保持這麼年輕的？據我們的估計，你至少也該是七十歲以上的人了，但看起來，却不過是四十來歲的樣子。」

知機子拈鬚微笑道：「這與武功無關，那是因爲我誤服過一種極爲罕見的駐春草，所以顯得返老還童起來。」

接着，才輕輕一嘆道：「三個問題已回答兩個，現在，只剩下于老弟所提出的問題了。」

微頓話鋒，目光向楊天佑，于君璧二人一掃，才苦笑接道：「二位老弟，既然分別獲得我的武功秘笈，對我過去的一切，當已大致明瞭？」

楊天佑，于君璧同時點首答道：「是的……」

「但也只是一個大畧而已。」

陳紅蕚却苦笑道：「可是，我却一點都不知道。」

知機子點點頭道：「現在，我就現身說法，將過去的一切，向三位說明，同時，我功力被廢後的一段，兩位老弟也還不知道，大有複述一遍的必要……」

于是，知機子將他自認識天一眞人起，一直到病倒逆旅，爲杜碧霞，覃紫雲二人所救的一段經過，都詳細地說了一遍。

聽完之後，陳紅蕚才搶先一嘆道：「想不到此中還有這許多的曲折。」

知機子苦笑道：「現在，三位都知道了，如果我道心堅定，不爲邪魔外道所侵擾，則覃逸與褚英瓊二人，沒法暗算我，那兩位不暗算我，又何至于今天這一場殺劫，所以，說我自己是這一場江湖殺劫的罪魁禍首之一，那是最公道不過的。」

接着，又自我解嘲地一笑道：「好在我刺激過深，心理變態之下所散佈的兩本武功秘笈，是落在楊于兩位正人君子手中，否則，那更是罪莫大焉了。」

陳紅蕚苦笑了一下道：「可是，你爲了報恩而傳給杜碧霞，覃紫雲二人的武功，却等于是又惹了一場大禍！」

「是的。」知機子長嘆一聲道：「這也正是我感到爲難的地方，因爲，像這種情形，別說我目前形同常人，無能爲力，即使已恢復原有功力，也未便揷手，因爲，她們是我的救命恩人呀！」

陳紅蕚注目問道：「老人家，杜碧霞，覃紫雲二人，是否知道你還健在呢？」

知機子苦笑道：「我想，在她們的心目中，應該是認爲我早就死去了。」

陳紅蕚接問道：「如果她們再見到你時，還會認識你麼？」

知機子搖搖頭道：「那不可能，因爲，目前的我，跟以前一比，等于是換了一個人了。」

楊天佑却是一臉肅容，注目問道：「老人家此行，當是有所爲而來吧？」

知機子也正容接道：「可以這麼說，老朽隱居在這兒，已經快十年了，雖然我無力過問江湖中事，但對于江湖中的動態，我還是很關心的……」

于君璧截口一「哦」道：「對了，有關杜碧霞，覃紫雲奪取幽冥教大權的事，是最近幾天所發生，老人家又是怎麼知道得這麼快呢？」

知機子神秘地一笑道：「那不是老弟你告訴我的麼？」

于君璧微微一怔之間，楊天佑却向知機子注目問道：「方才我們的談話，老人家都聽到了？」

知機子點首笑道：「不錯。」

楊天佑濃眉一蹙之間，知機子又含笑接道：「老弟台好像還有點不相信的？」

楊天佑苦笑道：「不是不相信，而是覺得有些地方，很令人費解。」

知機子點點頭，道：「是的，一個失去武功的人，能竊聽到你們的談話，而不被察覺，那的確是一件令人難以費解的事了。」

一頓話鋒，又淡然一笑道：「不過，如果你們能想到我是天一眞人的衣鉢傳人的話，也就不會感到奇怪的了。」

楊天佑禁不住輕輕一「哦」道：「對了，天一眞人既已成地仙之體，除了武功一項之外，想必還有一些非常人所能企及的奇才異能？」

知機子「唔」了一聲道：「這一說，總算是庶幾近矣！」

于君璧苦笑道：「老人家，別賣關子了，好不好？」

楊天佑連忙接道：「老人家能否將本來姓氏見示，使晚輩等稱呼起來也方便一點。」

知機子搖首笑道：「不必了，你們就稱我爲老人家吧！對于『老人家』這三個字，我感到很受用。」

接着，却是目注于君璧輕輕一嘆道：「回想前情，感觸太多，說起話來，才有這種欲語還休的情形。」

一頓話鋒，又喟然一嘆道：「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人人都知道這兩句話，也都懂得這兩句話，可是……唉……」

沉吟少頃之後，又輕輕一嘆道：「三位都已知道，我是在先師坐化之前，才獲傳衣鉢的，但事實上，我從先師學藝，却早在他老人家坐化的三年之前。先師的確算得上是胸羅萬有，學究天人，他老人家本來很欣賞我的資質和秉賦，有意將自己所學，都傾囊相授，但我却只對武功一項有興趣，對其餘絕藝，只是勉强學了一點先天易數，和『千里戶庭縮地大法』，但也只能算是初窺門徑而已。」

楊天佑不由悠然神往地接道：「只此兩項絕藝中的一項，也就够人受用一輩子啦！」

「不錯。」知機子苦笑着接道：「但我當時並未深入研究，根本是所謂一知半解，一直到我在這兒定居下來，才安心深入研究，也總算有了一點成就！」

于君璧咀唇牽動了一下，却是欲言又止。

知機子笑道：「小老弟，我知道你想說些甚麼，對于我所會的，只要你有興趣，我決不敝帚自珍。」

于君璧連忙含笑說道：「多謝老人家啦！」

「不過。」知機子歉然一笑道：「很令人遺憾，目前，我自信最有心得的，是先天易數，但學先天易數，非三五年以上工夫，難窺門徑，而比較容易學的『千里戶庭縮地大法』，我却只懂得一點皮毛罷了。」

于君璧苦笑了一下道：「老人家能教我們多少，就學多少吧！」

「那是當然。」知機子點首道：「我老人家決不藏私就是，但以你們三位的武功基礎，以之配合在輕功上施展時，這個好處可就大了！」

陳紅蕚幽幽地一嘆道：「老人家，你還是專心教他們二位吧！請莫將晚輩我算在裏面。」

知機子訝問道：「那是爲甚麼呢？」

陳紅蕚苦笑道：「不瞞老人家說，晚輩我已心如止水，對一切都已不發生興趣了。」

知機子也苦笑道：「老天爺就是喜歡捉弄人，對你夢寐以求的，偏不給你，當你沒興趣時，却會自動送上門來。」

陳紅蕚不由一怔道：「老人家此話怎講？」

知機子正容接道：「因爲，你們三位中，妳陳夫人是我決定優先傳受『千里戶庭縮地大法』的人。」

接着，却苦笑了一下道：「不！不是我所決定，而應該說是老天爺所決定的才對。」

陳紅蕚蹙眉說道：「老人家這話，就更令人費解了？」

知機子含笑接道：「其實，一經說明，就一點也不是爲奇了。」

一頓話鋒，又正容道：「三位都已知道，我恩師天一眞人所遺的寶典和靈丹，都被封存在阿爾泰山的一個天然石洞中，以待有緣！」

陳紅蕚禁不住苦笑道：「難道那個有緣的人就是我？」

「正是。」知機子正容地接道：「這是我最近幾天，才由先天易數中參詳出來的。」

這一說，使得聽了他話的三人，都楞住了。

半晌之後，陳紅蕚才喃喃自語地接口說道：「這個……這個……未免是太不可思議了……」

楊天佑這才含笑說道：「紅蕚，恭喜妳啦！」

知機子正容說道：「對于一個武林中人而言，這，的確是一個空前絕後的大好機會。」

楊天佑輕輕一嘆道：「天老爺畢竟還是公平的，紅蕚，妳雖然受過不少苦難，但這一補償，也足够妳受用無窮……」

陳紅蕚截口一嘆道：「我寧願不受苦難，也不要甚麼補償，只希望能平平淡淡地，渡過一生就行了。」

知機子笑道：「俗語說得好：萬般都是命，半點不由人，人生的遭遇，冥冥中自有安排，可勉强不來的。」

陳紅蕚又苦笑了一下道：「老人家，你不是說過，天一眞人那藏寶處，設有神奇的禁制麼？」

知機子點點頭道：「是的，先師那禁制，神奇得不可思議，對于沒有緣份的人，想破解也破解不了，但有緣份的人，却只要一經走近，那禁制就自動失效。」

陳紅蕚注目問道：「老人家的先天易數，自不容晚輩置疑，但老人家怎會突然之間，將晚輩我推算進去的呢？」

知機子笑了笑道：「這一問，問得有道理，不瞞三位說，由于我遭受褚英瓊與覃逸的暗算，而失去功夫，所以對于先師所遺寶藏的獲得，我比任何人都來得迫切，因爲，只有獲得先師的藏寶，我才能有恢復功力的希望。

「可是，我既不是有緣份的人，又不懂得破解禁制的方法，在望梅不能止渴的情況之下，只好退而求其次地，作長遠打算，重新由研究先天易數作起。

「因爲，先師于坐化之前，曾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他老人家說：『如果你遭遇某種意外的刼難，而沒法解決時，不妨再在先天易數上痛下功夫，當可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楊天佑正容說道：「這是說，老人家的遭遇，早在天一眞人的洞察之中？」

「是的。」知機子點首接道：「不但我的遭遇，早在先師的洞察之中，即使是目前這一場江湖殺刼，他老人家也早已推算出，並曾不止一二次地，暗中言語點醒過我，可恨當時却沒將它當一回事。」

一頓話鋒，才輕輕一嘆道：「一直到我自己對先天易數有點成就之後，才明白這一切都是刼數，所謂刼限難逃，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

話鋒再度一頓，才目注陳紅蕚，一笑

道：「易數有了點成就之後，對于當前的武林動態，和未來演變，已有一個概念，同時，也推算到，一位極具關鍵性的人物，即將到這個世外桃源中來，不久，諸位就悄然到了這兒。」

楊天佑禁不住苦笑道：「看情形，我們到達這兒的當天，老人家就知道了？」

知機子點點頭道：「是的……」

楊天佑又苦笑着接道：「眞够慚愧，我還自以爲作得很秘密哩！」

知機子正容說道：「老弟台用不着難過，老朽是憑先師的餘蔭才獲知這一秘密，可並非你們有甚錯誤。」

接着，又輕輕一嘆道：「諸位雖然不認識我，但我對諸位到達這兒之後，我立卽專心一志，替諸位逐個地推算，結果那位極有關鍵的人物，也是對先師藏寶有緣份的人物，就是妳。」

陳紅蕚苦笑道：「老天爺也未免太以惡作劇了。」

一頓話鋒，又注目問道：「老人家你看，繼志與家鳳這兩個娃兒，將來是否有點出息呢？」

知機子點首笑道：「兩個娃兒，是大有出息的人，也是福緣很深厚的人，不過，他們的福緣，却應在妳的身上，這就是說，還要等妳繼承先師的藏寶之後，再去成全他兩個。」

「那麼。」于君璧接問道：「他們目前的閉關，可談不上甚麼作用了？」

知機子點首接道：「不錯，如果是在杜碧霞，覃紫雲二人出頭之前，有所成就，是有用的，但目前，這一段關期，就只能算是奠基的功夫了。」

陳紅蕚沉思着問道：「老人家是否同我一起去阿爾泰山？」

「不！」知機子苦笑道：「我這把老骨頭，已經經不起長途跋涉了，只好寄望妳於獲得先師藏寶之後，能够分潤一點給我，就算是於願足矣！」

陳紅蕚正容接道：「只要能獲得天一眞人的藏寶，自然有你老人家的一份，只是，你自己不去，教我如何能够找得那地方？」

知機子含笑接道：「我已繪好了一張很詳細的路綫圖，有了它，妳自然可以準確無誤地，找到那地方。」

陳紅蕚忽有所憶地，注目問道：「你老人家，不是懂得『千里戶庭縮地大法』了麼……」

知機子截口笑問道：「妳的意思，是要我施展『千里戶庭縮地大法』，陪妳一同前往阿爾泰山？」

陳紅蕚點點頭道：「晚輩正是具有此意。」

知機子正容一嘆道：「妳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須知『千里戶庭縮地大法』，源出於道家的凌空御風之術，那是視千里有如戶庭的仙法，現在所流傳，不！應該說是我所領會的，却只是一點皮毛，而且還必須輔以高明的武功和輕功身法才行，實施起來，所謂『千里戶庭』，固然是過份誇大，但一天走千把里，兩頭能見太陽，却是可以辦得到的，但像我這麼一個已經失去了武功的人，就不便勉强的去施爲了。」

楊天佑插口問道：「老人家是否準備將『千里戶庭縮地法』傳給紅蕚，以便她趕往阿爾泰山？」

「是的。」知機子正容接道：「阿爾泰山遠處邊陲，迢遙萬里，如果用普通方法趕往，就太以曠費時日了，當然，你和于老弟二位，老朽也是一視同仁，但爲了爭取時間，陳紅蕚却必須優先傳授。」

楊天佑連忙含笑說道：「多謝你老人家……」

于君璧却目注湖面，蹙眉說道：「該來的，終于來了。」

原來遠處的湖面上，又出現兩艘快艇，一前一後地，破浪疾駛而來。

楊天佑苦笑道：「居然能逃過你沿途的注意，而釘了上來，此人身手，可不簡單……」

接着，又「咦」了一聲道：「情形不對。」

于君璧點點頭道：「是的，那兩艘小艇，顯然是敵對的，一追一逃，只是，究竟那一艘才是我們自己的人，却還沒法判斷出來。」

楊天佑目注遠方，口中喃喃自語着：「那前逃的小艇上，只有一個人，後面追趕的小艇上，却是三個人……」

于君璧接道：「是的，後面的小艇，艇身也較大，不及前面那小艇的靈活。」

楊天佑道：「也因如此，所以前面那小艇才沒被追上，咦！不對！……」

于君璧也蹙眉接道：「奇怪，前面那一艘小艇怎麼過門不入，不向這明月灣中駛來呢？」

楊天佑沉思着接道：「很可能是怕引鬼上門，才故意過門不入，也可能是……不！我們得趕去瞧瞧。」

也顧不得向其餘的人招呼，已飛身縱落方才于君璧駛來的小艇上。

于君璧也以半步之差，飛登小艇上，並含笑說道：「我也去。」

這兩位，連解纜的工夫，也不願耽擱，楊天佑凌空一掌，把纜繩斬斷，雙槳撥處，小艇已向明月灣外疾射而去。

由於那前逃的小艇，過門不入，在明月灣外改變航向，因而當楊天佑的小艇駛向明月灣外時，那兩艘還不明來歷的小艇，已爲伸出於湖面的山岩所擋住，而看不到了。

楊天佑似乎仍然感到這一艘疾駛如飛的小艇，還不够快速，他一面運槳如飛，一面却頭也不回地，沉聲喝道：「于老弟，快以眞氣助我一臂。」

于君璧苦笑道：「楊大哥，我早就在以眞氣催舟了呢！」

楊天佑也禁不住啞然失笑了。

是的，人就是這麼可笑也可嘆的動物，身在福中不知福，旁邊的人，羨慕得不得了，而他本人，却必須等到失去了那一份幸福之後，才能回味到那一段日子的難能可貴。

目前的楊天佑的處境，也是同一的道理。

在岸上的陳紅蕚，知機子二人的眼中，他那艘小艇已經是快得無以復加了，但他本人，却還在嚷着，要于君璧助他臂一之力……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金劍殘骨令

文·古龍　圖·盧令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仇恕處心積慮，要報父仇，但爲了仇人與自己有血統關係，不能親刄仇人，只得採取使仇人靈蛇毛臯衆叛親離的策略，要讓毛臯死在衆叛親離的情景中，那日他特意在岳王墳前佇立，等候河朔雙劍兄弟路過，借故攀交，藉機進讒，原就曾在毛文琪手下吃過虧的河朔雙劍，對毛臯父女已存恨意，又經仇恕不着痕跡的從中挑撥，更如火上加油，仇恕目的已達，告別回到客棧，市井雄豪梁上人手下向他報告各地情況。梁上人稱雄市井，全憑義字，未成名前會與羅一刀結怨，他竟孤身往找羅一刀——

欲了心頭恨　不惜囊中寶

這消息當時便驚動了南京城中所有的市井好漢，數百人圍在羅一刀的屠案前有的勸阻，有的哀求，羅一刀只是含笑跱立，眼着羅一刀舉起案前的碎骨大刀，一刀砍下，他不避不閃，傲然佇立，四下的市井好漢看得掌心淌汗，只道這一刀砍下，梁上人立時便得身首異處。

那「羅一刀」其實也知道梁上人的武功，生怕自己這一刀砍下，砍他不着，便故意砍偏一點，要讓他一閃之後砍個正着，那知他不避不閃，這一刀便正好砍在他左肩之上，四下好漢大喝一聲，只見鮮血如泉湧出，梁上人仍挺胸而立，面帶笑容，羅一刀見了他這種神勇，當下心虛手軟，「噹」地一聲，大刀落地，撲地跪倒地上，大叫：「服了。」

梁上人含笑拾起那柄重逾七斤的屠刀，刷地一掌，竟將這大刀劈成兩半，一半拿在手裏，含笑將羅一刀扶了起來，左肩上的鮮血，雖仍像流泉飛瀑一樣往外湧，他卻連看也不看一眼。

從此之後，梁上人的「萬兒」不但响澈九城，而且天下皆聞，他這種英風豪舉在那些武林高手的眼下，雖然不值一哂，但是江湖上的市井好漢，聽了「梁上人」的名字，卻再也沒有話說。

仇恕離島之前，便從那「聖手先生」口中得知有着如此一個人物，是以他一到中州，便設法尋得此人，這些日子來，他對此人的事跡知道得更多，雖然覺得此人行事，雖大多出之於好勇鬥狠，不足以爲君子之風，卻仍不失爲性情中人，何況此人對於仇恕，更是處處都以全力相助。

要知道武林中人稱這梁上人爲「九足神蛛」，便是他黨羽遍天下，他手下的那些件當若在武林爭雄，自不是別人敵手，但用來做消息眼綫，卻是再好也沒有，此刻仇恕含笑說道：「梁兄乃是人中之傑，不瞞你說，我也是極爲佩服他的。」

張一桶姆指一挑，哈哈笑道：「這個當然，你們兩位都是英雄，英雄重英雄，我那梁大哥對公子，不但佩服，而且簡直佩服得五體投地呢！」

他笑聲一頓，突地低聲道：「公子，你可知道，『靈蛇』毛臯手下，有個叫做什麼『八面玲瓏』的胡胖子，也在千方百計地找我們大哥，也要梁大哥幫助，那胡胖子前兩天也來到嘉興城，找了兩天，也沒有找到梁大哥，昨天就走了，哼——」

他冷哼一聲，不屑地說：「我看那胖子顫着滿身肥肉，到處亂跑，心裏就覺有氣，他自己是個猪八戒，卻也不照照鏡子，還跑到南湖去找船娘，硬要人家陪他，……嘿嘿，陪他幹壞事，他也不想想，咱們嘉興南湖，天下聞名的船娘，怎會看得上他，就算是……和他怎麼樣了，也不過當他是一條肥猪罷了，哼，我看他簡直他媽的——嘿嘿，他簡直裏裏外外都沒有一樣似人形。」

仇恕看着他說話的樣子和滿身的肥肉，再聽到他罵人的話，心中不禁暗笑，只覺此人雖然言語粗魯，言不及義，卻當眞有趣的很。

只見他一口氣罵完了，喘兩口氣，又自嘿嘿一笑，道：「我跟公子窮聊了這半天，竟忘了跟公子說正經事了。」他又自放低聲音道：「方才平望城的小鐵嘴快馬趕來，說是看到那『鴛鴦雙劍』也往嘉興來，大約今天晚上也能到了。」

仇恕劍眉微皺，俯首沉吟半晌，卻聽這張一桶又道：「還有從太平山那邊趕來的，大約有五十騎人馬，今天午間，從嘉興經過，直奔杭州去了，太行雙義金氏兄弟全在這些人裏面，跟他們兩人在一處的，還有個勁裝少年，卻不知是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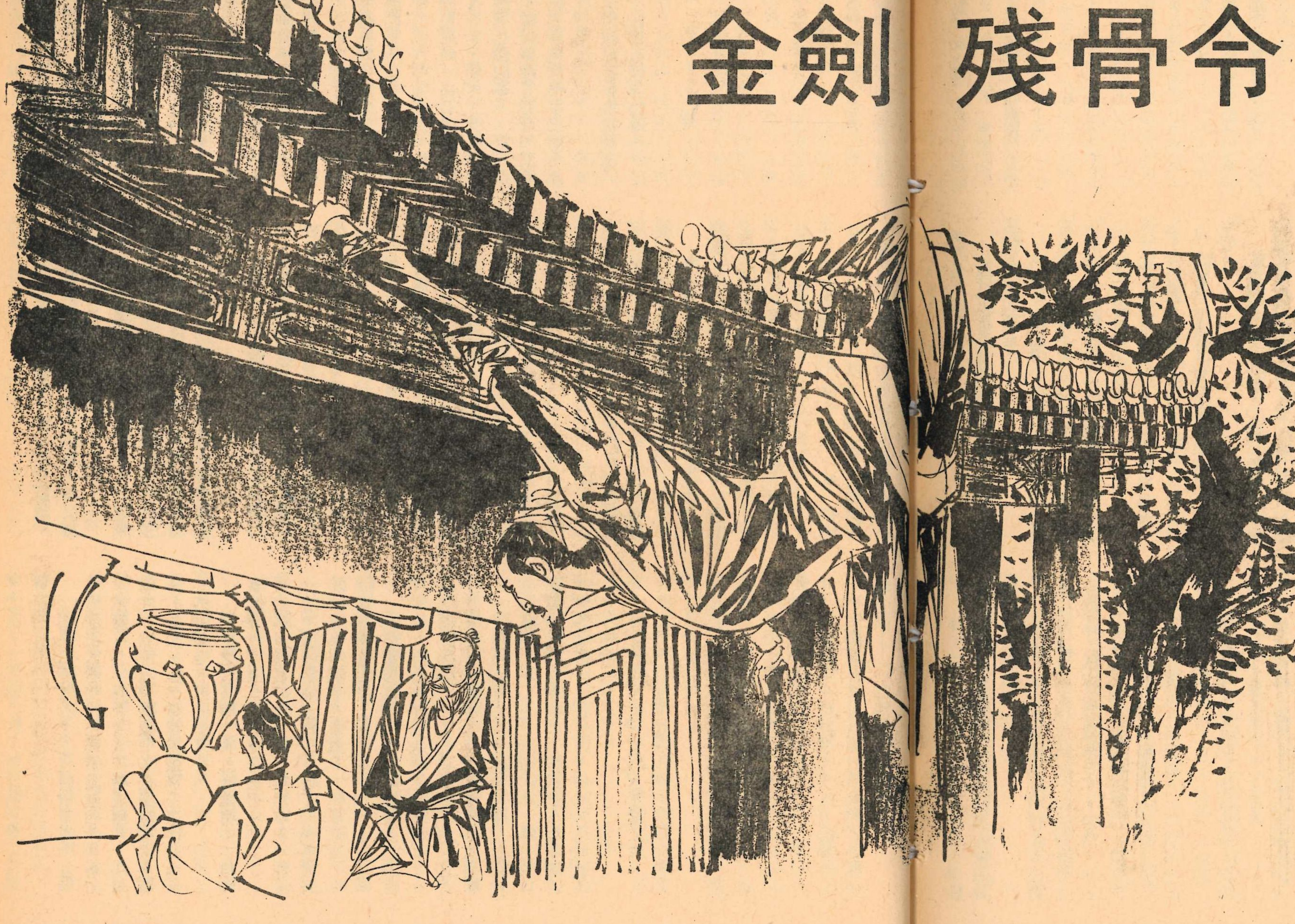
仇恕目光一轉，突地展顏一笑，像是又想起了什麼妙計似的：「這都辛苦你了，只是我還要再辛苦你一趟，不知道嘉興城裏城外，一共有多少客棧？」

張一桶閉起眼睛，想了一會：「五十多家。」他得意地笑道：「最少五十，最多五十五，我雖也不十分清楚，但總差不多。」

仇恕一笑：「我且麻煩你將這五十多家客棧所有的客房，全都包下，就算有人住的，也都預定下來，而且先付十天房錢，多給小賬，說是無論任何人要來住店，都一口拒絕，萬萬不能答應。」

張一桶倒抽一口涼氣，兩隻本已被滿臉肥肉擠成一綫的眼睛，突地睜得滾圓，伸出手掌，一拍前額，失聲叫道：「五十多家客棧！十天房錢——公子，你這是幹什麼呀？難道你有那麼多朋友就要到嘉興城來嗎？」

仇恕面上又自泛起那種莫測高深的笑容，一面從懷中掏出一張銀票，張一桶一眼掃到銀票上的數字，不禁又倒抽一口涼氣，卻聽仇恕笑道：「我此舉自有道理，



你以後自然會知道的，只是——不知你有無把握，叫任何客棧都不能將客房偷偷租給別人。」

張一桶一拍胸膛：「這個只管包在我身上，除非他們不想再做生意了，否則，——嘿，就算再借給他們一個胆子，他們可也不敢。」

於是他接過銀票，滿懷驚異地去了，想來想去，實實想不透「公子」此舉是為了什麼，但直到他臃腫的身形已走了許久，仇恕的面上却仍帶着那種奇異的微笑，只是誰也不知道他究竟在笑着什麼。

夜深！

春風撲面，繁星在天，繁榮的嘉興，夜市却已在逐漸消沉了。

燈火漸少漸稀，行人漸稀漸無，由喧鬧而沉寂，由沉寂而復甦，由初甦而再喧鬧……這正是千古以來，任何一個城市不變的節奏，一輛滿堆花粉的車子，被一個滿面得意的貨郎，由街頭推了過來，又消失在濃重的夜色裏，春風吹得車上的小鈴，叮噹微鳴……

到了這鈴聲搖曳的餘音，嬝嬝散盡，靜寂，便完全將這條青石鋪成的道路吞沒了……

咦！奇怪！

怎地還有兩匹鞍轡鮮明的健馬，停留在這無人的街畔？

噢！是了！

原來這間小小的酒樓，直到此刻裏面還有客人！

門板已上起大半，一綫昏黃的燈光，自門板的空隙中露出，無力地投落在清冷的街道上。

從這空隙中望進去，你恰好可以望見一個身穿錦袍，肩寬腰窄，沉厚，却又挺直的背影。

他緩緩轉回頭，濃眉深皺，目光烱然，利剪般向外掃了一眼——雖然他此刻已是不惑之年，但他的目光，的確還有着利剪般的銳利，似乎這一眼便足够將那厚重的門板着穿！

目光一閃，他輕輕一聲嘆息，然後回身，濃眉皺得更緊，緩緩道：「天色竟這般晏了！」突地重重一拍桌面：「我就不信這偌大的嘉興城，竟會沒有一家空着的客房！」

桌上零亂的杯盆碗盞，被他這隨手一拍，都震得跳起來，坐在他對面的，是一個青衣窄袖，但是却滿頭珠翠的中年婦人——這衣着與頭飾，是多麼的不相稱，就正如她的目光與語聲的不稱一樣！

因為她的目光是溫柔的，語氣却也有如利剪般明快。

她目光溫柔地望着對面的錦衣人，居邊泛起一絲微笑，道：「也許眞有大帮客商經過，不然那有開店拒絕客人上門的道理，你又何必生這麼大的火氣！」

目光是溫柔的，笑容也是溫柔的，但這種顯然是久經抑制和忍耐才養成的溫柔，却絲毫掩不住她眉目間的剛健桀傲之氣，也就正如她已日漸豐腴的體態，掩不住她身手矯健一樣。

錦衣鷹目的中年漢子目光一落，微喟道：「話雖如此，但這嘉興城，一無武林人家可供投宿，難道眞教我們餐風宿露一宵不成？」四顧一眼：「這酒店終不是長留之地呀！」

這昔年縱橫天下，四海為家，不知餐風宿露多少次的武林健者，已因多年來的養尊處優，而消磨去他的鋼筋鐵骨，此刻竟為了一夜的宿處而不安，惶恐起來，若換了二十年前，他縱然在露天下佇立三夜，只怕他也不會皺一皺眉頭。

中年婦人輕輕一嘆，緩緩道：「我們連夜再趕一站，又有何妨。」

錦衣漢子濃眉一皺，暴聲道：「再趕一站，我倒無妨，妳……妳……」表情突又變的十分溫柔，嘆道：「妳難道忘了妳已有六個月的身——」

中年婦人秋波一轉，接口道：「你這人也是，在這裏說些甚麼？」雙頰之上，居然隱現紅暈。

錦衣漢子皺眉道：「我叫妳這次不要來，妳偏要出來，還一定要騎馬——唉，這是妳第一次——」語氣突地一轉，接口道：「不知是男是女？武林中人若是知道『鴛鴦雙劍』即將有後，必定又是足以轟動一時的大事！」

雙眉微軒，神采飛揚，得意之情，溢於言表，那婦人面上的紅暈，却更濃厚了，濃得有如胭脂！

她垂下頭，低語：「我沒有甚麼，還抵得住，這次事關係着我們此後半生，也關係着我肚裏這孩子的一生，我怎能留在家裏不聞不問？」

錦衣漢子一雙眉再次一皺，沉聲道：「不知江湖傳言可是眞的？我就不信那姓仇的眞——」忽地他不住咳嗽。

中年婦人依然垂着頭，語聲更低，道：「有件事，我一直沒有和你說，怕你心亂！」

錦衣漢子急問：「甚麼事？」

中年婦人緩緩道：「你可知道毛大哥這些年來，廣植勢力，不惜千方百計，收買武林人士的心，都是為了甚麼？」

錦衣漢子皺眉道：「不知道，妳怎地近年說話也變得吞吞吐吐起來。」

中年婦人長嘆一聲，道：「十七年前，一個下雨的晚上，你和毛大哥，還有杜仲奇深夜出去搜尋青萍劍宋令公和巴山劍客柳復明的下落。」

中年錦衣漢子道：「不錯，那天晚上，的確下着雨，還有雷電，我知道，妳一向最怕雷聲閃電，就叫妳和毛大嫂睡在一起。」

目光一落，思潮回溯，沉聲低語：「那天晚上，雖然沒有尋得到宋老兒和柳道士，却在無意間搶下一批紅貨，這件事毛老大和杜仲奇都不知道——」

他目光似有意，似無意，望了那中年婦人頭上的珠翠一眼，接道：「後來我與毛老大，杜仲奇會齊，回家的時候，妳却已經睡了！」

中年婦人雙眉輕顰，沉吟半晌，道：「這件事我知道，可是詳細情形，你一直沒有告訴我，我也一直沒有問你，因為毛大嫂那天晚上對我說了一件事，我一直沒有告訴你。」

語聲微頓，半晌靜寂，一時之間，兩人心裏似乎都在想些甚麼。

終於，中年婦人緩緩道：「那天半夜

裏，雷聲很大，我翻來覆去睡不着，那知毛大嫂也翻來覆去地睡不着，我忍不住問她：『為甚麼？』她才告訴我，說毛大妹子出來的時候，肚裏已經有了身孕。」嘆息一聲，加了句：「肚裏已經有了姓仇的孩子！」

錦衣漢子濃眉一揚，目光閃動，似乎想說甚麼，却始終沒有說出，陣風自門隙中吹入，他只覺身上起了一陣寒意！

中年婦人默然半晌，又道：「當時我聽了她的話，心裏雖然也在吃驚，却還是安慰着她，說：『這孩子既然是妳妹子生的，難道妳妹子還會叫他來找你們復仇麼？』毛大嫂沒有說話，過了許久，她才嘆着氣道：『六妹子要不是對她哥哥不滿，又怎麼會悄悄地溜走呢？』」

說到這裏，她語聲一頓，方自接口道：「所以後來毛大嫂堅持不讓她女兒跟着毛大哥練武，而把她送到『屠龍仙子』那裏去，也就是怕毛大妹子生的孩子去找他們報仇，現在——唉，時日匆匆，那個孩子也該長大了。」

錦衣漢子濃眉皺做一處，俯首沉思半晌，彷彿自語着道：「如此說來，近日的事，難道眞是那姓仇——」

語聲突頓，大喝一聲：「是誰？」

雙手微按桌面，身形反掠而出，凌空一轉，落在門隙邊，中年婦人亦自長身而起，於是她凸起的腹部，亦自現出桌外。

只聽門外一聲朗笑，一個清朗的語聲，含笑答道：「是我！」

接着門板又被拉開一綫，首先進來，竟是這酒店的店伙。

錦衣漢子冷「哼」一聲，腳下微退半步，目光却仍凝門外。

昏黃的燈光下，只見一個錦衣華服，風姿颯爽的英俊少年，含笑走了進來，明亮的目光，先在那中年婦人身上一轉，瞬即停留在錦衣漢子的身上。

錦衣漢子目光凛然，緩緩抬起手掌，握住腰畔的一柄裝璜得極為華麗的長劍劍柄，他的手指細長而有力，指甲更是修得光光禿禿，武林中人一望而知，此人定是劍法極高的內家劍手。

他自上而下，仔細將這華服少年瞧了一遍，目光緩緩轉向那垂手立在一旁的店伙，冷冷問道：「此人是誰？」

那店伙見了他的目光，却結結巴巴地說不出話來，華服少年抱拳一揖，含笑朗聲說道：「在下繆文，乃是這家酒店東主的知交。」

錦衣漢子冷哼一聲，沉聲道：「難道你是要來下逐客之令的麼？」

「繆文」抱拳笑答道：「豈敢豈敢，在下只是聽得這位店伙說起，有兩位氣度不凡的客人，今夜沒有宿處，是以特地趕來！」

錦衣漢子面容略寬，「繆文」接道：「尤其是尊夫人身上似乎不便，兩位如不嫌在下冒昧，不妨到寒舍暫宿一宵。」錦衣漢子目光如電，又自上下打量了他幾眼，突然冷冷道：「我與你一不沾親，二不帶故，你對我的事為何如此熱心？」

「繆文」神色似乎一呆，却聽他厲聲又道：「你若對我有所圖謀——哼哼，那當眞是活得不耐煩了……」

「繆文」木立半晌，突地仰天長笑起來，抱拳笑道：「好好，閣下既然懷疑在下別有用心，那麼就算小可多此一舉好了。」袍袖一拂，轉身而行。

昏黃的燈光，映得他縷金的長衫，閃閃生光，錦衣漢子突地大笑道：「兄台慢走……」

「繆文」微微一笑，轉過身來，緩緩道：「有何見教，難道還要將在下——」

錦衣漢子接口笑道：「在下前言，不過聊以相戲耳，以兄台這般人品，心中怎地會有不端之圖謀。」回首望了中年婦人一眼，又道：「你說是麼？」

「繆文」面上依然微帶笑容，對他這種前倨後恭的態度，絲毫不以為意，似乎天下任何事的發生，俱都早已落在他的算中。

他只是微笑說道：「如此說來，閣下如不嫌寒舍簡陋，便請委屈一宵，也好讓小可一盡地主之誼。」

錦衣漢子連忙接口道：「既承抬愛，敢不從命。」

轉首喝道：「店家，看賬！」

「繆文」微微一笑，隨手取出一錠銀子，拋到桌上，一面笑道：「閣下遠來是客，且讓在下做個小小東道。」

錦衣漢子暗地高興，大笑道：「如此只得謝了。」

那中年婦人亦自襝衽為禮。

三人一齊走出店外，那兩匹健馬，鞍轡未卸，佇立在猶帶料峭春寒的晚風裏，既不嘶鳴，亦無蠢動，全身純白，一無雜色，一眼望去，便知是千中選一的名種良馬。

錦衣漢子大步而前，伸手輕撫馬項長鬃，含笑回顧道：「兄台出身世家，必定善於相馬。」倏然住口不言，但言下之意，自是要「繆文」對他這兩匹健馬稱讚兩句。

「繆文」淡然一笑，說道：「的是好馬。」

錦衣漢子面上露出得色，微笑說道：「不知道兄台可會騎馬而來，否則你我便在這星空之下，漫步而歸，倒也可算是件雅事。」

「繆文」含笑道：「寒舍離此頗有一些路途，尊夫人——哈哈，你我還是一齊歸去，在下當命人將這兩匹健馬送回。」

錦衣漢子面容微微一變，正在撫摸着馬項長鬃的手掌，也突地停頓下來，原來「這夫妻兩人」一生別無所嗜，所嗜唯黃白之物而已，這兩匹健馬他不惜重金求來，此刻心中不禁暗忖！

「這少年弄來弄去，莫非是想來騙我這兩匹健馬不成？」

心念方轉，只見「繆文」左手微招，口中輕輕呼哨一聲，街的轉角處，突地奔來一輛四馬大車。

星光之下，只見這輛大車竟是色作銀白，燦爛生光，拉車的四匹健馬，亦是通體純白，奔行之勢極速，落蹄之聲却極輕，馬到近前，趕車的白衣御者輕輕呼哨一聲，四匹健馬，便一齊止步，生像是輕功已達妙境的內家高手在奔行之時收勢那麼自然。

錦衣大漢，中年婦人對望一眼，嗒然

若有所失，他用重金求來的兩匹名馬，此刻與這四匹白馬一比，實是判如雲壤。轉目望去，只見這兩匹馬自己似也有些自慚形穢，馬尾輕擺，緩緩走了開去。

「繆文」對他們神色的變化，似乎根本未曾注意，仍然含笑道：「兩位先請上車，劣馬自有人送回寒舍。」

錦衣漢子逡巡道：「在下這兩匹雖無法與兄台之馬相比，但性子却是頑劣的很，生人近牠不得——」

「繆文」接口笑道：「小可舍下御者，來自關東，一生馴馬，且讓他們試上一試。」

微一拍掌，這輛銀光燦爛的馬車前座上的兩個白衣御者，便有一人躍了下來，錦衣漢子目光轉處，只見此人一身銀白勁裝，板肋虬髯，身軀碩壯，身手却極其矯健，脚下珠光閃閃，竟穿着一雙綴以明珠爲面的薄底快靴，躬身向「繆文」一禮，大步走到自己兩匹馬前，忽地目光凝注，脚步放緩，一步一步地走了過去。

而自己那兩匹「生人難近」的健馬，此刻竟如受魔力，動也不動，銀衫珠履的關東大漢輕輕易易地便拾起了牠們的韁繩，縱身躍了上去，錦衣大漢面頰不禁爲之微微一紅，但瞬又朗聲笑道：「昔日平原公子門下食客，皆躡珠履，已傳爲千古美談，今日兄台門下御者，亦躡珠履，豈非更勝平原三分！」

「繆文」微笑道：「兄台過奬了！」舉手揖客。

錦衣漢子夫婦二人坐上馬車，只見車內錦墩銀幔，明珠嵌壁，柔和的珠光，照得這車廂裏更見富麗堂皇。

車廂外又自輕輕呼哨一聲，馬車前行，自內外望，只見兩旁店家招牌，如飛向後倒去，車廂內却仍平穩已極，一如未曾啓行前一樣。

這夫婦兩人此刻心中實是驚疑交集，再也猜不出這陌生少年究竟是何來路，他既有潘安之貌，又有鄧通之富，但行止謙謙，談吐斯文，却又不帶一絲驕氣，此刻他結交自己，爲的是什麼？

「這夫婦兩人」一生行事江湖，却從未見過如此奇人，遇過如此奇事，只聽「繆文」又自笑道：「閣下腰佩長劍，氣宇神態，更是軒昂已極，想必定是武林成名大俠，不敢請教兩位大名？」

錦衣漢子濃眉微揚，朗聲道：「在下程颯，和賤內，承江湖朋友抬愛，喚我夫妻做『鴛鴦雙俠』！」

此刻他在這少年面前，已唯有自己的姓名足以自傲，是以他將「鴛鴦雙俠」四字，說得分外响亮。

「繆文」神色之間，果然立刻露出欽佩之色，含笑抱拳道：「小可雖是一介書生，平生却最慕江湖遊俠，早已久聞兩位大名，不想今日竟能在無意之中，得見俠駕。」

錦衣漢子程颯哈哈一笑，那一直垂首端坐，默然不語的中年婦人「林琳」却微笑一聲，緩緩道：「我輩江湖中人，縱然名動四海，却又怎比得上公子你這般大富大貴的氣象。」眼波橫流，瞟了他丈夫一眼，神色之間，似乎對「繆文」的富貴氣象極爲羡慕。只差沒有說出口來而已。

「繆文」笑道：「凡俗富貴，小可早已厭倦，那如賢梁孟揮鞭四海，快意恩仇這般逍遙自在，日前小可曾有幸見過杭州城的『毛大老爺』一面——」

程颯接口道：「原來兄台與我大哥還是相識，那麼你我越發不是外人了。」仰首一陣大笑，但目光却牢牢地盯在車壁間的明珠上。

「繆文」自始至終，面上都帶着他那一份慣有的微笑，而此刻他面上的笑容，却越發開朗。

因爲他知道自己又抓住了一個對手的弱點，他相信自己若是向這個弱點進攻，一定可以攻到對方的心臟。

程颯，林琳，却無言地交換了一個眼色，這夫婦二人數十年寢食與共，自然心意相通，此刻不約而同地暗暗忖道：「這少年果然有些『血水』，也不枉我夫婦跟他來這一趟。」

原來「鴛鴦雙劍」性最貪財，如今雖已家財萬貫，却仍不時出手做些不要本錢的買賣。

車中三人各有所思，但面上却俱滿面笑容，似乎談得十分融洽，大有傾蓋便已知己模樣。

談笑之間，車行忽頓住了。

程颯方待伸手去拉車門，車門却已自開，門外垂手肅立着一個白衣家丁，恭身道：「公子回來了！」

程颯向外一望，只見車馬竟停在一棟巨宅面前，朱紅的大門，青銅的門環，此刻霍地敞開，門內庭院深沉，一眼望去，當眞是其深如海。

於是程颯，林琳，夫婦兩人再次對望一眼，兩人的咀角，不自覺地都有一絲得意的笑容浮起。

穿過一條碎石甬道，進了垂花門，兩邊是遊廊，正中是穿堂，堂外放着一面紫檀木架的大理石屏風，轉過屏風，便是三間廳房，廳後又是正房大院，正面五間上房，皆是雕樑畫棟。

程颯夫婦與「繆文」並肩走入大廳，只聽一陣婉囀雀鳴，原來兩邊遊廊廊上，竟掛滿了各色畫眉鸚鵡。

程颯近年來頗知享受，衣食住行，俱都選用的精品，但此刻見了這等庭院，才知道自己所謂「養尊處優」的生活，和人家一比，實在算不得什麼，心中又不禁爲之爽然若失。

進入大廳，迎面便是一方赤金九龍青地大匾，匾上寫着龍飛鳳舞地四個劈巢大字，寫的是：「滿堂富貴」。

用意雖俗，字蹟却殊不俗，亦不知是何人手筆。

匾下一張大紫檀雕螭案上，放着三尺多高的一具青綠古銅鼎，懸着待漏隨朝墨龍大畫，一面是鏨金彝，一面却是個精緻生光，似是水晶，又似是琉璃玉盆，地上却有兩排十六張楠木圓椅。

又有一副對聯，乃是烏木聯牌，鑲着鏨金字跡，寫的是：「座上珠璣昭日月，堂前黼黻煥烟霞。」

字蹟清秀挺逸，與匾上的那四個劈巢大字，顯然不是一人所書。

兩旁窗前，却擺着一對對的梅花小几，几上更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有古趣

盎然的文王鼎，滿綴翠玉珠寶的匙筋香盒，有稀世難求的珊瑚美人觚，有幾可亂眞的翠玉瓜菓。

一眼望去，但覺這大廳之中俱是寶氣珠光，無論任何人走入這間大廳，都定然會有如在山陰道上，目不暇給的感覺。

程颯雖然見多識廣，至此也不禁爲之失色。

只聽「繆文」含笑道：「嘉興城並非小可久居之地，此間也只是小可臨時落脚之處，是以粗糙簡陋，在所難免，還清賢梁孟休得見笑。」

程颯目光一轉，哈哈大笑道：「此間若還是粗糙簡陋的話，世上只怕再無華厦了。」伸手指向堂前那方赤金墨龍大匾，又自笑道：「依在下所見，這廳堂也只有『滿堂富貴』四字，差可形容。」

立刻之間，又擺上一桌酒菜，自然亦是珍饈滿桌，水陸並陳，這些菜餚雖然不是十分珍貴之物，奇怪的是他怎能在如此深夜，頃刻立就！

夜色更濃，酒筵自終。

程颯，林琳，被引到後廂的三間耳房，臨窗一面大床，上鋪猩紅毛毯，正面置着大紅金錢蟒引枕，秋香色金錢蟒大條褥，兩邊又是兩張梅花小几，陳設之華麗，便是他夫婦花燭之夜的洞房，亦無如此鮮艷考究。

更敲四鼓，星羣漸稀。

這華麗的巨宅中的燈火，亦漸漸疏落，熄滅。

但是——

「鴛鴦雙劍」所留宿的三間耳房中，却突地响起了輕微的人語——輕微得幾乎有如蚊鳴。

只聽林琳輕輕道：「喂，你還在想些什麼？」

程颯語聲更低，說道：「我在想——我即使做了，也永遠不會有人猜到會是我做的，這是他自己找上門來的，須怨不得我。」

沉默良久，林琳方又低語：「我什麼都不要，只要臨窗那張梅花几上的翠玉西瓜，還有——」

程颯輕笑道：「還有那面水晶玉盒和珍珠香盒是不是？」

林琳輕輕一笑，突又嘆道：「十八年前，你去追宋，柳兩人的那天晚上，在杭州城道拾下的紅貨，我已經以爲是稀世之寶了，今天才知道那都算不了什麼！」語調微頓，又道：「現在已經四更，你要去就該快去，唉——其實人家如此欵待我們，我們却要——」倏然住口，輕輕咳嗽。

程颯微笑低道：「婦人之見，婦人之見——」

突然一陣帳鈎叮噹輕响，程颯又道：「先取人頭，再取珍寶，大約不到頓飯工夫，我就回來——」

語聲未了，窗中推開一綫，窗外飄然掠出一條人影，脚尖輕點，便已竄上屋脊，身法之輕靈巧快，可稱一時之選。

此刻萬籟俱寂，春虫不語，滿天繁星，也還疏疏落落地剩下一半，映得遠近樹木，綽約如仙子。

程颯飄身掠上屋脊，遊目四顧，只見屋脊櫛比，房舍連雲，那富家「繆文」公子究竟住在那裏？

他不禁爲之猶疑半晌，暗中忖道：「我單取他珍寶也就是，何必定要取他性命。」一念至此，身形掠動，有如一縷輕烟向大廳掠去！

刹那之間，程颯身形便已掠過幾重屋面，突聽一陣朗吟之聲，自右側傳來！他身形立頓，凝神而聽，只聽吟道：

黃河之水天上來，玉樓清影接天台。

攀樽進酒客銜杯，嬌容淺笑比玫瑰。

梓澤東來七十里，長溝複塹埋雲裏，

黃葉秋風一蕭瑟，漢陵走馬黃塵起。

詩聲清朗，聲調却不甚高，程颯脚步微微一頓，便筆直向詩聲來路撲去，只見西面三間廂中，還隱隱有燈光透出。

他脚下輕輕一滑，溜下屋脊，那知詩聲竟突地頓住。

他不禁爲之一驚，只聽那富家公子「繆文」的聲音緩緩說道：「高昇，明日清晨，你去馬廐將今日那兩位客人乘坐的兩匹健馬的鞍轡取來——」程颯雙眉一皺，冷笑一聲。

却聽「繆文」接道：「再將那兩副鞍轡，配在大白和二白的身上——」

程颯爲之一呆，却聽另一個聲音十分恭敬地說道：「公子難道要將『大白』，『二白』送給那兩位客人麼？」

「繆文」道：「正是！」

那恭敬的語聲停了半晌，期艾着道：「可是……『大白』，『二白』一去，『三白』，『四白』豈不是要太寂寞了麼？何況……這兩匹馬公子費了許多心血才弄來，如今却如此輕易地送人，豈不是又太可惜了麼？」

程颯情不自禁，暗罵了聲：「該死的奴才！」

却聽「繆文」朗笑一聲，道：「你知道什麼，想那位程先生，乃是當今的大英雄，大豪傑，寶馬贈於英雄，正是天經地義之事，你難道不知公子我平生最結交的，就是這些頂天立地，快意恩仇的英雄豪客麼？」

屋簷下的程颯，聞言不禁暗道一聲慚愧，只聽「繆文」又自朗唸起來！

「南浦有魚腥且涎，眞珠——」

詩聲又頓，道：「高昇，明晨配馬過後，再自我處將僅存的一升珍珠全部取來，悄悄放到那兩位客人的馬鞍裏，休得讓他們兩位知道！」

高昇恭聲應了，吶吶道：「但……」

「繆文」含笑接口道：「你是否在奇怪我爲何不讓他兩位知道？要知道這些英雄豪傑，行事多有超乎常人之處，我若明贈，他定必不受，是以只得暗送了。」

程颯呆了一呆，不禁又暗道一聲：「慚愧！」

只聽「繆文」接口吟道：「……眞珠可實開容顏。衡陽雁遲人未還，慵懶猶怯小淳天。憶得織鮫絲翼蟬，獸爐氤氳湘簾垂。絲繡笙囊不見人，燭影搖窗夜深寂。」

詩聲再頓，「繆文」道：「還有，今夜我見那位夫人，目光頻頻注視着那翠玉西瓜，眞珠香盒，以及那水晶玉盒，想必對這幾樣東西，甚爲喜愛，明晨你也將此三物一併包起來，加上那具文王古鼎，湊

成四樣禮物，掛在馬鞍後。」

「高昇」自又諾諾稱是，窗外的程颯却忍不住再次暗道：「慚愧！這少年如此慷慨好義，我若再不利於他，豈非良心有愧。」

刹那之間，他忽又思及十七年前的往事……

那是個大雨滂沱的深夜，他離開毛皐和杜仲奇獨自搜尋，大雨之中，忽地駛來一輛車馬……

程颯暗暗嘆息一聲，中斷了自己的思潮，暗中喃喃自語：「這少年我倒要好生交上一交。」

腰身一挺，無比矯健而輕靈地掠上屋面，接連數個起落，向自己留宿的耳房掠回。

只聽「繆文」猶在朗吟：

幽蘭帶露幽香絕，畫圖淺寫松溪水。
楚天澄澈竹枝高，譜塡新詞鋪錦紙。
巴西夜市紅守宮，後房點臂斑斑紅。
隄南孤雁自飛久，蘆花一夜吹西風。

他身形去得越遠，詩聲也就逐漸清微，終於不再可聞，蒼穹上的星羣更稀，料峭的夜風更涼。

但是——

西面那三間廂房的燈光，却突地加亮一些，緊閉着的窗戶也被緩緩推開。

於是一聲輕微的冷笑，便自這窗隙中傳出，隨風飄散。

窗內一面紫檀木，雲母面，大雕花案側，倚桌而坐，不住冷笑的，正是那「慷慨」的「富家公子」繆文。

垂手肅立在他身後的一人，身材臃腫，面目痴肥，却正是那市井好漢「張一桶」，此刻挑起姆指，連連讚道：「公子你當眞有兩下子，只可憐那姓程的還在自我陶醉。」語聲微頓，又道：「公子，你眞要將那些寶馬明珠送給他麼？」

「繆文」目光之中，隱現殺機，突地拍案笑道：「寶馬明珠，能値幾何，自然是眞的要送給他的。」

忽又輕輕一皺劍眉，自語着道：「天時已將大亮，那位『七竅』王平怎地還未到來……」

「張一桶」一笑接口道：「公子但請放心好了，王二哥做事最最精細，絕不會出什麼差錯的，大約不久便能到了。」

「繆文」展顏一笑，道：「我久聞梁大哥手下有『四大金剛』，俱是萬中選一的人才，只可惜我至今只見着了你和『快馬』程七兩位，你的辦事能力，自是不必說了，程七馴馬的功夫，亦足以傲視羣倫，舉手之間，使得那姓程的自命得意的兩匹劣馬收服了下來，以此類推，其餘兩位定必亦是不凡。」

「張一桶」笑道：「大鬍子老程馴馬的功夫的確有兩手，無論什麼劣馬，到了他手裏都得服服貼貼，可是我們王二哥呢，嘿嘿，他對付人就和程老七對付馬一樣，無論是誰遇着他，三言兩語就得服服貼貼。」

「繆文」暗嘆一聲，忖道：「誰道市井之中沒有奇才，有了這幾人爲輔，無怪『九足神蛛』梁上人得以名揚天下！」

目光一轉，東方已隱隱現出魚肚之色，「繆文」面上方自泛起笑容，不禁又爲之立歛。

但是——

此刻門外却已响起一陣匆忙的脚步聲，「繆文」精神一振，「張一桶」喜道：「來了。」

轉身一步趕到門口，伸手拉開房門，只見門外人影一花，已自大步闖入一個身長八尺，鬚髮碧目，滿面虬鬚的彪形大漢來。

「繆文」扶案而起心中却不禁大奇！此人生像如此威猛，想必定是「四大金剛」中的另一人「大力神」丁霸了，轉念又焦切地忖道：「那『七竅』王平未來，此刻却來了大力神，却又爲的是什麼？難道那王平出了什麼事故不成？」

只見這虬髯大漢大步奔入，竟向他長身一禮，恭聲道：「閣下豐神如玉，想必就是我梁大哥口中的仇公子了！」

語聲沉緩，吐字斯文，與他的外表竟是大不相稱！

「繆文」一面含笑謙謝，一面却又不禁爲之奇怪，這般粗魯的彪形大漢，怎會說出如此斯文的言語？

只聽虬髯大漢又道：「公子吩咐的事，小人幸不辱命，已代公子辦妥，只是車馬耽誤，是以來晚了些還望公子恕罪。」

「繆文」心中一動，脫口道：「閣下可就是人稱『七竅』的王平？」

虬髯大漢微微一笑，道：「小人正是王平。」

「繆文」目光一掃，只見此人外貌雖然粗魯威猛，但氣度却極爲沉靜，言語更是十分得體。

他年紀雖輕，閱歷亦不豐，但却與生俱來地有着一份能瞭解別人的能力，此刻他一眼望去，便知此人外雖拙，內實巧，正是出類拔萃的精明幹練角色，不禁對此人更加了幾分留意。

只聽這「七竅」王平又道：「小人與手下的幾位弟兄，查訪多時，才將那事探查確實，十七年前杭州城外所丟的那批紅貨，的確是『靈蛇』毛皐私下的暗鏢。」

「繆文」劍眉一揚，目中射出精光，說道：「你且坐下，先喝口茶，再慢慢道來。」

「七竅」王平含笑謝過，却仍垂手肅立，道：「十餘年前，江南鏢局，本多是『青萍劍』宋令公的手下，宋令公一生行事，頗爲光明磊落——」

「繆文」突地冷「哼」一聲，王平楞然住口，「繆文」展顏一笑，道：「說下去！」

王平乾咳一聲，接口道：「是以凡是與宋令公有關的鏢局，一律不得接保『暗鏢』，但有些人得了不義之財，譬如說奸商所得的暴利，貪官搜刮的民脂，都勢不可能明目張胆地運回家去，是以那時便有許多『地下鏢局』，應運而生。」

語聲微頓，又道：「但這些『地下鏢局』，亦是見不得人的勾當，武林中有些『萬兒』的角色，多不屑爲，是以保暗鏢的鏢客，自然多是些三，四流的人物，於是又是一批綠林中人，專劫暗鏢，一來容易得手，二來被劫的人大半忍氣吞聲，不敢聲張，是以也不容易失風出事！」

「張一桶」哈哈一笑，挿口道：「這

當眞可以算做標準的黑吃黑了。」

「七竅」王平緩緩接口道：「不錯！這正是以黑吃黑，但如此一來，『地下鏢局』失鏢的次數一多，自然便淘汰了許多家，而被淘汰了的『地下鏢局』，無法謀生，就索性也幹起綠林生涯來，他們輕車熟路，劫起鏢來，更加方便，到後來索性連『地下鏢局』也和這些綠林勾結，於是就亂上加亂了。」

他語聲沉靜，說得有條不紊，要言不煩，「繆文」不禁暗讚一聲，却聽他接着又自緩緩說道：「這時『靈蛇』毛皐看到有利可圖，居然也在暗中幹起『地下鏢局』的買賣，以他的武功，生意自然越做越大，於是他又收買了一些在武林中無法立足的角色，『八面玲瓏』胡之輝，『鐵手仙猿』侯林，『鐵算子』計謀，都是在那時投入他的門下。」

「繆文」冷笑一聲，王平接道：「只是他爲了顧全自己的聲名，是以事情做得極爲隱秘，要尋他保鏢的人，先要尋着門路，而『八面玲瓏』胡之輝，那時便是專門替他負責接洽生意的心腹，到後來毛皐的黨羽日衆，他自己便極少出手。」

『張一桶』忍不住又自挿口道：「想不到，名震江湖的『七劍三鞭』裏，居然還有這種下三路角色，眞比我『張一桶』還不如。」

「七竅」王平冷笑一聲，道：「『靈蛇』毛皐雖然幹了『地下鏢局』的買賣，但『七劍三鞭』中，還有人比他更加可恥十倍的角色。」

「張一桶」詫聲問道：「是誰？」

王平緩緩道：「七劍三鞭中，居然還有人在暗中專刼『地下鏢局』保紅貨。」

「繆文」劍眉微軒，目中再次飄過一絲奇異的光芒，截口道：「鴛鴦雙劍？」

王平伸手一撫頷下虬髯，道：「不錯，就是『鴛鴦雙劍』。」

「張一桶」驚喟一聲，「七竅」王平接口又道：「據約十八年前，『靈蛇』毛皐的『地下鏢局』，接了一趟紅貨，自北京到杭州，那時『靈蛇』毛皐不在家中，這趟生意乃是胡之輝接的，却由一個叫『閃電神刀』朱子明『地下鏢師』押運。」

他眼簾一闔，似乎在腦中將言語整理了一下，然後道：「這趟押鏢到杭州城外的時候，正是深夜，而且還下着傾盤大雨。」語聲微頓：「押運暗鏢的保人，多是晝伏夜出的。」

「繆文」頷首道：「說下去！」

王平道：「押鏢的人，除了閃電神刀朱子明外，就只有兩個江湖下五門的小賊，和一個毛皐的家丁，四個人都裝做普通客商，乘着一輛大車，那時方到杭州城外，就遇上了專劫暗鏢的『鴛鴦雙劍』中的程颯，竟下手將這趟暗鏢劫了。」

「張一桶」忍不住又挿口道：「那姓程的怎麼會看出車上有紅貨呢？」

王平微微一笑，道：「這事端的奇怪的很，江湖老手可從車輪帶起的塵土，判斷車上有無紅貨，可是那夜正下着大雨，程颯如何會知道的，却是件疑案，據我猜測，程颯那夜想必也是在搜尋着什麼，是以見到深夜中還有車駛來，就將它攔下查看，而那『閃電神刀』定必以爲是劫鏢的來了，是以便先出手，這麼一來，陰錯陽差，却讓程颯在無意之中得了筆外快。」

「繆文」微笑說道：「正是如此！」心中却不禁爲之暗讚，忖道：「這王平端的心思靈巧，分析事理，有如眼見，無怪別人稱他心有七竅。」原來方才程颯，林琳的夜半私語，他全都在暗中聽到。

「七竅」王平呆了一呆，不知道這位「仇公子」怎會對自己的猜測如此肯定的答覆，但口中却自接道：「閃電神刀動手之下，怎會是以劍術名揚武林的程颯敵手，押運這趟暗鏢的，除他之外，更無好手，自然全都被程颯傷在劍下，程颯刧了這筆紅貨，滿懷高興，但等到他將紅貨箱子打開一看，裏面竟有一封胡之輝寫給毛皐的私函，他這才知道原來這批紅貨竟是毛皐保的，也才知道『靈蛇』毛皐原來也在做『地下鏢局』的買賣，那時想必他一定又驚又懼，生怕毛皐知道了眞象會來找他尋仇，是以他便一直不敢將此事說出。」

說到這裏，他歇了口氣，又道：「但毛皐失鏢之後，却也只得啞子吃黃蓮，不敢將此事說出，於是這件事便在武林中湮沒了十七，八年，直到今天，才算被我查出。」說到這裏，他濃眉一揚，面上也不禁露出得意之色。

「繆文」微喟一聲，道：「王君端的是非常之人，竟能將這件湮沒多年的疑案打探的如此詳細，半月之前，我曾在無意之間聽得一人說起十餘年前的武林中事，也談起了『地下鏢局』與這件疑案！」他目光一閃，接口又道：「對於那時的武林中事，我都極爲留意，是以我自己也探查了一下，查出此事彷彿與『鴛鴦雙劍』與毛皐有關，是以敢請梁大哥就便再探查一下，但却未想到你竟能查得如此詳細！」

「七竅」王平微微一笑，道：「公子事務煩紊，自然不會有時間去仔細探查，但小人却空閑的很。」突地轉身低喝道：「此刻你可以過來了。」

「繆文」心中一動，轉目望去，只見門外緩緩探進一個頭來，四下張望了兩眼，才畏縮地走了進來。

只見此人身軀也頗爲高大，但神態却狼狽不堪。目光如鼠，四下轉動，像是對世上任何一件事，任何一個人都有畏懼之心，但一眼望見了房中珍貴的擺設，眼珠立刻睜得滾圓，灼灼地射出貪婪的光芒，佝僂的身形，也立時像是站直了不少，垂在膝邊的雙手，却起了一陣輕微的顫抖。

「七竅」王平緩緩道：「此事的前面一段，毛皐雖做得隱秘，但江湖中畢竟還有人知道，是以我不難探查，但此事的後半段，若非此人，我永遠也探查不出！」

「繆文」劍眉微皺，沉聲問道：「此是誰？與此事又有何關係？」

「七竅」王平一笑道：「此人無名無姓，却有個外號叫做『三隻手』，顧名思義，自然幹的是扒竊勾當，常言道：『偷風不偷月，偷雨不偷雪。』此事發生的那天晚上，大雨滂沱，自然正是此輩人物活躍的時候，湊巧的是他那夜竟走了霉運，在陣上失了風，他拚命逃出城外，方將後面追來的人拋掉，却正好遇着此事。」

回顧一眼，叱道：「你且將當時情況說給這位公子知道。」

（未完）

綠林豪俠傳奇故事之二

文·臥龍生　圖·盧令

碧血丹心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谷寒香等一行在客棧中等候施放迷毒的神秘中年人，午夜後，那中年果然到來，願交出解毒葯物，但要谷寒香和他相處二日以爲交換，谷寒香待至解葯到手後，設詞推拖，那中年人很是氣忿，誓言如能不屈服在谷寒香美色之下，彼當在十日之內下手毒死他們一行，同時緩緩舉起右手，正待揮出，鍾一豪、麥小明同在門口出現，高喝住手，那中年漢高舉的右手突然輕輕一彈，一片白粉直向谷寒香飛去，那白粉極其微小，無聲無息，極是不易發覺，他彈出白粉後，方始回頭問鍾一豪可是要比劃幾招——

艷色傳四野　狠心亂江湖

麥小明担心打起來傷害到谷寒香，接口說道：「你如有意動手，咱們不妨選擇一處寬大的地方，這室中太狹窄了。」

那人笑道：「不用担心我以她作爲人質要挾，對付兩位，大概還用不着施出這等手段。……」

鍾一豪冷笑一聲，道：「聽你口氣如此之狂，想必就是暗中領袖西北綠林的屠龍寨主。」

那中年大漢微微一怔，縱聲大笑，道：「我由來處而來，去處而去，相逢未必要相識，在下是誰，兩位似是大可不用多費疑猜。」

麥小明道：「誰問你的姓名了，既然想打，快些滾出來吧！」

那中年大漢臉色一變，大步直向兩人停身之處走去。

將要接近兩人之際，突然舉起手來，輕輕一彈。

鍾一豪閱歷豐富，雙目一直在盯着他的兩手，見他舉手一彈，立時揮刀直刺過去。

他本要把手中藏的藥粉彈向兩人，那知鍾一豪料敵機先，搶先出手，迫的他無法對準兩人，只好向下一揮，把手中暗藏藥粉，撒在地上。

麥小明突然揮劍封住鍾一豪的刀勢說道：「讓他出來，咱們再動手不遲……」

鍾一豪暗道：「不錯啊！我把他逼到這室中，豈不是正入了他的心願，一露敗象，就可把谷寒香抓住作人質了。」心念一轉，疾向旁邊退開兩步，讓開了一條去路。

那中年大漢緩步走近門口之時，突然一挫腰，身子疾如離弦流矢，起落之間，人已到了兩丈之外。

鍾一豪冷笑一聲，右腕一揚，一蓬銀芒，疾射而出，麥小明却一挫蜂腰，長身直追上去。

那人似是料到鍾一豪等定要發出暗器的，脚落實地之後，立時向前一傾，前胸幾貼在地面上，讓開了鍾一豪打來的一蓬銀針。

但他這一緩之勢，却無法讓開麥小明的追襲，他身子還未站起，麥小明手中長劍，已挾着大片冷芒飛到。

那人武功不弱，而且臨危不亂，一吸氣，身子突然向一側滾了過去。

麥小明下手毒辣，長劍疾轉，盤旋不落，劍光始終籠罩着那人身軀。

要知高手相搏，有不得分毫的差別，麥小明手中寶劍，舉而不落，使那人一直無法逃出他的劍勢籠罩之下，使他無法站起身子。

但如他把手中寶劍一直劈下，以那人的身法，當可避開他的劍勢。

鍾一豪疾追而到，一見兩人架式，立時一招「毒蟒出穴」，刀光如雪，混在漫

天飛舞的劍影之中，疾沉而下。

只聽那中年大漢六喝一聲，突然挺身而起，右手一揮，白光閃動，一陣兵刃相擊的金鐵交鳴之聲，鍾一豪軟刀，麥小明的劍勢，全被震蕩開去。

凝神望去，只見那中年大漢右手握着一個形如短劍的兵刃，肅然而立。

麥小明怔了一怔，道：「我還道你身上沒帶兵刃呢？」橫裏「刷」的一劍斜削了過去。

他故意問了那人一句，拖延時間，順便提醒了鍾一豪的注意，出手劍式一領，鍾一豪不自覺的舉刀劈去。

原來他出手一劍，正是兩人合搏之術的起手一招。

那人手中一柄寒光閃閃似劍非劍之物，看去形狀淸古，既非短劍，又非匕首，只見他隨手一揮，封閉了麥小明的劍勢，飛起一脚，踢向鍾一豪的右腕。

鍾一豪疾快的退後兩步，讓開他踢來一脚，他忽然發覺此人武功，高出了自己意料甚多，低聲對麥小明道：「快快停下手來！」

麥小明依言向後退了兩步，長劍橫在胸前。

只聽那大漢冷笑一聲說道：「你們一行十人，都已中了劇毒，七日後毒性發作，全身潰爛，現在，你們唯一的生機，就是希望我在七日以內，找上門來解救你們了。……」

麥小明怒道：「那你送交我師嫂的藥物是假的了？」

那中年大漢冷聲道：「那解藥是千眞萬確的。」

鍾一豪道：「別說我等從未有過中毒之感，縱然是眞中了毒，既有解藥，還怕什麼？」

那大漢冷笑一聲，道：「用毒一道，江湖上日新月異，傳到今日，不但用毒的方法花樣翻新，毒藥的本身，亦有了許多改進了……」

鍾一豪說道：「有這等事麼，願領教言。」

那中年大漢道：「我只簡畧的說明一件事吧！目下的毒藥之中，無色無味，早已不足爲奇，什麼九步斷腸，十步奪魂，亦早不爲人用，現下所有之毒，大都可以潛伏一段時間之後，才會毒性發作，三日後，或七日之後，猝然毒發而亡。」

鍾一豪一皺眉頭，道：「照你這般說來，我們已確實中毒了？」

那人道：「不錯，你們諸位身受之毒的解藥，在下也已經交給那位姑娘了，可惜的是，在下還未傳授她施用之法。」

鍾一豪冷笑一聲，道：「既有了這解藥，難道還怕不會用麼？這個便不勞費心了。」

那人大笑道：「不錯，目下武林中，不論那一派，那一門，研創一種毒藥，必然同時煉得了解毒之藥，故常爲追取解毒藥物一事，引起殺戮，牽連上甚多無辜之人……」

鍾一豪點頭說道：「這話倒是說得不錯。」

那中年大漢道：「因此，各大門派的獨門解藥，大都暗中和劇毒調合，如果是不知用法之人，拿來使用，不但難以見效，而且那受救之人，反爲也難以保得性命了。」

鍾一豪道：「這般轉來轉去，就是說，你交給我們夫人手中那瓶解毒藥物，早已暗中混合過毒物了，是麼？」

那人道：「不錯，因此，我既未傳授她用藥之法，只有向我求學一途，除此以外，別無良策。」

麥小明道：「難道世間只有你一人會下毒麼？我們爲什麼一定非找你不可？」

那人道：「到目前爲止，眼下會調製此等藥物，還未聽過有什麼人。」

鍾一豪道：「你這豈不是獨一的生意了？」

那人笑道：「所以兄弟這生意是有賺無賠。」

鍾一豪緬刀一揮，道：「你走吧！」

那人冷笑一聲，轉身而去。

麥小明奇道：「你放他幹什麼？」

鍾一豪道：「我要先試試自己是否已經眞的中了毒。」

麥小明嘆道：「待你自己試出自己是業經中毒，那人早已走的沒了影兒！」

鍾一豪默然不語，轉身直向谷寒香房中走去。

麥小明署一沉吟，也衝進了谷寒香的房中，室中燭光高燒，火焰熊熊，谷寒香對着燭光而坐，柳眉微微聳起，不知在想什麼心事。

鍾一豪，麥小明走入室中，她仍是渾然不覺。

麥小明故意重重的咳了一聲，說道：「師嫂，那人留給妳解藥了麼？」

谷寒香如夢初醒一般，霍然轉過頭來，打量了兩人一眼，說道：「留下啦！」

她似是正在想着一件重大的問題，簡短的答覆了一句話後，立時又凝目沉思起來。

鍾一豪緩步走了過去，低聲問道：「那人可曾告訴夫人，說咱們都已中了毒藥麼？」

谷寒香輕輕嘆息一聲，道：「他說過了，但他既然留下解毒藥物，自然是不用再怕了！」

鍾一豪道：「夫人怎知他的解毒藥物是眞的？」

谷寒香微微一怔，道：「我想他不敢欺騙，現在我正在想一件重要的事，你們別打擾我。」

鍾一豪，麥小明胸中雖然有甚多話要對她說，但見她那等不耐煩的神情，只好默然退出。

第二天，天色還未大亮，谷寒香等一行人，趁曉色離開了長安。

六匹長程健馬，和一輛騾車並馳在廣闊的原野上。

就在他們離開金龍客棧兩個時辰，又有八匹快馬，離開了長安城。

中午時分，谷寒香等一行，已遠離長安四五十里以外，幾匹長程健馬，都跑的滿頭大汗。

谷寒香探出頭來，低聲對車前的余亦樂道：「把騾車馳到那片樹林中停下來休息一下。」

余亦樂長鞭一揮，「砰」的一聲，那

拖車健騾，突然一個轉彎，直向大道外一片林中奔去。

六匹奔行中的長程健馬，也突然一帶韁繩，齊齊轉入了那片密林。

谷寒香緩步下車來，掃掠了羣豪一眼，笑道：「我想他們定會派人來追踪我們的。」

鍾一豪笑道：「夫人之意，可是在此地等他們麼？」

谷寒香道：「我要從他們身上追查那人的來歷，和那解毒藥物的施用之法。」

鍾一豪道：「如果他不肯說呢？」

谷寒香淡淡一笑道：「那就把他們殺了算啦……」

她微微一頓之後，又道：「你們快到林中埋伏起來，我去把他們誘入此林，一擧而擒。」

苗素蘭突然一躍下車，笑道：「我陪妳去誘敵入伏。」

谷寒香笑道：「好吧！」擧手扶在苗素蘭的肩頭之上，緩步向林外行去。

鍾一豪目光一掃羣豪，道：「咱們藏起來吧！」

谷寒香慢步而行，走出了樹林之後，突然嘆息一聲，欲言又止。

苗素蘭笑道：「妹妹有什麼爲難之事，儘管說吧！我知道妳此刻心中定然有了別的打算。」

谷寒香道：「姊姊果是料事如神，我心中確然有事，希望姊姊能够助我一臂之力。」

苗素蘭道：「妳可是想擺脫我們這一行人麼？」

谷寒香道：「我要到萬花宮去，雖然有些冒險，但對大哥報仇一事，却有着很大的希望，但我又不能把心中所想之事告訴他們，那麼，就只好想一個金蟬脫殼之法，……」

苗素蘭接口說道：「此去天台萬花宮，遙遙千里，沒有人帶着妳去，妳如何能够找到？」

谷寒香道：「當然自然是有人帶我去了。」

苗素蘭道：「怎麼？妳已經和人約好了麼？」

谷寒香點點頭道：「我沒有和他說好，但我知道，他定然會帶我去。……」

她微微一頓之後，又道：「目前我唯一放心不下的事，就是你們中毒的事，雖然那人給了我解藥，但解藥是眞是假，叫人無法預測，萬一我去了之後，這些人，全部毒發而死，豈不是一大憾事？」

苗素蘭淡淡一笑，道：「不用再說啦！妳心中想到的事，我已經明白了，如果妳能把我當心腹看待，暫時不用到天台萬花宮去，那地方太危險，目前妳的應變機智還不够，最好能够晚一些時候再去較好些。……」

谷寒香道：「爲什麼？」

苗素蘭道：「妳的聲名還未在江湖上傳出！……」

谷寒香笑道：「一個被視作野花路柳的女人，還有什麼聲名？」

苗素蘭道：「就算妳的艷名吧！還不足傾動武林，妳如果肯聽我的安排，很快妳就可以達到了這個願望……」

她羞怯一笑，繼道：「我有一個移花接木的法子，使你的美麗和毒辣，同時傳誦在江湖之上。」

谷寒香茫然說道：「什麼法子？」

苗素蘭低聲說道：「必要時，只有我代妹妹……」

下面的話，她附在谷寒香耳際間說的，除了她們兩個人，沒有人知道她說的什麼？

谷寒香道：「這樣做，姊姊豈不是犧牲太大了麼？」

苗素蘭笑道：「不要緊，姊姊也不是三貞九烈的人，爲着妹妹，爲着替盟主復仇，姊姊死也甘心……」

谷寒香呆呆的想了一陣，臉上突然泛現起了兩朶紅暈，但她終於點頭答應了下來。

並人並肩在道旁坐了下來，遙望着長安東上的大道。

谷寒香心裏，泛起了從未有過的雜亂思想，他雖早有了利用自己美麗的用心，但在她心理上，仍有重重的束縛和顧慮，這束縛已被苗素蘭幾句話輕輕解開了，她有些怕，也有些羞，她要學着留給人深深的懷念，也要留給人極大的痛苦……。

苗素蘭突然站了起來，道：「有人來啦！」

谷寒香緩緩伸出纖手，抓住苗素蘭的玉腕，道：「姊姊，我心裏有些害怕。」

苗素蘭淡然一笑，道：「怕麼？你慢慢的就慣了。」

抬頭看去，已隱隱見那疾馳而來的快馬。

苗素蘭覺出谷寒香手心中不停的出着汗水，回頭一笑，低聲說道：「妹妹，江湖險惡無比，不是妳征服別人，就是被人征服，妳要振作些。」

但見馬如流矢，片刻工夫已到兩人跟前。

那當先一人忽的一收韁繩，疾奔的快馬，突然停了下來。

谷寒香美目流轉打量了幾人一眼，輕輕一拉苗素蘭，轉身向林中緩步行去。

來人中當先一個濃眉鷹目，虎背熊腰，神態十分威武的大漢，突然一躍下馬，大聲喝道：「站住。」

聲如雷鳴，震的人耳際間嗡嗡作響。

谷寒香停下身子，回頭一笑，柔聲說道：「什麼事？」

她聲音柔細，動人悅耳，聽得那大漢怔了一怔，緩步直走過來。

苗素蘭怕他突然出手，身軀一橫，攔在谷寒香前面說道：「我們夫人是何等身份的人，豈容你這凡夫俗子接近，有話站在那裏說吧！」

那大漢畧一沉吟，道：「在下奉命而來，告訴那解藥施用之法來了……」

他忽然抬頭望着無際藍天，十分神氣的說道：「雖有解藥，但如不知用法，一樣的難免毒發身死之危。」

谷寒香淡淡一笑道：「既是善意而來，那就請入林中坐吧！」當先轉身，緩步而行。

那大漢擧手一抬，另外相隨的七個大漢，一齊跳上馬背，拔出兵刃，戒備着而行。

谷寒香回目一望，不禁一皺眉頭，低聲說道：「他們這樣，只怕不好對付。」

苗素蘭微微一笑，道：「帶首之人，看去雖然身軀魁梧，十分嚇人，只不過天生幾分蠻力，如論眞實武學，只怕連賤妾也難敵得……」

她凝目想了一陣接道：「妹妹，咱們就拿他作一次試驗好麼？我由陰手一魔那裏帶來甚多藥物，自從進了『迷踪谷』，已不準備再用，封存甚久，原想今生今世不會再用此物，想不到如今竟然重又派上了用場，等一會我傳妳施用之法，以妳的絕世容色，定可在江湖上掀起一陣風波，鬧的天翻地覆，神鬼不安……」

谷寒香笑接道：「像一陣狂飆，吹的塵烟瀰天。」

談笑之間，已進林中。

江湖之中，素有逢林不入的規矩，那大漢懷抱鬼頭刀，停在林外，高聲說道：「姑娘如無什麼吩咐，在下就在林外等候吧。」

谷寒香心頭一動，回頭說道：「你等那個？」

那大漢道：「等在下的總瓢把子。」

谷寒香不再理他，轉身直入林中，回坐騾車旁邊，才低聲對苗素蘭道：「姊姊，他們不肯進來，咱們豈不要白費一場心機麼。」

苗素蘭道：「妳不用急，他們決然等不了好久，安心的回車中休息吧！借這點時間，我把那藥物的用法傳妳。」

谷寒香奇道：「什麼藥物？」

苗素蘭笑道：「不用問，以後妳自然會慢慢知道。」

兩人果然揭開了車上的垂簾，進入了車中。

埋藏在四週的鍾一豪等，眼看那八個大漢，坐在林外，不肯進來，心中甚是焦急，但又不好挺身而出，自露形藏。

雙方堅持了一頓飯工夫之久，那大漢似是難再忍受，大步直向那騾車衝去。

鍾一豪看對方只有一人進來，心中暗忖道：他一人入林，雖非必有誘敵作用，但也不宜暴露行藏，讓敵人發覺林中早有埋伏。

他們早有相約，一切都以鍾一豪的行動爲準，他不發動，大家只好都冷靜的守在隱身之處不動。

那大漢直衝到谷寒香騾車前面，探手一把揭開垂簾。

凝目望去，只見谷寒香依欄而坐，滿臉笑容，容色奪目，不禁一呆。

他生平之中從未看到這等絕色的女子，何況她的側坐和微笑，又顯得那樣的誘惑。

他大大的嚥了一口唾沫，忘記要說之言，手扶車欄，呆站不動。

谷寒香低聲說道：「快些回去吧！這林中埋伏的有人。」

她聲音柔和無比，神色間情意飛蕩，那大漢呆了一呆，突然從懷中摸出一隻玉瓶來。

谷寒香微微一笑，道：「這裏殺機重重，你不要再多停留了，快些走吧！」

美麗的聲音，柔媚的情態，再加上那欵欵深情的言詞，使那大漢如受雷殛一般，全身僵直的呆在當地。他長長的吸一口氣，掙扎着說道：「在下有事必須對姑娘說。」

谷寒香笑道：「不用說啦，你快些走吧！」

那大漢道：「此事關係着姑娘和屬下的生死，如何能够不說。」

谷寒香心頭微微一震，但表面上，却保持鎭靜的神情，笑道：「你在前面市鎭上等我，今晚咱們再見。」素手一揮，放下垂簾。

那大漢緩緩轉過身去，大步而行，耳際一直繚繞着谷寒香那嬌若銀鈴的聲音：「今晚咱們再見。」這一句話，有如一根堅牢的索子，緊緊的縛住了他的身心。

他茫然的走出了樹林，冷冷的望了七個隨來的同伴一眼，道：「咱們走吧！」

當先牽過坐馬，加鞭縱轡而去。

七人眼看他一副失神落魄的樣子，也不敢多問他話，個個縱身上馬，緊隨他身後疾奔而行。

那大漢心中一直在回味着谷寒香的音容笑貌，只管縱馬狂奔。

八匹長程健馬，都跑的通體汗水，滾落如雨。

大約有一頓飯工夫之久，到了一座市鎭之上。

那大漢如夢初醒一般，忽然一勒韁繩，說道：「咱們就在這鎭上住下。」也不管隨來七人同不同意，逕自走入一座客棧之中。

他一直緊皺着兩條眉頭，一言不發，好像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和他有着深仇大恨一般。

他叫了一桌豐盛的酒席，但自己却一口也吃不下，冷冷的對七個隨行的同伴說道：「你們在客棧裏等我。」站起身來，大步而去。

他心中一直憧憬着那「今晚再見」的約言，匆匆趕到鎭外的要道上，徘徊不停，有如熱鍋上的螞蟻，任何人一眼之下，都可以看出他的心中的惶急和不安。

癩蝦蟆想吃天鵝肉，美女的容色竟使人陶醉至此。

他忘記了自己不過是綠林道上一個藉藉無名的小卒，忘記了自己在江湖上的地位和身份，是那麼無足輕重。

太陽落下西山，天際間幻起一片絢爛的晚霞，他仰望着黃昏的景色，呆呆地出神……。

忽然間，由西大道上，疾奔來幾匹快馬，得得蹄聲，蕩起了大片的塵烟。

快馬後緊隨着一騾車，轆轆輪聲，混入快馬的奔行聲中。

這中年大漢心頭頓然爲之一喜，因爲一眼之間，已然看出那輛騾車，正是谷寒香的坐車。

當先兩騎快馬上，坐的鍾一豪和麥小明，這兩人心地都偏激毒辣，因此相處一段時間，感情大增。

鍾一豪目光一掠那大漢，冷哼一聲，對麥小明道：「這小子探哨來了。」

麥小明笑道：「給他一點苦頭吃吃再說。」

奔馬飄風，兩人話還未完，已到了那大漢身側。

麥小明突然一振右腕，手中的長鞭子，疾掃過去。

他出手迅快無比，那大漢驚覺躲避時，已然晚了一步，但聞拍的一聲脆响，右肩上，着了一鞭，打的他身軀一陣搖顫。

六匹快馬飄風一般疾由他身側掠過。車聲轆轆，一輛華麗的驟車，緊隨而過。

驟車過處，飄落一紙素箋，箋上簡簡單單的寫着：「午夜來會」四個字。

那大漢手捧素箋，似是吞服了一劑靈藥，忘去了身上的傷疼。他舉手拍了一下自己的腦袋，暗暗忖道：人走了運道，眞是銅牆鐵壁，也難以擋住，我們寨主，身份是何等尊高，但他費盡心機，也無法獲得美人垂靑，我却能獨獲芳心。

他暈暈淘淘的沉醉在這美麗也最短促的時刻裏，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片刻間夜幕低垂。

那大漢恭恭敬敬的收好素箋，伸手摸摸臂上的傷痕，昂首闊步，直向那市鎭中走去。

他耐心走完了所有客棧，果然在一處客棧中發現了谷寒香等的行踪。

一個全身白衣婦人，緩步走了過來，走過他身側之時，漫不經意的低聲說道：「今夜三更時分，請到後門等候。」

她蓮步欵欵的掠着他身軀而過，神態安詳自然，若無其事。

但那大漢却如受了重重的一擊，只覺腦際之中，轟然一聲大响。

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朶，伸手拍拍腦袋，忖道：她這話可是對我說的麼？我馬二扁担，當眞走了桃花運？太好的變化，使他有些受寵若驚，連自己也不敢相信呢。

突然間，由身後傳來一聲冷笑，道：「這小子胆子很大。」

馬二扁担回頭望去，只見剛才在郊外揮鞭擊中自己肩臂的童子，昂首挺胸的直走過來，心中暗暗忖道：這娃兒只怕和那位姑娘誼屬近親，倒是不可和他一般的見識啊。

心念一轉，大步直向店外走去。

麥小明看他慌慌張張的神態，不禁失聲一笑，暗道：此等胆小之人，竟也敢混身在綠林之中。

如果這人長有幾分人才，定將引起麥小明和鍾一豪的疑心，而刻意防範，但這人却生的高大拙笨，毫無氣度，鍾一豪，麥小明再聰明也想不到谷寒香竟然拿他來作試驗。

谷寒香選擇了這個高大的楞小子，用心也就在使鍾一豪和麥小明不動懷疑之心，使谷寒香初度施用美色時不致受到了驚擾。

谷寒香更是早已心如枯井，她一心一意只想替大哥報仇，不管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夜幕低垂，月黑風高，這正是個强盜出動，吉士偸情的好時候。

馬二扁担刻意修飾了一番，帶上一把七首，悄然出店，直奔谷寒香等宿歇客棧的後門。

這時，天氣不過二更左右，夜闌人靜，行人絕跡，馬二扁担選一處黑暗所在，坐了下來。

等約一個更次左右，那一座小圓門，呀然一响，一條人影，疾閃而出。

馬二扁担一眼之下，已然看出來人就是那素衣婦人。

他霍然站起，迎了上去。

苗素蘭雙目神凝，盯注在馬二扁担臉上，冷冷說道：「你來了很久麼？」

馬二扁担恭恭敬敬的答道：「來了一個更次啦！」

苗素蘭道：「我們夫人容色絕世，拜在她石榴裙下之人，不知凡幾，看你長像渾厚，才破例接見於你，你要小心的侍候了！」

馬二扁担道：「夫人之恩，在下當永銘肺腑，終身不忘。」

苗素蘭微微一笑，道：「夫人現在臥房相待，你如要表現誠心，最好爬着進去呀。」

馬二扁担應了一聲，雙手扒地，爬行而入。

苗素蘭蓮步緩移，走的很慢，但她所行之路，都是捷徑，顯然早經勘查。

穿過了兩所庭院，到了一處幽靜的跨院中，苗素蘭指指一座半掩的房門，低聲說道：「進去吧！」

馬二扁担抱拳對苗素蘭一個長揖，高大的身軀一閃，衝入房中。

室中未點燈火，一片幽暗，但却有一股濃烈的甜香，醉人如酒。馬二扁担究竟是常年在江湖上走動的人，他有着豐富的江湖閱歷，閃過室中之後，這時凝神屏息而立，右手探入懷中，模着七首的把柄。

幽室一角傳來了一個柔媚的聲音，道：「你才來麼？」

這聲音低沉柔甜，像出谷黃鶯，充滿着誘惑。

馬二扁担凝目望去，只見靜室一角處，放着一張闊大木榻，羅帳低垂，那柔媚的聲音，正從低垂羅帳之中傳出。

這如幻如夢的際遇，乃他生平中從未經過之事，他感到有些心跳，輕輕的咳了一聲，鎭靜一下神智，道：「在下已在那後門外邊，等候有一個更次了。」

馬二扁担久在暗處站着，藉窗外透入的些微星光，隱隱可辨那行來之人，正是林中見到的那位容色絕世的紅衣女子，但覺心中一陣熱血沸騰，躬身一個長揖，說道：「在下只不過綠林道上一名小卒，而且是貌不驚人，才不出衆，竟得蒙姑娘垂靑……」

谷寒香也是初次試學偸情，她也有些緊張得嬌軀發抖，但她一舉一動，都早已得到苗素蘭事先的指點，早已胸有成竹，雖然緊張，但心神不亂，當下淡笑一聲，道：「因緣遇合，情有獨鍾，這和個人的才貌並無多大關係。」

她緩緩舉起手來，輕輕的放在他的前胸停留了片刻，笑道：「你的心跳的很厲害……」

馬二扁担只覺隨她近身的嬌軀，傳來了醉人的幽香，一陣激動，突然張開雙臂，把谷寒香抱了起來，激動的說道：「想不到我馬二扁担這一生，竟會有今宵之幸遇……」

谷寒香纖纖玉指輕揮，緩緩由他臉上

滑過道：「放開我，今夜我要陪你共渡良宵，羅闈帳中，寬衣解帶，你還怕抱我不够麼？」

馬二扁担只感那滑過臉上的玉指，有如軟玉一般，被拂之處登時如着電流，全身行血加速，經脈賁張，心中有着無比的舒暢，也有着無比的痛苦。

他激動的全身如受冰水澆頭，抖動不停，但他仍然依言放下了谷寒香的嬌軀，歎道：「姑娘施情如山，叫在下粉身碎骨難報。」

谷寒香舉手理一理鬢邊散髮，嬌聲說道：「我不相信你眞肯爲我而死。」

馬二扁担怔了一怔，說道：「你說什麼？」

谷寒香搖頭笑道：「男人慣會甜言蜜語，謊言相欺……」

她仰起臉來，嫣然一笑，緩緩轉過身子，蓮步輕移，走向木榻。

馬二扁担大步追了上來，低聲說道：「不知姑娘如何才能相信在下之言。」

這時，谷寒香已近木榻，隨手一撩長褸，露出雪白的玉腿，敢情那長褸之中，竟然未着衣物……。

這幽暗的靜室，如此美人，雪白肌膚，醉人甜香，早已使人想入非非，魂難守舍，最是動人，還是那長褸撩動間，隱約的修長玉腿。

馬二扁担突然一把抓住了谷寒香的玉腕，急促的說道：「在下幸得蒙姑娘的垂靑……。」

谷寒香輕掀羅幃，笑道：「不用說啦。」右腿一抬，登上木榻。

馬二扁担突然伸手取出一隻玉瓶道：「此乃寨主派遣在下送上的解毒之藥。」

谷寒香接過玉瓶笑道：「我們不都是好好的麼？那裏像中毒的樣子？」

馬二扁担道：「姑娘，不知我們那位寨主能用毒之能，只要和他見上一面，或是談幾句話，都可能身受劇毒。」

谷寒香道：「他眞有這等的施毒能耐麼？」

馬二扁担道：「小的如說一句虛言，天誅地滅。」

谷寒香柔聲說道：「他姓什麼？」

馬二扁担道：「姓閻！屠龍寨中一草一木，都含有劇毒，是以凡是拜會過我們寨主，出入屠龍寨中之人，只有兩條路可走。」

谷寒香道：「那兩條路？」

馬二扁担道：「不是投身門下，就是死路一條。」

谷寒香望了那解藥一眼，道：「如若這瓶中之藥，不是解毒藥物，我們服用之後豈不中了他的鬼計？」

馬二扁担道：「小的隨了他多年，對他所用之藥，甚多可以辨識，這瓶中確是解毒之藥，决錯不了。」

谷寒香隨手放下玉瓶，長長歎息一聲，道：「你這人外貌倒是忠厚，但世上奸詐之人太多，叫我如何能够信得過你，除非……」忽然住口不言。

馬二扁担早已慾火高燒，口中急道：「除非什麼？姑娘儘管請說。」

谷寒香秋波一轉，輕輕抬起瑩白如玉的纖纖素手，悠閒地把弄着束起羅幃的紫色絲穗，好像是不知道別人正在焦急地等着她回答似的。

她眼簾微閤，羅衿掩映，柔軟的胸膛，宛如孩子夢中海洋的波浪般輕柔地起伏着，窗外的星光，映着她半帶幽怨，半帶嬌羞的面容，映着她羅襟掩處豐腴却不露肉，修長而不露骨的玉腿，也映着她圓渾而小巧的足踝……。

馬二扁担看得呆了，呼吸漸漸急迫，他訥訥道：「姑娘……你若不信任我，我……我……我便要……」

谷寒香目光一抬，秋水般的目波，筆直地望在他面上，道：「你便要怎麼樣幹呢！」

她眼波是那麼清澈而明亮，彷彿要筆直看到馬二扁担心底深處。

馬二扁担的目光，却是筆直地望着她掩映的羅襟深處，他顫抖着伸出那粗糙而堅實的手掌，顫抖着在那瑩白的玉腿上觸摸了一下，那種溫柔、光滑、細膩的感覺，使得他靈魂都爲顫抖了起來。

谷寒香「嚶嚀」一聲，玉腿微抬，銷魂地眼波更銷魂了，她輕輕說：「你說，……你說你要怎樣？」

馬二扁担呆呆地怔了半晌，霍地站起身來，只見刀光一閃，他竟從靴筒裏拔出了一柄雪亮的解腕尖刀。

谷寒香嬌喚一聲，道：「你……你要做什麼？」聲語中既是驚異，又是關心。

馬二扁担目光中滿帶着痛苦地渴求之色，道：「姑娘，我對你……我對你……好……」額角上突地滾下了兩粒豆大的汗珠，這粗魯莽夫此刻只恨自己爲什麼沒有一條靈巧的舌頭，能說出自心中的言語。

谷寒香幽幽的道：「你很喜歡我，是不是！」

馬二扁担連連頷首道：「是，是……只要姑娘你能信得過我，我就是割下我的鼻子，我的耳朶，都在所不惜！」

谷寒香嫣然一笑說道：「眞的嗎？」

馬二扁担咬了咬牙，突地舉起自己掌中的尖刀向自己耳朶割去。

谷寒香嬌喚道：「啊呀，不要……」

馬二扁担頓住手掌，面上露出了狂喜之色，道：「姑娘可是信任了我麼？」

谷寒香幽幽嘆道：「我眞不忍看到你傷殘自己的身體，但是我又想到看你眞的對我好……你若眞的對我好……」手掌一垂，紫色的羅幃，突地垂落了下來，接着便有一陣奇怪而銷魂的香氣，自羅幃嬝嬝飄出。

這異香給人一種舒暢無比的感覺，也給人一種加重慾念的衝動。

馬二扁担張開咀吧，長長呼一口氣，他覺着胸腹之間有一股火燄在燃燒，五臟六腑，都開始劇烈的跳動。

他想不顧一切的撲入那羅帳之中，但他却又担心因莽撞粗魯使到谷寒香心中不悅。

他痛苦忍受着這慾火焚身之苦。

這時，低垂的羅帳忽然一動，一個柔媚冶蕩的聲音，傳了出來：「上來呀，天色不早了。」

馬二扁担已被那焚身慾火，燒的有些頭暈腦脹，那裏還有分辨聲音之能，聽得

那柔媚嬌呼之聲，再也無法克制感受的衝動，雙手齊出，分開羅帳，一躍上榻。

只見一個瑩白如玉，美麗絕倫的身體，橫臥綉被羅幃之中。

她似有些羞怯和畏懼，側身而臥，散披的長髮，掩住她的面頰。

馬二扁担激動的叫聲：「姑……娘，……！」擦的一聲，撕破了身上僅有的衣服。……」

羅幃低垂，春色無邊，一種原始人性的衝動，使馬二扁担陷入了瘋狂之中，他那魁梧的身軀，像一陣狂烈風暴，盡情的蹂躪着一朵美艷的海棠。

這是多麼一副異常不調和的畫面，女的玉肌冰膚，柔若無骨，男的却形貌粗魯，莽莽俗夫。

暗淡的夜色，和那低垂羅幃，掩遮了無邊的春色，深幃瑣事有辱筆墨，不說也罷。

一陣劇烈的風暴過後，一切重歸於平靜。

馬二扁担昏昏迷迷的沉睡過去。

不知過了多少時間，馬二扁担突然被一隻玉手搖醒。

他伸動一下雙臂，睜開眼睛望去，只見谷寒香滿臉肅穆之色，身着長褸端坐在木榻之上。

她似是覺到了馬二扁担已清醒過來，回目一瞥，冷冷的說道：「天色已四更過後了，你該走啦！」

她的冷峻，使馬二扁担回味她剛才的熱情，不禁微微一怔，突然挺身坐了起來，正待開口，谷寒香又冷冷的搶先說道：「不用說啦，快些走吧！」

她那冰冷的聲音，含蘊着一種征服者的權威，馬二扁担似是完全喪失了抗拒之能，緩緩離了木榻。

一個全身白衣的女子，當門而立，手中橫着一柄冷森森的寶劍，馬二扁担，已然看出正是帶他來此的女人。

馬二扁担微一猶豫，探手摸出那解腕刀。

這只是一種下意識的衝動，署一鎮靜，立時又把解腕尖刀放入懷中，目光一瞥谷寒香，回頭對坐在羅帳中的谷寒香道：「今後歲月，小的不知還能不能再見姑娘了？」

一隻雪白的手腕，迅快的由羅帳內伸了出來，撩起羅幃走出來容色絕世的谷寒香。

她冷冷的望了馬二扁担一眼，柳眉一皺，神情間泛起無比的厭惡，也許她目睹這粗魯的莽夫後心中升起一種被羞辱的感覺，神情之間，顯得十分冷漠，目光一掃馬二扁担，道：「你還想見我麼？」

馬二扁担臉色一整，恭恭敬敬的說道：「小的能再見姑娘一次，縱然粉身碎骨而死，也是死而無憾。」一刻消魂，已使他終生難忘。

谷寒香冷哼一聲，道：「就憑你那笨頭笨腦的長像，還懂得什麼叫做情意？」

馬二扁担呆了一呆，突然又探手入懷，摸出了那柄解腕尖刀。

谷寒香目光一轉，冷冷說道：「我不信你眞會割去自己的耳朵。」

馬二扁担正容說道：「姑娘不信，我就讓你瞧瞧。」舉起尖刀一揮，一隻血淋淋的耳朵，應手而落。

谷寒香見他眞的舉手一刀，削下自己一隻耳朵，不禁瞧的一呆。

她天生潛蘊了無比的善良，目睹此情，大生不忍，急步奔了過去，歎道：「你怎麼這樣傻呢？」隨手取出一塊絹帕，按在他鮮血泉湧的傷口之上。

馬二扁担胸脯一挺，一手拿着猶帶鮮血的左耳，豪壯的說道：「小的是個粗魯俗夫，承姑娘半宵垂青，無以爲報，奉獻左耳一隻，聊表思慕之情。」

谷寒香急步奔了過去，却被苗素蘭伸手抓住手腕，搖頭示意，讓她守在屋中別動，自己却翻身追了出去。

片刻之後，苗素蘭笑哈哈的走了回來，拿過谷寒香手中血耳，說道：「恭喜妹妹，初步大功告成，妳的神態、言詞，做作的十分入神。」

谷寒香暗然歎道：「我心中眞的厭惡他，那裏是做作出來的！」

苗素蘭却望望手中血耳，自言自語說道：「對啦！以後凡是傾拜在妹妹石榴裙下之人，咱們都要他留下一些東西。」

谷寒香道：「留下什麼東西？」

苗素蘭笑道：「耳、鼻、眼、手，任他們選擇一件……」

她似是忽然想到什麼開心的事，眉宇之間，現起了一片歡愉之色，接道：「聽說在天台萬花宮中，有一個殘廢的老人，憑仗絕世武功，醫術，隨意移動人體五官位置，妹妹爲什麼不可以憑藉絕世容色，使那傾拜妳石榴裙下的人，奉上五官，四肢……」

谷寒香聽得由心底升起來一股寒意，道：「妹妹，這不是太殘忍了麼？」

苗素蘭笑道：「只有用這等殘忍的方法，才能夠閧傳江湖，咱們作幾隻好看的箱子，把那些自願奉獻上的五官，四肢，好好存放起來。」

谷寒香本待出口反對，腦際間忽然閃電浮升起胡柏齡慘死的情形……

這一幕慘局，留給了她終生難以遺忘的回憶，也使她善良的天性中，潛入了冷酷。

復仇的火燄，又熊熊的燃燒在她的心頭，她想到自己在大哥屍體前許下的諾言，要用千條，百條武林人物的性命，來補償胡柏齡之死。

這一股强烈的慾火，暫時掩沒了她先天善良的本性，她緩緩的點點頭道：「一切都聽姊姊安排。」

苗素蘭微微一笑，道：「馬二扁担已爲妹妹容色所醉，以此推論，決不致有什麼差錯，這些藥物分給他們吃吧！」

谷寒香道：「我不信咱們都已經中了毒。」

苗素蘭道：「我也有些懷疑，不過事情很容易得到證明，咱們把這解藥，留下一部份，就中選擇一人，不讓他服用，看是否有毒發作。」

谷寒香笑道：「姊姊話雖說的不錯，但要那一個不服用？萬一毒性發作，救援不及豈不造成一場大恨。」

苗素蘭低聲說道：「麥小明那孩子，不但心機甚深，鬼計多端，而且他的武功

成就，也大異常人，他來自天台萬花宮中，可能身懷有奇藥靈丹，咱們就拿他試驗吧！」

谷寒香沉吟了一陣，笑道：「不錯，咱們這些人中，他確實最爲妥當。」

苗素蘭牽着谷寒香一隻手，行近木榻，低聲囑道：「今夜之事最好暫時別讓鍾一豪知道。」

谷寒香道：「以後他總是要知道的，難道能長期騙着他不成。」

苗素蘭柳眉微微一聳，道：「這就是姊姊要問妳的事了，鍾一豪對妳用情極眞，他所甘心聽命於妳，無非是把妳視作了天人，高不可攀，如若一旦被他發覺了這些行徑，必將移愛成恨，定然會造成了慘局……」

谷寒香道：「這該怎麼辦？」

苗素蘭道：「事情並不困難，只問妹妹對他有幾分情意？」

谷寒香道：「這很難說了，他帮我埋葬大哥的屍體，用情確實是一片至誠，我對他有點憐憫……」

苗素蘭低聲笑道：「這就是啦，眼下之人，除鍾一豪和麥小明外，其他之人，對妹妹都還沒有什麼企圖，鍾一豪心傾美色，存有染指妹妹之心，麥小明雖然刁鑽古怪，但終是年紀幼小，縱有用心，也不過是想一親芳澤，只要妹妹稍佈施點滴情愛，就可以使他死心塌地，湧泉以報，倒是鍾一豪很難應付，妹妹如不佈施雨露，慰他一片摯情，只有設法子殺了他以絕後患……」

谷寒香道：「殺了他，那未免太狠心了吧？」

苗素蘭道：「妹妹如若想在武林中成就一番霸業，如不能心狠手辣的排除異己，斷絕後患，那可是痴人說夢，永無實現之日。」

谷寒香道：「我只望能替大哥復仇，心願已足，並無開創武林霸業之心。」

苗素蘭道：「殺死胡盟主的仇人，無一不是當今江湖上最難惹的人物，復仇一事，較開創武林霸業，尤要難上三分。」

谷寒香道：「如此說來，替大哥復仇之事，是毫無希望了？」

苗素蘭正容說道：「這就要看妹妹的決心了，上天賦給妹妹絕世姿容，就是妳復仇的本錢，鍾一豪在當今武林中雖非第一流的頂尖高手，但不失爲可用之才，如果妹妹無能讓他甘心俯首聽命，也不能讓他被人所用，但眼下之局，已經成了死結，不爲妳用，卽將成仇，唉！妹妹如不肯佈施色身於他，只有殺他一途……」

她微微一頓之後，又道：「經過今宵一試，我已替妳想了一個辦法，不出一年，定讓妹妹的艷名和殘酷，同時傳揚於武林之中，行踪所至，使人又愛又恨。」

谷寒香緩舉右手，按在前額之上，道：「妳容我想想再作決定好嗎？」

苗素蘭微微一笑道：「此事急也不在一時，三五日決定不遲，天色不早了，妹妹也該休息啦！」

第二天卯時光景，谷寒香又率領羣豪東行，巧妙的把解藥分交各人服下，單單未給麥小明一人服用。

鍾一豪縱騎開道，當先而行，谷寒香撥開車簾一角，望着他英俊的背影，心中泛升起萬千愁慮……。

迎面的晨風吹飄起鍾一豪的衣衫，只見他背影中流露出無限的凄凉……。

谷寒香輕輕歎息一聲，兩行淚水，緩緩由眼角流下。

太陽光照射在她的臉上，更顯得嫩臉勻紅，艷麗奪目。

隨行在騾車四週的羣豪，無不爲她的容色吸引，個個看的心頭怦然亂動。

麥小明突然一舉韁繩，健馬一個轉彎，蹄聲得得的奔了過來，低聲說道：「師嫂，妳心中難過麼？」

谷寒香回目望了麥小明一眼，笑道：「沒有啊！」

麥小明輕輕歎息一聲，道：「那妳爲甚麼哭呢？」緩緩從懷中摸出一方絹帕，遞了過來。

谷寒香忽然發覺麥小明那一雙圓圓的大眼睛中，流現出無比的饑渴，眼神閃閃，一直逼視在她的臉上，不禁心頭微微一凛，暗道：「這孩子年紀雖然不大，但他日光中流露的饑渴之情，怎的竟和成年人一般模樣。」

只聽麥小明長長歎了一口氣，道：「師嫂，妳心中厭恨我麼？」

谷寒香道：「沒有的事，你怎麼這樣問呢？」

麥小明道：「唉！那妳爲甚麼想害死我？」

谷寒香吃了一驚，道：「甚麼？我幾時想害死你？」

麥小明道：「那妳爲甚麼每人都給他們一粒藥吃！單單不給我呢？」

谷寒香怔了一怔，道：「你怎麼知道呢？」

麥小明道：「我看到他們之中一個人服下藥物後，心中就動了懷疑，那知依次問了他們一遍，原來所有的人都服過了，單單我沒有服用。」

谷寒香心知難再欺騙於他，笑道：「那人說我們都中了毒，送來了解毒藥物，我不信我們當眞中毒，但我又確知這藥物沒有害處，爲防萬一，把那解毒之藥，分給他們服用，我要你來試驗一下，是否眞有中毒的事……」

麥小明道：「原來如此，如果我要眞的中毒死了，怎麼辦呢？」

谷寒香道：「不要緊，有我陪你。」

麥小明雙目眨動了一陣，道：「眞的嗎？」

谷寒香探手入懷，摸出了一粒紅色丹丸，道：「難道我還會騙你麼，這不是我的丹丸麼，你如果心裏害怕，那就拿去吃了吧！」

麥小明望了那紅色丹丸一眼，笑道：「如果那人送來的解藥中暗藏劇毒，我們這般人中，只有師嫂和我不會死了。」雙腿微一用力，健馬突然向前奔衝而去。

當先開路的鍾一豪突然回過頭來，凝目向谷寒香望去，只見他臉上滿佈着重重的憂苦，似有着無比的憂傷。

谷寒香緩緩放下垂簾，回頭望了坐在身側的苗素蘭一眼，低聲說道：「他的神色之中，充滿了憂慮，我看他好像是很煩惱。」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文·蕭塞
圖·盧令

無影毒神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宇文璧玉往鬥古雷、秦重，原欲吹奏降魔散曲，置古、秦於死地，不料宇文璧玉爲情所擾，腦中重現白雲飛俊影，心神不能抱元守一，反爲古雷所乘，險遭毒手，幸白雲飛適時而至，挽刦垂危，宇文璧玉乍睹白雲飛去而復返，心中愛恨交織，忿然而去。白雲飛以射日劍法重創秦重，古雷急抱起秦重奔逃入莊，白雲飛追至一水榭，古雷當門而立，室中一老者正爲秦重療傷，白雲飛躍登浮橋，誤中機關，身形下墜，雙脚爲湖中寒水所沾，立感痲木，忙一吸眞氣，縱向水榭，右手一勾便待抓向水榭飛簷——

九死一生險　蓋代神功成

「嘿！」一條人影陡然出現，空中響起一陣急嘯，古雷站在屋瓦之上，右掌疾劈，揮出一記「落月刀」。

白雲飛五指剛剛觸上簷角，眼前一道凄迷如玉的瑩白掌影急揮而來。威猛沉重的掌勁，當胸擊到，有似一柄大斧劃空急劈而下，頓時使他的身形一窒。

白雲飛心中大震，狂吼一聲，左掌一劃，攻出一招「移花接木」。

他的手肘一沉一抖，想要卸下對方那沉猛而又陰柔的怪異掌勁，但是對方如玉的一掌已經擊上胸前。

「嘭」地一聲，那尖銳犀利的落月刀結結實實的打在他的胸膛。

他痛苦的悶哼一聲，右手五指緊扣，將飛簷折斷，整個身子被擊得飛出二丈開外，投入湖裏。水波迸濺，將月光的投影擊得破碎，平靜的湖面立時波濤起伏，洶湧澎湃，浪潮滾滾，激蕩翻騰。

古雷站在屋頂之上，望着那翻滾不已湖水，哈哈一陣狂笑，道：「任你身懷絕世武功，也不能在落月湖裏走出人影一閃，那長髯老者自水榭裏走出，望着湖水，漠然地道：「他若不被嚴寒刺骨的湖水凍死，也一定會被那激盪不已的水力匯聚成的萬鈞之力壓成粉碎！」

古雷一個翻身躍下屋頂，立在浮橋上，讚佩地道：「華老眞不愧是再世諸葛，竟能使這小子中計墮入湖中。」

那長髯老者淡淡一笑道：「像他這樣城府深沉的人，若不用這種以假當眞，以眞當假的連環之計激他，他豈會墜我之算中？」

古雷嘿嘿一笑道：「這下只等師父神功一成，天下霸業定可實現了。」

那長髯老者拂了下頷下長髯，道：「眼下中原九大門派都無精英，這二十年的精密計劃必定可以完成，那時天下武林一定都得雌伏於流沙門足下……」

古雷肅然道：「這一切都得靠華老前輩了！」

那長髯老者伸出手去，在門上一撫，

只見剛才沉下的一座浮橋，又緩緩升了起來，密接一起。

他抬頭望了望斜斜的月，道：「目前該設法對付海外三仙，讓他們無力干涉中原……」他輕輕嘆了口氣，自言自語道：「一甲子以來的處心積慮總算有了結果，何夢瓊呀！你該看到我的手段了。」

他拂了拂長髯，似是感嘆地道：「六十年來，白雲蒼狗，匆匆此生，就此虛度，唉！江湖江湖……」他轉身向屋裏走去，冷月照着他高大的身影，只見一拐一拐的，顯然他還是個跛子。

古雷回頭望了望大湖，只見湖中水波不興，一平如鏡，已沒有剛才那種洶湧翻騰的波濤。

他冷冷一笑，道：「這下點蒼將眞的自江湖絕跡。」

× ×

寒冷逾冰的湖水，直侵入骨髓之中，白雲飛一跌進落月湖中，立即全身都已痲木。

他嗆了一下，直喝進幾口湖水，深入肺腑之中，冷得他打了個哆嗦，只好趕緊閉住氣。

他痛苦地掙扎了一下，雙手不由自主的划起來，刹時之間，四周湖水激蕩波動有似一張羅網似的緊緊將他束住。

水力洶湧波騰有似無數的鐵鎚直在他身上敲來，幸好他身上穿着銀縷寶甲，否則被這萬鈞力壓得將會身體破裂，骨骸碎開。

他不住地掙扎着，閉住呼吸在漩激不停的水裏划動着，想要昇出湖面。

但是那激蕩的湖水不斷的撞擊他，使得他的身子更加往下沉去。

他只覺胸口疼痛無比，幾欲張開咀，把腹中的東西都吐出來，但是腦中神智未滅，他還曉得咬緊牙關，以避免那嚴寒的湖水冲擊入咀。

起先他的腦中還很清醒，但是他僅划了幾下，腦筋漸漸模糊起來，全身都已被寒冷侵得失去知覺。

他的四肢已經停止了划動，任由湖底的暗流將他的身子推動着，往水底沉去。

陡地——

他全身一陣顫動，雙手極爲痛苦的在身子上亂抓，將套在盔甲外的衣衫都已撕盡。

他的咀角緩緩流出一絲血水，在深藍的湖裏這一絲血水漸漸散開……

就在這個時候，他的身子已經沉入湖底，往深溝裏的亂石堆中滾去。

一條尖銳的石樑有似一柄犀利的長劍，聳立亂石堆裏，隨着他的滾落，劃破他束在腰上的皮囊，幾顆圓圓的珠子滾了出來。

刹時之間，陰暗深藍的湖水裏，閃起青濛濛的光華，亂石堆中輝映的珠光，有似明燈似的照亮了方圓七尺之處。

白雲飛冥然不覺，順着那枝下豐上銳的石樑滾下湖底的深溝裏。

他的身形連翻兩下，腰中又滾出兩顆龍眼大的珠子。

一蓬白瑩如玉的珠光閃起，有如傘樣的張開，陡地，隨着珠光的閃耀，湖水裂了開來，被珠光撐了一個傘形的空隙，儘管水波冲激，却沒有一滴浸入珠光裏。

白雲飛滾落在那顆渾圓的大珠下，根本就不曉得湖底的這種奇蹟。

他昏迷地躺在那傘形空隙裏，好一會方始重重的呼了口氣。

自他的咀角，血水迅速的流了出來，他的胸膛一陣起伏，終於張開咀來，吐出一口鮮紅的血水。

殷紅的血漬在他胸前銀色的甲冑上，緩緩的流了下去，流在亂石之間，湖底的爛泥中。

他呻吟了一聲，木然的睜開眼，望了望頭上流動的湖水，毫無感覺地又閉上了眼睛，畏寒地縮了縮身子。

渾身血液緩緩的流動着，他轉了下身軀，右腿正好碰到那根石樑，痲木了的腿開始有了一點感覺。

他又睜開眼來，望了望那根尖銳的石樑，這下一來，他似是感覺到自己處身之所。

陡然之間，他「啊」地一聲，霍地坐了起來，睜大了雙眼，驚懼地望着像是一個穹廬樣的湖水。

四下一看，他似是不相信自己會處身湖底，又閉上眼睛，重重的摔了摔頭，才睜開眼來。

淡淡的珠光照得四周一片明亮，他這才看清自己果然是處身在湖底，縱然四周一片冰寒，使得全身都已痲木，但是眼見這種湖底奇景，他也不由得發了一陣呆。

腦海之中記憶漸漸清晰，他這才記起自己是中了古雷一記落月刀才跌進湖裏。

剛才的情形反覆廻映在腦海裏，他暗忖道：「不知道湖水怎會如此冰寒，竟然比冬日寒冰還要冷得多，但是却又不會結冰，這又是什麼道理？」

就在他暗自思忖的刹那，他的全身經脈似乎都被寒冰所侵而慢慢收縮起來，剛才那種痲木的感覺又浮現上來，頓時打了個寒噤。

他吃了一驚，趕忙一提丹田眞氣，想要運氣驅寒，但是剛一提氣，心口一痛，胸中鬱悶，幾乎閉過氣去。

「唉！」他嘆了口氣，暗道：「不料古雷那記落月刀的威力，如此之大，竟然能透過銀縷寶甲，使我負傷如此之重，又加上湖水嚴寒，已侵入骨髓，眼見是活不成了。」

他的目光一移，望了望光圈外激動的湖水，恍然道：「怪不得我覺得怎麼會受到如此重傷，敢情這湖水裏的水波撞擊所致，看來這落月湖之中，平常沒有任何力量破壞湖水的均衡，而我跌進湖裏破壞了這種均衡，以致水波漩激才會使我受到整個湖裏萬鈞水力的撞擊……」

思忖之間，他的神智倏地一清，忖道：「我怎麼沒想到爲何湖水之中竟會空出一個傘形的光圈……」

他雙手一摸，抓住了幾顆滾落在身旁的珠子，不由得暗暗神傷，忖道：「天龍大喇嘛留下這麼多的珍珠寶物給我又有何用，嘿！辟水，絕塵，夜明又有何用？就算我持着辟水珠浮上湖面，我却不能忍受寒冰的侵蝕而凍僵了。人都快死了，擁有這麼多的珍寶還不是廢物。」

「唉——」他長長的嘆了口氣。

這聲息未了，他的身邊陡起一聲深沉悠長的嘆息。

那聲嘆息好似來自九幽地獄，低悠而悲哀，令人聽了不由得泫然淚下。

可是白雲飛一聽卻渾身汗毛直豎，他那蒼白的臉上泛起一片青色，眼中露出了驚恐的神情，凝神諦聽着。

四周靜悄無聲，那聲低幽的嘆息恍如風樣的消失了，再也聽不見……

他咬了咬咀唇，忖道：「這莫非是我的神經不健全，除了我之外，在這湖底怎會有人嘆息呢！」

他自嘲地笑了笑，自言自語道：「我死在這湖底倒也是千古難逢的事，誰能想到我白雲飛不死於火燒，不死於毒物，不死於劍刄，卻偏偏被這最寒的湖水活活的凍死。」

意念飛馳中，他突地聽到一陣金屬相觸的聲音，頓時他臉色一變，凝神地傾聽着。

果然那是一陣鐵鍊擊動互相碰觸的聲音，而且還是傳自地底下。

白雲飛幾乎連自己的耳朵都不相信了，便伸出顫抖的手摸了摸湖底濕濘的泥漿，和那些水草，這才相信自己是躺在湖底的。

「湖底還有底？」他驚詫地忖道：「這湖水壓力萬鈞，豈會有地下層，但這鐵鍊擊地之聲又是怎樣傳來的。」

他這下渾忘了自己身上的陰寒侵骨之事，把全部精神，都放在聆聽鐵鍊相觸之聲。

但是任憑他怎樣尖着耳朵，卻再也沒聽到一點聲音了。

湖底沉默如死，絲毫聲音俱無，四周湖水碧綠，看似琉璃穹廬，美麗無比。

眼前這種奇妙的景像，使他覺得自己有似處在洞穴之中一樣。

「洞穴之中，洞穴之中……」他喃喃地唸着這句話，腦海之中閃過一個滿是巖柱的洞穴。

洞穴之中遍地的屍骸，每具屍體都是泛着紫黑色……

腦海轉過八具屍骸，他的眼前閃現一個滿臉痛苦，肌肉抽搐的中年人，那人右手伸出空中想要攫什麼，但是卻沒有能抓得住。

「射日神劍」，他激動的叫了出來，忖道：「原來師祖是要想拿射日神劍，但是他身中了劇毒，想要拿射日神劍做什麼呢？」

腦海之中有如電光似的閃過許多問題，這是他在華山那洞府之中想了一年之久，都沒有想通的問題。

「爲什麼他們一齊中毒？爲什麼他們齊都要逃至洞中？爲什麼他們留下了絕技之後才死？他們都是各大門派掌門，爲何會一齊中毒？是誰下的毒？」

這一連串的問題閃過腦際，反覆迴繞，但是卻仍然無法解答得出。

他這時只覺整個身子都已凍得僵了，唯有腦筋卻仍然清醒無比，在這面臨死亡的剎那，他那不住打顫的牙齒發出輕脆的敲擊聲。

他不由自主的叫道：「好冷！」他顫聲嘶喊道：「我不能死，我不能死！還有許多的事要我來辦，點蒼射日劍法不能失傳！」

倏地，他的整個思緒都凍結了，凍結在射日劍法之上，他記得當日取得射日神劍之際，無意中觸到劍柄上的寶珠，曾經見到劍柄之上浮現起三個人像和兩行篆字來。

一閉上眼睛，那兩行字跡鮮明的顯現在腦中，他喃喃地唸道：「烈陽神功，天下至學。」

他一連唸了兩遍，一絲生機自心底湧起，喘着氣舉起僵硬的手，到背後將射日神劍拔出。

一道淡紅的光芒閃爍而起，握着劍柄上的寶珠，他的右手只覺一股溫暖自珠上傳出，湧進經脈之中，頓時僵硬的五指已可屈伸起來。

他興奮無比的握着劍身，右手姆指一捺柄上的寶珠，只聽「克」地一聲輕響，寶珠陷入柄裏，那平滑的劍柄之上，立卽被珠光映出三個小小的人像。

白雲飛將眼睛湊在劍柄之上，只見三個人像旁就刻着那行字：「烈陽神功，天下至學」。

他深吸口氣，抑住不停打顫的牙齒，定了心神，凝目注視着兩行篆字，只見下面還有一排微小字跡。

珠光相映，他緩緩唸道：「六理段氏，歷經劫亂，於天竺阿育王朝之時我朝段成皇帝，遭受奸臣所害，段濤太子遠奔天竺，歷盡千辛萬苦習得天竺最上心法『太陽神功』，以先天眞火之烈，發出後天烈陽之火，萬物當之立焚，人畜當之立毀，絕藝苦修，七年有成，乃回返大理，殲滅奸臣，拯百姓於水火，現我朝以光明。絕藝相傳，世代不忘，今有點蒼煉劍士青丘子携得射日神劍，以九式劍法換得我『太陽神功』而去，余乃刻此三式心法於上，改名『烈陽神功』，以傳後世。」

白雲飛驚詫地忖道：「青丘子乃是我點蒼開山祖師，不知他老人家怎能獲得大理國段氏的允許，而將這得自天竺的神功刻在劍柄上？難道非要九式『射日劍法』才能換得這三個坐式？」

他心裏爲這突然發現的秘密而感到驚異，再也顧不到寒冰陰濕的氣體正自侵入骨髓。

他繼續唸道：「蓋此烈陽神功與射日劍法俱以至大剛猛之氣煉成，聲息相通，氣脈悠關，我朝十一世皇帝發現此事，乃與青丘子共研其理於大理宮中十日之久，創立神功劍法相輔相引之經，點蒼大理絕學互輔，當可凌蓋天下武功奇技，而成千古絕學，是唯以記。」

他咬了咬凍得發青的嘴唇，只見後面還剩下一行小字，他默默唸道：「天下第一雕刻大師大理國十一世皇帝段凌瑞於丙辰年初秋艷陽之日。」

他看完這段長長的標榜自己的句子，暗忖道：「三代之下未有不好名者，連這邊陲小國也沒有例外，他身爲皇帝卻也不能免於標榜自己雕刻手法爲天下第一的名。不過這種蠅頭小字也虧他能刻得如此工整，的確不愧是天下第一雕刻師……」

他凝神仔細地瞧着那三個人像，只見上面有着許多虛線和細紋，標明了如何運

氣凝聚眞火，以及發掌運功之法。

在這寒冷逾冰的湖底，他的思維格外清晰，只看了幾眼便已將那三個圖式記憶起來。

他懷抱着長劍僵硬地坐着，腦海中的三個圖式反覆迴轉，儘在思索着那人像上線路的運行，這一深思的他，才發現烈陽神功的練法深奧無比，愈是深入，愈是難以了解，到後來根本就是與理不合，無法可練。

他頹然的閉上了眼睛，忖道：「若是像這樣一口眞氣，時而連衝三個穴道，時而逆反迴聚於丹田，豈不是要使人經脈破裂，氣血散盡而死。」

但是就在這時，他渾身的經脈俱已硬化，僅有丹田一口微弱的眞氣，還凝聚一起。

他苦笑一下，曉得只要再過半個時辰，這口眞氣一竭，自己便得死去。

面對着死亡的魔影，他抱着那柄射日神劍，緊緊的不釋手，柄上寶珠抵住小腹，讓那一絲溫暖之氣，透進丹田，遏止寒氣的侵蝕。

輕撫着平滑的劍鋒，他那麻木的五指有了些微的感覺，在這剎那裏，他感慨地忖道：「人生就是如此，對於世上的東西有着太多的留戀，卻總是不能抓緊……」

他凄涼地笑了笑，忖道：「面對着死亡的挑戰，誰又能夠超越命運的算計，而戰勝死亡，誰能夠將自己的生命永遠的活着帶走……」

望了望頭上緩緩流動的暗潮，他那悲觀的情緒陡然一震，忖道：「普天下還有誰能像我這樣，身懷絕古珍寶，復能在這湖底之中親見這等奇景，而且我還獲有罕世奇學，得自絕代利劍，我豈可就此甘於向死亡低頭，命運待我既然如此，我尚有一絲生機，豈能就此放棄？」

剎時之間一股豪氣充塞心頭，他作了個決定：「無論如何，在我死前我一定要將這三個圖式練成，不管這太陽三式是否能提煉體內眞火驅除侵入的嚴寒，我也要一試，決不放棄生存的權利。」

於是他閉上眼睛，開始照着第一個圖式練習。

要知人的情緒是每每隨着周遭的環境而改變的，有似潮汐樣的起伏不定，翻滾不停，時而悲傷，時而歡樂，時而頹喪，時而振作，因而所表現於外的行爲也就不同了。

有那大智大慧之人，每時在憂鬱頹喪的時候，抑制住自己的情緒，不受環境的影響，而找尋歡樂，振奮精神，藉着情緒上的高潮，而作出偉大的事業。

所以說偉大的人能夠以自己的智慧來改變環境，創造環境，克服前途的艱難，而那些終日受着環境支配的人，只能受着環境的擺佈，而平平庸庸，忙忙碌碌的渡過一生，終其老也不能做出一番大事。

反抗命運播弄的人，在命運之神的手掌裏掙扎，每每能夠脫出死亡的困囚，由於這份勇氣，使得他能夠嚐到隨着死亡之後而來的甘果。

湖水靜靜被辟水珠撐得開開的，不知何時已由暗綠變爲翠綠，有如一層碧蘿天蓋將他罩在裏面。

過了好久好久，白雲飛睜開眼睛，重重的呼了口氣，臉上一片失望之色。

他抬起頭來，望着碧綠的湖水，懊喪地低聲自語道：「唉！天亮了，這個時辰又是白白過去。」

那圖式上的心法，完全與中原內功心法路徑不同，更與他所習的點蒼心法迥異，所以他練了一個時辰，根本都不能運氣循着那怪異的路子冲越經脈。

他默默望着清綠的湖水，忖道：「想不到湖底如此平靜，如此美麗，直像夢幻中的世界，用琉璃碧玉嵌成的……」他的思緒一頓，突地想到一個問題，不由疑惑地忖道：「咦！爲什麼這湖底沒有一條魚呢？」

但是他這個念頭還未釋去時，眼前掠過一羣銀白色的小魚。

那些小魚有着白銀的鱗片，尖銳的頭，狹長的身軀，細柔的嗜尾，像是一條條的玉帶在水中飄拂。

白雲飛驚奇地忖道：「想不到在這嚴寒似冰，水中暗潮洶湧的湖裏，也能夠產有魚類，看這些小魚狹長如帶，擺動着細尾，竟能穿行波潮之中，而不至破壞水中的均衡被擠壓死去，眞是奇妙，若不是牠們有着狹長如帶的身軀，怎能適應水波的激盪……」

他的腦海之中突然有着一個意念像電光樣的閃過，他渾身一顫，脫口呼道：「忘卻自己，任憑水波逐流！」

他曉得自己領悟到學習太陽三式的訣要了，不由興奮地道：「我只要把以往學過的各種心法齊都忘去，便可以像一張白紙一樣的隨意塗上什麼顏色，而不要死死的存有比較之心……」

須知每個人都有一種先入爲主的觀念存在於心裏，逢到一件事情，必然會以自己的主觀去相看，如此則由於主觀而影響到對於某種事物的看法。

白雲飛一旦明白了這個道理，頓時瞑目肅容，強自將以往習得的任何武功，都拋諸腦後，鬆懈全部精神，開始重練「太陽三式」。

他這一陣時悲時喜，自言自語的樣子，若是在外面被人看見，一定會被人目爲瘋子。

幸好他是置身在湖底，所以獨自叫鬧一番，而不至受人打擾。

也不知過了好久，他那蒼白青泛的臉色，漸漸的轉爲紅潤，頭頂散發出一層淡淡的白霧，凝聚在身外。

他那伸直僵硬的雙腿也開始曲了起來，盤膝趺坐。

白霧越聚越濃，一層層的將他身子都纏了起來。

陡地——

他低嘿一聲，雙臂往外急分，那纏繞在身外的白霧都化爲顆顆水珠，洒落地上去。

體內眞氣驟衝「尾閭」，「命門」，「紫宮」三穴，逼進「天突穴」裏。

陡然之間，他張嘴低嘿一聲，有似鬱雷迸發，震得湖中水波翻滾不已，那些銀魚都游竄開來，似是不能忍受水中激盪的力道。

一股灼熱的氣柱自丹田而起，迅捷無

比，立卽布滿全身，充溢在每個穴道之中了。

立刻，白雲飛臉孔漲得通紅，頭上沁出顆顆汗珠，他身下泥濘的湖底此刻被他體內眞火烤得水份齊都蒸發，變爲乾燥的土地。

他只覺整個身體有如置身烘爐之中，被熾熱的烈火煎烤着，每根骨頭都是烈焰似的。

一股特異的力道使得他渾身肌膚幾欲焦灼裂開，他痛苦的低吼一聲，立卽騰身而起。

雙掌一揚，他那如玉的手掌倏地變爲火紅，因遭熱浪騰散，他的掌心中閃過紅艷的光霞，湖水嘩啦一聲大响，裂破一個大洞。

波濤洶湧，整個大湖幾乎都爲之翻轉過來，辟水珠旁的土地，剎那齊都變爲焦黑！……

白雲飛愕然地仰望着頭頂滾滾洶湧的浪濤，也不知道這是否自己適才發出的那一式「陽光普照」所致。

他眞不會想到這短短的時間裏，自己不但將「烈陽神功」裏的「太陽三式」練成，而驅除了體內的嚴寒，並且還能發出如烈燄火似的灼熱掌功，連自己免於死亡的威脅都忘了，轉爲高興。

一時之間，他茫然的站立着，忘記了自己還是處身於落月湖底。

「唉——」突然一個凄凉低幽的嘆息在身邊响起。

他心中一震，這才覺察出自己依然藉着辟水珠的神奇，而置身於大湖湖底。

他驚忖道：「我可沒有嘆息，這深沉而痛苦的長嘆到底是來自什麼地方？」

他拿起射日神劍，滿臉驚疑的低望着地上，只見原先泥濘濕潤的地面，此刻已是一片焦黑，連那些石塊也都似被火焚過一樣。

他絕不會想到在這聚集天下最寒的「冷凝水」的落月湖裏，由於陰寒的侵蝕而使他更加迅速的變成了天下最爲剛猛的「烈陽神功」。

當然，他不知道練習「太陽三式」時，由於體內眞火的連絡經過六十八個穴道，而使得經脈膨脹，血液沸騰，非要躺臥在萬年寒玉之上，藉着外界陰寒發散體內熱力，才不至經脈暴裂死亡。

由於機會的巧合，使他在這個時候練成了「烈陽神功」而不是在華山之巔的洞府中。

那時他根本就沒有想到射日劍上會有如此神妙的構造，也沒有工夫來發現劍上的巧妙。

因爲他那時有太多的武功要學，各大門派留下的絕藝，無一不是精妙微奧的，夠他竭盡腦力了。

就在他驚愕之際，沉鬱的嘆息聲又在耳邊响起，一陣鐵鍊相觸之聲响自地底。

他這下精神全復，準確地可以肯定這深長的嘆息與鐵鍊聲來自那根石樑下的。

「這裏面一定有蹊蹺，否則這枝石樑怎會像根劍樣的竪立在湖底？」他四處顧盼了一下，只見湖底儘是水草與亂石，但是却再也找不到第二根像這樣高有七尺，上尖下豐的石樑了。

他沉聲喝道：「底下是誰在嘆息！」話聲如雷反復迴盪，直震得水波泛起層層浪濤。

一陣輕脆的鐵鍊卸動軋軋地响起，接着便是一聲沙啞低幽的驚嘆之聲。

白雲飛這下肯定那根石樑是深埋湖底的，湖底下一定有洞穴的存在。

他緊握了手中的射日劍，彎下腰去將滾落在地上的幾顆寶珠檢了起來，想要放進束在腰上的皮囊裏。

但是當他一摸腰囊，却發現那等堅靭的皮囊竟已斷裂兩半。

他看了看自己身上，發覺再也沒有地方收藏那些渾圓的大珠。

於是他托着辟水珠，將其餘三顆大珠放進皮靴裏，緩緩運氣貫注於長劍之上，用那尖銳的劍尖在石樑根端劃了一圈。

劍光一閃，那根石樑已齊着泥土折爲兩斷，露出底端的根部。

鐵鍊之聲清晰地响起在耳邊，彷彿就在面前，一個沙啞低沉的聲音，驚愕地道：「是誰潛在落月湖裏，千萬不要將石樑弄斷。」

白雲飛這下聽得明白，不由驚愕地道：「你是誰？怎會在湖底的底下。」

底下那人似是沒料到能聽到如此清楚的話語，話聲一停，立卽問道：「湖中的水已經乾了，快告訴我是不是湖中已經乾涸了！」

白雲飛訝然地問道：「底下沒有乾地嗎？喂！你到底在幹甚麼？」

那人沙啞的吼了一聲道：「湖水沒有乾涸，誰能夠立身湖裏？」

白雲飛悶聲不響，向前跨了一步，單足提起，朝石樑根部踩下。

他這一下匯聚了渾身勁道，一足踩下，幾有千鈞之力，只聽克察一聲，石樑裂爲兩半，泥土深陷下去，頓時塌了一個大洞。

珠光一閃，他手持射日劍，自洞窟跳下。

湖水一合，將原先所留的空隙齊都填滿，被辟水珠光撐在洞口。

眼前一條長長的通道，伸延到黑暗的盡頭，在滿地石樑碎屑堆裏，一個滿頭亂髮，長髯及胸的怪人正自睜着驚異的眸子望着他。

白雲飛陡然一見那人，猛地吃了一驚，長劍一斜橫在胸前。

那怪人身穿一件黑色衣衫，已是支離破碎，不成樣子，雙手雙足都縛着鐵鏈，穿在洞裏的石樑底端，猛地一看去眞有點似鬼魅。

白雲飛吸了一口氣，只覺洞內空氣混濁，中人欲嘔。

他皺了一下眉，沉聲道：「你是何人？爲何被囚在這湖底的洞穴裏？」

那怪人兩眼緊盯着白雲飛，目中驚詫的情緒，已自轉變爲茫然之色，他嘴唇微動了一下問道：「我是何人！」

他話聲未了，哇地一聲噴出了一口鮮血。

白雲飛雙眉一軒，歉意地望了望那人身上束着的鐵鍊一眼，忖道：「他不知犯了何罪，被這等粗壯的鐵鍊縛住，囚禁在這根石樑之上，以致我將石樑折倒而傷害

了他……」

一股歉意的情緒泛上心頭，他低聲道：「眞對不起你，我實在不知你被囚在石樑上……」

那怪人恍如沒有聽到白雲飛的話，兩眼死盯在他的射日劍上，目光中泛起强烈的慾望。

白雲飛何等聽頴，一見對方如此表情，便曉得是希望自己能解開了縛在他身上的鐵鍊。

一道紅光閃過，劍刄削斷那兩根粗粗的鐵鍊，「嗆啷」一聲，掉在地上。

那個怪人一陣急喘，喉底發出沙啞的低吼，擧起雙臂揮舞了起來。

他大聲狂笑道：「華百陀呀！你可不能再束縛我了。」

白雲飛沉聲道：「你是何人？華百陀爲何要將你囚禁在這裏？」

那怪人理都沒理白雲飛，飛狂的向着通道奔去。

白雲飛叫了一聲，他猶疑了一下，却又見到那怪人反身踉蹌地奔了回來。

他全身顫抖，面對着白雲飛，嘴唇顫動了一下，道：「謝謝你，年輕人！」

他話聲未了，忍不住吐出了一口鮮血，雙手按住胸部，跌倒地上。

白雲飛啊了一聲，急忙之中，長劍回鞘，將辟水珠往頭頂的地層上一嵌，蹲下身去，扶起那個怪人，問道：「你怎麼了啦！」

那怪人凄慘的一笑，道：「二十年來我都被囚在這個陰暗潮濕的洞裏，沒有任何時候可以往外走的，拖着鐵鍊行往在不足一丈之處，僅僅是每天正午可以見到送飯的人。」

白雲飛問道：「難道這麼久，你都沒有機會可以脫離……」

那怪人急喘口氣，顫聲道：「我的手筋脚筋都被挑去，渾身經脈被斬斷三根，而且還繫連在石樑之上，若是拚着掙脫鐵鍊，那麼石樑傾倒，落月湖的湖水齊都倒灌而進，以至寒冷而死。」

他全身顫抖，喃喃道：「華百陀，你好狠的手段，眞的不讓我活下去……」

他一把抓住白雲飛的右臂，聲音沙啞着道：「我拜託你替我殺一個人，我會報答你的。」

白雲飛莫明其妙，想不到那個怪人會有這麼一手，他猶疑了一下，道：「我，……我本身的事已經太多……」

那怪人痛苦喊道：「我求求你……」

白雲飛只見這滿頭亂髮的怪人眼光中盡是哀求之意，那昏迷的眼睛，光芒已在漸漸散去，顯然元氣已竭，快將死了。

他只得點了點頭道：「我答應你。」

那怪人嘶啞地道：「你替我殺死賽華陀華百陀……」

「華百陀？」白雲飛眼前頓時浮現出那盤坐在水榭裏的長髮老人形像，他脫口問道：「爲甚麼要殺死他？」

那怪人微動着嘴唇，顫聲道：「爲天下武林除害，爲江湖豪俠求生。」

白雲飛雙眉斜飛，詫異地問道：「這話怎講？」

那怪人張開嘴來，但是却說不出話來，直掙得滿頭大汗。

白雲飛吃了一驚，深吸了一口氣，左掌伸出，貼在那怪人小腹之上，一道眞氣自掌心攻入對方丹田。

那怪人身上一顫，精神一振作，道：「因爲他勾結了星宿海赤足神魔，和南疆鳩盤荼神巫，天竺矮仙菩薩意欲連環鼎立，分割中原……」

白雲飛可從沒聽過這幾個名字，他愕然道：「那些人若與那海外三仙相比，是否……」

那怪人的眼睛裏閃過一陣興奮之色，急道：「海外三仙？我想，你怎會是三仙弟子？」

白雲飛詫異搖了搖頭道：「我乃點蒼弟子。」

那怪人臉色驟變，心中氣血洶湧，「咯」地一聲，吐出一口鮮血。

白雲飛臉色立卽爲之一沉，他右手疾伸，貼住那怪人背心「命門穴」，催動體內眞氣，抑和那怪人的激動氣血。

但是那怪人體內經脈已經斷去三條，這下經過一陣大大的激動，所以血液亂竄，眞氣分開，眼見是活不成了。

白雲飛雙眉緊皺，五指微拂，連閉那怪人十二大穴，企圖將竄散的眞氣聚合起來。

可是他使盡力量都沒有辦法把那些微弱有似游絲的眞氣凝聚。

擦了擦頭上的汗，他吁了一口氣，難過地垂下頭去。

他黯然的抬起頭來，收回自丹田攻進他體內的眞氣，僅是以內力護住對方心脈，使之不致驟然斷裂。

那怪人嘶啞地道：「點蒼可好？」

白雲飛凄然一笑道：「前輩是否認識點蒼弟子？」

那怪人深沉地嘆了口氣，道：「往事如烟，不堪回首。」

他的話聲一頓，掙扎了一下道：「我的時間不多了，現在，統統告訴你。」他急喘了兩口氣，道：「我是以神妙的易容手法，用各種不同的身份出現於武林之中，所以取得千幻郞君的綽號。故而我才能厠身於各種不同的場合，參預別人的陰謀與詭計之中。」

他的臉上泛起一層淡淡的紅暈，繼續地道：「二十年之前，我在華山之巔芙蓉峯遇見昔年遠征中原的星宿海大魔頭赤足神魔之妻碧玉琴魔，那時她在山中修練琴技，每日清晨華山的禽鳥聚集在芙蓉峯邊，爲了聆聽她那悅耳柔和的琴音……」

白雲飛劍眉一揚，忖道：「天下竟有如此高深的琴技，只不知道與九天琴仙金筠音前輩相較，到底是誰高明？」

他可不曉得那碧玉琴魔乃是金筠音之師，只不過前者的琴技偏於以音殺人，後者彈琴融合了感情在其中，以致有琴魔與琴仙之分。

千幻郞君繼續道：「我當時覺得奇怪無比，因爲像這驅散鳥獸之琴音，豈是普通練琴之人能夠練到的？中原尚沒有人以琴技稱絕的，所以我便立卽想到星宿海碧玉琴魔來。

「當時琴聲一响，不到半盞茶時刻，空中百鳥齊鳴，無數的禽鳥自羣峯之後飛來，把半天都掩住了，剎時間樹枝林梢，

岩石巉岩之上都是鳥類……

「誰知我才聽了不到一盞茶時間，立即被琴聲所迷，幾乎不克自持，立走到她的面前去，那時我若是露出身形，一定會被她當場打死！」

白雲飛悚然動容，心裏爲這等動人的場面而感到驚奇，他在幻想百鳥齊飛，掩住空中奇景，那是何等的壯觀。

千幻郎君閉上了眼睛，接下去道：「幸好那時空中响起一聲長嘯，將那柔細的琴音蓋住，我才能自迷惑中驚醒過來。

「那嘯聲有如雷鳴，在羣山之間迴盤不已，直驚得滿山的鳥羣齊都振翅飛起，紛亂無比的掠空而過。

「正當這時，那碧玉神魔滿臉怒容的抬起頭來，往四邊望去，我只見空中掠起一條人影，有似一隻大鳥混在長空的百鳥羣中，往芙蓉峯而來，有似電光一樣的，閃眼之間便已來到當前。」

白雲飛眼中射過一絲光亮的目光，道：「那就是星宿海的赤足神魔？」

千幻郎君重重喘息了一下，點頭道：「那赤足神魔光着脚板，禿頂亂髯，身高九尺開外，才一躍上芙蓉峯，立即便狂笑起來。」他顫了一下嘴唇，繼續道：「我可曉得星宿海雙魔的厲害，所以一見赤足神魔來了，連大氣也不敢喘一下，伏在草叢之中。

「他們夫妻奇怪得很，見面便是大吵一頓，然後才坐下親熱一番，像是說家常似的，述說着中原大勢。」

他臉色變得紅潤，激動地道：「他們夫妻倆人六十年前在中原遭到敗績，被驅返星宿海之後，便處心積慮想要聯合邊陲荒漠的絕代高手，共同對付海外三仙，奴役中原武林……

「當我曉得他們已經與天竺矮仙，蒙古愕爾察部落大少神君等聯合一起時，這才曉得在他們身後邊有人策劃一切，預備一舉殲滅各派。」

他的話一頓，眼角流出淚水，咽聲道：「當我曉得這等陰謀，心裏驚奇無比，預備以一己的力量，查出這策劃之人，所以我就利用我的易容改裝之法，滲入大眉山莊，與他們同流合污，更深一層探聽他們的陰謀。但是當我了解了大部份的計劃時，整個江湖中已傳言我投身南疆鳩盤荼神巫手下，殘殺各派弟子。

「於是當我回返師門預備將此事詳細呈告時，掌門師尊却早已經發下令諭，要將我處死。所以我一回點蒼，立即便被捉住，那時幸得我哥哥徇着私情將我釋放，於是，我在失望與憤怒之餘，重回大眉山莊，希望殺死這策劃毀滅整個武林的大狂人華百陀……」

白雲飛突然一驚，道：「前輩也是點蒼弟子？」

千幻郎君滿臉淚水，搖搖頭道：「我早已被逐出師門了，已不是點蒼弟子。」

他輕嘆一聲道：「當我回返大眉山莊時，還沒有機會殺死華百陀便已被他在飯中下了毒，等我醒來時，我已經被囚禁於此地。三十年來無時無刻不在思念着出去之法，但頭上便是陰寒逾冰的冷凝泉水，只要我拉斷石樑，我也會冷成僵硬的！」

他的眼睛裏湧起一陣淚水，道：「華百陀這人狡猾多智，幸好我這一鬧，才使他愼重行事，將這殲滅中原武林的計劃延緩了二十多年，但是我却……」

白雲飛爲自這含寃忍辱，遭到如此折磨的千幻郎君感到難過，只覺眼中淚水將要奪眶而出，他咬了咬嘴唇，道：「前輩，不管天下人怎樣議論你，不管點蒼會經驅你離山，我會曉得你的苦衷，我一定會將你的事績表露於天下，讓天下武林都歌頌你……」

千幻郎君道：「我一見到你便知道你是當今江湖上唯一可以解去此種大難的人，你手持的射日劍乃是我師兄在華山失去的，現在你能獲得，日後定然可成點蒼掌門……」

白雲飛黯然道：「師叔祖！點蒼全派都覆亡了！」

千幻郎君兩眼圓睜，大吼一聲，吐出一口鮮血，厲聲道：「你這話可眞？」

白雲飛見到這含怨忍辱的師叔祖如此激動的樣子，心中大震，右手眞氣幾乎不能控制他體內洶湧的氣血。

眼見心脈加速跳動，快將斷裂，他沉聲大喝道：「咄，你若不將內情說出，我怎能替你報仇，快快鎭定心神……」

千幻郎君渾身抖動，有如遇見雷殛，他深吸口氣道：「我一定要將全部內情告訴你，否則我不能死！」

白雲飛見千幻郎君那激動的情緒逐漸平和下來，歉然道：「師叔祖請恕徒孫放肆。」

千幻郎君咬緊牙關，忍住如潮的淚水，道：「我有一本載明易容換裝秘法之書在靴裏，你可拿去配藥，照着上面的方法易容行走江湖，如此你才能報仇雪恨，替我洗去寃屈。」

白雲飛道：「徒孫必定以千幻郎君的身份出現江湖，替叔祖你洗刷寃恨。」

千幻郎君重重喘了口氣道：「那華百陀智計百出，精通醫藥，毒物，陣法，消息埋伏之學，陰險毒辣，你見了他一定要小心行事。」

白雲飛心中一動，想起當年中原九大門派掌門和點蒼神劍謝承志在華山之巔的洞穴之中，全被毒死的情形。

他暗忖道：「莫非他們就是中了華百陀的詭計，而至中毒死去？否則還有誰能夠具有如此精密的計劃，使得九大門派掌門一齊死去！」他心裏一凛道：「徒孫我就是中了他的詭計跌入落月湖……」

千幻郎君也沒多問他爲何在那等嚴寒的湖裏能夠不死，他的全部精力都集中於怎樣在死前把自己曉得的事情全部告訴白雲飛。

他的聲音顫抖，惟恐白雲飛聽不清似的，緩緩說道：「華百陀一身是毒，儘是以詭計陷人於伏，但是，他又精通醫術，在江湖上最有名的名醫，任何人有病求他，都能痊癒，是以，善名遠著，掩盡江湖人的耳目……由於他生像慈眉善目，態度和藹可親，所以，絕對無人會相信他是天下第一狠毒人物，是殲滅整個江湖的幕後策劃者。」

（未完）

小啓：「神眼遊龍」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編者·





鐵拐俠盜故事
有離奇曲折的內容
有意想不到的結局
定價
HK$1.80
特務學院
鐵拐俠盜故事
馬雲著
馬雲
精心傑作
骷髏樂園 第二世界
血色音符 鼠輩橫行
縮形人魔 風月狂徒
千手觀音 輻射怪魚
瘋子天堂 輪盤伯爵
緊張！
曲折！
神奇！
經已出版
蓋世太保
鐵拐俠盜故事
馬雲著
罌粟大軍
鐵拐俠盜故事
馬雲著
謀人寺院
鐵拐俠盜故事
馬雲著
有生動活潑的描寫
有富人情味的故事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出版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四八四二弍一(四線)